

德 裕

號月元年六十四

期一十八第



新年小說特大號

年當話樂歡字寰

恭賀新禧



拾總月刊社全體同人謹賀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四十六年正月新年特大號

拾 德

專 欄 評 論	歌 舞 新 年 賀 樂	長 篇 小 說	特 輯
---------	-------------	---------	-----

藝林散拾	小淘氣	龍蝦和昆布	印度曆法紛繁的國家	新年神祇與火炬遊行	白衣女郎(續)	風暴	黑影	入幕之賓	羅吉太太	玉蟾蜍	一個鎮靜的人	真珠夫人	聖誕黎明
二〇四	二〇一	二二四	二二一	一七一	一七八	一七一	一六〇	一四〇	一三七	一四九	一三二	一一八	一〇七
西影片羽	攝影叢談	西書評介	世界各地新年點滴	山羊與金犁									

珍聞軼事	戰爭武器	遊藝技術	傳記人物	數學趣談	科學工程	旅行遊記
------	------	------	------	------	------	------

冰海除生	戰爭和武器的故事(三)	惱人的四一三	天降一文	華府十四位專家	改變歷史路線的美人	趣味的一筆畫	探鈾傳奇錄	熱那亞	和平之鄉——瑞士巡禮
九二	九八	一一一	五四	八四	四四	三四	八〇	七三	一

民國四十六年正月新年特大號 第八十一期

發行者 拾德月刊社 訂閱價目：
 半年 六期 廿四元
 全年 十二期 四十八元

編輯者 拾德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價目：
 新合幣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百元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
 免費匯款訂閱拾德或購買拾德譯叢

封面說明

呈獻給上帝的禮物——峇里的女人們擔着製作精美
 的新年貢品，是用稻草紮成的，上面用米裝飾着，高度
 有時超過六呎。當這些貢品在寺院裡按照習俗，貢祭三
 天到五天以後，他們便取下來共享這美味的米餐。

和平之鄉——瑞士巡禮

Jean and Franc Shor 作

王 淦 節 譯



熱帶植物，處處值得你留戀。

這個愛好和平的內陸國家，有那舒適的汽船供你乘坐，自冰川到

拾 禮

窗外的聖誕樹又以一年一度的紅色點綴了你的庭園。你案頭旁的書架上又增添了去年全年的十二本拾禮。現在當這一本新年特大號送達你的手邊時，希望你以極快樂的情緒接受我們拾禮全體同人向你恭賀新年的一點微忱。

當馬戲團，溜冰，芭蕾舞這些新奇的玩意兒在本省盛行，給大家一飽眼福的時候，拾禮居然還能維持比較穩定的銷數，吸引住一部份讀者，實在不能不算是「一種奇蹟」了。而我們也就是依賴着這種奇蹟——也就是拾禮愛好者的一份求知慾望，使我們能繼續地在艱難中不但想維持它的生存，並且還想力謀它的發展與更新。

我國出版界似乎一向就沒有交過什麼好運，即使在戰前也似乎很難與其他行業相比。掏錢買一本書或是一本雜誌，在一般人的看法，好像始終被列入浪費或是奢侈之列。在家庭經濟預算會議中，書報費大約照例列入首先可刪的這一類。至於這筆錢是否真正可省，當然自有各人見仁見智的一套想法，不過要是希望我們能趕上時代，生活得更有意義一點，一刪了之似乎也不是辦法。不過從目前看來，自由中國在提倡學術方面似乎也

有了轉機，這從鄧昌黎博士返國，也引起了大眾注意這一點上，至少可以獲得了一部份證明。學術空氣本來是需要逐漸培養的，而它的成效更不是短期可見，也唯其如此，才更覺其可貴，並且更可以證明這一點：任何事業的推廣，必須有賴於多數人的了解，而出版事業也就是促進多數人了解的一種最有效而必需的方法。

最後，我們想在這跨進四十六年新年的時候，提出一個極微小的願望。那就是希望讀者們今後對買一本有益的刊物（當然希望你把拾禮列入）或書籍的熱誠能超過購買電影黃牛票。

這一期名義上是小說特大號，但「非小說」的成份也同樣地增加了，實際上是各佔一半。我們相信讀許多經過精心選刊的文章，一定會使任何一位讀者感到滿意。任何一位訂閱拾禮的讀者，都可以收到一份另外郵寄的拾禮月曆，作為我們賀年的極菲薄的禮品，當然我們也知道這種辦法有點對不起按期在書店裡購買拾禮的讀者，但是我們實在也想不到更好的辦法了，何況歡迎訂閱本來是我們一貫的原則。我們只好請他們原諒，並且希望他們也成為我們的長期訂戶。

本期所載「惱人的三十一」一文係科學家技術性文章，因所製鋅版後到，誤排入小說特輯內，特此聲明並請讀者原諒。
拾禮編輯部

我們乘輪船進入瑞士。一上岸，海關人員看到我們隨帶的大批照相器材，就現出驚奇的眼光，接着他又注意到行李上寫着美國地理學會的標識，於是他說：

「假使你是為你的雜誌找文章題材而到瑞士來的話，我希望你找斑鳩鱉，顫音歌調等以外的材料，這裡多的是。一般旅客不常看到的東西，寫這方面的東西吧，你一定會感到有趣！」

阿爾卑斯山麓的艦隊

他說得對。四面八方，自德國、法國、意大利、奧國，皆可進入瑞士這會事並沒有什麼稀奇；循着康斯登士湖，日內瓦湖以及洛加內湖，由那可乘一千五百人的汽船，作為瑞士與隣國間的重要交通工具，那才值得驚奇呢。

另一項使我們深感奇異的是：那時我們已進入瑞士一星期了，駛過正當豐收滿植烟葉的平整原野，我們停車在滿有熱帶情調，棕櫚樹下的沙灘上休息。這塊低地，鐵雪諾，是瑞士境內設意大利語的一省，對於一般認為瑞士祇是充滿阿爾卑斯山脈的崇山峻嶺和深谷的觀念，提出了瑞士也有深具亞熱帶風味的地方的有力反證。

第三點，也許是最足驚奇的，那是在貝恩；有一次一位先生正和我談得起勁，忽然抬起手來看錶。

「務請閣下原諒，」他解釋道，「否則我就趕不上公共汽車回家了。和我一同到街上去吧，等車的時候我們還

的總經理，為我們準備好車，並且告訴我們一些瑞士的汽車規則。

「大部份行車規則都和你們國內一樣，」他說。「不過在山路上，上山的車輛有優先權。假使在狹道上不能交車，那末下山的車必須倒車讓路。郵政專車——黃色郵車，一望而知——處處有優先權。」

我們謝過他的指教後就駕車上道。四個月以後將車歸還的時候，行車里程表上的數字增加了八千哩，我們對瑞士的認識，也按比例增高。

就地形方面講，瑞士主要分為三大區域：吉拉山脈在北面，阿爾卑斯山脈在南面，中央高原則在兩山之間展開。就政治區域講，則劃分為完全獨立的二十二行省，情形和美國的州差不多，二十二行省中又有三個一分為二各具自治權的兩半，因此全瑞士實際上共有二十五個自治單位，這二十五個自治單位共同組成瑞士大同盟。

「這末多行省好像我們的領域大得很，」亨利·克雷亨敦有一次說。「但是實際上我們是個小國家。祇要開一天車子就可從這端走到那端。」

「我個人贊成從善曼脫出發。那裡是最有名的避暑地帶，也是最典型的山村區域。由此南行就會經過富茄公路，你可充分領略我們山間公路的特殊風味。」

幽靜的善曼脫

可以繼續談話。」

就這樣，他排隊候車回家，我就在一旁，邊談邊結束對這位當今瑞士副總統馬可慈·菲兒特門博士先生的訪問。瑞士，就我們留在那裡將近一夏天看來，是人類的毅力征服自然——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個明顯例子。地理環境，政治方面，經濟方面都曾使他們遇到困難，沒有驚人的掙扎，他們早就倒將下來。他們深深地認識這些，因此亦常以此自豪。非且克復了困難，並且因此磨煉得更為堅強，更為興旺。

假期聖地

對喜歡旅行的人來說，瑞士旅行所看到的並不單單祇是驚奇而已。她那一萬六千方哩的疆土上到處是高山，大湖和深谷。不過她那五百萬居民却將這塊高低不平的不動產修飾得美麗動人，一流的旅社，最上等的道路以及其她的一切，無不使休假旅行的人們，得到最大的滿足。

「假使你真的願意深深地認識這塊土地，最好乘小汽車旅行，」我們的東道主，徐烈區的道爾德大飯店的經理，亨利·克雷亨敦先生這樣對我們說。「我們的火車是卸一流，公共汽車也頗負盛名，不過坐小汽車就可以有你自己路線，稍為偏闊一些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到了。」

距道夫·M·惠爾梯先生，惠爾梯富勒出租汽車公司。第二天下午，我們將車子寄存在浮士普火車站的停車間，這裡離意大利邊界不遠，再換乘上山小火車，登上每年有多少游客留戀於此的馬德亭山。山城位於隱閉的山谷上，幽靜而奇巧得如入夢境。

善曼脫依瑞士最高的山峯，「芒大·露莎」為背，其側則有「烈賽肯」，「凱士多」，「普勒斯」和「勃里敦」等峯。馬德亭山的這些金字塔形的頂峯差不多排成一列，使善曼脫分外優美，而或為世界有名旅行中心之一。每年夏季吸引衆多遊客來此消暑，同時，攀登峻嶺，試他們的毅力，試他們的技巧，克服一切爬山的危險和困難。

獨脚德人征服馬德亭山

登峯隊員們，真是一個奇異的組合。有中學生穿著藍紋紋衫褲和網球鞋，有一條腿的德國人拒絕人家的幫助要獨上峯嶺，更有幾年前善曼脫一個旅館中的女侍，聽賦了遊客們對於爬上峯嶺的誇口吹牛，竟於午夜下班後連夜登峯而於太陽出來以前好幾個鐘點抵達頂峯，形式式，不一而足。

「但是，即使是最有本領的爬山者，也不能說沒有危險，」菲烈克斯·裘命告訴我們，他是村中許多職業性的爬山嚮導之一。「祇要踏錯一步，那什麼都完了。」

「我祖父和父親都做爬山嚮導的，」裘命當我們在他潔淨的木屋中飲沸滾的咖啡時向我們解釋。「我十四歲就

爬馬德亭山了。但是到十八歲才有資格做見習嚮導，直到二十四歲才正式取得爬山嚮導的執照。現在我是夏季嚮導爬山，冬天就指導滑雪。」

裘倫，是一個瘦瘦地皮膚帶點棕色的三十三歲的中年人，爬馬德亭山已經近百次；爬山大概保護二人到頂每次收費三十元，滑雪大概每天收入十元。

「爬馬德亭山，」他說，「大家差不多都在同時出發。入夜之前抵達山間小站，睡上幾個鐘點，天亮時再繼續前進。全程中祇有一處可供上下交錯，因此每人都得放慢相同才行。」

「下山比上山更危險，因為那時人們都累了，就容易疏忽。不過由我嚮導的人就從來沒有一個受過傷。」

「不過，我倒的確看到人家驚嚇過的，」他笑著說，「去年我保護兄弟二人上山，在山間小站醒來的時候我們穿上衣服準備登程，其中一人無論如何祇能找到一隻襪子。我告訴他們少穿一隻襪子不行的——可能會凍掉一隻腳。找來找去結果找掉了差不多一個鐘點。」

「這位先生真是緊張過度。他在一隻腳上穿了兩隻襪子！」

善曼脫最老的爬山嚮導，仍在做他的嚮導生意，裘倫告訴我們，這位老者已經七十七又二。大部份登山嚮導五十五或者六十歲就退休下來了，但是獨有這位頑強的老嚮導却拒絕掛起他的繩索和冰斧。

「事實上他今夜就在馬德亭山上，」裘倫加上，「不

特別些，具有一個標準的美國名字。

「第二次大戰期間，我家住在荷蘭阿亨附近，」父親回答，「我們常常藉地下組織掩護失事的美國飛行人員渡海到英倫基地。我一共掩護過十一人，有一次一批就是七名。其中有一位名叫 Billy Francis 的聚藏在我家達五月之久。」

「當他離開我們一星期以後，他被納粹捉了起來，經過嚴刑拷打，他始終不透露究竟誰包庇他的。他終於被槍決。因此——當我們第一個小孩生的時候……」

道聲再見大家分道揚鑣，兩個幼孩騎在他們父親的肩

上正玩得高興，Billy Francis 則遠在前面急跑。下山回到浮七普，駕車續向西行向雪恩開去，那是浮拉益斯區域內的有名的釀造工業中心。這座中世紀的城市因為一度是歐洲最有權力的主教駐在地而非常有名，我對這裡的地方史蹟很感興趣，不過對這裡的一位公民，名叫漢曼·基茄的人，却更感興趣。

「基茄飛機師」救命豐功

基茄是一個矮胖，方臉，四十二歲的中年人，他舉止安祥，不知道他的底細的人，誰也不相信他幹着一項危險的差使。就職業而言，他經理雪恩的民用機場，不過所出名的，在歐洲爬山人員的心目中，他是「阿爾卑斯山冰雪中的飛行員」，就因為這個銜頭，差不多每星期使他要冒

過我不能將他的名字告訴你。沒有人敢請教一個七十二歲的老嚮導。究竟誰保護誰啊？」

總可以把你帶上山巔

一連串的簡易爬山練習，使珍妮和我很感興趣，不過我們的程度還不够爬那險峻的高山，同時我們也無閒暇去練習。不要緊，即使你不能爬山，善曼脫仍是你的好去處。曲折的街道上，充滿了出售背包，繩索以及冰斧等爬山用品的店舖，你一定感到有趣。此外架空鐵索，帶齒輪的特種登山車輛，都可以將你送上附近的山峯，在那裡極目四望，你就可以一暢身心了。這裡也有些山峯容易爬，像高南格雷等一般高度的山，我和珍妮就攀過。

上山並沒有遇到什麼困難，下山時頗為沾沾自喜，「並沒有弄到像我所想象的一般狼狽，」我喘口氣，對珍妮說，「我想別人不見得都會和我們一樣爬得這般快。」那邊先走上來兩個小孩，大概七八歲光景，後面跟着父親和母親，大人背上還各背小孩一人，他們走得很起勁，並且沒有一個人喘氣的。

我冒昧地自我介紹一番，並且請求為他們全家攝影留念，他們很高興地接受了。照完相我們就道旁閒聊。他們是荷蘭人，來善曼脫作兩星期的休假旅行。他介紹他們的小孩和我們認識，三個小孩有典型的荷蘭名字，不過最大的孩子却以 Billy Francis 為名。我問他這大孩子為什麼

一次生命的危險。基茄救人性命的豐功偉蹟，在瑞士首屈一指。

「幾年以前，」在他雪恩機場的小辦公室內，他和我談，「有位朋友告訴我，瑞士阿爾卑斯山爬山俱樂部想在馬德亭山拔海九千五百呎的高處築一座小屋，問題就在無法自那險道將那必需的五十噸水泥搬上去。」

「我給我的幼狐號小飛機加上滑雪裝備，飛向山頂兜了幾個圈子，因為低飛，山上情形一目了然，結果給我發見了一塊相當平整的地面在山腰上展開。我試行降落，一面試着冰面的堅硬情形，假使發覺機身有下墜的趨勢，就隨時準備起飛。結果情形良好。我又繼續試了幾次降落和起飛，最後飛下山來搬水泥。」

以後的三個月，他在馬德亭山降落六百二十次，每次上山都是重量載足。再後不久，他又在峻峭的且·勃倫區山降落四百二十次，搬運了另外的三十五噸水泥。

那年冬天，一個瑞士陸軍上尉和一個朋友同爬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呎的太斯金亭山，結果碰上雪崩，上尉的一腿折斷，肩骨也折斷，頭部受重傷，動彈不得。他那朋友和基茄有降落冰雪一套本領，即刻趕到可以通電話之處，立刻掛雪恩。

「我自機內取出客座，換上擔架，」基茄告訴我，「上尉的朋友在出事地點展開了他鮮豔的毛毯，這樣我在上空才找到他。我在五十碼外找到了降落處飛機着了陸，二小時以後他就進入雪恩醫院。」

有關基茄的驚人技巧，不久傳遍了整個阿爾卑斯山。他和我們談話那時候，已經有一百七十四次救護飛行的記錄。

「最令我難忘的是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他回憶道。「十二個瑞士村民同登羅士勃命區山，剛爬過一萬呎高處，雪崩將他們全埋了。幸而其中兩人找雪深及胸，設法爬了出來，一通掙扎下山二小時後才找到電話。」

「我接獲通知立刻動身，在那新雪崩之處繞圈子時我看到了露出雪外一支滑雪木屐的一端。」

「我降落，將這人救上飛機，不過其他人毫無影踪。我將他帶回山屋，同時再設法找到Avanche dog。」

「究竟在這世界上有什麼東西叫做Avanche dog的？」珍尼插入急問。

「那就是專門訓練了找尋被埋在雪下的人的狗。」基茄解釋。「我隣居有一頭，我帶狗趕回出事地點，三小時內將他們全部找到並且掘了出來。不幸他們中有二人已經死了，餘的全部復原。那一天我一共來來去去了十次。」

我亦駕翼登山

這種驚險場面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極想升空一遊。結果雇他飛機作一次二小時的空中遊山。他那羽狐號小飛機已出廠四年，蕭陸時可用輪子滑行，也可用木屐滑行，

一次又一次地在瑞士阿爾卑斯各山頂降落。

回抵雪恩，機場邊整齊地停了一列噴射戰鬥機。

「你服役時開什麼飛機？」我問基茄。「你是否在噴射分隊服務？」

「我是陸軍，」這瑞士最有名的飛行員笑笑道，「服役之初我會申請飛行，不過他們說我的申請不准。」

武裝的中立以維護獨立

提到軍隊就使我們想起，差不多我和珍尼旅行所過的村鎮，沒有一處不在訓練新兵。那時我們決定訪問首都的時候，一探究竟，這個小國何以能維持如此衆多的軍隊。貝恩旅行社的朋友，惠脫，羅勃里，爲我們安排好訪問軍事部門的官員，瑞士陸軍少校漢斯·魯道夫，寬慈博士。寬慈博士，身體略向前傾地坐着，當我提出問題的時候，瘦瘦的臉上現着注意聆聽的表情。

「瑞士並不特別有軍隊，」他很風趣，「不過瑞士本身就是軍隊。」

「瑞士軍民合一，凡瑞士人是公民也就是軍人。」寬慈博士繼續說。「我們軍隊的第一目標就是維持武裝的和平。因為這樣，我們就得告訴任何帶有侵略企圖的人，要破壞瑞士的中立，代價非常高，並見不值得。」

這就是所以每個瑞士男人，照這位少校的話來說，「當他年齡在二十與六十之間，一隻腳跨在軍隊裡面。」

輪子和木屐的收放，則用基茄自己設計的水壓儀器運轉，我們的小飛機在那巨山的比照之下，顯得那麼脆弱啊！一分鐘後我們升空了，開始是增加高度。到一萬呎時，我們就平飛，那時我們已在白雪皚皚的羅士勃命區山頂了。

大概離雪面祇有二十五呎，基茄側轉機身讓我們儘量欣賞冰毅的奇境。在這裡兜了兩個圈子，那機翼距雪殼很近，好像立刻會碰上似的。最後他轉過方向，我們面對一條斜坡飛行。機身向上，同時放落滑雪木屐，停穩旋槳，我們感到飛機在滑雪了，速度開始是每小時六十哩。最後熄火停妥，休息一番。

我爬出飛機，雪深及膝。基茄也爬了出來，我們合力爲機身掉頭，這時機頭就朝着下坡。

我們再上飛機，發動機吼了一會兒，發動力量克復了深雪給機下滑雪木屐的阻擋，機身又下滑了，我們漸漸加速，同時下面雪花飛濺。

「我所經歷過最容易的一次登山。」我告訴基茄。

「是否有意思再來上一次？」

我們又如此這般在歐裘耳斯·老其斯山如法泡製一番。不過我仍未滿足。再沒有比這更驚險有趣的場面了！我們又試在一萬二千呎高的且·勃命區山降落，那情形更爲有趣。

別人可以有快艇、跑馬、賽車等等，我假便是百萬富翁，我將用我大部份的時間和金錢，雇漢曼·基茄，帶我

也就是爲什麼國家總預算中，國防費用竟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緣故。

瑞士的青年，寬慈少校解釋，滿二十歲那年就要入伍。祇有很少數——從未超過百分之十五——可以因體格關係而免役，不過他們都得付特別稅，一直付到年滿四十八歲而止。

祇要身體合格，入伍後就進新兵學校受訓十七週。畢業後就是正式下士，每人授步槍一柄子彈，二十四發，軍服一襲，以及再就各種兵種另發其他配備。他把這許多東西全部帶回家去，準備隨時奉召。

「在瑞士」少校說，「能有槍就是自由人的標記。還不到一百年，在我們有幾個省內，沒有槍和軍服收師會拒絕給新郎證婚的。」

服役係終身職業

「從二十一到三十六歲，這些青年們屬於『精粹隊』，得隨時準備奉召直接參加作戰。從三十七至四十八，這些人屬於後備軍，主要任務在供應和運輸方面，四十九至六十歲那階段的人們則屬於所謂『全國征兵』要總動員時有戰爭發生才用得到他們。六十歲那年，那可以退役了，不過槍和軍服仍可保留。」

「假使明天就有人侵略我們，」寬慈少校很自信地說，「那末今天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差不多我們鄉間每一座

重要的橋樑，都已放安炸藥，接到指示後一分鐘內就可炸跨。所有重要工廠都有為應急用的儲存。家庭則備糧糧食。

「最重要的人，健康的人非但有槍械，並且要熟悉如何應用，如何保養。我們維持中立的代價雖高，不過我們總覺得值得如此做。」

我們訪問過寬慈博士不久，羅勃里先來電話，「你們希望訪問副總統，」他說，「我已給你們約好就在今天下午。他的辦公處就在你們住的旅館一條街上。我不必陪你們同去——他講英語的。」

依照普通禮節我們晉見瑞士的副總統先生馬可慈，菲兒特門。實際上瑞士的最高行政部門，屬於一個七人組成的聯邦內閣，總統和副總統，就由這七位閣員中產生。

「我也是記者出身，」副總統先生告訴我們，「我一共幹了二十三年的編輯，所以接見以前的同業，我一向最為高興。」

我誠懇地問這位五十八歲的副總統，他怎會當起新聞記者的。

「十歲那時候我就對報章雜誌感到興趣，」他說，「我就開始剪貼。我總覺得奇怪，我常常自己問自己——為什麼總是剛好那末多新聞，不多不少却巧足够一版。後來我才知道，關於這點不必費心，新聞從業人員須要煩心的事情，比這多得多呢！」

「我讀法律的，並且取得出庭資格，不過從未上過庭

並不加以理會。就我和珍妮，參觀過很多東方國家，訪問過很多帝王的人看來，以東方王公大人的警衛森嚴，扈從林立的情形與瑞士政府首長的與平民無異比較，那就能顯出真正民主的輕鬆愉快了。

貝恩那地方，珍妮和我自進入那裡不久就覺得，是我們所見到的最可愛的城市。保存得非常好的中世紀建築物、鐘樓、塑像，高聳空中的門斯德教堂，以及阿里河畔的迷人景色，正是合於美國人對歐洲古城的憧憬。這是瑞士聯邦政府所在地，真似華盛頓 D.C. 之與美國的關係一樣，不過兩者之間又有諸般不同。

異點在於華盛頓是「人為」的，專為建都而產生的。而貝恩則是古老的遺產，她的建立，遠在瑞士聯邦的產生以前。

「我們知道歷史上遠在十二世紀時候，有一個百更敦王朝，是他們的執政者在這裡建立了一座城堡，」惠脫·羅勃里，他等於此間地方誌的扎記本，告訴我們，「就此間考古所知，羅馬時代這裡可能已是一座城市。就『熊』這會事情看來，可能就是羅馬殖民地的遺風。」

「熊」這會事仍是現代貝恩省特殊風俗之一，而公主熊園更能普遍引起人們的興趣。每天有幾百名遊客，本地人和外來旅客一樣，入園遊覽，圍着欄桿，欣賞下面水坑中的談諧動物。

熊愛無花果和胡蘿蔔

結果做了記者，起先是國外新聞編輯，最後是 *Neue Berner Zeitung* 的主筆。因為我注意政治新聞，漸漸地我對政治問題更感興趣。不過最初兩次我參加地方競選，却遭到失敗。」

最高行政首長並無「白宮」

瑞士總統一職，由聯邦議會的閣員們輪流擔任，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但隔了一年可以續任，菲兒特門告訴我們，瑞士有幾位人物，當過一次以上的總統。

我問副總統：瑞士是否像美國一樣有「白宮」性質的建築，作為最高行政首長辦公和居住的房舍。「我們沒有，」他答道，「瑞士的總統住在自己家裡。」

「我希望在我的任內看到對新聞自由更有明確保障的法律產生。」他告訴我，「我擔任過數年瑞士記者公會理事長，同時我深信自由而消息靈通的通訊社與我國家獨立的關係非常密切。」

關於美國人士來瑞士遊歷的事情副總統發表意見謂：「我們自各國來瑞士的遊客所得到的，並不單止於金錢的收入，互相觀光可促進國與國之間的連繫密切。瑞士與美國之間的良好友誼，已數世紀於茲；我希望這種友誼，今後更獲增進。」

菲兒特門副總統排隊候車回家那次我又注意到：有許多國人向他親切地招呼，另一些人對他在隊伍中的存在，

熊向遊客的乞食態度真是美妙，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帶藝術性的動物行為。園中能欄共有三座，每座飼熊兩頭。那熊無時無刻不注意隨帶食物的遊人。

「你們看熊，東西要拿牢，」熊園管理員向我們警告。一位美國太太的手袋落入熊欄。那熊打開手袋、錢、口紅、鎖匙等等拋了滿地。

「還有一次一位英國遊客張口大笑，那假牙掉入熊坑，一頭熊搶到了，在那水泥地上力嚼，破片四濺，無法檢拾。」

羅勃里告訴我們，看熊是貝恩人士最喜愛的娛樂。起初我們難以相信，結果我們終於相信：我們看到一對新婚夫婦，結婚典禮甫畢，剛離開教堂，禮服都還沒有換，就趕來熊園費一個鐘點鐘看那大熊。我詢問一位參加婚禮的新人親友，為什麼這對夫婦檢這麼一處好地方開始他們的蜜月呢？

「檢熊園開始有什麼不合適？」他非常不服氣，「新郎新娘就在這裡碰上了才認識的。我內人和我還不是在此這裡認識的。」

我祇能表示非常抱歉，提起照相機，趕快走開。

和熊一般成為貝恩的典型的，就是貝恩街道兩側店舖前的拱道。從方誌的記載看來，這拱道有悠久的歷史，給中世紀的行人避風雨，也給今日的行人遮太陽。並且今日的都市計劃，有着明文規定，拱道必須保留。

中世紀教堂的戲謔

另一樁出名的建築就是門斯德教堂。這古老教堂所歷的春秋，可自大門上的銘刻得到證明，那上面寫道：

「主後一千四百二十年三月十一日奠基。」

教堂入口處門框上的浮雕，也是瑞士的國寶。這副「最後的審判」的雕刻，羅勃里指出，具戲謔性，有中世紀的幽默存在。

「雕刻上極樂園中的顯要人物，就是貝恩的統治者，」羅勃里指出，「與那些受苦的人在一起的，認為打入地獄永不得超生的，就有徐烈區的統治者在內；因為這兩個城市有不共戴天之仇存在。」

教堂的塔尖離地三百二十八呎，一八九三年完工，在瑞士算最高的。教堂的花玻璃窗也負盛名，不過我和珍妮最爲欣賞的却是一處邊門上方富有挑戰意味表示人性騷的一方東西。這處邊門的修飾，羅勃里先生告訴我們，由一位建築家親自動手。在這些裝飾品上刊了一行貝恩的土話，意思說：「有本領抄這一窩下來！」

可以電詢標準音調

我們在瑞士旅行期間，對於那裡電話的方便，有着深刻的印象。差不多任何情形之下不用着驚動接線生。爲明

在外嬉樂起來。先前孩子們不自然的靜寂，很能表示出瑞士農家的幼輩，多麼彬彬有禮，與大人們合作。

我們在起居室兼餐室的長凳上坐下，室內大部份的地位被那大長桌和其四周的長板凳所佔。我祝賀了主人家的人丁興旺。

「嘿，你還沒有見到他們全體呢，」他說。「我共有十四個子女，五個已結婚而離開了家庭。」

我們很難明瞭何以單斯汀七十五畝的山地可以支持這樣人口衆多的一個家庭。我們告訴主人，珍妮和我也都是農家出生，在美國，要支持這樣大小的一個家庭，即使土地再大上十倍，也並不認爲充裕。

「在這裡，乳類利息很好，」他告訴我們。「我養十七頭乳牛，每天可以售乳四十五加侖。」

「我有一座菜園，少數菓樹，二十三頭豬，三十隻雞，和十隻羊。另外還有二頭馬。照顧起來使我們甚爲忙碌。夏季我們四點起身，冬季天亮得遲，我們祇能懶在床上，六時起身。」

這時頭髮灰白的單斯汀太太從廚房出來，說星期天的午餐已經準備好了。大盆滾牛肉湯放在父親的面前，家人們各就各位圍着桌子在長凳下坐下。

單斯汀低頭祝禱，大家跟着低下頭來。主人輕聲地感謝上帝賜於飲食，使大地豐收。父親祝禱完畢，我正想可以抬起頭了，忽然單斯汀太太又以她的一套禱告了，接着以年齒爲序，各人簡短地背些感謝語句，最後輪到最小七

歲這些情形，我們在貝恩的時候訪問了瑞士郵電總局的秘書長，W. A. 地。雪烈斯博士。

「在瑞士，電話久已是生活中的重要部份，」他告訴我們。「我們在一八八〇年就開始應用電話，今天用戶的數目已達七十七萬。」

我聽說利用電話服務的項目很多，有許多美國沒有而瑞士有，就這一點我問地。雪烈斯博士是否屬實。

「你可隨時利用電話聽到最新的三分鐘世界新聞扎要，」他說，「或者天氣預報，或者重要體育比賽的結果。另外還有一般服務——如查詢購物地點，旅館房間等等。」

「還有假使你要調絃，撥個號碼就可得到一個完全的「A」。」

農家子弟規矩非常

我們久有訪問一家標準瑞士農家之意，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們由朋友伴同，驅車前往伊門脫耳訪問。主人漢斯，單斯汀坐在他那將近百齡的老屋前的長板凳上。九個孩子穿着典型的伊門脫耳服裝，靜靜地站在一旁。朋友將我們向這六十三歲的老農介紹以後，單斯汀也將他那四女五男向我們介紹一番。一個個地引見，他們都非常有禮地鞠一個躬，靜靜地退回原位，不發一言。

「進屋內談，」漢斯說，「就不會有人打擾了。」我們一跨進大門，那一群靜靜的孩子們立刻對鴉鵲般地

歲的小孩禱告了：「謝謝你，親愛的天父，將你所有的賜給我們。」這樣才算祝禱完畢。

單斯汀太太爲每一個碗分滾牛肉湯，分完以後又往廚房取出用特大號碗裝的牛肉，也是先置於父親的面前。這次是父親分牛肉給各人，而母親和大女孩則幫着分清煮的洋芋和青菜等。他們吃東西都是低頭靠近碗邊迅速而靜靜地進食。吃完以後單斯汀太太將桌上的全部碗碟收去，而換上一大塊自己烤的脆麵包，和一角黃色的乳酪。大家還是靜靜地用膳，大約從開始禱告到全體吃完，共費時二十分鐘。

「我們每個星期天的菜單都是相同的，」單斯汀告訴我們，「平時我們不吃那末多肉類，祇有乳酪，蔬菜和煮洋芋。這樣營養够了，小孩似乎也長得很強壯。」

我問主人，小孩長大是否仍打算務農爲業。

「他們看來已很滿足，」他答道。「已經離開我們的五個大孩子也是務農。我們靠地吃飯的，瑞士人常以此自豪。」

瑞士的國定節期，恩思本尼節期，——有土風舞，民族音樂和地方戲等熱烈演出的三天狂歡節——使我們趕往股脫萊根。這一個節期由瑞士民議協會所籌備，自全國各地吸引了數千個各界人士來此趨熱鬧。

對他們的土風舞，我們甚爲欣賞，對這種狂歡節期的風俗，我們也甚爲贊同，我們是住在漢生斯且先生的大美旅館的，這裡附設的酒吧間，正是愛鬧通宵朋友的好去處。當第二晚有兩個地方樂隊在這裡聯合狂歡的時候，我們

實在感到睡眠太少了，決定向西行往鐵雪諾而去。

棕櫚樹下的瑞士

舒暢的行程，經過蘇士頓和聖戈石德大道，我們一天之內自貴白花邊抵達棕櫚樹下（註：意謂一天之內同時看到寒帶植物和熱帶植物。）剛剛離開那雪的山峯以及木造的農舍，現在已在那待割的煙葉田間疾駛，磚造的村屋，牆上粉得紅紅綠綠，鮮艷奪目，夾竹桃，橄欖樹隨着微風在可愛的夕陽中擺動。

「旅行的人們一定喜歡鐵雪諾，」蒙太勒斯旅行社的雷夢特·吉士先生早就告訴我們。「因為那裡燈意大利和瑞士的風味於一爐。」他說的完全對。

鐵雪諾的農夫可算瑞士最貧窮的階級，不過他們最爲好客。你走到任何地方，從城市到石屋築在削壁上的獨家村，你總會被邀請進去飲上一杯咖啡或甜酒。漁人借船給我們划，請我們嚐他們的鮮貨。鐵雪諾的人們比較了解優閒的哲學，好客的作風更陪襯出空氣的溫暖。

日內瓦——鐘錶之家

在辛卜龍道上整天西行將我們帶到日內瓦。很少到瑞士的遊客不帶上一兩隻鐘錶而離去的，我們來此的目的，則在探聽瑞士鐘錶究竟如何生產的。

拾 穫

夏季即將終了，日內瓦湖畔的葡萄已經成熟，已屆收穫的季節了。雷夢特·吉士答應帶我們參觀葡萄園：我們向蒙太勒斯進發，參觀勃路克地方納斯脫爾公司的巧克力工場。這個工場，和別的瑞士工場一樣，製造過程中任何微細步驟皆非常微細地加以控制。

珍尼很感興趣，一路參觀過來還不斷嚐到他們剛製好的新鮮巧克力糖；今天晚上我們都不想吃晚飯了。

蒙太勒斯的四野，儘是連綿的葡萄園，旅行此間，如詩如畫。吉士伴我們進入一座法國式的別墅，主人是吉士的朋友，這裡探葡萄正進入最高潮。

男人女人在那山坡上分散在茂盛的藤下，努力地摘下葡萄串。放入深深的木桶內，一面另外有人正用木槌在搗桶內的葡萄。非常羅曼的克，偶然之間男人們會捉住一個女的，女的發出一聲驚叫，男的立刻將她吻一下。

「假使女孩們漏摘了一串該採下的葡萄而給男人們發見了，那問題就來了，男的一定會向女孩索取報酬，」吉士解釋給我們聽，「當然我不能保證所有遺漏全屬無意。」

吉士對吃方面很考究，是瑞士式食物的專家。他告訴我們，他最欣賞一種叫 Rackette 的食物。

「在館子裡吃得到，」他說，「不過真真享受這一品東西，該到標準瑞士家庭去。明天我們上在馬薩地方去，到我老朋友家吃去。」

M·H·里祺米先生，勞萊克士鐘錶公司的技師長，帶我們參觀了他們日內瓦工場的生產過程以及檢驗程序。我們問他如何踏進鐘錶界的。

「我的上一向幹鐘錶業的，」他回答，「我高祖的父親有他自己的鐘錶事業。我祖父製造鐘錶，我父親，七十六歲了，還在製造鐘錶。」

我對手錶上所刻「Chronometer」一字，一向不太明瞭究竟是什麼意思，這次我就便向里祺米詢問。

「要得到政府檢定合於 Chronometer 的錶，」他解釋，「那這隻錶必需每天快不能超過十二秒，慢不能超過三秒。大多數人不明瞭要精確到這種程度，是何等困難的事情。」

「一天共有八萬六千四百秒，錶是每秒擺動二次半，這樣一天共擺動二十一萬六千次。假使二十四小時內少擺了七次半——就是二十一萬六千分之七點五，——你想想，就不算合格。」

我們又參觀女工們利用壓力試驗錶壳防水情形，利用放大聲音和設備，將那平常幾乎無法察出手錶的答聲，放大成鏘鏘的大聲。

「這和醫生們的聽診器一樣有用，」里祺米說。「有經驗的鐘錶技師，祇要聽一下的答之聲，就能告訴你好多好多事情。」

葡萄園

全族擁護榮登村座

查馬薩離雪恩的大路約有一哩之遙，這裡盡是彎曲的小道，四散在田野間。我們的東道主，裘冷·勃勒普脫，是一個大酒商，同時也是這裡的村長。

我們爲他被村民愛戴而獲榮任村長一事表示敬意，不過他却笑了笑說並不足道。「我當選並不困難，」他解釋，「三十六票全是姓勃勒普脫的人投的。」

勃勒普脫帶領我們參觀村莊，特別對新造的供灌溉的揚水設備，表示驕傲，這樣全村的葡萄園，就不怕缺水了。

全村的作物，在每期生長季節中，可輪流灌溉三次，他告訴我們。次序是預先抽籤決定的。

「有人在供水那天剛好遇到雨天那就比較吃虧了。」村長又說。「去年一年我前後一共有三天放水的日子，可真不巧，二天碰到下雨。」

回到他家裡，他領我們參觀藏酒的地下室。那寒冷而陰暗的地窖整齊地排列着巨型的橡木桶，年深月久那木色已變得黑沉沉了。他請我們按桶嚐過去，將最喜歡的一種酒指出來。當我們指定那略帶白色的烈酒時他高興極了。「這是 Petite Arvine，我們園中的葡萄釀的。」他加重語氣說，「可惜無法多釀而普遍供應。」

男人第一，婦人小孩慢來。

上樓進入四壁鑲木板的房間內，在這裡我們遇見了茹勒普脫太太，以及他們的長子和長媳，不久他們三人退出廚房去。

「我們是老式家庭，」主人說。「婦人和孩子們照例服侍男人及客人。吃東西也是男人們先吃。」

我倒對這個風俗很感興趣，不過珍妮，她對瑞士婦女沒有參加選舉的份兒已經抱不平，聽到這些更為憤憤不平。不過不要緊，並沒有憤怒到連吃 Raclette 的胃口也倒了的程度。

茹勒普脫太太在側桌上置下電爐，電爐的鐵絲架上放了陳年略帶黑色的乳酪。一會兒乳酪表面受熱溶化，女主人技巧地括下大片放在盤中，同時在一旁加上清燙的洋芋，然後將盤子送在珍妮面前。

「灑些胡椒，然後儘可能一口吞下全部乳酪。」男主人指示。

珍妮試着，不過這半流體的乳酪始終無法一次又起，她祇得分做兩口吞。

「不慌，」男主人笑着說，同時純熟地將自己一份乳酪全部又在叉上，一下子送入口中。「吃過六份以後，你就會懂得這訣巧了。」

「我絕對吃不下六碟的。」珍妮說。

「你一定能的，」我們的朋友說。「就在這張桌上，我看過有人一口氣吃下二十一一份的。」

那晚我們每人吃七份，同時學會了用叉一下子又起差

有票價打折扣的辦法。

走遍瑞士全國，到處能使你感到這裡確是富裕而和平。回抵徐烈區，我們即刻找瑞士最大的銀行之一瑞士信託銀行的副經理，保羅·何格爾先生，請教何以這個內陸小國，竟然如此安樂而富強。

「我們在經濟方面，的確現在很上軌道，」何格爾先生同意。「全國一九五四年度的歲入達二百二十萬萬瑞士法郎，合五十萬萬美元。這比一九四五年年度增高了百分之四十五。」

「我們的建築業，像你們一樣，也是非常繁榮。銀行在這方面放款可以高到全部新建建築物價格的六成，但是利息祇收三分半。恐怕這個利率，在全世界的抵押放款中，該是最低的了。」

旅行事業，何格爾先生告訴我們，對國家收入方面的貢獻，實際上比一般外國遊客所估計的為低。旅館業方面的常年雇員，不到十萬人，佔不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二。

「自外來遊客方面的收入固然不少，」他又說。「一九五四年超過二萬萬，可是瑞士本國人民用在旅行這方面的，恐怕至少也有這個數目。我們真是大旅行家，喜歡本國旅行。」

「二次大戰以後我們在國外的投資達十萬萬，」他估計。「一九五四年自國外投資所得的淨利在一萬萬以上。最大的一筆是用在和美國公司的共同投資方面。」

「若以人口數目為標準，瑞士該是投資國外最多的國

不多厚達三吋的半溶化乳酪的本領。

告辭的時候，茹勒普脫先生堅持送我們一瓶他所寶貴的 Petite Aigre 酒，以及五磅重的上等乳酪一角，婉辭無用，祇得收下。

「這是道地的瑞士上等貨色，」他說，「恐怕你在美國買不到的。回去後找一個晚上，你可以請你朋友享受一次真正的瑞士晚餐。」

我真想這樣。問題就在珍妮不肯當我和朋友們就饈的時候，她却在在一旁侍候。

在這高爽的秋季陽光下，我們自瑞士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訪問了貝斯爾，那是萊茵河西北方一個美麗的城市，也訪問了萊茵河東北方向聖高命，那是瑞士的紡織工業重心，又驅車觀光斯且·安，雷英地方，那裡建築物的牆上都塗上帶歷史意義的圖畫，街道甚為莊嚴。聖毛里斯地方，極為清靜，大概由於季節的關係吧。我們又泛舟於洛西尼湖上，也趕了很多村鎮的節場。

瑞士愛歡樂，節日特別多。

「瑞士愛歡樂，節日特別多，」一個朋友告訴我。「困難在於沒有太多的假期供我們趕節場去。不過瑞士的鐵路旅程中，大部份我們都利用小汽車，不過瑞士的鐵路網深入各處，我們也利用乘坐。瑞士的鐵路交通，在安適和守時兩方面，在歐洲是非常有名的，達到特別節日，還

家。」

前途無量

「瑞士銀行中，存款戶名的數目，超過了我們全國人口的數目。因為這許多存款中，有許多屬於外國人士的。因為他們深信，瑞士法郎，不會貶值，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貨幣。」

何格爾先生對未來的看法，深具信心，認為絕對光明，不用憂慮。

「我們的國家所以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好就好在出品精良，地理環境優美，以及勞資關係的協調。祇要能保持生產價格的合理，我們的富裕絕對不成問題。」

我深深地希望如此。自從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今日瑞士境內三個森林地區的集團，簽訂了他們的「永久同盟」以後，瑞士就憑着他們無比的勇氣，打破一切困難，為他們的和平與富強而奮鬥。我們所敬仰的，並不祇單是瑞士國家本身，而是他的制度。她已是定型的模範了，她領導，別的愛好自由的國家會跟着向前進。

譯自美國地理雜誌一九五六年十月號

為實現三民主義而戰，為解救大陸同胞而戰

新年神祇與火炬遊行

——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狂歡者——

恭

了，所以他們要迎進一個新的年來。他們很少有人會把這古老習俗的真實來源解釋個明白，雖然他們全都認為，新年之來定將帶



有各民族的人，都在有一段時間內，曾經求仙問卜，以期能預知未來。在新年裡，未來的命運突然顯得格外的可怕，或者是格外的吸引人，就祇因為時間不再跟隨着過往的路徑而邁向前去。這時候時間已經轉換而成一種名叫「明

盛宴 六日

人們對於年代的更替，常常有一種宿命論的看法。差不多所有初相愛的日子相隔絕，因而很神秘地會對他們的情愛有所危害。所有這些人們，全都順從着某些因古代習俗而起的本能。這些習俗，由來已久，可追溯到遙遠而現今已不甚了了的過去。

採用陽曆的國家裡的人們，如果被入問起，他們為什麼要慶祝新年，那麼他們的回答，十九會說，那是因為舊的年已經過完

來了新的改變，而且一月一日理所當然地，應該慶祝一番。有很多兒童們，深信一月一日的來臨，將使他們在全級中躍居前第！甚至於不必用功也可以唾手而得。就是成人們，也有好些人下意識地相信，年代一換，他們目前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各種問題，都將迎刃而解。至於情侶們，雖然頗不願意說出口來，心裡面却常害怕着，年份變過以後，將使他們和最

寰宇歡樂度新年



第一篇 新年神祇與火炬遊行

第二篇 印度：曆法紛繁的國家

第三篇 龍蝦和昆布

第四篇 山羊與金犂

第五篇 世界各地新年點滴



年」的東西——雖然事實上這不過就是「明天」而已。從這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次一年的一月一日之間，其中所經過的時間，似乎比這一年的一月一日以來所已經過了的的全部三百六十五天還要長得多。

所有各民族的人都把年份的改變和地球的死亡與重生聯想在一起，同樣情形，他們也從那除舊迎新的觀念上，連帶引起了種種的希冀。

各民族的，並不是在同一個季節裡面慶祝新年的——像波斯人，阿茲特克人（住居於墨西哥，在一五一九年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以前即已有高度文明），印加人（在西班牙人征服以前統治古秘魯的印第安部落，亦具有高度文明），以及早期的羅馬人，都在春天慶祝新年。其他民族也有在一月裡的，也有在仲夏的——可是差不多所有的種族裡全都把新年與歡樂和希望聯結在一起。

以火焰象徵神祇的波斯人，是在春分節日開始新年的。他們慶祝新春的儀式，希臘的歷史學家希洛鐸特會經記述過。

在皇宮裡面，國王靜候着黎明的來臨。突然間，宮門上響起了叩門的聲音。「是誰啊？」國王問他。「叩門哪，」一個聲音回答道，「我是奧穆茲德（至高尊神）的使者，我把新年帶來了。」

當宮門洞啓之際，一個青年人跑了進來。他後面另有一人，拿了一隻銀製的有脚酒杯，中間盛了小麥，大麥，豌豆，芝麻，米，和新鑄的錢幣。有脚酒杯呈獻給國王以

物與樹木的守護者，他則變換成各種形象，時而像山羊，時而又像白牛，他常與他的隨從森林之神山德爾與女神美納德等在山嶺中馳騁縱橫，沈緬於神祕莫測的狂歡與宴會。後來，戴涅尼色斯的祭祀式漸與其他祭祀或其神祇相參混起來，終而成了土壤的安息與重生以及亡靈的離開冥府重返陽世的象徵。

在雅典的安塞斯特利節中，戴涅尼色斯仍為祭祀的對象。在此節日，一切憂慮均置諸腦後，一切事物均棄置不顧，而唯追求快樂是務，連睡眠都無暇顧及。當此期內，舉凡索取債款或強人取贖等事一律懸禁，奴隸們都解放了出來，可以參加園遊與盛宴，任他們飲酒作樂，以慶祝神祇的重生。甚至於罪犯們也在此時獲得了釋放的機會。

在酒宴上，賓客們以雁來紅杖相傳遞，並朗誦出即席作成的對句。酒宴以後，節日尚未終止，仍對酒數巡，並在其間雜以戲劇，歌唱與舞蹈。最後，在雅典街上舉行一次巨大的火炬遊行，以作爲戴涅尼色斯的凱旋行軍。在遊行中，有人扮飾着森林神潘與山德爾等，每人提着一盞鍍金的燈籠，其周圍並有許多賽里納斯（亦爲森林之神），都穿着紫衣。

在這些住居於平原與森林中的神祇後面，走的一個少年，他手中所持的旗幟上有顆太白星的標誌。此外還有許多穿了白色衣服的孩子，象徵着新年的來臨。

末了，在遺傳大行列的結尾處，來了戴涅尼色斯神的戰車，那車子的頂部飾着葡萄藤葉。在這整個的節日中到

後，國王就將各式食物取食少許。在一個暗號之下，宮庭中每一扇門都推開了，大殿之中立刻就擠滿了人。他們在這裡比來彼往，將慶祝六日之久。在這一段時間之中，平時過着斯巴達式生活而且與平民從不往來的國王，可以和老百姓們一起飲食。希洛鐸特斯說，國王並且還可以喝得酩酊大醉——祇能在第一天內如此——還可以跳舞，到第六天終了之際，宮門重又關閉了起來，老百姓們也就回到各家裡去開始作工了。

森林之神與仙女

我們從波斯人再看到希臘人，就會發現到，由於希臘人傳統的自由獨立精神，雖然他們的各個城邦在政治上已經聯合在一起，可是他們所採用的曆法却並不劃一。希臘人全都以兩次奧林匹克競賽會之間的時間，四年爲期，來計算時間，而且這四年之期，都於夏至日後第一個滿月之日開始，不過他們慶祝一年中的第一日之期，則各地大不相同。

斯巴達人，德爾斐人，以弗所人，和馬其頓人，都以秋分日爲一年的開始。底比亞人則以冬至爲新年。雅典人曾有一段時間，與底比亞人同時過新年，後來却以「百牛犧牲」之月（相當於七月）的滿月之日當爲新年。

雅典人所設宴款待的是戴涅尼色斯，那是從色雷斯與弗里奇亞來的原居奧林普斯山上的自然之神。他是各種植

處都洋溢歡樂的精神。

在全年中，惟有在這幾天裡面，德爾斐地方的神使並不作何預言。因爲，照她所說，「經由我身上而說話的阿波羅，這幾天內正在參加節日狂歡，所以不能使我感受神靈。」可是當這新年的第一日夜幕既降之後，狂歡也停止了。「奴隸們，回到你的工作上去罷，」自由市民向他們的僕役們這樣說，然後，他們又格外柔和地說道，「亡靈們請離開我們罷，安塞斯特利節已經完畢了。」於是死者的亡靈就退回他們在冥世的居所中去。

希臘的節日傳到羅馬人手中，就變得更外平淡無奇了。羅馬自撒大帝以後，即在一月一日慶祝新年。在羅馬人手中，一切事物都變得頹大無朋。羅馬農神節始於十二月十九日，繼續七天之久，但却在其他各種節目之中淹沒不見了，因爲那時候的羅馬，每年之中必不可少少的節日竟有一百八十二天之多。

可是，羅馬人在新年的第一天是要做工作的，這讓人們預先嘗到了勞動與工作的滋味。新的執政官，穿了白色寬袍，去聽取神使與預言者的意見。他們騎了白馬，前去參禱天神朱匹忒。這時候，朱匹忒已經戰勝了夜晚的陰影，而開始走上了新的道路。在第一次鳴鐘之時，人們開啓了他們房屋中那綴有花環的大門。在每一家人家中間，最初說出口的話都是善頌禱神之詞。在各種禮品與祭品之中，羅馬人放着橡葉。這是過去的紀念品，同時也紀念這一度曾被視爲神聖的橡樹。

印度：曆法紛繁的國家

賀

正像在希臘一樣，羅馬農神節中，奴隸也得到暫時的解放。神祇所談的是死亡和再生：那泥土，在仲冬之時死去了，荒蕪了，這時又復蘇起來。可是在羅馬，皇帝的威權很大。有一天，底柏留斯——奧格斯都大帝的充滿懷疑的繼承者——因為看到新年時大家發禮啦，祝賀啦，還有些討厭的人向別人請求恩賜啦，感到十分厭倦，所以就下令停止一切節日。他說，這些節日都是光陰的浪費。可是到了加里古拉手裡，這些節日却又恢復了起來。

然而，對於舊年的消逝和新年的來臨，並不是所有各民族的人民都是以歡樂心情來送迎的。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過去都有高度的文明。他們對於死亡的嘲弄是盡人皆知的。在他們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都以懼怕的心情來看舊年的結束。

這種恐懼特別是在兩個時期中尤為強烈——每當五十年的週期完了之時（他們的五十二年相當於我們的一世紀），以及每年最後五天「沒有用」的日子，那是因為阿茲特克人的一年包含有十八個月，每一個月有二十天，所以最後五天沒有包括進去。

在這些時候，老百姓，國王和僧侶等，都感到非常懼怕。要是太陽不再昇起了該怎麼辦？在一年的最後一晚，整個阿茲特克帝國之中，一切火爐都告熄滅。老百姓們在自己的房屋中等候着，國王在宮殿中守着夜，而僧侶們，則在金字塔的頂上守望。

當深夜子時到達的時候，全國的人民都屏息寧神了——

印度不但是一個有多種民族，各種宗教，多種語言，多種文化的國家，亦且是一個有多種曆法的地方。差不多每一個語言與宗教的集團都有其自己的曆法，有的，甚且在不同的目的時有不同的曆法。要不是官方明定以羅馬曆法（即格曆）為國曆，他們所應用的各種不同的計算方法，將使各個國定紀念日，節日，週年紀念日，以及生日等弄得雜亂無章，使人無所適從了。

既然所用的曆法有十來種之多，所以新年也有十來個之衆。有的曆法是根据太陽的軌跡的，有的曆法則根據月亮的運行，還有些曆法兼採兩者而有之。因此，要想送一張賀年片給印度朋友，這樁事情並不像歐美國家那麼方便。好在送賀年片這種習俗並不太普遍，而有這習俗的人，也總是以一月為準，正與基督教國家中相似。近年以來，送賀年片的風俗也擴展到第一個貝薩克節（四月間）和梵華里節（十一月初旬）去。

如果我們從北方的本加勃看起，我們會發現到有三種各自為政的曆法

會見。火會不會亮起來呢？一位僧侶在一頭犧牲的心臟上方把兩片木片摩擦起火。大家都靜候着。突然，火亮起來了，等候着的群眾拿起了火把向四方散去，他們也把歡欣的情緒帶給了大家。但事實上呢，這祇是因為這春分時節的新年並未帶來危險，因此大眾一口氣罷了。



龍 蝦 和 昆 布

新

在日本，慶祝新年有着精神上以及神話上的兩重意義。在精神上，這表示一種決心，要在來年之中過一種新的生活。在神話上，這是對於年神的一種奉獻，因為來年一年中，我們得仰仗年神來為我們消災納福。

日本各地的習俗有很多，各各不一。有些習俗是源自中國的，有些習俗則是由古老的日本傳統而來，各地習俗雖然並不一致，但主要之點則差不多全國都很一律。

新年的季節自正月一日起共長一個月。不過，慶賀諸事却祇在最初七日舉行，而在這七日中，最初二三天尤為重要。在這時期中，全國上下都依舊傳統的方式歡慶新年。

新年期中，皇室諸人新禮祖先再降恩賜，政府官員停止各種行政活動，工廠，店舖，辦公室，也都關起門來。總而言之，在此假日中，整個國家全都呈休息狀態。

雖然現代生活的擾攘不寧已經使若于日本傳統上慶祝新年的特點加以毀壞，然而還有很多習俗依舊仿照着

多年來傳統的方式如法泡製。

一年的最後一天是除夕。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大家清除的一天。日本人為了要以快樂而虔敬的心情來迎接新年，所以先把家宅打掃乾淨，自己身體也加沐浴洗滌。

除夕的深夜裡，日本人常以麵為食，以期長生。然後就圍坐於火爐旁休息，談話，以等待子時的到臨。在十二時之前數分鐘，全國各寺院的鐘聲都響了起來。鐘聲共響一百〇八次，以驅除以一百零八種邪惡。鐘聲在冬季的寒空中迴蕩着，這是對過去一年所撞的喪鐘。

鼓掌以迎朝日

新年中的房屋有着特別的裝飾。戶外的裝飾有門松和通飾等，門松通常掛於前門的兩旁。其中包括了松枝，梅枝，和竹竿，結成一束。通常就用兩株高高的竹枝，以作代替。這些植物都被認為是好運的預兆，因為此等植物非常堅硬，所以有表示長壽之意，通飾是一條草繩，上面綴着燈子，和羊齒葉。這通常掛於前門之上。在日本話中，「燈子」之音與「代代」相同，所以有代代相傳瓜瓞綿綿之意。而羊齒葉，因為葉片甚繁，故有欣欣向榮之兆。

屋內裝飾，有所謂「御供」者，放於室內凹入部份的木架上。這上面放了一對餅，和其他討口彩的東西。這些東西中間，有時候包括一隻龍蝦。因為龍蝦的背是彎的，所以這表示說，希望大家能够長壽，直到老態婆娑，背部



僵硬，和龍蝦一模一樣。

在破曉時，日本人就起身了，走到附近的溪流或井邊去汲取「若水」。就用清水來洗身體。他們相信，這水可以使人保持健康，終年無病。接着就是與親屬賀年。並在家堂邊拜祭。早餐時，全家圍成一圈圍坐下，大人們穿了正式的禮服，孩子們穿了花花綠綠的寬袍。習俗上，成人們還要走到花園中去，拍幾下手，以向朝日禮拜。

新年裡第一次的筵席特別講究。他們首先順着家庭裡尊卑長幼的順序，每人喝極少量的屠蘇酒，這是一種裡面放有藥草的甜酒，據說飲後頗有益於健康。然後就是非常豐盛的菜肴。最初上來的是「雜煮」。這是一種羹湯，在新年中的重要性，正像平時的米飯一樣。其中最主要的成份是餅，切成功長方形的小塊，和各種蔬菜一起煮成。

餅表示滿溢，豐盛，並能使身體溫暖。其他與雜煮同時吃的有鯉魚，黑豆，栗子，昆布等。鯉魚力量充沛並且意志堅定，能够越過種種障礙；黑豆則象徵着身體健康；栗子象徵成功；昆布象徵幸福，因為在日本話中，昆布二字與另一詞有「歡喜」之意者大致同音。通常選用某一種菊花的黃色花瓣（可當生菜食用）放在雜煮中，以增加桌上的色調。這一餐飯菜——事實上日本人的每一次用餐都是這樣——對於色調的鮮艷特別講究。

在這第一次用膳的前後，日本人常帶同全家老幼，到最近的神社和寺院中去求福。這稱為「初持」，就是第一次進香的意思。

跳獅子舞

在早晨或是下午，日本人就帶了一大堆名片到各處拜訪親友。商人們和商店老闆們通常帶了一大卷手巾，上面刻着他們的名字。這是一種禮貌上的訪問；爲了去年一年中的賀蒙照顧生意表示十分感謝，而手巾則代替名片之用。在元旦那一天會有一群獅子舞者到各家來舞弄。舞者帶一個獅子的面罩，那臉紅紅的，頗覺奇形怪狀。舞者表演一種很輕快的舞蹈，並有鼓聲和笛聲的伴奏。少年們對這種喜劇性的舞蹈特別喜愛，常跟着舞者去到大街小巷中去。可是比較小的孩子，看到獅子面罩却不無畏懼之感。

「百人一首」戲

羽毛球是特別爲小女孩們喜愛的一種戶外遊戲。她們打不着的時候往往會被罰把臉上塗上墨水。她們所用的羽毛球板上還裝飾着各種用絲線繡成的圖案和花卉，很有藝術風味。

男孩子們則喜歡放風箏。他們在田裡也放，在街上也放。風箏設計得顏色非常鮮艷，飛入空中時頗足賞心悅目。在晚上，大家舉行一種紙牌會，這是一種詩牌遊戲。這遊戲中用兩百張牌，稱爲「百人一首」，是一百個詩人做的一百首詩。這牌面裏輯了歷史上有名男女詩人所做的「一百首」和歌（每首含三十一個音節者）。其中一百張牌，每張上面印着整首和歌，通常還有作者的玉照，那是用來念的。還有一百張，每張印着那詩的最後兩行，那是

用來玩的。

玩的時候，把牌排列在草墊上。所有參加者都俯偻着背，向着牌快速應着。當讀出一首詩來的時候，就趕快把那牌取出來。這一類的紙牌一共祇有幾種，其中以十三世紀的名臣藤原定家所蒐輯者最爲通行。

在許多目前所存在的層的日本公共娛樂中，「出初式」（消防隊首次遊行）也許是最受人歡迎的一種。這種遊行在東京以及其他重要都市中均有舉行。參加的消防員都穿了古代的服裝。

消防隊的表演特別有趣，這可算是自從伊藤時期以來東京的特別節目之一。消防隊員在梯子頂端翻來翻去，就是起源於那段時期，其主要目的，爲了要表示伊藤手下的消防隊員碰到危險時是這樣的矯健輕快。即使是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後，這種技藝還是像過去一樣的以傳統精神進行表演。他們在空中驚人的動作仍舊繼續着，讓東京居民得以一飽眼福。

由於東京情況的變化，古老的消防隊組織已告陳腐，不得不重加組織，以合現代需要。因此在一九三九年成立的新組織，曾有一段時期把這出來已久的表演終止過。最近爲了歡娛老百姓的視聽，所以舊的習俗又在復活了過來。「松之內」就是指正月初一到初七這七天功夫。在初七的前一天晚上，所有的裝飾都收了起來，用火焚燒，以驅除邪惡。後來，新年的慶祝節目漸漸消褪，每一椿事情就都回復舊觀了。

山羊與金犛

禮

——斯拉夫族的古老習俗——

『S novym godom's novym scaet' em!』

（新年帶來新快樂），這是俄羅斯人在除夕（他們一度稱之爲 Y'sili vecer 即聖米蘭尼亞夜，或 Melanka 即聖米蘭尼亞夜）晚上相互擁吻時所說的話。他們相互祝頌那由「新年帶來」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新快樂」呢？

在古時間，斯拉夫人對於天文學以及時間的正確計算並不感到興趣；他們都是農人，所以他們的曆法主要依植物生長的週期而定。不管一年究竟是冬天開始還是春天開始，他們只要新年帶來豐碩的收穫就行。在聖巴西里夜時，他們要試卜，這一季節是否會對他們 Scadrata（慷慨施與）。

白俄羅斯的習俗，有兩個青年人到各處挨家挨戶地



訪間，其中一個衣着華貴，還戴了一頂裸麥編的皇冕，另一個衣着襤褸，戴的是一頂稻草編的皇冕。他們的服飾都掩飾在寬大的罩袍之下，每家人家的戶長必須猜誰富誰窮。如果他揀了前者，那麼他就前程似錦了；如果是後者呢，那麼他就會遇到貧困與死亡。

在任何一个斯拉夫族的國家裡，一月一日本來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傳統上的休假日。和這一天有關的種種儀式，原來是官方所定，主要是在城市中開才加遵守。在古時候，俄羅斯的沙皇常在九月一日開始，以偉大的壯觀，在克林姆方場上迎接新年。這是民政上的新年。而宗教上的新年則開始於三月一日。到了一五〇五年，才決定這兩個日子必須併而為一，但直到十八世紀為止，這新年一直是九月一日。

可是「在世界創生」後的七二〇六年（即西曆一六九九年），彼得大帝決定說，一年的開始應在一月一日，乃命令民衆在此日舉行慶祝，交互祝頌，並在房屋中綴以松木，樺木，和檜木。

農人方面却習慣於在春季的三月裡慶祝新年。Ovesn 本是擬人化的「新年」，這個字可能是從 Oves (燕麥) 或 Yevns (春季) 兩字衍生出來。有一首古老的歌曲告訴我們說，新年之降臨，是從貴族們用松板建成的橋上走來的。Ovesn 與新年會從那路上來。到了一六九九年以後，Ovesn 祇好變更他降臨的時日，人們就在聖巴西里日（一月一日）去迎接他。

樹木會突然結果，天會開，水會治療疾病——因此才產生了一種風俗，從冰上切洞取出水來，用以洗滌，並灑在家畜的身上。有時候，甚至於在溪流中洗浴，並把小孩浸在水裡，教會接收了這個儀式，作為對於基督受洗的紀念，並且把牠弄成一個非常莊嚴的儀式，在這儀式中，沙皇自己也駕臨到尼伐河邊來親自參加。

這十二天的時期中，最要緊的一個意義，就是在這十二個「聖」夜中，亡靈全都回到陽世間來。桌子上都替他們留了空位，並獻給他們一份新年的盛宴。上帝與他的聖徒也都來到了地面上，在人類中間走來走去，看他們如何過活。

貓身上的三根毛

可是，惡鬼，幻術師和豺狼們也可能會在此際出現，尤其是在一年中的最後一晚，那「恐怖之夜」。在那一天晚上，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相信，「邪惡之力」被釋放了，降臨到地面上，所以不論人畜，都須躲在房屋中，在門上用煙灰畫一十字，以受其保護。這種新年期間的危險，一直繼續到主顯節為止。

因為各地地區的不同，有的在聖誕節，有的在在一月一日，大家放著槍，用棍子在牆角落裡到處亂打，並且大聲喊叫，以期把惡鬼驅走。聖誕節晚上，斯拉夫人從一隻貓身上拔下三根毛來，把牠在聖水裡一浸，然後再把牠燒掉

這一個冬季的節日代替了過去在春季裡的節日，可是却處於冬至日與基督教儀式的極端複雜的週期中。基督的降臨，太陽的復生，與新年的肇始全都併在一起。教會方面既無法把這異教徒的節日廢除，乃就把牠接收過來，加以贊助，並把基督誕辰從一月六日改定為十二月二十五日，以使牠和冬至日相接近。

每一項異教徒的儀節都附會上了基督教的意義。豐收儀節中撒在地上的稻草，算是馬槽中的稻草；那神水變成了 Kresenie 或是基督受洗節（即主顯節，在一月六日）之水；波蘭農民在聖斯蒂芬日（十二月二十六日）為求福祉而彼此投擲的穀粒，變了關於殉道者身上的石塊的象徵。

上帝和聖徒都代替了異教徒的神祇。俄羅斯大家崇拜的先知伊利亞，代替了雷神 Perun。他的盛宴日是在夏天，可是他也在聖巴西里日降臨，以使地土肥沃：「他拿起了鐵絲繩，把牠搖了二提。那五穀哪，就薅地裡往上長。」古時開異教徒的十二月一週期，正與 Rospetro (聖誕節) 和 Kresenie (基督受洗節) 間的十二天相合。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太陽與季節已經走完了牠們的行程，是否將再來一次呢？這是一段為來年作種種準備與種種決定的時期，十二天剛好是十二個月的縮小。波蘭人憑着一年中最後十二天的天氣，來預測以後十二個月的陰晴。

在這時期內，超自然的事件會發生出來：動物會講話

這樣一來，惡鬼就會逃之夭夭了。那惡鬼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 Karacna 或是 Korocna，就是「終結」的意思，這象徵着去年的逝去，也象徵那應該被驅走的邪惡力量。在所有斯拉夫族國家或其他地方，都普遍應用 Kolteda 或 Koltjeda 這個名詞，這是從拉丁話 Calendae 這詞衍生出來的。(Calendae 為古羅馬曆法中每月的第一日。) 羅馬的新年是在一月的第一日慶祝的，斯拉夫人沿襲了這一個字，用以象徵太陽的轉向，年代的變換，以及這一節日，有關的歌曲，和把這一重要時期擬人化而成的女孩或傀儡。

有些研究民間傳說的人把這種擬人化的比喻誤當作是古老神祇的代表。可是 Kolteda 之並非女神，正像 Ovesn 或 Karacna 並非男神一樣，這字的情形，彷彿是代表狂歡節的 Maslencia (此字源自 maslo，即奶油之意)，或是象徵着「冬季」投入春水之中而告死亡的 Marena。這數者大致相同。

「蕎麥」公主

一般民間都喜歡把最簡單的東西也加以擬人化，這不過是其中幾個例子罷了。他們有慶祝儀式，是為了禮拜「五穀」的。也有節日，是為了讚美 Kasa (蕎麥粉) 公主的。至於 Pupa (蛆) 則常在每年之末受人祈禱，被人看做是大家偉大希望所變的人物，被認為是未來田地收

世界各地新年點滴

欣

泰米爾人和錫蘭人的新年，是在 [Cattai] 月的第一天，相當於陽曆四月的中旬。在這天以後，任何種類的工作都不可以開始，非要等到某一個「吉日良時」方可動手。等到「吉日良時」到達以後，耕種工作乃開始了，第一袋肥料就在此時搬到田裡，準備埋下土去。

★ 法國的新年，自一五六四年以來均為一月一日，但在這以前，則新年慶祝係在三月二十五日舉行。

★ 古埃及也有特異的新年習俗。在历代法老王的墳墓裡，曾經發現到有若干藍釉小瓶。那可能是裝香料用的，上面刻有花卉與關於新年的文字。那刻有 *narany* (福星高照) 數字的埃及聖



獲的主要建築師。民謠上說：「鍍金的犁把翻着土哪，犁把的後面上帝跟了來。聖彼得幫他忙把犁把對好線，神之母就結出了五穀來。」

常常有 *Koinda* 的歌者帶了一柄犁把，在村落中到處巡行。他們以歡快的行列，在晚間換戶拜訪，有時候帶了假面具，化裝為動物——尤以山羊為最普遍，此種化裝實為狂歡節的先聲。歌者們讚美着每一家庭的美行，並祝頌大家一年中財源廣進。

在這一段神聖的日子裡，還有種種神秘色彩的儀式。他們模倣耕田與播種，以鼓勵植物的生長。還把五穀及錢幣到處散擲，以象徵豐收，期望帶來幸運。果樹園裡的果木，都用了曾經在房屋裡地板上撒過的稻草，把那一棵棵圍住，還用手搖搖着，輕摩着，威嚇着：「你不要結果果子？」這樣問了以後，家中另外一個人就代表樹木來說話，說保證一定會結果子。塞爾維亞與波蘭等處，農夫的妻子們把稻草分撒在屋子的內外，一面模倣着家畜的叫聲，而孩子們則躲在桌子底下再三唱着：「咯咯——唧唧——哦哦——嗚嗚——一百隻雞，一百隻鴨，一百隻鵝，一百頭牛！」

新興的舉火儀式，在冬至日或元旦舉行，這和一年的開始或是太陽的返回有相互關聯。很多斯拉夫種族在聖誕節焚燒的大木，就是這種習俗的殘存。

和 *Bachnak* (塞爾維亞人所用的在聖誕節焚燒的大木) 相關的儀式，告訴我們說，這也代表了一種新年的禮式。

。「聖誕客」敲打着大木，祝頌他的主人們「既有牛，馬，羊，豬，蜜蜂，還有幸運，富裕，成功與快樂，都和飛出去的火花一樣多。」

這些節日的飯菜必須非常豐盛；飯菜越豐盛，那這一年越富裕。

那菜單的品色以及上菜的次序都很重要。菜的道數可以不同，可是，在波蘭，道數必須是單數。而且從農莊田地，菜園，果樹，森林和江河中所產出的每一樣東西，全部必須包括在裡面，以保證來年在任何一方面都毫無匱乏。

盛宴進行的時候，賓客們在歡樂之中，也不忘了預祝將來。波蘭人吃豌豆的時候，就拔下一根頭髮，嘴裡說：「豌豆豌豆，饒着桿子走！」上黃芽菜的時候，他們用調羹打頭，嘴裡反覆地說，「長一顆大大的頭罷，黃芽菜哪，長一顆大大的頭！」對於黍，他們吩咐道：「結個好穗，長個高大！」吃剩的殘渣，都保存起來，等到春天。種在菜園裡面。

就這樣，每一樣東西都很重要；每一個舉動都有意義，而且對於未來都有重要影響。這一個重要的時節裡，既把新年帶到人間，並且選等於是來年一年中種種表演的彩排，所以一年的命運，都取決於這少數幾天，其重要性於此可知。

歲，也很可能是新年中的禮物。

★ 在埃及，新年的日子依宗教而異。回教的新年可以在一年之中的任何一天開始，但通常則是在Al Monharan月的第一天。這一個月中，戰爭是在被禁之列的。考波特教（埃及當地的一個基督教宗派）的新年則是在九月的後半月。

★ 越南新年習俗隨地而異。但大都具有宗教儀式與神秘氣氛。新年之日，人民大都沐浴齋戒，並在寺廟神壇前供祀祭品，頂禮膜拜。東京州人，常以爆竹杖插於屋巔，以逐惡鬼。

★ 瑞典家庭中新年第一位訪客必須是一位男士。他們大家相信，如果是一位女士首先穿過其門堂，則其家靈運即將接踵而至。

★ 丹麥有一句古語：「聲喧驅惡鬼。」因此，在城鎮村落中，子夜第十二句鐘聲響過以後，青年男女即在門前燃放炮竹，點燃閃光物，並將陶器擊破，發出大聲。在荷蘭，則用船上的汽笛來迎接新年。

現在通用的格列高里曆法是一五八二年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所釐訂的，因為以前所用的朱理安曆（係公元前四十五年朱理安愷撒所訂，後又經其侄奧古斯都愷撒更改，復

稱奧曆）到此時已與回曆年產了十天，所以乃定十月四日的後一日為十月十五日。當時所有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國家立即改用新曆，但新教國家及東方諸國則仍未採用。時隔數世紀後，西曆法間總差十天，後來甚且越隔越多。英國及其屬地，到了一七五二年纔採用格曆。當時英國人民群起反對，有人在街頭遊行，手持標語：「還我一天來！」採用新曆的時日，瑞典是一七五六年，日本是一八七三年，中國是一九一二年，蘇俄是一九一八年，希臘正教會是一九二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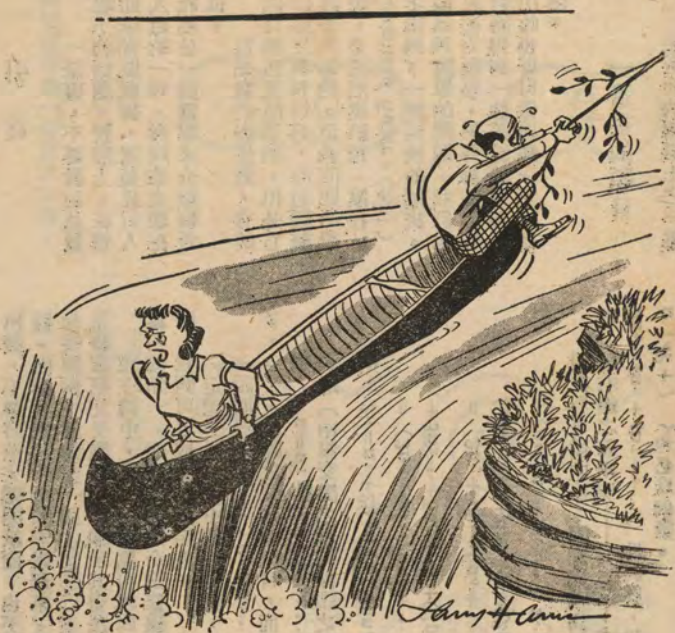
★ 在西班牙的城鎮中，除夕之夜，所有家族全都聚集在一起，以音樂和遊戲相慶祝。等子夜第一句鐘聲敲過，每一個人就開始吃十二顆葡萄，而且必須在第十二句鐘聲響起以前把葡萄吃完，方可有一個快樂的新年。

蘇格蘭的新年所做 Hogmanay，在一年之中視為最重要，為什麼稱做 Hogmanay，其來源已湮沒不可考。新年中第一位訪客（最好是在黑暗中）必可得開門者一吻。

★ 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有很多部落舉行儀式，以慶祝新年，不過慶祝的時間各不相同。依洛郭衣人，新年是在二月間；哀斯基摩人，是在秋天；霍畢人，是在十一月間；加利福尼亞的部落，則是在七月的下旬。新年的習俗也隨地而異。西乃加入（依洛郭衣人的一支派）慶祝新年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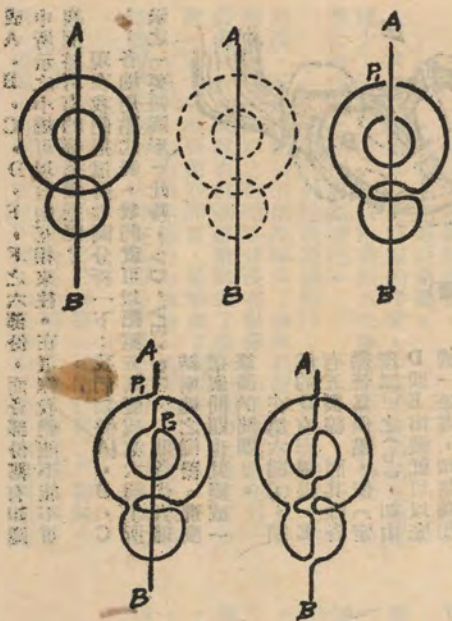
一星期之久。在元旦那一天，所有火爐全都熄滅，並將灰燼四散各地。新的火焰由僧侶點燃，並將一白犬絞斃吊起。以後三天中間，印第安人戴了假面，在各房屋間到處奔跑。到了第五天，大家公開懺悔一切罪惡，並把白犬放在一塊樹皮上，送上神壇，將其焚去。

★ 英國人在除夕那一天舉行「卜蛋街」。其法讓蛋白流入清水中，從其形狀如何，可測知未來的禍福休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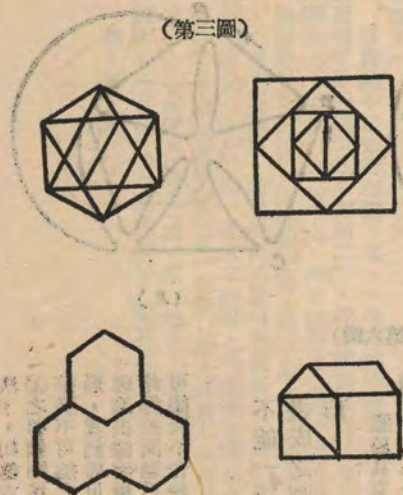
漫畫：

喂，我們不要老是坐在這裡呀！你知道這隻小船的租費是按鐘點計算的。



不會在偶點終止的。又如果走回到了出發之奇點A，即此點被消滅了偶數根線，因此剩下只少有一根以上之奇數線，所以也不會回到起點而告絕路。
由上述的理由，不管如何我們可以從奇點A到另一奇點B，首先可以畫出A—B之一筆畫，名之為W。如果沒有剩餘的線路，一筆畫就告完成了。假使尚有剩餘之圖形，它必都是偶點之圖形，所以自己可以形成完整之一筆畫回線。現在由A出發，沿着W遇到未完圖形之點為P，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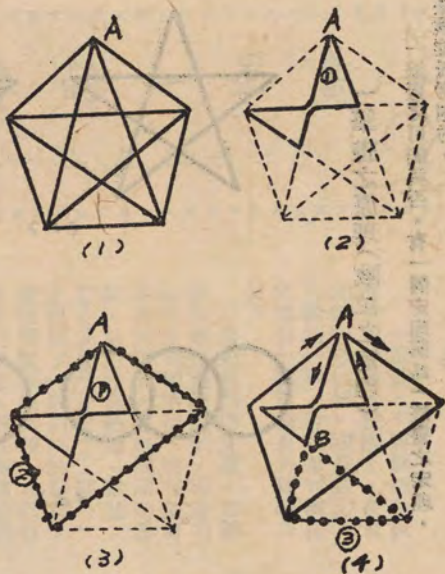
(第四圖)

第五圖表示一個公園遊玩地的略圖。由於水流被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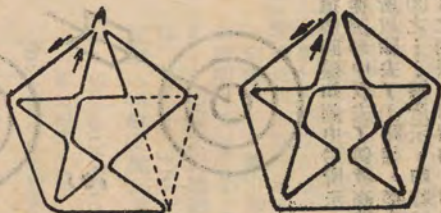
一筆畫之應用(過橋的問題)

在此地仿(a)之方法將W與P—B回線連結，於是全圖之一筆畫就告成功了。如第三圖所示。
在一筆畫的問題裡面，被限制起點與終點之(b)情形，較之可由任何出發都可完成之(a)情形有趣得多。附帶的在第四圖舉幾個可以一筆畫的圖形以助讀者的雅興。

成了，如第三圖中之⑥所示。
實際上在作一筆畫的時候，並無需經過如此複雜的手續而盡量可以簡化的。以上所述的種種步驟，不過是做證明的說明而已。



(第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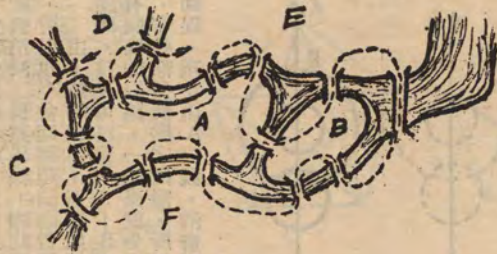
線，即將①②③④順次連結在一起仍得A之回線。若將A—A回線除去，則圖形仍剩下偶點，在A—A回線與剩餘圖形之接觸點找出一點B，如圖中之④，則A—A回線亦可以看作出乎B而回於B的一個回線。所以在B如新找出另外一個回線，如④中之③所示，同樣的與A—A回線連結，於是就可以形成B—B回線了。同樣的反覆進行，最後所有的線路都可以包括在一個回線裡，而一筆畫也就告

點，其進來的線與出去的線必成對，因此中途是絕無奇點存在之可能。這種情形，如果要完成一筆畫則必須從奇點出發而回到奇點方可。
設由圖上之一奇點A出發任意走(不重複之條件下)走到不能再走的地方，必是另一奇點B。為什麼呢？因為當由奇點A出發，每經過一點則此點就少去二根線。如走到偶點而停止，則此偶點必剩下只少還有一根以上之奇數根線，亦即表示只少還有一條路線沒有走過，因此絕

在一筆畫圖形中，除了起點與終點之其他中間所經過的各個點，皆為偶點之圖形。

成A, B, C, D, E, F之六部份, 而各部份都有如圖中所示之小橋可以自由互相來往。在這裡我們不能重複而將所有的橋都走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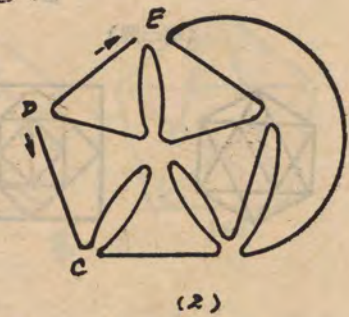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把這個地圖分析一下: 我們如將A, B, C, ... 各地用點代表, 我們就可以把第五圖變成第六圖(1)所示之「要領圖形」此時, AD, AE, DE, ... 即各代表連結兩地之橋樑。那麼這個問題也就變成一筆畫的問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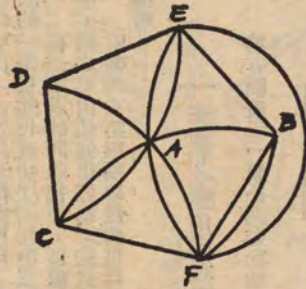
(第五圖)

在第六圖(1), 顯然的D有三根線, E有五根線, 而其餘各點皆為偶點, 依(定理二)之(b), 如由D或E出發就可以完成一筆畫, 如該圖(2)所示。按照這個要領圖, 在地圖上畫出行走路線, 如第五圖之虛線所示, 問題就得到解決了。

像這樣, 我們就可做出許許多多類似的問題以及其解決方法。



(2)



(1)

(第六圖)

不能一筆畫成之圖形

關於具有奇點 $2a(a \geq 2)$ 之情形, 另有一個定理:

(定理三)
: 有 a 個奇點之圖形, 可以用 a 筆畫成, 而這是最少限度之筆畫數。但 $n \geq 2$ 。

此定理就是設有奇點四個以

上之圖形(奇點之數目恒為偶數, 已在定理一證明), 是不能一筆畫成的。由這個定理, 我們可以確定只有定理二所給的二種情形一筆畫才有可能。

「證明」: 我們先討論看看在圖形如果任意以一筆畫去一部份以後, 剩餘的奇點之變化情形。在任意畫線時, 不外乎以下之四種情形:

- (a), 起於偶點終於偶點。
- (b), 起於偶點終於奇點。
- (c), 起於奇點終於偶點。
- (d), 起於奇點終於奇點。

當以一筆畫去一部份線的時候, 中間所經過的交點都減少了偶數根線, 所以對偶點及奇點都是沒有影響的, 有變化的就是起點與終點而已。

(a), 起於偶點終於偶點時: 如果終點是回到起點的話, 就是從出發的偶點除去了一個數根線, 故此點仍為偶點而對整個圖形之奇點數目沒有影響。如果終點是在另一個偶點時, 起點與終點都被除去了一個數根線因而變成了奇點, 所以對整個圖形而言, 是增加了兩個奇點。

(b), 起於偶點終於奇點時: 此時起點變成奇點而終點即變成偶點, 故對整個圖形而言奇點的數目並無變化。

(c), 起於奇點而終於偶點: 此情形與(b)相同。

(d), 起於奇點終於奇點時: 如終點與起點是同一點, 則圖中奇點之數目不變。如果兩者不同一點時則因起

點與終點都被減去了奇數根線, 所以都變成了偶點, 圖中就因而減少了兩個奇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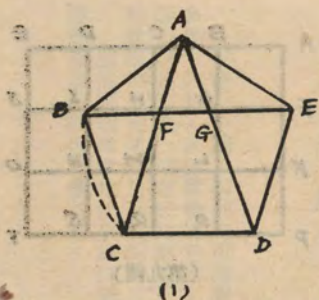
由以上的討論, 我們可以明瞭, 無論如何在圖中一筆畫到不能再畫時, 最多只能減少兩個奇點。所以在各個奇點之圖中, 若要把它變成可以一筆畫之圖形(即只有二個奇點之圖形), 則需要先畫去 $(a-1)$ 筆方可, 所以要完成整個圖形時, 最少要 n 筆 $[(a-1) + 1 = n]$ 方可。於是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設有 $2a$ 個奇點之圖形, 可用 n 筆畫成時, n 也就是最少的筆數。」

底下我們來證明「有 n 個奇點之圖形, 剛好可用 n 筆畫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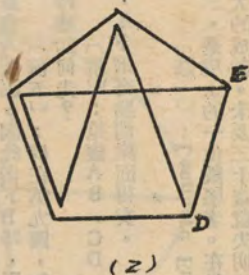
設從圖中任意的奇點下筆, 一直畫到不能再畫時, 必定達到了另一個奇點(定理二), 此一段線路名之 W_1 。在圖剩下的奇點尚有 $2a-2$, 再從此中之奇點一筆畫到另

一點奇點得 W_2 線段。同樣的在剩餘圖中依次畫得 W_3, W_4, \dots, W_n 等線路, 最後所剩的就只有偶點了。這個偶點圖形依定理二(a)得一獨立之回線, 再依該定理(b), 在其與 W_1 相遇處連結而成一筆畫, 稱之為第一筆則 W_1 , W_2, \dots, W_n 依次為第二筆, 第三筆, ..., 第 n 筆, 故可得結論為: 「有 $2a$ 個奇點之圖形, 剛好可用 n 筆畫成。」

例: 如下圖所示



(1)



(2)

(第七圖)

應着需要，准許在某幾個線段重複一次，這樣完成的
一筆畫就稱為「廣義的一筆畫」。
在同一線段上走兩次，就是等於在這兩點間多添加了一
根線，因此兩端如果是奇點，現在就變成爲偶點，而
偶點就變成奇點了。如果在奇點間的線段重複，則奇點的數
目就成雙的減少，所以在B個奇點的圖形中重複(p-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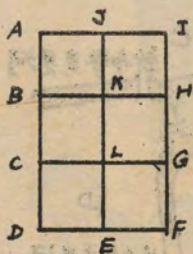
有如第八圖所示之
鐵路與車站，現在
有一個巡邏人員由
某一站出發而想以
最短的距離巡完所
有的線路，應如何
走？又設每站間之
距離爲一公里則一
共要走幾公里？

〔解〕：圖中

共有B, C, E,
G, H, J等六個
奇點，所以要重複
的線段爲：B—C
|| C—E || E—G

就是要定這二段線
路的位置，以及起
點與終點爲何者。

答案是重複走B C
及H G兩段，由J
出發而於E，一共
要走十九公里。



(1)



(2)

(第八圖)

〔例三〕：如在第八圖①，如果要以最短的距離將各
路線巡畢而重回原站，總共需走幾公里路？(答：二十二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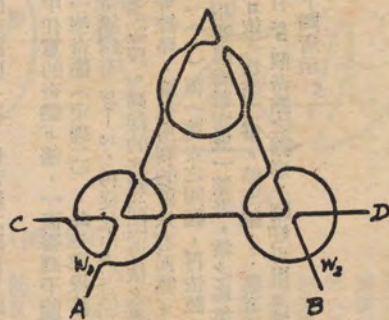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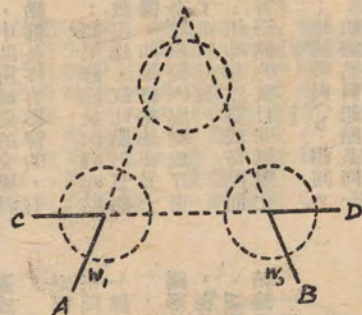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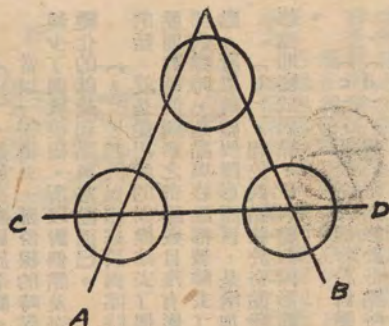
在這種場合，如將奇點與奇點依最短的線(順着原圖
上之路線)連結而作記號，然後在這些地方重複走就可以
將所有的奇點消除，而可以得到從任
一點出發又走回原
點的一筆畫了。

如例三，在
第八圖①中將C L
E, B K J, H G
走兩次就得了。

〔例四〕：在
第九圖，從A出發
，如何以最短的距
離走完所有的線路
？

〔解〕：留下兩
個奇點，在其餘的
奇點之間定出需要
重複的地方，這些

廣義的一筆畫



(第七圖)

應着需要，准許在某幾個線段重複一次，這樣完成的
一筆畫就稱為「廣義的一筆畫」。
在同一線段上走兩次，就是等於在這兩點間多添加了一
根線，因此兩端如果是奇點，現在就變成爲偶點，而
偶點就變成奇點了。如果在奇點間的線段重複，則奇點的數
目就成雙的減少，所以在B個奇點的圖形中重複(p-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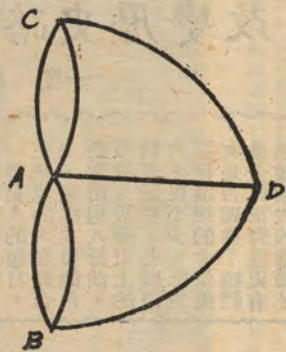
個連結奇點的線段，該圖就只剩下二奇點而可以完成一
筆畫了。在廣義的一筆畫裡，問題是要求出必要且最少重
複之線段及其位置的。

〔例一〕：在第七圖①中有B, C, D, E之四個奇
點，在此間，如果在任何兩點之線段上重複就可完成一筆
畫的。如在B C上走兩次，亦即在B C間多加一根線，剩
餘的奇點就只有E, D了。所以由D開始即得終於E的一
筆畫，如②所示。

需走回起點之廣義的一筆畫

在第十一圖，明顯的可以看出有四個奇點，因此，依據歐拉的定理，很容易就斷定這不能一筆畫成的圖形，同時也立刻就曉得過橋問題是不可能的了。

這個問題為歐拉氏開始研究一筆畫原理的直接動機而很著名的。



(第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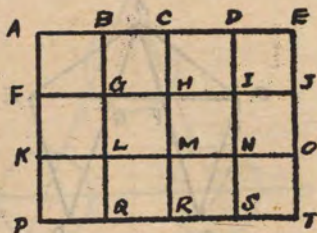
漫畫：這是私人電話

RS, KP, PQ等五個間隔，再加上AF，一共就要重複六間隔。因此留下B時，所走距離最短。

〔例五〕：同在第九圖，如果由A出發後仍需回到A時應如何走？

〔解〕：重複AB, CD, JO, RS, KP, PQ, AF則奇點消除而得矣。

〔註一〕：Leonhard Euler (1707-1783)，是瑞士的一位數學者。在數學的各部門，都遺有他偉大的成就。未及三十歲就失明了右眼，六十歲時左眼也失明了。雖然雙眼都失明了，但是據傳，此後至死十七年間都沒有停止過獨創的研究。關於歐拉氏發現一筆畫原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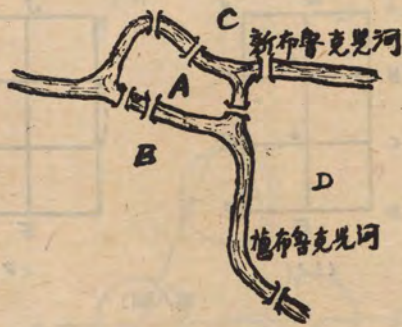


(第九圖)

重複的地方要盡量取短，而留下的奇點之一也要盡量靠近A點。

如留下奇點B則重複CD, JO, RS, KP, PQ, AF, 則要重複BC, JO, FK就可以從B, RS, 得到廣義的一筆畫。因開頭需由A走到B, 所以與AB一起共要重複五個間隔。

但如果留下奇點F, 則要重複BC, JO, FK就可以從B, RS, 得到廣義的一筆畫。因開頭需由A走到B, 所以與AB一起共要重複五個間隔。



(第十圖)

這河流上架有如第十圖所示的七個橋樑(現在於B與D之間多架了一個新橋)。是否能夠不重複而將這幾個橋一連串走過呢？這就是所謂的「凱尼斯堡之過橋問題」而成為當時茶餘飯後的話題的。歐拉氏就從這個問題想到一筆畫的研究，而在一七三五年將本文的第二定理提出於彼得斯堡學士院。

在第十圖，如將A, D, C, D四個地區用點表示，而以其連線代替橋樑，我們就可以得到第十一圖之要領圖。這就歸到一筆畫的問題了。

動機，是據於有名的「凱尼斯堡之過橋問題」的。這裡附帶的記敘於下：

德國之凱尼斯堡街面，有新舊兩條布魯克兒河匯合而形成的三角洲。在十八世紀初，在

改變歷史路線的美人

一閒筆

本文譯自美國

Cosmopolitan 雜

誌所刊出的「佳麗

事號」。原著者為

Thomas J. Fleming

。他從古今來的世界歷史上選擇了十位美麗的女人，將她們的小傳彙編起來寫成這一篇文章，並冠以「改變歷史路線的美人」這一個動人的題目。

在世界的人類舞台上，雖然主要的角色常由男人扮演，但散見於歷史上的妖姬艷后，名媛淑女亦復不少，究竟這裡選拔的十位美女是否確實？她們

這是否真正對歷史有這樣巨大的影響？便有待於讀者們的客觀批評了。



一、衣西亞 (Esther)

感謝她自己的天賦美麗以及她表姊妹瑪陀釵 (Mardoohai) 聰明的宮闈政治手腕，衣西亞終於成為統治亞歐兩洲的波斯國王阿蘇刺斯 (Assuerus) 的王后了。這一位統治着自印度以至愛西屋披亞 (Ethiopia) 廣大地區的

風雲人物，在當時以美男子及殘酷聞名於世。

阿蘇刺斯並不知道衣西亞是猶太人。瑪陀釵也勸她保守着這個秘密。衣西亞加冕後不久，瑪陀釵跟國王的首相阿伽及脫 (Aman, The Aggie) 發生了摩擦。阿伽及脫一族和猶太人素有世讐，因此當瑪陀釵拒絕向首相下跪道歉時，首相便騙取了國王的詔令，準備在十二月十三日屠殺王國裡的全部猶太人。瑪陀釵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便去請求衣西亞幫助。可是那時候波斯王朝中有一個規矩，王后 (或任何人) 如果未經國王召見而擅自入內殿接近國王，便算犯了極重的罪，要是國王不願意將金王節交給她作為恩赦的表記時，她便將立刻被處死刑。可是衣西亞經過一番齋戒祈禱之後，決定冒一次險。她的美麗迷惑

了阿蘇刺斯，他立即同意帶着首相一同去赴王后準備的盛宴。在宴會中，國王於酒酣之餘，衣西亞便向他懇求救免她自己這一族人民的生命，並且再度感人地指首相說：「這才是我們的仇人，包圍和嚴嚴陛下的就是他！」阿蘇刺斯悔悟交加，立即將首相及其十子一併吊死，並下令在首相準備屠殺猶太人的那一天，准許猶太人向敵人報復。這一天阿伽及脫族人被殺者達七萬五千人。這一事件，到現在為止，猶太人在每年的節日中依舊加以慶祝。

二、海倫 (Helen)

將海倫的美麗掩藏起來的神話式的濃霧終於撤去了。現在歷史學家已承認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確實有過這樣的一位傾國傾城的尤物。那時候的歷史只憑藉着詩歌流傳。從那時的紀載中我們知道她是斯巴達王丁達力斯的女兒，在十六歲時已長成爲一個天仙般的美人。鄰國密山尼國的王子曼尼勞斯因在奧林匹克競技中獲勝而得美人青睞，二人結婚九載，生活甚爲美滿，後來托洛城的漂亮王子巴里斯出現了，與海倫見面後，二人互相傾慕，海倫便隨着巴里斯私奔至托洛城。托洛城原是希臘諸城邦的敵國，雙方爲了互爭商業上的霸權，本來已如同水火。這一次海倫事件便成爲導火線，希臘諸邦集合了十萬人圍攻托洛城。

雙方在托洛城前的平原上流血爭鬪十年不分勝負。在戰爭中，巴里斯被殺，海倫雖然極爲悲傷，但不久就跟巴里斯的兄弟達福巴斯結了婚。最後希臘用木馬誘敵，攻破了托洛城，將此城夷爲平地。海倫的第一任丈夫曼尼勞斯雖然曾發誓於城破之後，將手刃海倫。可是當他再與海倫見面時，立即爲她的美麗所熔化，仍然將她帶回希臘。希臘雖然獲勝凱旋而歸，但十年的戰爭，已使他們精疲力竭了。不久，北方的蠻族即乘虛入寇，在希臘半島上蹂躪達一百年之久。至於海倫本人，却似乎對這一次戰爭無動於中，據說當托洛城陷落時，她覺得很開心，因爲她已十分厭倦這一座圍城了。





三、克里亞珮屈拉 Cleopatra

東尼相遇。安東尼於凱撒被刺後，本來聯合凱撒的姪兒屋大維掃蕩行刺凱撒的敵黨。但與克里亞珮屈拉相見後，戀於愛情，不克自拔，將一片雄心壯志化為烏有，他一直和她同留在亞力山大度過冬季，最後國內烽火再起，才將他催醒，他向盟友們立誓永遠不再和她相見。這個誓言他總算遵守了四年，但當他返回敘利亞軍營時，他又將克里亞珮屈拉召來，再度沉溺在她的迷惑中，並開罪了他的妻子——屋大維的姊妹。屋大維於是向他宣戰。經過兩年來的爭持，兩軍終於在亞克興（Actium）海戰中決最後勝負。爭鬪方酣之際，克里亞珮屈拉忽然覺得安東尼已處於必敗之勢，便私自率領了她在手下的六十條戰艦奔回埃及。這樣一來安東尼的軍心煥散，便一敗塗地。十一個月以後，屋大維登陸埃及，包圍安東尼的軍隊，有人告知安東尼說克里亞珮屈拉已死，安東尼聞訊後便失望自殺。可是事實上克里亞珮屈拉却在向屋大維遞送秋波，希望能與他構和，可是屋大維並不迷戀她的美色，依然下令猛攻，克里亞珮屈拉便只好自殺了，屋大維於是統一羅馬，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一代皇帝。

克里亞珮屈拉在十七歲時就做了埃及的皇后，那時是公元前五十一年。二年後她的哥哥將她放逐到敘利亞。於公元前四十九年，她在敘利亞遇到五十一歲的裴里斯·凱撒。凱撒那時正爲了平伏羅馬國的群雄，從事極艱巨的戰爭，但克里亞珮屈拉仍勸服了凱撒爲她征服埃及，殺死了她的哥哥。此後她便隨凱撒入居羅馬，一直到凱撒被刺以前，她始終是他的外寵，克里亞珮屈拉因有鑒於自己在羅馬頗不得人心，凱撒死後她便逃返埃及。數年之後，她便與凱撒的姪兒馬克·安



四、亞奎丹的愛琳諾 (Eleanor of Aquitaine)

愛琳諾是歷史上唯一的統治了法英兩國的女皇。她在十六歲時就與路易第七結婚，並促使詩歌與音樂在她的護翼之下逐漸發展。那時歐洲方自黑暗時期蛻變而出，到處依然流行着武士和羅曼斯。愛琳諾結婚十五年後，路易第七對她的年青熱情漸漸冷淡下去了，於是在双方的協議之下離了婚。一個月以後，愛琳諾嫁給了英國王室中的亨利，亨利與愛琳諾結合之後，不但承繼了英國皇冕，並且也統治了法國。（因愛琳諾出身於法蘭西西南部的亞奎丹公

國）可是也引起了英法兩國之間的戰釁，幾乎連續達兩百年之久。亨利和愛琳諾的婚姻也並不美滿，雖然她生育了五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但夫婦間却始終在鬧着意見，並在最後演成爲仇恨。一一七三年的大叛亂中，她支持自己的孩子反對亨利，並在以後的十六年中，她也是使國王感受到困窘的戰爭與叛亂的主角。她在自己的兩個孩子——獅心理查與反叛約翰之間維持着頗不容易的和平。同時也成爲英法二強間的平衡力量。她一手造成的政治上的婚姻，影響了歐洲未來的兩百年命運。



五、西班牙的依薩蓓拉

(Isabella of Spain)

依薩蓓拉和阿剌岡 (Aragon) 的斐迪南二世的結合，使卡斯提爾王國和阿剌岡聯合在一起，並為現時代的西班牙奠定了基礎。極頂美麗的依薩蓓拉對她的丈夫有着很大的影響。她知道得很清楚，她自己帶來的那份嫁粧跟她的丈夫一樣龐大而有力量，所以她堅持着一切對外公告必須夫婦兩人同時具名。她對卡斯提爾朝廷也同樣地有着極大的影響，在以前卡斯提爾朝廷上的道德觀念極為低落，但她却將它改正過來，使它成爲「培育德性與壯志的苗圃」。她又建立了宮庭學校提倡教育。可是在其他的政治

措施上却不值得恭維了。她將羅馬的宗教裁判所介紹到西班牙來，並殘忍地虐待着猶太人。

她最主要的功績是促成了哥倫布探險的偉大計劃，使她獲譽極高，當哥倫布向朝廷陳述他的計劃而爲衆人所鄙夷不予置信時，她就對這位航海家說道：「如果籌募的基金不足時，我將以我的卡斯提爾王冠和我自己的鑽飾來補足缺額。」斐迪南聞言後大慚，總算批准給哥倫布成立了一個小小的艦隊。世界的新時代才得以能放一曙光。



六、龐芭都夫人

龐芭都夫人從做女孩子時候起就被教育着去做一位國王的情婦。她的保護人，一位有錢的官員，不斷地向她灌輸着這種意見，而她也衷心接受。一七四一年她跟她保護人的有錢的姪子結了婚，她於是便利用她丈夫的金錢和地位去引起法王路易十五的注意。不久她就成爲巴黎社交界的領袖。一七四四年她與路易相見，法王一見傾心；她便放棄了原來的丈夫，一七四五年成爲凡爾賽宮中的法王情婦。最奇怪的是她之所以成爲路易十五的情婦，並不靠她的美麗迷人，而是靠她的機智與風度。（在新名詞上說來，她在性方面的反應是冷淡的，並不能滿足路易十五的情慾）她善於察言觀色，每當路易十五厭倦於某種遊戲或談話時，她便能用她的機智來使他轉頭歡笑。龐芭都夫人熱中於權力，她想使法國成爲歐洲奢侈品貿易的領導。她一手控制着世界的時尚與風氣，並創造所謂路易式的藝術，裝飾和傢俱。在政治上她手腕是靈敏圓滑的。但她使法國捲入七年戰爭的災禍中，終於使人民失却對政府的信仰，促成了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龐芭都卒於一七六四年，去世時年四十二歲。



七、佛羅稜斯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佛羅稜斯·南丁格爾出身英國富家。當她度過一段快樂的少女時期之後，她決心拒絕一切男人的求婚終生獻身於護士事業。那時一般人對護士的看法，認為這是一種低賤卑下的女人，所以她的家族對此大為反對。可是南丁格爾却矢志不移。十年來她遍歷歐洲及近東各地的醫藥中心，研習護理問題。到一八五三年，她擔任了倫敦醫院的護士長。

一年後英國發生克里米亞戰爭，兵士們傷亡與患病之多，極為驚人，此項報告發表後，全國為之震驚。南丁格爾便向她的朋友，當時的國防部長活動，調到克里米亞的陸軍看護團裡去。她到達那裡之後，便率領着手下的三十八名護士成立野戰病院，以每日工作二十小時的熱忱，終於將最惡劣的情況挽救過來。不久她手下的工作人員增多了，她成為全戰區病院的護士長。六個月後，她便戰地百分之四十二的死亡率降低為百分之二。她的聲譽也遍及全球。她因工作過度，健康受損，返國後始終未能復原。她又將服務所得的五萬英鎊捐出來成立了一家護士訓練學校。她後來雖因疾病半纏綿於床褥，但她仍寫下了極富紀念價值，有關軍隊醫藥管理的書，並不斷地促使政府注意公共衛生和大眾健康。她被世人尊為新時代醫院的建立者。

八、慈禧太后

慈禧是中國的皇太后，也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女人之一。當她十七歲時因她的極端美麗被選入宮為妃嬪。她進宮時並沒有受過教育，但進宮後，她極勤懇地研習着中國的史籍和經典，不久即以學識淹博聞名，同時她也非常熱中於權勢。當她為皇帝生下一個兒子後，她便很快地擢升為西宮的皇后。一八六一年咸豐帝去世後，她才二十六歲，她便以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成為中國的真正統治者。控制着在時代潮流劇變中淹淹垂斃的滿清王朝。中日戰爭的失敗顯示了滿清政府的腐敗。受着慈禧控制的年青皇帝一度會想加以改革維新。但却受到她的反對，她將許多維新分子處死並軟禁了皇帝，使他從此不再能干預政治，她為了想對抗西方列強的入侵，她盲目地贊助了拳匪，但終於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從一九〇一年到一



九〇八年她去世時為止，她開始贊成立憲制度，逐漸成立立憲政府，但她死後二年，滿清政府終於被推翻，成立了中華民國。



九、瑪麗·居里

居里夫人生於波蘭華沙，她所注意的是科學而不是美麗。一八九一年她到巴黎學習物理。一八九五年跟一位漂亮的年青法國化學家結婚。不久這一對夫婦就對另一位法國人亨利·貝克里爾的研究工作發生了興趣——那便是對鈾的放射性的研究。居里夫婦倆集合了他們對物理和化學的知識也開始在這一方面作研究工作。於一八九八年他們宣稱發現兩種新元素，鐳和釷。他們爲了想分離而得純粹的鐳，曾孜孜不倦地工作了四年之久，在研究中途，經濟窘迫，居里夫人不得不執教女子學校的教鞭以維持生活，一九〇三年，他們獲得諾貝爾獎金，快樂和名譽集於一身。一九〇六年，慘劇降臨，居里先生在巴黎街頭被馬車所撞立即去世。居里夫人雖然已有兩個孩子，但她却毫不猶豫地繼承了她丈夫的事業，擔任物理教授，並著書宣述他們的繁複而重要的發明。這一本書出版於一九一〇年，成爲牛頓定律以來，科學上劃時代的著作。從此人類始得能進入原子時代。這一本書，使她獲得了另一次化學的諾貝爾獎金。直到一九三四年，居里夫人去世時爲止，她仍繼續不倦地在研究着原子能對人類的應用。

十、衛立絲·溫莎



爲了這一位離過婚的美國女人——衛立絲·華斐爾德·辛普遜·溫莎——英國的國王放棄了他的皇冠，成爲世界上最富浪漫性的大事，美麗而誘惑的辛普遜夫人於一九三五年遇到威爾斯親王愛德華。他們倆立刻一見鍾情，從此儼影双双出入各社交場所。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喬治五世駕崩，威爾斯親王變成了愛德華八世。在是年八月辛普遜夫人向她丈夫提出離婚。於是倫敦流言盛行，說辛普遜夫人將與英皇結婚。但由於英國保守觀念的反對，愛德華除放棄王位以外，不可能與辛普遜夫人結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他爲了「我所愛的女人」放棄了王位。六個月以後，辛普遜夫人離婚案結束，她便與遜王在美國相會，於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結婚。如果愛德華八世不願這樣輕易地拋棄江山，大英帝國的歷史也許有所改變，因爲愛德華八世志願做一個「人民的君主」，他有主張，有魄力，因此假如他繼續在位，當對英國的內政外交有極大的影響。

天降一文

MAX WINKLER 著 羅景祺 譯



作者簡介

賈克斯·溫克勒是歐戰世界樂壇的貝爾汶公司的老闆，他於一九〇七年移民美國時一文不名，其後僅憑希望信心和極少數的金錢創立這間馳名的音樂出版公司。「天降一文」是一部描寫他早年艱苦奮鬥的動人心弦的著述，原書由讀者文摘節錄刊載。



今天正是感恩節，我從敞開的窗門聽到我妻克拉娜在樓下廚房中準備盛饗的忙碌聲音，我們的子女孫兒們即將來到共同分享

感恩節宴，但是好像我，一個來自羅馬尼亞深山鋸木廠，一無所有僅憑雙手的十八歲少年，只在昨天剛剛踏上美洲新大陸。現在我有一個成功的事業，一個美滿的家庭，一幢私人的住宅，同時我又是美國公民。我有這麼許多應該感恩的地方，似乎在一年一天的節日中，無法盡情表達我內心的虔誠謝意。

我們的兒孫輩過着保護週密的友愛生活，他們把衣食住行教育歡樂和自由等各方面的享受，視同應當的權利，可是在我心目中，那些都是老天爺賜下的令人驚異的福祉和恩惠，這就是我要在今天早晨靜坐一會默念追思的理由。

我那污濁不堪的封面上帝國之鷹的標記，已經隨着歲月逐漸模糊的奧國護照，仍被珍藏在寫字台的抽屜裡，上面記載着我於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五日在波可維納城里茲卡降生。里茲卡是喀爾巴阡山脈深處的一個荒僻小村落，既沒有街道，又沒有學校，也不鄰近火車站。假如你要寄封信，或是想買一雙鞋，也必需搭乘驛車經過四個鐘頭

的艱難趕到另一村鎮去。但是里茲卡的居民少有寄信的麻煩，至於鞋子問題也很簡單，我們一年三季都赤腳，只在寒冬才有穿鞋的必要，而那些鞋子都是年復一年由長至幼的一路傳下去。

我家的住宅是構成當地村鎮一共七八所建築中賣相最漂亮的一幢，雖然如此，它也只是一座簡陋的平房，既無地下室屋頂又漏雨。每當秋雨傾盆或者春冰溶化一瀉如注的洪流，挾着大量的雜若砂礫黑甲虫等，不問情由的衝入住室。積水雖有消盡的時候，但是那些可惱的渣滓大部份都遺留下來。我們的牀也有墊褥，但那只是些胡亂塞以稻草的破舊麻袋勉強充數。

我們的鄉鎮雖然異常貧瘠和荒涼，但是大自然的優美景色足可彌補那些缺憾，漫山遍野無分陵谷長滿了清翠欲滴高聳入雲的松樹林。我的父親是一家大鋸木廠的經理，手下一共僱有五千多名工人，他們大部份都住在週圍附近的各村鎮，其間有些遠道而來，或是無家可歸的，就在山中搭個臨時蓋帳作為棲身之處，他們的工作非常辛苦，一天中搭個兩班，每班十二小時，晝夜輪替，每星期做足七十二小時。

我母親斯文有禮，心地慈祥，她那種惟父親之命是從的恭謹態度，是我畢生所僅見。她是她的主人，她從沒有作過任何主張，甚至連煮豌豆或大豆佐膳，也要差使我們兄弟中間的一個前去請示明白。父親是一個專制的國王，他的鐵腕掌握着五千名工人的作息榮枯，他的鋼鐵監獄控

制着整個家庭，包括五個小孩的思想行動。

有一天，命運主宰似乎特意垂注，父親無巧不巧的爲我買了一把小提琴，五十年來我一直視同拱璧，現在我雖不再彈奏，但是我仍然把它當做幸運的吉星，小心翼翼的藏諸高閣。

愛神之箭也跟箭射中我的心房，我的「維納斯」名叫花爾姐，她生就滿頭紅髮，我簡直是一見鍾情的愛上了她。當我們只有十來歲時，我即開始告訴她我心中憧憬着的絳色美夢：我們一到法定年齡立即結爲夫婦。

某一天花爾姐上學時滿臉紅意緒激動。原來她就要隨家移居美國。這真是晴天的霹靂，我突然跌入無法形容的痛苦深淵。但是腦際閃出的智慧火花，使我回復了理智的希望。既然花爾姐能够去美國，我也能够去！我當時身無分文，甚至連美國究竟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可是我對於我的好運具有無比的樂觀信念。

花爾姐遷往美國後的兩年，我與我的孿生兄弟達維已經十六歲，父親吩咐我們做工。我被派擔任工頭的職務，管轄一支由三百名工人組成的伐木隊伍。這批強壯兇悍十惡不赦的羅馬尼亞工人喪盡了天良，任何壞事都做得出來。他們對於我抱有原始的惡感：部分因爲我是剛從鎮裡來的「狡猾之徒」，他們根本瞧不起；主要的因爲我是老闆的兒子，這更使他們嫉恨入骨。回想起來，當年我在深山督工時，未爲「意外」向我倒過來的大樹所壓斃，真是一椿不可思議的奇蹟。可是無論如何，在某次鬧亂事件中，以

我的一股無名怒火所激發的超人力量，把他們當中最兇悍

也是最壞的傢伙，摔入七碼以外的礦列如冰的山潭後，我的地位大有改善。後來當我必需對付文明得多，但又更爲艱苦卑賤的事物時，我常常憶及並且感謝我在喀爾巴汗山艱辛歲月中所得到的粗獷的洗鍊和苦難的煎熬。當時達維與我辛勤得來的工資，全部都爲我們那忠於經濟鏈則的父親取去，僅給我們每人留下一克朗作爲一星期的零用錢。

花爾姐在美國常有信來，她把那些在奇怪城市中身歷目睹的，如山一般宏偉的房屋，以及在市區龐大高架鐵橋上行駛的火車等景緻，描寫得有聲有色，這更使我神魂飛越。我不論是白晝的思潮，或夜晚的夢囈，無不與時俱增的渴望能够迅速踏入這一富足的，充滿機會奇遇的，永遠不虞匱乏的理想國土。

隨後不久我的外祖母去世，母親繼承了三分之一的遺產：總計九百個科寧。這一筆約合他月薪兩倍半的金錢，在我那從沒有在銀行開過戶頭的父親看來，是一注了不得的財富，如是他立即計劃如何加以利用。他說要進城觀光一番，買一套新衣服，和一些他所僅見的上好烟草。

但是我也另有一套計劃，過去那些永遠使我懸念而又無法得到的東西，似乎已在掌握之中，如果我有足夠的勇氣對準目標進行的話。

我以極謙遜而又冷靜的語調說：「爸爸，讓我與達維到美國去怎麼樣？」房間內突然一陣死樣的沉寂，母親臉色蒼白，她把一隻受驚發抖的手掩住嘴，以爲這樣即可對

消我所說的話。父親目口呆的坐在那裡悶聲不響。

「假如達維與我到美國去，我們在那裡將有可爲，父親，」我信心增強的說：「我們在美國可以謀事賺錢，然後把你和母親一塊兒接過去，我們不能够也決不會忘記爸爸。」

每個人都望着父親，他依舊沒有移動一下，顯然在竭力沉思。後來他突然說：「好，我決意這樣做。」

隨後幾天許多事情陸續發生，原則既經決定，他就馬上採取通盤的行動，他以爲達維與我既然能够去美國，比我們年輕兩歲的甲克也應該能去。他寫一封信給一位名叫歐立治的朋友，請他安排交通工具。「歐立治」這個字的本意爲誠實，但是這個「名字」對於那位先生一點也不相稱。數星期後船票寄到，我們要從的里雅斯得港搭乘飛船帶號輪船放洋。據誠實的歐立治先生說，它是航行大西洋上設備最完善的華麗客輪之一。

如是一九〇七年一月五日，我們兄弟三人從頭到腳突然一新的裝束停當，帶着四個被囊，兩個網籃，和四大包食物。坐上一輛馬車踏上征途。另一輛馬車載着父親母親兩個年幼的弟妹和兩隻狗，跟在後面相送。

到達火車站後，父親坐在一條長板檯上凝思不語。我心裡想，他爲什麼不跟我們談話呢？我們不是要到一個很遠很遠的陌生地方去嗎？忽然他起身往我們一邊走過來。「孩子們，」他說：「我很久就知道你們偷我的烟草，躲在屋背後捲紙烟吸。」我與達維馬上站起來嚇得半死。難

道父親要在分別的前刻再給我們一頓他那著名的嚴厲教訓嗎？他的命意何在呢？

他從口袋裡掏出兩包烟絲。「我爲你們各置一包烟草，」他對達維和我說：「讓我們坐下大家抽口烟。」懸在心上的一大石頭這才放了下來。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看到她的兩個大兒子，在嚴厲的父親面前坐下來抽烟談天時，眼睛中所流露的喜悅。我們對於父親所說的話都能了解，他已把我們當做成人看待。接着火車進了站，我們慌慌張張爬上車，還來得及定神，火車已經蠕動，一場偉大的冒險即此開始。

最後抵達的里雅斯得時，我們發現那艘所謂大西洋「華麗客輪」之一的格帶號輪船，竟是一條載重五千噸只有統艙設備的可憐貨船。靠近船尾的一間貨艙闢成一個敞口統艙，上面擠滿了一百二十多名旅客，男女不分毫無遮掩的混雜一起。船尾甲板上面，靠船舷的兩邊是公共廁所和盥洗的地方，中間夾着廚房，廚房後面有二十多條牛，準備隨時宰殺以供食用。除去廚，廁，牲畜，垃圾，雜物等所佔據的地方外，甲板上面的空地也就有限之極，那就是旅客們享受新鮮空氣的惟一所在。那裡當然不會有供休息之用的板椅靠椅，但是你可以在甲板上坐坐，如果你能够在那裡找出一塊足以容膝的空地。

儘管輪船是這樣過於擁擠污穢和危險，縱使食物是那麼乏味而又令人厭惡的被盛在永不清洗的敞口盆內，雖然不潔的衛生設備發出難於忍受的惡臭，也都無關緊要，因

爲我們是在碧藍平穩的海面航行，從歐洲駛往美洲新大陸啊！

全部航程共歷三十五日，途次上那些只有兇暴水手才能平息的鬧毆事件，那些婦女爲嬰孩患病所發出的絕望求助聲（因爲船上既無醫生又無藥品），以及某天風浪突起，一百二十名旅客全部被關在門窗密閉的艙內，好多旅客跪下祈禱懇求上帝保佑，有些了無氣力的躺在帆布牀上聽憑命運的安排，那些暈船暈得頂厲害的，甚至禱告上帝，寧願立時死去以解脫目前無法忍受的苦難等等令人煩心的日子，我都不想記述。

我願記憶的就是在一九〇七年二月的某一天。當我們剛剛望見美國的海岸時，隨後看到代表我們新國家的巨大堅強巍峨的自由神像時，好多人再度跪下祈禱，這是充滿喜悅感恩的禱告。整個甲板上響起一片由大笑，眼淚，親吻，擁抱，跳舞等所匯成的狂歡。最後曼哈坦雄偉無匹的摩天大廈映入眼簾時，另外發生一件更爲奇妙的故事：我們突然從跳舞，變笑，哭泣，親吻的瘋狂歡樂中靜止下來，大家站在那裡一言不發的呆望着。這一天，這一時，這一刻，正是我所願意牢記不忘的日子。

一九〇七年時，美國沒有移民定額的限制，每年進入國境的移民以數十萬計。只要你有砂眼，你的肌肉能够抵擋移民官員友好但又有力的緊握，能够回答姓名名誰的簡單問題，有兩條腿兩隻手，你說你有親戚在美國，身上有五塊大洋（幸而不用不瀟指出你的親戚或當場拿出五塊錢

明妮姑媽在她所租的住室內伸開雙臂歡迎我們，她的左鄰右舍都擠了進來問長問短，我們坐著，邊吃邊談，直到半夜，明妮姑媽把我們弟兄三人送進一間小室歇宿，當晚我好久好久才能入睡。

次日醒來，我們急忙打算如何進入新生活。一位好心的鄰居站在門前階石上，手中拿著一份德文報紙指出一連串似乎是數不清的分類廣告，看起來好像只要我們按址去找就可得到工作。

當天晚上我拖着疲乏飢餓的身軀回來的時候，我才知道求職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容易，至少有成千成萬的人手中拿著剪下來的報紙廣告，從早到晚在紐約市按址奔波尋找，結果落得個像我一樣的失望。首先我在一間五金店門前求職的行列中排在第二十六，那位僱主在行列前走來走去，把求職的人當做畜牲一樣的檢視，最後選定第十七號。第二處是一間雜貨店，門前排隊的人更多。至於第三處我雖然經過一個鐘頭的跋涉，但是沒有找到。第四處門前掛出缺額已補的招貼。就是這樣我一直走呀走的走個不停，走得我精疲力盡。

達維早已在家等候，他運道好，找到一份爲某零售商行推趕車的工作。次日早晨甲克寄回一張便條，說他已在哲爾斯港爲伊利鐵路公司僱作機械工人。

第二天清早四點半鐘，我趕到一家鞋店門口排隊，到底站在第一，可是鞋店裡的人說：「你太大了，我們要僱一名童工而不是成人。」但是，先生……我發出懇求

，你就獲准進入天堂。

移民當局檢查完畢後，我們陸續登岸，隨在港口巴特里公園找張長椅坐下，引頸四望，偉大的城市就擺在目前，它比我們之間任何一人所想像的要熱鬧偉得多。我們怎樣融入這個視爲禁果的奇怪世界呢？我們如何能够在這擾往熙來熱鬧烘烘言語不通的地方習慣呢？我從沒有像這樣感到完全的孤獨。

父親給我們的錢只剩下十二元一角八分，我們雖有明妮姑媽的住址，但是不曉得怎樣去，一位手中搖晃着警棍的警察在我們所坐的長椅前停了下來，我們驚恐的立起，我們有生以來所知道的「警察」就是麻煩的代名詞，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一定所連繫的地方，所以要受糾正。但是我們猜錯了。

「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個警察以德語向我們發問。我感覺無限驚異，這是多麼神妙的問題啊！他怎麼知道我們不懂英語呢？我從懷中掏出一個又小又黑的記事簿，把明妮姑媽的住址指給他看。

「那離此地很遠，你們有一角五分錢嗎？」

「有，有，有，」我們兄弟三人迅速回答。

「跟我來，我告訴你們怎樣走。」如是他那個好心的警察帶我們走入高架車站，告訴我們坐那一列車到那一站下車。火車隆隆的駛進車站，我們爬上火車的時候，聽到那位善心的警察說：「孩子們，再見，祝你們好運。」我一直在想新大陸給我們陌生人一種如何溫暖的歡迎啊！

的聲音。他迅速插嘴說：「想挨揍嗎？快些滾開。」

我決心不再在那些求職的行列中等待，我希望在偶然的機會中尋找。我買一本德英字典開始學習英文。隨後數天內，我只找到一點零工：搬搬傢俱，爲一間馬廐洗刷幾匹馬。達維爲我們付房租，明妮姑媽給我飯吃容後算賬。又一天早晨我聽到音樂的飄蕩，那是幾個人蕭拿幾件不同的樂器在後門空地演奏。我一時興起，趕到房內，從匣子裡取出我的小提琴，和着他們拉起來，在演奏的時候，一些零碎毫子從天而降。當他們一伙準備離去時，他們的頭目轉過來對我憐惡的說：「如果你再捻雜在我們一起，你就宰了你。」

我走回住處疲倦得要命，一肚子的不高興。但是我帽子上頭好像有什麼東西釘住，如是我機械的用手把它拿下來，那是一文錢！突然之間我滿意的微笑了，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克服困難的環境而獲得成功，錢財由天而降我沒有憂慮的理由。因之心中確有不少的安慰，我就坐在門前石階上晒太陽。

「原來你會拉提琴，」一位鄰居說：「音樂家，這裡有一件專爲你的事情。」他把德文報紙上的一家音樂出版公司招徠童僕的廣告指給我看，上面規定應徵者用函申請。

我走到附近一間糖果店，拿出天賜的一文錢，我彷彿聽到心裡頭的默禱：「您給我帶來好運。」店裡的婦人疑惑的望着我，我把僅有的一文銅幣遞給她說：「請給我一張郵票，因爲我必需寄封信。」「一分錢郵票不瀟寄信哪。」

她說。她一定看到我萬分憂鬱的表情如是接着說：「這樣好了，我給你一張明信片。」

我拿着明信片走到一張小的大理石面桌子前，沉思良久，然後用我所知的最禮貌的字句來寫信，以莊重的「先生」開頭，「敬重你的人」結尾，在中間一段，我試求解釋我略懂音樂，願意接受任何職位，並在「任何」兩字下面加劃一線以表明語氣。我小心的寫上地址，然後把它投入角上的郵箱內。

這一次用不着排隊等待，我心中幻想着某處某一間漂亮的音樂出版公司老闆說：「這正是我們需要的人，克勞馥小姐，請你速記一封信給買克斯·溫克勒先生：『親愛的先生，我們非常高興……』」

郵片寄出後的三天我一直在等候郵差駕臨，但是完全失望，然而我又不肯離開住所，深恐外出的時候，恰好回信送來。遠維爲我這種虛擲光陰的舉動所激怒，明妮姑媽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不難猜到她心裡是怎樣的想。我對於寄出的明信片抱有幼稚的或者是愚蠢的信心，外界的一切，絲毫不能動搖我的初衷。

候信期間，我拿着字典來研讀「如何成爲美國公民」的小冊子。上面規定移民要經過五年的時間才算合格。但是想最後成爲自由國家公民的光榮，五年的等待並不算久。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忽然某天早晨郵差在門口止步，他問：「這裡住有一個名叫買克斯·溫克勒的人嗎？」我

跳了起來。霎時間我心裡充滿無限的喜悅，彷彿整個一條街爲我響起勝利的鼓聲。

卡爾費斯哲音樂出版公司與我的住所相距不到三條街，我曾許多次在那擺滿樂器的窗櫺前凝視。但是這一次我必需在門前止步，等我寫信的心跳恢復正常後才跨門而入。

我把我所接到的通知，遞給中間許多店員中的一個，他拿着信隨即不見了。二十分鐘後（我可以看到大鐘兩針的移動），一位蓄有短鬚，身材矮胖的長者，步履快捷的走到我的面前，他問道：「你是買克斯·溫克勒嗎？」聲音中流露着燥急忿怒的情緒。

「是的，先生。」我發抖的回答。

「我高興你來了，」他以道地的普魯士德語說：「我只想看看放肆無恥得敢用明信片求職的傢伙到底是怎樣的一个人。」然後他迅即轉身離去。

我的腦子似乎響起一個炸雷。我吼聲說：「請等一等。」我看到那些站在櫃檯內的店員，打雜的小使們，以及許多從坐位上立起的僱客，一齊回過頭來望着我，同時我看到剛剛與我說話的那位長者，有如冰凍的止步不前。他忽的轉過身來，我從沒有看見過他臉上那麼憤怒驚恐難堪的表情。

「我僅想告訴你我用明信片來求職的理由，」我充滿失望的說：「先生，事情是十分簡單，我只有一分錢，而寄一封信却要兩分錢。」

出有如瀑布怒吼夾雜着歇斯底里的狂笑。「看哪！」我聽得他對高茲說。

我不知道究竟有什麼事情值得如此好笑，我在這間空氣閉塞的地下室裡，數小時內既無飲又無食的專心工作，在我面前擺着差不多四十張紙，每一張上面寫滿了我那清楚整齊的字體。「巧笑倩兮」，「巧笑倩兮」，「巧笑倩兮」，「巧笑倩兮」……

當霍夫曼粗魯的阻止我繼續寫下去時，我已經在第四十張紙上寫下最後的一行：「二七六三、巧笑倩兮」。這就是我進入音樂事業第一天的狼狽情形。

但是一星期後，我終於在連串充滿嘲弄詼笑戲侮的時日中掙扎過來，成爲地下室僱員行列中的一份子。在那些艱苦日子，有幾位工作伙伴伴我走過時，甚至以手掩鼻表示對來者的歡迎。霍夫曼與高茲叫我從早做到晚，一天工作下來，我是那麼精疲力竭幾乎無法爬上地下室的梯子。我的日常工作包括搬運笨重的畫架，掃那些永遠掃不完的地，點數千份的樂譜然後捆好搬上擱架。甚至清洗廁所也是我的責任。

星期三那天，一家開設在費拉得非亞省的某大音樂出版公司關歇，它的全部存貨統由卡車運到，霍夫曼叫我那些每件重約一百五十磅的包件，從車上卸下來搬往設在五層樓上的儲藏室。這些毫無疑問的，經過若干年堆存的包件，上面蒙着一層厚厚的灰塵，在搬運的當兒，有不少飛入我的肺部使我發噎。但是下午四點鐘時，我已完成該項

他緊盯着我，他講話的聲調雖不像開始那麼冷酷無情但也好不了多少：「我們要僱一名童僕而不是成年人。」

「成年人可以做童工的事，」我決心抓住這個機會，除非他們把我趕出去：「我願意在這裡工作，我渴望能在音樂界做事，先生，請你給我一個機會。」

「你願意接受童工的薪俸嗎？」他問。顯然的我的話已打動了他的心。

「我不計較薪資的多寡。」

「星期一早上來，我給你指派工作。」

「我不能等到星期一。」

當時一刻我以為他又會光火，但是他只叫來一位霍夫曼先生。「這是你的新僱人，」那位矮胖有鬚的長者說：「他馬上就可工作，我們每星期給他六元錢薪俸。」

於是我跟在霍夫曼的後面，經過一張輾輳作聲的扶梯，近入幾乎每方時都擺滿書架，錯綜曲折有如迷宮的地下室。我們走進一間小房，內中已有五個或六個人圍在一張大桌旁邊整理樂譜。霍夫曼告訴一個名叫高茲的人帶我去工作。在擺滿擱架地室的另一隅，堆有一大疊全是某一流行歌曲的樂譜。他叫我把那疊樂譜點數：「傻瓜，馬上開始工作，記下每一份，不要弄錯。」我把第一張樂譜攤下來拆開封皮，一心一意的作。我不曉得過了多少時候，霍夫曼先生突然光臨：「你怎樣了，蠢才，難道整個下午點不清數千份同樣的樂譜嗎？」

他停了下來，我看見他的臉色變得陰沉，突然間他發

艱辛無比的任務。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樣能夠勝任這種極端吃力的工作，到那時為止，我的工作為我帶來無窮的煩惱，和不可忍受的苦痛。但是我下定決心堅持幹到底。最後那些加諸我的侮辱戲弄慢慢終止。不曉得是那位先生又給我加上一個別緻的雅號「真實」。按照我那德文字典的解釋它有「大而笨」的意思，聽起來尚不十分刺耳。我的血汗到底換得六元工資，我已勝利的渡過我有生以來最困苦的一週。

我那本小黑記事冊上面載有花爾姐的住址，並且特別用紅筆把它圈起來。好久好久我都沒有閒情逸緻去探望她。後來某一星期日，我穿上那套已經破舊不堪的衣服，儘量整刷乾淨，然後心中哼着快樂的歌調去拜會她。花爾姐是不是在期望我呢？這些年來她又變成什麼樣子了呢？這都是我所牽掛的問題。大門開處現出一個身軀微胖滿頭紅髮飛舞的女郎。「嘿！你是誰？」她尖聲嘶叫起來：「我以為你早已死了哪。」這就是與我幼年的情人花爾姐在美國第一次見面的情形。

室內擠滿了人，舞會正在熱烈進行，花爾姐迅即回身跑了進去，其他沒有一個人對我加以絲毫理睬，令人抱憾的是我已經來了，如是我獨自走進廚房坐在矮檯上，兩手掩着面孔兩眼望着地板發呆。

不久我聽到一陣脚步声，看見一張帶笑的圓臉兩隻和善的眼睛望着我。「原來你是花爾姐的舊朋友。」這個陌生的女孩說。「正是，」我說這句話的神態正像極力否認或點數。

增加的銀行戶頭，這是一種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經過幾個月在地下室打雜的困苦工作後，我終於碰到機會，被提升為裝訂部的領班，這樣一來我與音樂發生直接的聯繫，而不再像以前只把那些成捆的樂譜搬來搬去或點數。

這項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把那些專為樂隊演奏用的各種不同樂器的樂譜彙訂成冊，比如說「蘇沙進行曲」吧，另一架五百份的樂譜可能是專為「男高音喇叭」演奏用的，另外一架或許是「高音風笛」等諸如此類。先把各種不同的類別分開擺在長桌子上，然後繞桌而走順手從每一堆樂譜上拿下一份，最後走回原處時，手中已經有一套完整的包括樂隊中每一樂器的音樂樂譜。

如是從早到晚，我繞着桌子走上五百圈，隨手取下三萬份樂譜，同時把手指頭口水潤濕三萬次，開始從舌尖上蘸水，慢慢舌尖乾了指頭往裡伸，更往裡伸，一天工作下來唇焦舌燥，喉管乾枯欲裂，肺部吸滿了塵土。

但是慢慢的我與這個驚奇複雜的音樂出版事業發生好感，於是我，一面繞圈子，一面聯想到如何擴展這種擁有巨大潛力的事業。

一九〇八年正月某一晚上我回到家裡的時候，聽到激動的聲音，我發覺明妮姑媽滿臉飛紅異常興奮，達維在廚房裡來回走動，一邊嘆氣一邊做手勢，他把一張紙遞了過來，我閱讀後，驚的兩眼發黑，站立不住，連忙摸把椅子坐下。那是一封簡單明瞭的海底電報：「在來美途中，本哥

者解釋那段友誼完全是個大錯。「我叫克拉娜，就住在這幢房子的下面一層。」她說。

我們兩人相視而笑，這是會心的微笑，我已把花爾姐和「派對」等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我津津有味的告訴她我出生的地方，以及如何與我的孿生兄弟達維小弟甲克坐上帝帶號輪船到美國。

「那些脫落的鈕扣在你口袋裡嗎？」她忽然問我說。「當然，這裡就是，」她為什麼問這呢？我感覺無限的奇妙。她找來針線開始為我縫釘，我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克拉娜的小手在我胸前繞來繞去溫暖了我的心房，我想着為什麼在未來之前不多扯下幾顆鈕扣呢？

隨後知道克拉娜每天上工要從費斯哲公司前經過，她答應在那裡與我打招呼。

走回街上時，我情不自禁的吹起口哨。我有工作，我有心愛的女朋友，我有銀行存款，在整個世界中，沒有什麼使我憂慮的地方。

達維現在是街車司機，每星期一我們兄弟倆一路到乾搗儲蓄銀行去存款。那時我的週薪已增至八元五角，每星期的開支如下：疾病保險五分錢，早餐房租一元五角，明妮姑媽供應晚餐二元五角，午膳一角八分（看起來頗覺好笑，其實並不那樣，二分錢可以買到一大塊兩天以前的麵包，一分錢能買三個略為腐爛的蘋果，合共三分錢就可享受一頓不太壞的午餐），香烟一角二分，其他零碎用途二角五分，總共四元六角，每星期我可省下三元九角存入日漸

特·溫克勒。」這真是一椿難以置信的事情，父親在平常來信中絲毫沒有提及或暗示已在安排這樣重大的行動。無論如何，數天之後移民局官員通知我們說他已抵達伊利斯島聽候移民當局的檢查。

父親的面容與往日一樣，沒有一點改變，他的鬚髭似乎顯得更厲害更威武，手中仍然拿着那根又粗又重過去曾使五千多名伐木工人顛倒的大手杖，神氣十足的梃來梃去。但是他那件黑色的厚呢外套，和嶄新的圓頂禮帽，根本沒有喀爾巴汗山野深處的粗俗土氣，這一身姿態優美服飾高雅的打扮已使他成爲道道地地的美國人。

我們回到家裡不及一小時，整個住室擠滿了客人，那些都是我從不知道的親戚朋友，現在趕來探望父親。我與達維甲克到達美國的時候，他們又在什麼地方呢？

顯然的父親對於美國一般情形下過一番研究工夫，他即席發表一篇「如何在美國獲得成功」的堂皇演說，那些在場的親友，雖不是美國土生土長，但也住了數十年，現在才相信他們過去的一切作爲完全錯誤。

稍後，那些客人鞠躬爲禮魚貫而退，我們圍桌而坐，父親開門見山說：「我們現在有多少錢？」

達維與我趕忙站起掏出銀行存摺，父親打開看了一下（我的戶頭差不多有二百元）不置一評的就把存摺插入他的口袋。

「我們必需共同工作，把錢積存一起，」他宣佈說：「現在我們去睡覺。」

數天之內生活有了顯著的變化，每星期發薪水的那一天，父親把我們的薪俸袋拿去，只給我們每人一元做零用。

這類的措施，雖然為我們經過將近一年的獨立生活習慣帶來煩惱，但是我們必需承認，父親鐵一般的紀律和無可爭辯的絕對權威，已把我們變成一支堅強的工作隊伍。

他在明妮姑媽所住的同一建築內租到一間住室，購置一些在舊貨店裡所能找出最壞最爛的傢俱。當阿克寫信回來說明寧願住在舊維斯港時，父親馬上趕去，把我們那不幸的小弟的全部積蓄二百一十四元搜光，同時取得甲克的書而保證，每星期從新津內寄八塊錢回來。一星期後我們可憐的弟弟不得不搬回來合住。老頭子把他三個兒子的三付腦筋六隻手管的鐵緊。

但是無論如何仍然有一件小小事情父親未曾參預，那就是克拉娜我的愛。用什麼方式告訴他呢？如何能够使他了解個中的一切詳細情形呢？這些問題終日在我腦中盤旋。達維與我遭遇同一困難，他的女朋友名叫「安」。幾經商討我們一定一同告訴父親。說起來好像很容易，可是第二天早上在餐桌上看到父親的時候，我們原定的計劃完全瓦解。

昨晚我所準備的一篇說詞忘得一乾二淨，我只咽咽的勉強把我的心思表白出來：「爸爸，我已經二十歲了，但是真的，我還沒有結婚的打算，也許要到二十五歲以後或者年紀更大一點……」。

他的臉色顯出萬分的痛苦，雙眼緊閉，一副衰頹的樣子，看上去他好像八十歲的老翁。

「我試求在這奇怪雜亂的夢境中找出我自己，」他喃喃的說：「我多麼希望你們的母親能在身邊。」

「爸爸，馬上接她來好了，」我極溫和的以我全部的愛拚着他的肩膀說：「三本存摺內的款項足夠路費。」

「但是怎樣維持生活呢？」

「用不着憂愁，你有三個兒子，我們自會安排。」

他以一種新的信任的眼光望着我們：「好，既然你們這樣說，我明天就到船公司去接洽。」

父親把三本存摺拿出來計算一番，然後一隻手插入口袋摸索一陣。「今天是星期日休假，」他說：「給你們每人二角五分錢，也許你們想要帶女朋友去看電影。」

母親把我們兩個最小的弟妹帶了來，一個叫赫門，一個叫露絲。她仍然保持傳統的習慣，不與銀錢打交道，從不上街，幾乎難得離開大門一步，她的恹恹雖然一如往日，但是缺乏調味品的整脚食物，再不像我們過去所享受的那樣精美。父親為省錢只揀最便宜的肉質，像牛肺和其他類似的名目，經常在我們的菜單上出現。母親儘她的拿手做，但是我們老是吃些怪味的東西，也許是我們太餓了懶得爭辯，也許是爸爸在座，我們只有接受。

父親當然是與往日一樣嚴密控制一切，環境的更易並不影響他的威權。他對於整個家庭中每一靈魂的控制較前更為入骨三分，他前此管理五千個伐木工人的全部精力現

我的話還沒有講完父親就跳了起來，氣勢洶洶的右手握着手杖，當時我以為他會結結實實的打我一頓，但是他忽的坐下，這一動作與他跳起來一樣的突然，他面色鐵青，右邊一半鬍鬚時上時下的顫動不已，好像他臉上的肌肉發生痙攣，我心裡萬分難過，突然之間我比此前任何時期更敬愛他。我根本沒有使他傷心的意圖，他是從另一截然不同的世界來的，在那一世界，每一個僕婦恭恭敬敬的屈背膝吻我母親的手背，每一個工人看到他就趕快脫帽屏息鞠躬。他無可奈何的仍然沉溺於那種生活習慣之中。

「我不容許任何不忠於我的原定計劃的行動。」父親聲色俱厲地說：「不許你們帶任何女孩子進入這間房子，假若你們膽敢違命，我必定把她們趕出去。你們究竟懂不懂德文？難道已經數典忘祖？或是你們真已喪失對於父母的敬仰？」

我再也不能約束自己。「爸爸，你錯了，我們從未喪失對於你們的敬仰，我立誓在我有生之年絕對忠心於你和母親。但是我也已嘗允那個女孩今後虔心愛她。在我孤獨的時候，她幫助我，當我貧窮得甚至拿不出一角錢請她看電影時，她仍然毫無二心的眷戀著我。你連看都沒有看見她，就先不先存有成見的加以拒絕。你說你要把她從這間屋子趕出去，」我嗚嗚痛哭說：「這間屋子不就是我們大家的屋子嗎？」

父親突然起身離去，達維與我泥鰍木彫般的呆住了，我們好一會才回復過來起身到廚房裡去。父親倚窗而立，

在完全灌注在一個計劃上：我們一家七口在最短的時間內儘可能的儲蓄最多的金錢。

母親來到美國差不多一年，父親有了新主意，某天他宣佈準備經營一間雜貨店，這當然是要從我們的儲蓄內拿出本錢。當我們默坐沉思如何勸使父親放棄這一計劃但又無法可想時，他已做成無可變更的決定：「兩星期內，即行開業。」

父親開雜貨店的一段歷史很短，他經常與顧客爭辯，與同業吵鬧，老是進些不行銷的滯貨，這真是一幕痛心的悲劇。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這間店舖究竟花下多少成本和欠人家多少債，也不知道我們的銀行存摺上還剩多少錢。父親一手經營買賣進出爭爭吵吵，生意非常清淡，開業後十個月，那些債主都圍着他，一切解決之後，母親得到七聽桃子罐頭，這就是整個雜貨店所剩下的唯一資產。

第二天早晨，父親臉色很難看，他把三本存摺交還我們。打開一看，三本存摺共餘存款十三元四角七分。我個人四年來的血汗儲蓄只剩下四元〇一分，這個尾數一分難道又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我把存摺收入口袋一聲不響的趕到城裡去做工。

我非常困倦，漫長的工作時間，無比的辛苦勞頓，以及缺乏營養的食物，到底對我的健康發生了惡劣嚴重的影響。在這場求生奮鬥中，我第一次懷疑我可能遭遇失敗。

我之能够克服這些困難，可能是因為我有奮鬥到底的決心，每當壓力迫使我瀕於崩潰邊緣的時候，我便把我在

未來年歲中，將與克拉娜渡過快樂歡愉的時光的綺麗美夢，重溫一遍，來安慰我的心靈和激勵我的鬪志。無論如何，我在工作中從沒有缺過一天席。

但是我在地下室一段漫長年月的黑暗生涯終於告一段落。某天早晨，霍夫曼與沖的從樓上辦公室趕到地下室對我說：「華爾特·費斯哲先生馬上要見你。」華爾特·費斯哲是老閩三位公子之一，他們兄弟正逐漸接管業務經理事宜。

當我走上扶梯時，早年洗刷廁所擦地板生活中的那段小插曲湧上心頭，現在看起來雖不算什麼，但是在當時却是一樁了不得的事情，過去四年中我之能順利渡過，這一件小事所給我的鼓勵，就我記憶所及，要比任何其他因素重要得多。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某天我正在掃地的時候，華爾特·費斯哲先生在我面前走過，他滿臉堆笑，眼有神視的祝我早安。

我感到得幾乎突出聲來。我只是一名初出茅廬的小徒弟，平日同事看見我都掩鼻而過，可是老閩的少爺却降尊紆貴的祝我早安。我突然意識到我也是一人，一個被視為平等的人，儘管我的地位是那麼卑賤。這種情形在我所自來的國家內絕對不會發生，那個國家的卑賤執役者當少老閩走過時，必需脫帽肅立致敬。

好多好多年以後，在我生命史上更嚴重的一刻，我仍有機會記得這樁小小事件，以及華爾特·費斯哲先生和善的眼光。那時我已離開他的公司，我們已經成為朋友，他

拾 穗

端，單頁樂譜的行銷數量至足驚人。銀幕上無聲電影的沉悶氣氛，必需依靠音樂來沖淡，音樂伴奏之風彌漫全國，無數的樂隊，為各大城市大電影院僱用之光，就是小城市小電影院也想找一個鋼琴師或風琴師來應景。但是在影院伴奏並不是容易的工作，他們坐在暗處，必需隨着銀幕的畫面情節，擇奏合適的音樂，而畫面變換，迅速，要在霎那之間想出恰當的音樂題材，自有相當的困難。

許多大電影院的狂妄經理們紛紛來函求鈔，她們徵詢我的意見，比如說，在銀幕映出財稅人員拍賣大批被沒收的威士忌酒時，以及卓別林滑稽大師開牛的鏡頭等，各應配奏何種音樂。這種種的要求，對於音樂出版事業，產生巨大的刺激力量，但是我看到一幅更為美麗的遠景。

某一天晚上，我始終不能入睡，成千成萬的樂譜名詞，在我心頭一一湧現。假如我們能夠為那些音樂家事先準備好配合整個電影情節的音樂脚本以免去倉促選擇的麻煩，我想樂譜的銷量不致以噸計而將以火車車卡計數了。

我忽然產生一陣靈感，起身把燈開亮，拿出一張紙，按照腦海中虛構的電影情節與時間的久暫，記下恰當的伴奏音樂樂譜名稱。

第二天一清早，我把上項草稿寄交環球電影公司，並指出我可以為他們公司的出品擬定類似的草案，而在影片上映前把它發交各當地電影院音樂師預備。兩天之後，環球公司保羅·高力克先生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他問我憑什麼認為自己能為電影選定恰當的伴奏音樂。我的答案是

再度慷慨的為我伸出援助之手。

我跨進他的辦公室時，華爾特·費斯哲先生請我坐下，在幾句簡單明瞭的言語中，他說我已獲提升為門市樂器部經理。開始我簡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耳朵，後來喃喃的說：「謝謝你」即退出，殆不相信地嘗生涯即此結束。

把事情加以分析後，我充分明瞭過去在地窖中，我從吃力的，永無止息的，繞着桌子走的，樂譜裝訂工作，所得到的經驗學識，到底沒有使我失望。

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地下室的同僚時，他們覺得目瞪口呆，我極力壓抑我心中的高興，以免激起他們的反感。過去我們曾多次辯論，舉凡我的未來願望，我對於任何工作近乎固執的熱忱，以及我的不能動搖的，辛勤的工作與忠實的服務，最後必將獲得報償的信念等，都是他們取笑的對象。他們責備老閩，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只除開他們自己。我的哲學很簡單：假如我要離開地下室，我必需練習許多地下室以外的「你永遠不會成功」他們說。但是我從不相信他們那些鬼話，現在我果然獲得成功出人頭地了。

在地下室服務的一段時間內，我把費斯哲音樂出版公司總目錄的每一項目都記住，現在為適應門市部工作的要求，我必需設法吸收更廣泛的有關音樂的各種智識，我下了一番澈底的研究工夫，而它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豐盛果實。

一九一二年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最繁榮娛樂世紀的開

：「請給我一個機會試試。」

他馬上答應，當晚七點到半夜這一段時間，十六部不同類型的影片，如新聞片喜劇片西方打鬥片等，在我面前次第放映，我在一張上面擺有一大堆拍紙簿，許多削尖的鉛筆，和一個馬錶的小桌子前坐下。當銀幕上的駱駝搖擺而過的時候，費斯哲公司地窖堆存的大量樂譜的名稱與音調次第在我心頭出現，我毫不遲疑地在草案上記下柴可夫斯基「阿拉伯沙漢曲」樂譜，這當然是最適當的配合。我做完諸如此類的工作時，兩眼發花，面前閃耀着無數的小圈大圈，每樣東西好像在團團轉。高力克把我所記錄的音樂脚本草案拿過去，他一邊打呵欠一邊說：「結果如何，我們以後會通知你，祝你晚安。」

次日環球公司通知我訂立四個星期的合同，每星期二晚上工作，每次三十元酬勞。我在費斯哲公司獲知上項消息後，又再度進入地下室，經過狹窄狹窄的甬道，走入小室，在我第一日上工點數二七六三份「巧笑倩兮」樂譜的小桌子旁坐下，掩面痛哭。

隨後數週我較任何人看到更多各色各種不同的影片，而進入電影院去欣賞的人數急劇增加。當我辛苦的夜晚工作剛剛完畢時，環球公司當局迅即把我所擬定的音樂脚本草案交與印刷工人趕印，第二天成千的音樂脚本印件，分發全國各處電影院僱用的音樂家們備用。反應異常熱烈，環球公司接到無數趕寫音樂脚本的請求，我的工作時間改為每星期二四兩晚，酬金增為四十元。

每當我在報紙上看到那些巨額賽馬獎金得主紛紛擾擾感表情時，我能理解他們內心的真正感觸，他們正與我第一次取得環球公司的四十元支票一樣的喜悅。

雖然我沒有中馬票，但是由於我自己的創造力，已使我的週薪增加一倍有餘，我充滿快樂引為殊榮。機會正在找我，我馬上開門迎接它進內，美國真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家。

又一天，布魯克林地方法院送來一封公文，它通知我於下星期三上午十點到庭宣誓接受公民資格證書。

在這個偉大的日子，克拉娜與我穿上我們最漂亮的服裝。當我們在街上步行時，我想到這正是告訴她全部經過情形的最佳機會。在結尾我告訴她我的新存摺的戶頭是買克斯與克拉娜溫克勒。

「買克斯，你剛才說什麼？」

「克拉娜，我們必需結婚，銀行戶頭當然用我們兩個人的名字。」

一個鐘頭之後我在莊嚴的法院舉行宣誓永遠效忠美國。法院執達員遞給我一份文件，上面買克斯、溫克勒這個名字的字體既美麗又大方，我已經正式成為美國公民。當晚我把證件拿給父親看，他正視良久，然後極虔誠的與文件親吻。

稍後，我告訴父母我與克拉娜準備結婚。首先片刻沒有回答，母親與她往常一樣正在等候父親的決定，我的心又為舊日恐懼的陰影所籠罩，老頭子是否又會施用他的權

的租金，所以我需要有一棟大住宅能容納我們一大家，而我也正對準這個目標進行。

當我把計劃告知父親時，我看見他的眼睛閃着光。「房主先生，你有多少錢呢？」父親問。

「我在銀行中有二百六十五元存款，但是我相信一定可以借到錢。」

「你不要找任何人借任何東西。」

「但是誰來負擔這筆房價呢？」我大聲說。

「我來付好了。」父親說。

母親與我驚奇的望着他，頃刻之間本哈特·溫克勒先生再度回復他昔日在羅馬尼亞深山鋸木廠的傳統崇高地位。他走過去從舊箱子裡拿出三本銀行存摺，我一看上面的內容，簡直喜得透不過氣來，存款總數是五百八十七元！

「雜貨店關門之後，我設法稍為積蓄一點，」父親解釋說：「我為媽媽採購食物時，常在這裡省一元那裡省一元，這就是那些省下來的錢，拿去好了，這都是你們的。」

我們在布洛克林買下一幢兩家合住的房子，付現五百元抵押一千元。這幢建築內有幾間房子沒有燈，暖氣設備也失修，雖然隔牆名叫什麼不傳音的「派對牆」，但是隔壁兩鄰煮咖啡的響聲，以及咳嗽打鼾等的聲息無不一清二楚的進入耳鼓。不過我們仍然把這幢具有許多缺點的房子當做天堂。

力來阻止我的婚姻呢？但是我知道這一次他如果不贊成，我將不會服從他的意見。

「我沒有什麼話好講，」父親說：「我已經做過太多的決定，可是它們並不十全十美，今後我將不再指導你們如何做你們自己個人的事，我已準備同時願意接受你們的決定，媽媽與我一樣。」

霎那間我彷彿被雷擊中，我從沒有預料一個固執得甚至從不接受旁人勸告的父親，會說出這樣的回答。

次日我和她下電車時，心中有如遊歷尼里微樂園一般的高興。在費斯哲公司我對每一人都微笑。午餐時分，我愉快的走向第三號街去探望克拉娜，我把與父親所交談的一切完全告訴她。

「買克斯，這真是太奇妙了，我非常高興。」

「是的，我們將有一個美滿的生活。」

「但是還有一件事使我憂慮，買克斯，我們住在那裡呢？」

「用不着發愁，事情很簡單，我們要買一棟房子。」

「買克斯，不開頭笑好不好？我們連買門口地席的錢都沒有，還談什麼買房子。」

「決不是開頭笑，我們即將買屋。」

說實在話，我從沒有如此夢想過，僅只數星期前，買房子這個問題簡直令人無法想像，但是現在突然間再沒有什麼事情是無法想像的了。

我極望結婚，我又要供養雙親，我無法擔負兩處房屋

我與克拉娜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舉行結婚典禮，所有的憂鬱淒涼景象一掃而光。從茲以後，我不論是工作休息思想等一切行動，都以她為中心，我全心全意的愛她，她就是我的生命。我今天已經老了，但是回味我與克拉娜結婚第一年住在這幢小房子內的愛情生活時，我的心又變得年青了。

一九一四年我們的第一個小孩伊茜爾降生，當時我每週的收入是六十五元，除掉償還房屋抵押借款以及傢俱分期付款外，所餘也就有限。某一天父親找我說話，我看見我有生以來所見到的最高傲最自負的父親眼中淚水閃耀。

「媽媽病得很厲害。」他顫聲說。

我的心跳簡直都停了。「你請醫生來看過沒有！」我問。

「沒有，我知道她的病非動手術不可，而我們又沒有這筆錢，買克斯，你看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必需做應該做的事情，」克拉娜語氣堅定簡單，我緊握她的手。

醫生診斷的結果：母親生癌。「她將因毒瘡流血不止而死去，」醫生說。唯一辦法就是馬上開刀割除。「你必需預付一星期的住院費，」醫生告訴我：「手術費三百元，另外手術室護士醫藥等費約二百五十元上下，你可以隨後付給我。」

醫生離去後我們靜坐沉思，我必需負擔一筆將近七百元的醫療費用，但是目前甚至連預付住院費六十元都成問

題。克拉娜意志堅決，我一定不要使她失望。

在我一生所遭遇的不幸事件中，幸乎每次頸上將已繫有六根繩子，而第七根繩子就將斷送我的前程，但是每次總是遇有特別的救星，避開了第七根繩索的死結。我知道我必需設法籌出這筆手術費用，即令終身為償還這筆款項而工作，我也心甘情願。

次日早晨我到環球公司要求預支八十元，這項請求未經詢問即被批准。我叫了一部出租汽車送母親到醫院，預付一星期住院費。三天之後手術完全成功。

但是那天我回到工作崗位的時候，深知我已陷於山窮水盡的困境。我不是常常相信奇蹟的出現嗎？我正迫切期待另一奇蹟的突然出現，正如過去天降一文一樣，以解脫這場災難。

當天下午四點半鐘，某一戲院的經理到費斯哲公司找我。

「我剛好預定一部以舞台演出為藍本的卡門歌舞劇影片，」他說：「我們想要儘量利用原作者皮索的音樂伴奏，但是我們需要一個能夠按照影片情節配音的人。」

我滔滔不絕的對他解釋我早已應環球公司的邀請來做這一類的配音工作，同時把我過去的心得告訴他，這位訪客留心細聽，然後他邀我當晚看看影片，他並問我這件工作要多少錢。

我怎樣回答呢？突然間醫院，大夫，護士，藥品，開刀等一陣風似的吹過腦際攪得我糊裡糊塗，我沒有置答。

「我有生以來從未聽過像這一類的事情，」他稍停一會說：「表面上似乎令人難於置信，但是我相信你所講的是實情，你如果應允在三星期以內完成卡門影片的配音工作，我送你七百五十元酬勞金，明天第一件事就是送支票給你。」

我常常感覺到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上帝的存在，現在我是完全的確信無疑。當晚坐上海道電車回家的途中，我閉上双眼感謝上帝如此豐厚的降福於我。

幾星期後，我接到一封由底特律發來的電報：「卡門音樂與影片獲得巨大的成功。即將會晤，請準備進行更多的工作。」我向天嘯出一聲卸下重擔的長嘆。

隨後的數年中，我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看影片的預映和準備音樂脚本上面。由於我所引用的音樂譜幾乎全部是費斯哲公司的出品，而為公司的業務帶來空前未有的繁榮，這種工作對大家都有利，也是我一生真正賺大錢的時候。

但是在一九一八年七月某一早晨，卡爾·費斯哲先生召見我。這個老頭子的面色非常令人可怕，他說：「我曉得你現在為電影公司寫音樂脚本，你一方面在我們這裡支取薪水，一方面又收他們的錢，這樣非常不好，你在二者之中必需擇一而行不能兼顧。」

現在毫無爭辯的餘地，他老先生的意思是要我把在影片公司賺的錢交給費斯哲公司，因為後者已付給我約合影片公司酬金六分之一的薪水！我必需接受他的最後通牒，

我的客人並沒有理會到我的慌亂，他冷靜的望着我說國內某權威導演，準備為他做這一件配音工作，代價一千元，但是那位導演要在一月以後才有空，而這部影片三星期後即將放映。

當時一刻我必需依靠兩手撐住櫃檯才能支持，我感到一陣血液突然沖入腦海的暈眩，「一千塊」是不少的錢啊！過去數分鐘我自己在尋思假如索酬一百元是否會把他嚇跑！這真是救苦救難的奇蹟！

「讓我先看影片，」我聽到似乎不是我自己的音調說：「隨後再來討論價錢。」

那一晚在放映室我拿着紙，筆，馬錶，聚精會神的工作，三小時後，我已把每一景每一場詳細的記載下來，隨後電燈開亮了。

「我想我能够擔任這項配音工作，」我說：「我將在你正式放映前準備妥當。」

「好極了」，那位經理說：「現在你的條件是怎樣呢！」

「我沒有什麼條件，」我說「讓你來決定好了，因為我對於這份工作需要的迫切程度，超過任何事物。」

他望着我出神。當我把上星期所經過的一切詳細情形，與如何禱告如何希望，以及他進入公司大門的一刻對我是如何的重要，和我差不多無法等待三星期後再拿錢的事實等等全盤托出時，他一下也沒有插嘴，悶聲不響的坐在那裡用眼睛對準我瞧着。

或者脫離公司。

我退出後心中充滿失望和紛亂，這間公司，這裡的員工，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份。我從這裡開始工作時是一無所知，陸續吃過無數的苦頭，克服無數的困難，最後獲得成功，而又弄成目前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呢？

顯然的沒有，這個老頭子只要一個俯首聽命的刻板的僕人，而我忽然意識到我不再屬於該一類，如是我被迫作成可怕的决定：我必需離開此地自行創業，從此以後我做我自己的老闆。

我並沒有把我的决定直接告訴老頭子，代替的是我去看他的兒子華爾特·費斯哲先生，他與我握手致賀，當然也有惋惜的成份。「今後你如果遭遇任何困難，溫克勒，」他說：「你可以隨時來見我。」

沒有經過多久，即使我有特殊的理由憶及他的諾言。在我初次從事出版事業時，我與一位早年追隨我參與影片配音工作名叫山美·伯格的人合作，我們的業務蒸蒸日上，最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不管怎樣我老覺得山美與買克斯兩人不能推誠相與，好多事情都各懷成見，似乎只有分道揚鑣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最後我們同意二者之一必需把他的股權賣給對方，承受者必需在三十天內付出一萬元的代價。

次日早上我去拜訪華爾特·費斯哲先生。「你告訴我，在遭遇困難的任何時候來找你」，我直截了當的說：「我



歲時譯

——這個中世紀的獨立城邦，雖然已經失去了牠昔日的榮光和聲威，但是在今天仍不失為意大利最主要的海港和工業重心，而牠的溫和氣候和秀麗的環境更是方始為遊客所發現——

熱那亞，這一哥倫布的故鄉，當初因為牠的淺見，未能對於這位後來為本地最傑出人物在生前加以重視，以致到今天還在繼續賠錢受累。從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一這一年間，熱那亞市民為彌補當年的錯誤——迫使哥倫布遠往西班牙去尋求關於探險海行的資助——特別熱烈的舉行一次為期長達一年的哥倫布誕生五百週年紀念。這次慶祝極為成功，以致熱那亞市長接到了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豪奢請求。例如美國俄海俄州的哥倫布城就要求在牠的市政廳前建立一座哥倫布紀念像。多米尼加共和國則要求在哥倫布墓前設置一盞長明燈，這一靈墓在西達德·曲吉羅的新紀念燈塔中，專為崇揚哥倫布而建立的。

熱那亞市長維多利奧·畢圖修 (Vittorio Perustio) 與其說是一位成功的「基督民主黨」政治家，反而更像是一位退休的明星。他承認這些要求非常難以應付，單單在美國以哥倫布來命名的城市就有七處之多，如何好單給一地立像。說起贈送長明燈更令人難辦了，全世界宣稱藏有哥倫布遺骨的城市不下五處之多。

照西班牙的說法，哥倫布的遺骨是在西維爾 (Seville) 的天主堂裡。依據古巴的說法是在哈瓦那。多米尼加則認為是在西達德·曲吉羅的燈塔中。不幸的是熱那亞同鄰近的巴威亞 (Bastia) 市民也同樣的相信哥倫布的骨殖是在他們的城裡，或者說至少是保藏了相當的一部份。

畢圖修市長很費了一點苦心，一方面使哥倫布城同西達德·曲吉羅城滿意，一方面又不能傷害了其他有關城市

現在正有困難，請你借一萬元給我好嗎？」

他身子靠向椅背，兩眼望着天花板，最後問道：「你要這筆錢做什麼用呢？」

我把離開費斯哲公司後的詳細經過情形告訴他，他悉心靜聽。「我不以為前此曾有任何人要求過他的競爭者為他幫忙建立商業基礎，」他露出友誼的微笑說：「你有什么擔保呢？」

「我什麼都沒有。」我說。

一小時後離去時，我借到了一萬元，其中五千元以公司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權作價割讓。餘下的五千元完全是私人性質的借款，華爾特·費斯哲之所以答應是基於他對人性品格的一種信任。

華爾特·費斯哲先生對於他所給我的幫助從沒有抱憾的必要，若干年來我付給他的紅利至少超過原來投資的十五倍，同時在他死後，那是一九四六年，我把那些股票買回來時，又使他的遺產增加一筆巨額的財富。

我的公司在今天已經奠定了音樂界獨立權威之一的穩固地位，克拉娜與我在經濟上完全獨立，我們的子女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們已各自成家立業，帶着他們的子女在他們自己的房子內安居。

如果內心與靈魂沒有得到快樂和安慰，儘管物質上獲得成功，也將毫不足道。可是我與我心愛的女人結成終身伴侶，使我的內心享有無比的快樂。我的父母現在已經獲得永久的安息，但在他們的生前，我克盡了子職的孝道，

同時我的生活合乎正軌，所以我的靈魂得到無上的安慰。

在布魯克林的華盛頓墳場上有兩塊並立的花崗石碑，一塊上面刻着「你仍是本哈特·溫克勒的妻子，」另一塊刻着「我仍是范妮溫克勒的丈夫。」

喀爾巴阡山脈深處與成功大道的中間有一段遙遠的路程，但是我從苦痛與嚴酷的考驗當中獲得上好的報償，那是一個極其艱苦而又非常快樂的生活。今天，當我在感恩節早晨寂靜的一刻獨自追憶過去的時候，我確信那可能是任何人的生活經歷，我所指的「任何人」是專指美國公民，地球上再沒有其他國家能像美國這樣給予堅忍奮鬥者如斯豐富的賞賜。

——完——

教師請學生舉一個「巧合」的事例，等了好半天都沒有回答，最後有一個小男孩立起來說：「我的爸爸和我的媽媽都恰好在同一天結婚。」

當我去拜訪一位鄰居太太時，發現她在她的電話機旁邊放着一隻手鈴。當我問及牠的用途時，她說：「如果有人打電話給我，而聽得太久時，我便敲鈴告訴對方說，『對不起，有人來了，我得去開門。』」

的情感。在最近的一個哥倫布日一座偉大的哥倫布像在俄海俄州的哥倫布城揭幕。同時也贈送西達德·曲吉羅城一盞漂亮的銀燈和一紙經常供應長明燈用橄欖油的證書。哥倫布像並且是由船塢港在熱那亞的「哥倫布號」郵船載到紐約的。

由於熱那亞的市庫一向是一貧如洗，銅像與銀燈的費用大部份是靠人民樂捐的。熱那亞市民素來是不大肯解囊的，甚至對於教堂都是如此，而這次竟能有如此成績，畢圖修市長的努力很可想見。反過來看看，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市議會就在籌款來修復戰爭期間為燒夷彈所毀壞的熱那亞歌劇院。但是一直到今天歌劇院四週搭的架子仍舊原封未動的立在「法勒瑞方場」——熱那亞最主要的方場，為紀念熱心公益的鐵路鉅子而命名。

「熱那亞當前最需要的是少來幾個鉅子，多來一些公益精神，或者多來一些遊客。」這是地的一個市民的論調。熱那亞居民一直到最近才發現吸引遊客是一件重要生意。同時遊客們也是最近才發現熱那亞並不僅是到羅馬或者米蘭的一個中間站。儘管熱那亞人也許缺乏公益精神，同時他們的歌劇院也破壞了，但是正如巴爾扎克在，狄更司，和尼采等大文豪或其他外國人所罕發現到的，在意大利各城市中很少有像熱那亞那樣好的氣候與美妙環境的。

美國遊客除了是乘飛機旅行，通常總還可以騰出點時間來瞻仰哥倫布的餘輝。不過當他們遊過之後都會發現下列的事實：在「哥倫布方場」的噴水泉與哥倫布毫無關係

，你可以十分確信他是喜歡你的。當你同熱那亞人作生意時，不管有沒有書面合約，你可以相信在他方面是一定會遵守約定的，同時他希望你能保持你的語言。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第六艦隊在地拜訪的許多地中海口岸中特別喜歡熱那亞的原因之一。熱那亞並不是一個十分乾淨的城市，但是地比多數地中海口岸清潔。同時水手海員，以及遊客在這裡也不像在拿波里斯 (Naples) 等地那樣容易為人欺騙。此外，如果你喜歡游泳，釣魚，划船或者其他水上運動，出城幾里就是里維拉海岸——這一海濱遊息勝地從「諾威 (Nervi)」起，事實上仍屬熱那亞市境。

大熱那亞，由沿海一連串的小鄉鎮組成。一向被形容為「廿一哩的交通要道」。事實上也是如此，山丘，隧道，高橋，連貫不絕。中心是一些摩天大樓，山上則是古堡要塞。熱那亞可以說是，中古與現代；田園與工業；保守與革新；兼容並包。在「但丁方場」聳立於矮小的哥倫布故居之前的摩天樓群，那種現代化的程度，使得觀光的美國人幾乎疑心是到了畢次堡。當你離開市場前往港口的時候，一定要通過高聳的哥德式城門。這一古老的城池建立於十二世紀，對於阻止摩爾人的劫掠雖然已經太過，但是却正好趕得上防堵「紅鬍子菲特立克 (Frederick Barbarossa)」同他率領的那些日耳曼人的入侵。熱那亞工業區建立於山谷低處，乳牛照舊在山坡上放牧，農夫們仍在種植他們的葡萄園，對於低處煙霧迷漫的工廠視若無睹

。反之他的紀念銅像是在「亞奎浮丁」方場。哥倫布的住宅——或所謂他的住宅——是在但丁方場。而用花草栽出「尼那 (Nina)」，「屏塔 (Pinn)」，和「聖瑪利亞」等三艘哥倫布探險船隻圖像的花壇——景色非常美觀，特別是晚間燈光照耀下——則是在「勝利方場」南端的山坡上，那是一個偉大的方場，為了紀念第一次大戰盟軍勝利而興建的。最使熱那亞市民不滿意的，是我們這些遊客中很少能有時間再去看看其他值得看的東西。譬如那些熱那亞世紀的教堂，或者藝術品收藏豐富的許多教堂。有些遊客即使時間稍為充裕，他們也多是忽略了教堂同宮殿，而去參觀史泰哥里諾墓場，一個面積廣大的近代墳場，以輝煌的碑石聞名遐邇。彫刻精美的石碑上表彰出逝世的原因——汽車失事，海上遇難，或者英勇戰死。我們這些遊客多數是行色匆匆的趕往羅馬或者米蘭，要不就是去意大利的著名海濱勝地——東西里維拉。除了留在船上以外，遊客很少在熱那亞過夜的經驗，這可能也是熱那亞缺少夜生活的原因之一。

同一些人想像中以為熱那亞是一個遊樂淫逸的城市正好相反，這裡是異常的規矩。熱那亞大多數住民每晚十時都已就寢。甚至於碼頭附近的風化區也限制得很嚴。因此在通往港口大街上的「聖安勃羅斯教堂」頂上設置的大電燈標語：「上帝在看着你！」也就無足為奇了。熱那亞市民雖然並不是所有意大利人中最友善的，但至少也是最熱誠的。如果他們之中有人出來想對你幫忙

。熱那亞的主要報紙，中間階層的代言人，至今仍叫「十九世紀」。而沿海港的大路則命名為「安東尼奧·格拉姆賽 (Antonio Gramsci)」——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建人。

熱那亞較之其他各城市更受她自己地理環境的限制。也正是這一因素使得她在中世紀成為偉大的城邦。山嶺的屏障使得她無後顧之憂，懸崖峭壁則護住兩翼。這種形勢今天一變而成為工業發展的障礙，在山嶺的環抱中毫無擴展餘地，事實上熱那亞可以說是全歐洲，甚至於全世界，重要城市中唯一沒有飛機場設備的，目前雖然正有一個機場在建設，但是還得幾年才能完成。現在乘飛機前往熱那亞的乘客只好在米蘭或者土命 (Turin) 降陸。

由於「里古瑞亞平甯 (Ligurian Apennines)」山將熱那亞與意大利其餘各地隔開，而使得熱那亞永遠是背向意大利而面對著地中海。在哥倫布以前，當地中海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時，熱那亞與威尼斯兩城邦保持著領袖的海權地位。但是在今天牠已退縮到僅僅是「里古瑞」地區的首府。里古瑞這一狹窄的沿海地區，雖然面積非常之小，但是在意大利却是名列第三的富庶區域。熱那亞人口七十萬則為意大利的第五大城。論富庶程度，里古瑞僅次於「龐巴底 (Lombardy)」與「畢德尼 (Piedmont)」兩區。論城市大小，熱那亞僅次於羅馬，米蘭，拿波里斯，與土命。不過就熱那亞在意大利整個經濟的重要性來講則日趨沒落。牠的工業因為古老的方法同陳舊的機器已經無法與米蘭同土命並駕齊驅。牠的人口雖然也在增加，但是

並沒有像其他城市那樣快，同時又多是南部貧窮地區的過路人口。

雖然熱那亞併入意大利版圖已近百年，但是牠的住民似乎永遠不能忘情於昔年獨立時代的光輝年月。這種緬懷以往的情緒被稱爲 (Ja Mugogna)，要不是熱那亞的好天氣，這種「Mugogna」也許真成爲問題。幸好里古瑞沿岸天氣異常溫和，因此熱那亞居民難得有 Mugogna 的時候，除非風吹錯了方向，或者到了要繳稅的時候。

本來意大利人就都不大願意繳稅，而熱那亞住民似乎更有過之無不及。比起來還是米蘭人比較樂天知命，在米蘭一個成功的商界人士總是衣着考究，上下班乘大轎車，無法逃掉的稅也照繳一豐。相反的在熱那亞則一套衣服可以穿上幾年，辦公室同他住的那大老宅邸一樣陳舊，如果他不能走着上班的話，也僅是乘一輛小型轎車，他通常還另外有一部大轎車，但是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下才肯一用，理論是這樣子可以少繳一點稅。也許他是對的，不過論起來就每一個人繳稅額來說在意大利地僅次於米蘭而名列第二。熱那亞商界人士的太太們則大相逕庭，儘管辛苦工作的先生們拚命想深藏不露，但是這些女士們却非常喜歡顯耀誇示，在熱那亞的羅馬大街——相當於紐約的第五街——盛裝出遊，據說她們爲了炫示最近購到的手環與戒指很少同時戴上一双手套。

人們時常喜歡將熱那亞人與蘇格蘭人相提並論，他們同是喜歡航海而積錢的人。不過在對於其本國國民性的影

雖然熱那亞久已失去統治一方的地位，但是仍不甘心情願作爲現代意大利的一部份。意大利人戲稱牠是「優越者」。特別是在當天氣晴朗時，從奧林普飯店的露台上眺望，更可以體會到「優越」的形勢。在城市的背後，連綿不絕的灰綠色的亞平寧峯，逐漸消失於紫色的空際。正面是地中海，雖然有時候也會變得灰暗激動，但是平常總是那麼寧靜而平靜。沿着海岸向羅馬方面望去，你可以一直看到「非諾港 (Portofino)」，東里維拉的中心。向法國馬賽方面望去，你可以看到工業城市羅瓦納，西里維拉從那裏一直延伸到法國。意大利東西兩里維拉各有其特徵。在西里維拉是現代化的旅店，餐館，夜總會，同開闊的海灘。在東里維拉則是岩穴，古色古香的小城鎮，以及特異的地方風俗習慣。

熱那亞正好居於兩者中心。地同時也是意大利最繁忙的港口。四百年前建立於古羅馬燈台遺跡上的燈塔高聳入雲，比熱那亞最高的摩天樓還要高。擁有四百船席的熱那亞港口在貨物吞吐量方面佔地中海各港口的第一位。

熱那亞人自從十六世紀以來就開始建築高樓。在鋼筋混凝土建築未發明之前，最高可以到七八層樓。完成於一九四〇年的南摩天樓，從基礎算起高達三百九十三呎，地雖然已不再是歐洲的最高建築，但是地仍是全世界最高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不像鋼架結構可以因風稍爲擺動，理論上講，鋼筋混凝土建築是半實不動的，因此有些人認爲南摩天樓如果遭遇到足夠的強風很可能會崩潰。

響方面，他們似乎沒有蘇格蘭人那樣成功。蘇格蘭人很容易使英格蘭人入套，但是熱那亞人那很難吃得住意大利人。在近幾年來意大利南邊人反而將熱那亞人改變不少，尤其是飲食習慣方面。

同樣的熱那亞的方言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今天在熱那亞街上正同在舊金山和紐約一樣時常可以聽到西里里話。標準熱那亞話甚至到熱那亞當地也日漸消失。近代最有名的熱那亞人得算是美國故去的「紀安尼尼 (A. D. Giannini)」，他是里古瑞移民之子，號稱世界最大銀行——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的創辦人。在他逝世之前不久的一次熱那亞之行，他曾前往美國銀行在當地的分行去觀察。當他發現全行職員竟無一個會講標準的熱那亞話時，他懊喪之極，差一點轉身立刻就要回舊金山。「看來好像我是僅存的一個熱那亞人了。」他感慨的說道。

欣賞熱那亞最簡易的方法之一——是到熱那亞的卅二層摩天樓頂上的「奧林普飯店」進餐。這雖然是一家很貴的餐館，但是旅客們用不到擔心，因為牠對於觀光者是永遠歡迎的，同時進門也並不收費，僅僅在直達樓頂的電梯上用七國文字在提醒顧客：「歡迎遊客登臨，請試本店冷飲。」

當你舉目觀覽之後，不論你會否小飲，你將可以開始瞭解詩人「皮楚奇」在十四世紀對於熱那亞所做的形容：「龍蟠虎踞，君臨一方。」

在不幾年以前的一個冬季裡終於來了一個考驗機會。在一連兩天的巨風中，使得那人在暴風雨中有了勇氣登臨南摩天樓到「奧林普」用餐的人最感驚異的是，這座大樓雖然因風搖擺而未發生裂痕。同時那天最特別的節目——聽上養熱帶魚的玻璃櫃，當樓房隨風搖動時，連魚也被推得東倒西歪——並沒有印在菜單上。

熱那亞的名字源起於拉丁字「Janua」，是門戶之義。在羅馬時地就被稱爲「西北意大利出海之門」。在二次大戰期間地雖然被炸慘重，但是那些古老的殿堂却都未受到致命的損失。今天的市政廳就是以前的「道瑞亞·突西宮」，裡面充滿了歷史古物，哥倫布的遺骨也藏在內。隔壁的「白宮」則收藏有世界最聞名的繪畫。現在改做海員俱樂部，「安德里亞·道瑞亞宮」則一度是具體而微的凡而賽宮。

最有趣味也最能代表熱那亞的當屬「聖喬治宮」。現在是港務局的總辦公室。牠包括兩個建築，年代在先，氣勢高雅的一座，建於十三世紀，是由「黑口威廉 (William the Blackmouth)」造的。「黑口威廉」當時擔任熱那亞共和國的行政長，那時的官稱是「人民統領」。爲了慶祝熱那亞戰勝威尼斯而建立那座哥德式宮殿。面對港口的另外一座龐大的文藝復興式建築則是在十六世紀添建的，當時那座哥德式建築已經成爲聖喬治銀行——世界第一座現代銀行——的總行。

直到被拿破侖封閉爲止，四百年來聖喬治銀行可以說

是世界金融界的奇蹟，多年以來，牠的董事們創制了許許多多利益優厚的制度，諸如發行紙幣，複利計算，複式簿記，支票存款，儲蓄存款等等都是牠的供獻。此後西歐各地紛紛出現相似的銀行。

近代的慈善公益事業也可以說是發源於熱那亞。雖然不免帶有一點商主義作風。在聖高治宮大廳中有許多熱心善士的銅像，他們都曾捐贈有慈善基金交由銀行管理。照規定至少捐贈五萬熱那亞金磅才能取得建立像的資格，如果想躡坐像至少得捐贈十萬金磅。通常可以捐贈一筆小數目的款項存到銀行先不使用，等過了五十年或一百年後就成為一筆龐大基金。例如「法蘭西斯科·維瓦爾底」在他生前僅捐贈九千金磅，在許多年之後，當給他立坐像時，據說在他的基金項下代貧民墊繳的稅款已達八十萬金磅。不怪當地人士都相信維爾瓦底是復利的發明人，他的慈善基金就是這樣累積起來的。銀行出百分之五的利息使用他的錢，每年計算複利一次。

在今天熱那亞市民最迫切的需要已不再是墊繳稅款，而是廉價的住宅同充足的遊憩之地。在港區被炸毀的貧民窟中，熱那亞碼頭工人的孩子們在廢墟中投擲拉拔，同貓狗斯混打鬧，或者用破油桶玩十柱球戲。在貧民窟中心，四週為中世紀的宮殿同教堂所包圍的是一處被諺稱為「上海」的非法市場。在這裡失業的人群買賣交換各式各樣的私貨，威士忌酒，香煙，吊機帶，火星塞，以至於手提無線電等無所不有。

司令，那些陸海軍大將們使威尼斯威遠播，名震一時。連帶着他們的銀行家同商人們也因此致富，雄視鄰國。在一長串的著名將領中，布瑞利是開創的第一人，而「安德里亞·道瑞亞」(Andrea Doria)則是最後的一個。當「道瑞亞」於一五六〇年死去之後，熱那亞的小帝國開始崩潰，淪為強鄰的傀儡。在拿破侖治下，牠變成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里古瑞民主共和國。

熱那亞恢復獨立的努力雖未成功，但是却產生了近代意大利的兩大英雄：「瑪志尼(Mazzini)」——夢想的革命家，在他的腦海裡第一次孕育出意大利共和國的雛形。「加里波底(Garibaldi)」——天生浪漫氣質的革命實行家，擁戴薩佛王朝以統一意大利為己任，終於完成志願。

熱那亞雖然喪失了獨立，但是却換來了繁榮。在第一次大戰末期牠不僅成為意大利的主要港口，同時也是意大利的主要兵工廠。同時不論是禍是福，因為有了熱那亞的船塢與工廠才可能使意大利扮演牠素不慣為的近代列強之一。

在今天熱那亞的船塢與工廠已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由政府經營，同時也因此在意大利獲得「工業病夫」之稱。失業問題一向是人口過剩的意大利的一大問題，在熱那亞較之別處更為嚴重。共產黨在熱城號稱有黨員八萬，在所有意大利大城中可以說是最佔勢力。幸而由於戰後海運事業一枝獨秀，熱那亞也受益非淺，幾乎每一家船公司都大賺其錢。此中只有一家例外，那就是「加里波底公司」

在熱那亞多彩的貧民區中，又以街道特別狹窄聞名於世，其中有些街巷僅能通行自行車。住在那裡的居民如何將傢俱搬出搬進他們的房子，久已成為當地之謎。事實也確是如此，當你在晚間走過的時候，從那些窗子裡可以看到，即使在很貧窮的人家，偶而也會發現擺着有美國電氣冰箱，差不多同街道一樣寬。這些東西泰平是從船上偷下來的，那些水手們為了一夕的狂歡什麼都作得出。

在古老的城圈中，那些二度風行的中世紀堡壘尖塔，目前除了僅有的一座外，其餘都已在十字軍時代毀損無遺。當時熱那亞城的兩個敵對的世族，一個是傾向教皇的「古里甫族(Guelfs)」，一個是傾向神聖羅馬帝國的「吉伯蘭族(Ghibellines)」，兩族為了結束互相殘殺的局面才一致對外發動十字軍。在當時那些豪門鉅室所以要建造堡壘尖塔並非是為瞭眺望風景，真正的目的還在向進攻的敵人頭頂上落石塊和灌澆沸油。目前殘餘的一個尖塔是當年熱那亞大將「布瑞利」譯名「醉漢威廉」——遺留下來的紀念。他當時率領十字軍登陸巴勒斯坦，在加發港(Jaffa)把所有船隻一舉焚去，斷絕了兵士們後退之心，直逼耶路撒冷城下，用他自己發明的投石機向城猛攻。

在中世紀的時候，這些熱那亞人除了勇於內戰外，更同意大利其他敵對的城市如「比薩」和「威尼斯」等城邦爭勝。或者為了變遷步法，更遠到西班牙同摩爾人，或者在聖地同撒拉森人作戰。

熱那亞在當時很出了一些能征慣戰的陸軍統帥同艦隊

，牠經營有十幾條貨輪同油輪，名義上是屬於「熱那亞海員工會」，但是實質上牠實在共產黨的財務機關。
在熱那亞固然共產黨也在困難之中，但是比之英國其他大城仍是相當猖獗。不過畢圖修市長却有信心認為共產黨終予將歸失敗。
——完——譯自「星期六晚報」

根據古代的迷信，要是有人帶了藍寶石的飾物，那麼他從高處跌下時可以不會受傷。一位中古時代的國王，有一天手上戴了一枚藍寶玉戒指，便問他的弄臣道：

「假如我戴着這個戒指，從堡壘的最高點跳下去，你認為結果如何？」

那位弄臣回答道：「陛下，我想藍寶玉是一定不會有損傷的！」

有一天，一座小鎮子在演馬戲，一大堆孩子擠在蓬帳外面的進口處，你推我擠地想偷看一眼。一位站在一旁的紳士注意了幾分鐘以後，便走向收票人，以極莊重的口氣說道：

「讓這些孩子進去，再點一點數。」收票人照辦了，然後當孩子們完全進場以後，說道：

「先生，一共是廿八位。」

「好極了，」那位紳士微笑着，邊說邊往外走：

「跟我猜的完全一樣。」

探鈾傳奇錄

· 尚義 ·

自從一八四九年加州淘金狂熱時期迄今，探鈾比其他礦物之探勘，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包括許多沒有探勘經驗的。過去八年的計劃探鈾時期內，礦物探勘者，不論採用大規模或小規模的方式，所獲得的財富，較淘金狂熱時期後任何相等的時間內為多。

鈾礦尋求的最高潮，是在曼哈坦工程處 (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積極推進工作之時，此時科學家正在秘密發展原子彈，此項二十億美元的計劃，在最初屢試時，並未對其基本原料鈾的供應，予以充分考慮。

多年來世界上僅有二處產鈾，一是比屬剛果的辛可羅拔威礦場 (Shinkolobwe Mine)，一是加拿大北部的愛爾都拉多礦場 (Eldorado Mine)。二處所產之鈾礦，原

來都當作錯的來源，而錯的市場是有限的。辛辛羅拔威礦

，在二礦中，是遠較重要的一個，在大戰發生前不久關閉，此礦距海港約一千四百哩，與外界的交通，先是鐵路，中間一段是內河輪船，最後又是鐵路。加拿大大熊湖的愛爾都拉多礦，距鐵路終點一千六百哩，礦中至外界的運輸，係用湖泊與河流，中間要轉運七次，最後是一段三百五十英哩的鐵道，向南通至愛達蒙登 (Edmonton)。一年中有九個月，甚至這條僅有的水路交通，也被冰雪所封塞。

此二礦，加上可羅拉多平原上鈾礦中的副產低級鈾礦，是迄一九四二年為止，世人所知道的鈾的僅有來源。曼哈坦工程的第一項動作，是請求辛可羅拔威礦的重開，以獲得高級的鈾礦。依德加·辛基爾，密里爾聯合礦業公司

的首腦，在德國佔領比利時前到達紐約。受命接近辛基爾氏的是尼古爾斯上校，尼氏後來會昇中將，最近派為原子能委員會的總經理。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尼古爾斯上校，與辛基爾在紐約辦公室內碰面。談話開始不久，辛基爾就說：「假如你需要鈾，我們在斯戴敦島上有一些。」尼古爾斯數小時後，帶了一張合同離開——這是戰爭期間最大的一笔鈾礦交易。

約在一九三九年，辛基爾自歐洲科學家處獲悉，核能有自鈾中釋放的可能，辛氏有先見之明，運一批相當數量的高級鈾礦（含氧化鈾百分之六十五）至美國，他希望能在戰時或許有用，遂運了一千二百噸至美國，儲存斯戴敦島的倉庫內。

此批貨物照例經過海關手續出清，價格照一九四〇年礦務局年鑑所載，以氧化含量計，每磅為一·三五元美金。辛基爾曾將此事告訴過若干國務院官員，及其他政府官員。但因原子彈秘密守得很緊，與他談過的人，均未想到此事的重要。

此批鈾礦，供應了所有原子能發展工作所需的鈾，及早期生產原子彈的分裂物質。其後，又自剛果運來好幾批鈾礦。在約四十次橫渡大西洋的運輸中，祇損失了二次，都是受了潛艇的襲擊。

加拿大也曾供應了好多批鈾礦。可羅拉多高原的礦渣

（提取鈾金屬後的棄物），在極嚴的祕密管制下，經過處理，供應了更多的鈾。

在整個戰時，鈾均用祕密號碼代表，例如陸軍曾訂了一次購買合同，以每磅五元美金的價格，收入×磅Y貨色。這一個大祕密，直至轟炸廣島時，方始揭露，於是鈾便成了天之驕子。

在一九四八年，辛可羅拔威礦、愛爾都拉多礦、以及可羅拉多高原上的鈾礦，是僅有的三個鈾的大量來源，雖然曼哈坦工程處已發動了祕密的廣泛研究。

我們希望重新發現，但對發現的速度和多寡全無把握，惟一可做的是，鼓勵廣泛的私人探勘和發展，並以大規模的政府探勘計劃，來大力支持民間的努力。這項工作是做了。

加拿大答應了我們的請求，推行了一項平行的計劃。結果是：美國及加拿大均能單獨生產比數年前全世界產量更多的鈾。

許多發現鈾的故事，均能在探礦傳奇史上佔一席之地，因限於篇幅僅能在此舉幾個例子。

維蒙·畢克，美國中西部人，事先並無探勘經驗，在到達可羅拉多二年内，找到並售出一個鈾礦，得款九百萬美元，此外並得到一架飛機。

一九五三年，查爾斯·史丹，一個年青的德克薩斯州石油地質家，借貸了一千五百美元在不產鈾的區域內，試

鑽了一礦洞，沒有收穫。他有一項理論，鈾係儲存在沉降性岩床上，故可藉地質結構找得之。

史丹的目標是遠距產鈾地區的一個礦床，但一鑽之下，似乎並無所獲。他是再無資金去試鑽第二次的了。他在地面下七十呎處鑽到一厚七十呎暗黑的沙岩，此項沙岩看樣子並非特別吸引人。但是，他計劃着向人借用蓋氏計數來碰運氣，他是連蓋氏計數器也買不起的。

自鑽孔地盤回至鑽上的途中，他在加油站稍作停留，加油站管理員剛存有一架蓋氏計數器，他自袋中取出數片暗色沙岩岩心一試，結果發現了美國最重要的鈾礦之一。

史丹突然變成了一個百萬富翁。

史丹的發現，開發了猶大州的大印地安華須區域，此區域長十四英里，寬二英里，現在含有若干處重要鈾礦，總藏量有數百萬噸之多。

阿南孔達礦業公司之進入探鈾事業，亦具浪漫氣息。一九五一年，阿南孔達公司同意在新墨西哥州格蘭脫附近設一煉廠，提煉由聖太非鐵路公司分支機構開採的石灰石中的鈾。

傑克·克雷伯，阿南孔達的本地經理，經過談判後，獲得鈾廠之東三十六英里萊索納印地安人居留區的探勘權。

一組地面探勘隊在一高坪的斜坡上探得了含鈾岩，由此揭發了傑克堆 (Jackpile) 礦床，一個中等大小的鈾礦。在礦床限地以外的廣泛探勘，約在四分之一哩以外找得

間隔分佈着。

趙賓得傑塞夫，赫賓朋的經濟支持，迅速組織探勘，很快的標明出了一千五百處鈾礦。消息一經傳出，探鈾的人蜂擁而來。

這是一九五三年夏天的事，距今剛好三年。自此以後，差不多投資了一億美元的私人資本，來開礦和設立煉廠。今年年底前，投資總額可能達到一億五千萬美元。屆時的探勘速度，可能到達每天七千噸。至一九五八年終，可能到達每天二萬五千噸至三萬噸。

此為世界最大鈾礦之一，可與南非抗衡。此礦之儲藏量知道的已達一億噸，此外尚有希望找到數倍於此的藏量。

探煉鈾史上最精彩的一天，要推一九五二年南非第一座煉鈾廠之開工，此廠屬於西藍特聯合礦業公司。

至一九五七年，南非的計劃可達到產量的最高峯。屆時有十七座煉鈾廠，同時處理來自二十七個礦場的礦渣。各廠的生產能力，自每月處理礦渣四萬噸至二十萬噸。如果所有各廠全力開工，每年可處理約二千萬噸的礦渣，以提取出其中的鈾。

自一九五二年六月卅日，至一九五三年六月卅日的一年內，為美國努力於獲得充分鈾供應的轉捩點。除了第一座南非工場圓滿開工外，許多重要鈾礦的發現，亦均於此十二個月內完成。此等新找得的鈾礦計有：畢克礦 (Pick Mine)，史丹礦 (Steen Mine)，阿南孔達礦 (Anca

達) 傑克堆礦床的延伸地帶。此為美國現在所知道的最大鈾藏，它的總儲量，尚未知道，有一個露天礦床，可供開採數百萬噸的鈾礦。

原有阿南孔達的煉鈾廠，雖然產量加大四倍，但與旁邊今年年初開工的新廠相比，竟變成了大巫之旁的小巫。

兩個重要的加拿大產鈾者，都在亞瑟巴斯湖 (Lake Athabasca) 附近。一個是愛爾都拉多探煉公司，另一是豐納礦業公司。然而，亞瑟巴斯湖區域，與賀朗湖之北蘇德比雷 (安大略省) 之西約一百哩之勃蘭達河區域相較，則不免失色。

勃蘭達河的鈾礦，地質學家與礦冶工程師們對之特別感到興趣，因為此地的地質狀況，與南非的金礦區域頗為相像。古代勃蘭達河的沉積物，含金極少，而鈾之含量則較南非的礦為豐富。

賀朗湖北岸有鈾，係由李康達在一八四七年首先報道，李氏是卓越的美國地質學家。一百年後，此鈾礦因有人讀到李氏的報告而被重新發現。此礦雖無經濟價值，但激起一陣探鈾的浪潮，遍及勃蘭達河區域，結果在此處找到了放射性的沉積物。

佛蘭克趙賓，一位加拿大地質學家，在一九四九年把這些鈾礦考查了一次，發覺此等礦石放射性極強，但化學分析結果，則含鈾極微。趙賓於一九五三年再度來此，開始鑽孔取樣。在地面下找到了有商業價值的鈾礦。一張古老的加拿大地質地圖載明，此種沉積岩床，係以八十哩的

ond'as Jackpile Mine) 勃蘭達礦 (Gunnar Mine) 和勃蘭達礦區 (Blind River district)。

這不過是鈾開採史上的第一章。在軍事需求的刺激下，煉鈾工業正在變成每年五億美元的新企業。最後的市場將隨原子能的發展而日益廣大。

譯自科學文摘一九五六年九月號

有一天晚上，一個年青人爲着他的最要好的女朋友，出門時，天氣晴朗，因此未曾帶傘。不料十點鐘時，大雨傾盆而下。

女朋友說：「如果你現在回家去，一定會得重傷風。」

年青人說：「當然，當然。」

「那麼你就在我家過一晚好了，湯姆今晚不在家，你可以睡湯姆的房間。」

她說着上樓去整理湯姆的房間。整頓就緒之後，她跑下樓來，却發現年青人已不在客廳裡了。幾分鐘後，年青人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渾身稀濕，手腳下夾了一包東西。

「嗚，查理，你到那兒去了？」她問道。「回家去拿個雨衣呀？」



華府十四位專家

· 洛斯譯 ·

人口統計專家

美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在那裡？（在紐約市曼哈坦區，每平方英里八萬人）美國最普通的名字是什麼？能够毫不支吾地回答出這些問題的人是白爾吉斯博士（Dr. Robert W. Burgess）。他住在紐約的白爾罕（Pelham）。給美國全國人口總數添進了三位千金小姐。他可以說是一位專事戶籍統計的怪傑，因此，不論對礦冶工業，農業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種種趨勢都可使吾人有一極正確的觀念，白爾

吉斯博士對統計發生興趣是開始於就讀布朗大學時，他曾獲得數學博士學位，且出版一本「數學統計概論」，艾森豪總統乃任以人口調查局局長之職，「人口調查的最大用途」白爾吉斯博士說，乃是某地區在下議院所佔之席位全由該區人口總數所決定，「但是美國人口的增減情形實在令一般人感到茫無所知，商業大樓會客室裡一塊電動指示牌上却表示非常清楚，這一塊牌由一馬達和齒輪組控制，每八秒鐘即有一藍色燈泡發光表示一個公民的誕生，每廿秒鐘，一紫色燈泡發光，表示一次死亡，綠燈泡每兩分鐘亮一次，表示來了一個移民，紅燈每廿四分鐘亮一次表示

有人出國，每當統計牌的白燈閃一次這就表示全國總人口又增加了一位，當然，這些燈光的閃爍所表示的只是平均數而已。

安排宴會的幕後人物

作為一國宴會之主，西蒙斯（John F. Simmons）必須知道，邱吉爾最喜歡的白蘭地酒和雪茄煙是那一種牌子，同時也應該記得賽拉西（Etoile Selassie）（阿比西尼亞國王）的食譜中是禁用水禽的，由於華府已很快的變為全球之要津，條約司長西蒙斯及其參謀人員每年要為總統，國務卿以及其他顯要們安排一百五十次以上的社交宴會，宴會上誰應該坐在誰的旁邊，這便是西蒙斯的責職所在，每一次他都得審核賓客名單席次表，預算表以及榮草這一個工作佔去了他十分之一的時間，其他的時間便花費在參加七十餘位外交使節或代表們的種種宴會上，歡迎國外的貴賓，以及替他們安排日程（例如護送荷蘭母皇回國等）美國總統出國他都得隨從，他曾隨杜魯門總統到墨西哥及加拿大，去年七月亦陪同艾森豪總統赴日內瓦會議，西蒙斯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一九一七年為維也納副領事後又被任命為愛爾多爾大使，六十三高齡的西蒙斯熟悉憲法，精通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及葡萄牙文，同時他說「他有一付鐵一般的腸胃」以便擔任此重大的任務。

物價指數是她編製的

你的薪水是根據什麼來決定的？一大半是決定在每年你要花多少錢理髮，抽煙，喝酒，看電影，找牙醫，以及諸如此類的事，你的錢是怎麼花的，布拉德博士（Dr. Dorothy S. Brady）都有統計，她是一位溫雅的女士，專門負責勞工部的消費物價指數，這個指數告訴我們你在購買物品上花去多少錢，並且和你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裡所付出的作一比較，因為這三年是作為決定指數的基礎，諸大公司間的種種合同條文便由此指數來決定，而這些合同上的條文又決定了汽車公司，鐵路公司，以及其他商業機構內近三百萬工人的俸給，教員，消防人員，警員以及其他政府官員們的俸給亦由此指數決定，勞工部統計組的人員在四十六個重要城市裡的各大商場探訪了九十種以上食物的價格，以便決定你買食物到底是花了多少錢，每當布拉德博士的指數公佈之後，政府馬上便計算出每個人應納的稅款。廣告家們利用這個指數，再參考比較其他貨品價格的變化以決定他們成品的價格。數學家及統計學家布拉德說，她開始在政府服務是一九二七年。「甚至於離婚贍養費都由這指數來決定，」當布拉德博士買東西的時候，店員們決沒有夢想到她的重寶「不然的話」她說「他們一定為自己的物價煩惱，以為我是在刺探他們

控制全美國的時間

美國各地的時鐘都是根據華盛頓市海軍研究所裡的一具主時計而標準的，因此我們才能得到準確的時間，這一具主時計乃是由「一」排到「廿四」，時間部主任馬維茲博士(Dr. William Markowitz, Director of Time Service)說由「一」排到「十四」這種系統如果能用在各處並不是不好的事，最少，十二點是表示中午還是半夜這個混淆可以省去，馬可維茲的主時計乃是由石英晶體控制每天的誤差不會超過過千分之一秒，不論是廣播電台或電視電台的報時，或是打電話到電話公司去問的時間全根據馬可維茲博士的時鐘為準，全美國只有這一具時鐘附有很多特製的望遠鏡，不斷地計算着太陽，月亮，行星或恆星的位置，以免由於地球之不均勻的自轉而擾亂了準確的時間值，所以美國國家標準局的電台(呼號為 WWV)的時間也以此主時計為準，佛羅里達州的卑奇芒也有一架這一種的望遠鏡，另一架是去華盛頓州，馬可維茲博士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便在時間部服務，離開了辦公室，他似乎與時間不發生什麼關係，他床頭有一座鬧鐘使他準時上班，客廳壁爐架上也有一座鐘，但這只是一種很古老的鐘，至於他的汽車裡，根本沒有鐘，到是他手錶是每日按時

在海軍研究所裡校正一次。

他專門更改地名

美國的明尼蘇州有一百多個湖的名稱都叫做穆德湖(Mud Lake)，而且幾幾乎每一個州也都有一个穆德湖，所以，郵政局要想把某一位先生的信送到某一個穆德湖去的時候就頭無路了，同時，也給地理局主任布里耳(Meredith F. Burrill) 找了不少的麻煩，他的責任便是如何去免除這種混亂，因為這種混亂常可造成大錯，例如說，由於地名的拚法不相同，而使得到阿拉斯加的海員無法找到命令中所指定的地方，信件也常常送到另一個佛蘭克林城(共三十一個)或克里頓城(共三十個)裡去了，布里耳，與其九十位同事共同努力將地名重加整理，好些城市的名稱不但有很多的字而且字與字之間的撇號或短線，常使這些人們愁眉不展(幸好他們沒有把 New York 改成 Newyork，但是 Newcastle 便是他們改的)，「好些名字如果連起來成爲一個字，看起來真太奇怪了」布里耳說「例如說 Running Rabbit Mountain，幸好沒有改成 Runnibgrabit」新罕普西州有一條什麼 Ononquinapass aka sa mangnonog 河，現在稱之爲 Beaver 河，Strictly 湖次爲 Burford 湖，Sweahouse 河稱之爲 Swan 河，爲了簡潔明瞭，或是讀起來順口，他們改了三個地名，他

一公斤有多重？

們下一個工作是，將美國人員常提及的二百萬個外國地名逐一賦以標準的新名稱。

好久以來，在緬因州裡的一磅馬鈴薯和艾達荷州的一磅馬鈴薯重量是不相同的，一塊銀元裡合銀的份量也各處不相一致，不過，現在美國的國家標準局有了一個仲裁者：那是一小塊發亮的圓柱體，百分之九十是白金，百分之十是鈱(價值三千美金)這一塊圓柱便是美國「國訂標準」由賣肉用的磅秤，直到藥劑師的天平，以及每一個磅秤，都以此「標準千克」爲準繩，美國製幣廠每年用它來校正一次銀幣的成份，這個「標準千克」的監視人是物理學家馬克德(L. B. Macurdy)他體重七十七點三千克，他不能抽煙，因爲煙灰會使他從事工作的精確法碼改變了重量，他也不能用手去摸那一塊圓柱體，因爲手汗會加重它的重量，不過，他能告訴你鉛筆尖有多重，百分之十一(厘克)，也能告訴你地球的重量是六個 Sextillion (10²¹)噸。

掌璽大臣

他專門刻製美鈔的鋼模

去年六月，美國國務卿到維也納去，他帶有一項文件此項文件授權給他去簽訂奧地利和平條約。這個文件之所以生效，乃是因爲國務院裡有一位名叫里查生(Clydia Mae Richardson)的女士，在這文件上蓋上了美國的國璽，在美國只有里查生夫人有一把鑰匙能解開國璽箱(夜晚這把鑰匙是鎖在一個保險箱裡)她的官銜是總統任命組織長，如果她不在總統公告上蓋上國璽，哥倫布紀念日，或是感恩節都不會變成國定放假日，至於在加拿大的逃犯之引渡逮捕狀，國外來往的文件，以及種種的政府文件沒有它便都不能生效，里查生夫人更重要的工作是校正各文件上的字句，她的決定便是正式公文的最後決定，她是文學院的畢業生，兼讀商業法，一九三三年開始在國務院工作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成爲美國史上此一組的第一任女組長，有六萬件以上的文件經過她的手，這些文件佔美國史上極重要的一大部份，大西洋憲章，東南亞共同防禦條約的批准，北大西洋條約的批准都與她有關，那一件文件最值得紀念？里查生夫人說「乃是歐戰勝利日的和平文告，及聯合國憲章的批准文告。」

當唐納·麥克雷德(Donald R. McLeod)將錢帶出辦公室之後，他和別的人一樣，對鈔票並不過份關心，麥

克雷德是財政部製版組主任，在他上班的時候，可就特別的注意鈔票，故而，凡是出自他手，或出自他手下的製版專家們之手所印成的鈔票，都不是偽幣犯們所能模仿的，你知道一塊錢的票子，或是一萬塊錢一張的票子是如何印出來的嗎？（每一種的成本都是一分錢）一張鈔票的鋼版並不是一個人包辦的，有一個人專門製人像，另一位專門製字體，再一位就專門製花邊和圖案，每一個人都在鋼版的一部份上面工作，如果誰有了一點差錯，那就等於把六七個星期的工作全部報銷，麥克雷德一九一七年到製版組工作時是一位製版家，他負責監督鈔票的鋼模，平常鋼模很難得變更一次，不過，當杜魯門總統將白宮加修了一座陽台之後，那慶元的鈔票上面的白宮也就得加上陽台，麥克雷德自己是專門刻製字體的，七月十二日，艾森豪總統簽署一項文件，決定紙鈔上面應加上一句：「吾人永遠依歸上帝」（時在一九五五年）麥克雷德馬上鑄了一大批工作：他得監製一套全新的鋼模了！

舊鈔換新鈔

如果你不著心機鑄了一張鈔票，可別把燒毀的鈔票扔掉，在貨幣繳庫小組裡工作的卅位工作人員就會有一位來替你檢驗，使你能得到一張新的鈔票，因為人們有種種奇

使全美國的各廣播電台及電視電台都能得以校正自己的波長而不彼此干擾，WVTV的時間報告是根據海軍研究所測出之平均太陽秒，全美國之製錶工人都以此時間為準，這一點對你的身心均有極大的關係，電力公司的職員根據WVTV所發出之每秒六百周波的信號來校正發電機的轉速，不然鍋爐上的計時儀以及其他的家電用其都不會有準確的時間了，因此很可能使你的烤牛肉變成一塊焦炭，至於精神方面WVTV所播出的每秒四百四十周波的信號現已採用為標準的調整音節，這個信號等於中央C之上的A調，音樂家們要知道自己的樂器是否合調便得用這個信號作為校音的標準。

他專為政府的支票簽名

如果你住在巴鐵摩爾，那麼你的所得稅清單上的簽名一定是總出納官坎農的簽名式（J. F. Cannon），美國總統每月付出的付款支票上都有他那清晰的簽名式，政府所開出去的那一批約三千萬美金的支票上也有他自己的新水支票也有，在坎農第一天上任時（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他簽了一張可能是數額最大的支票，票額是一百六十八億六千二百四十萬五千美金，這是第一個會計年度移到第二個會計年度的公款轉移，支票是為美國財政部簽的，他從一九三五年起便在部裡工作，晚上常常醒來不知道自己

怪的儲蓄習慣——埋在地下面，或是藏在大爐裡，故而該組每天都會收進一大捆一大捆半毀的鈔票，每年有一千五百萬美金之多，在這個小組裡面，例如派克赫斯特夫人（Mrs. Blanche Parkhurst）已經工作廿年以上，她的工作就是用極高的技術來將壞的鈔票重新拆湊起來，如果一張撕毀的鈔票你能保存其五分之三，你還可以得到票面上所記的錢額，如果你只保留五分之二，你只能得到一半，你如果繳給他們一捆殘缺不全的鈔票，再附上一張宣誓書，你就能收回全部的錢額，因為這一組的每一個人都相信，人民是誠實不欺的。

沒有節目的廣播電台

全美國，即使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廣播電台既沒有娛樂節目，也沒有商業廣告，甚至連一位廣播員都沒有，這個電台的全部工作人員只有五位，包括總工程師沙拉（Federick Sear）在內，沙氏身材瘦長，年屆三十五歲，出生在意大利的阿爾斯地方，很可能你根本沒有收聽過這個電台，但是在美國的各交通企業機構，大部份的主婦沒有這個電台便好多事都辦不下去，這個電台就是美國國家標準局電台（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 Station—WVTV——）位在瑪麗蘭州的貝茨維爾（Beltsville, Maryland）這個電台不分晝夜的播出標準頻率信號

有沒有簽錯支票，因為，理論上說來，每一個錯誤均將由他負責——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有他的名字的支票總數約為三千萬美金，不過，現在坎農先生不再擔這個心事了，「因為我從來沒有發現有錯過」他說，這些支票都是機器印出來的，再加蓋上他那簽名式的複印，很難得有錯誤發生，不過他記得有一次為了一張多付了一千元的收據，鬧了很久的時間，花了六年的時間，才把那筆錢收回來。

他每天焚銷兩千萬美金

歷史上，鈔票銷燬得最多的人恐怕就是一個中等身材，態謙和名叫莫郎（John Moran）的人，他是財政部銷燬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清除美國不堪用的紙幣，不適用的債券，證券及煙酒印花，莫郎差不多每天都要和委員會五位委員裡的兩位以上委員，監視着一組工人將為數約為兩千萬美金的鈔票送進銷燬爐，並看着他們將火引燃，四五個鐘頭以後，二千萬美金儘成灰燼，而搬運出去鈔票燒得最多的一天竟達五億美金，這全是一九四三年的黃金股票，有幾年，他所銷燬的鈔票多達一千五百億美金，他是美國最主要的鈔票銷燬者，工作已達卅餘年，他說，他親眼看見三四億億的金錢變成灰燼，因為這是他的例行工作，故從不感到煩惱，他是個獨身主義者，他說：「因為沒有那一個做太大的會了解我為什麼燒掉這麼多的美

金——他經手銷燬的鈔票百分之八十是一元的美金，這種鈔票的平均壽命只有十個月，鈔票用到什麼程度才來燒燬呢？這是各個銀行不同的，有的銀行喜歡鈔票永遠是新幣發行的，但是南方的銀行，因地區的濕潤，鈔票差不多用到快分家了才收回，加油站鈔票總是在油膩的手裡轉來轉去，很快便容易損壞，這些鈔票送到華盛頓後便撕成兩半，中間還扎一個大孔，以免被人偷去整張的票子，不過，老是有人問莫爾郎這樣的問題：「你到底有沒有拿了一份回去？」

他說天晴就天晴？

在美國最常受人指責的人恐怕就是四十七歲的蕭瓦特 (Albert K. Showalter) 因為他是國家氣象局的氣象專家，氣象局預測的晴天如果下起雨來，人們就要譏笑他的不準確了！但是蕭瓦特說氣象局的預報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正確的。「問題是，人們都沒有想到，報紙上載的預報已經是一天以前的預測，氣象預報過了相當的時間後當然不會全對的了，而且，假如我們預測廿四小時後會有雨，這一場雨可能在星期二晚上，也可能在星期三早晨，我們當然無法預測幾分幾秒下雨。」他除了是美國人民最常談到的人物以外，他的氣象預報對農人，商人，軍機或民航駕駛員，或航海人員都有極重要的關係，每一天

美國精神誰在發揚光大

美國歷史三項最重要的文獻，有一次曾被裝在裝煤的麻布袋裡偷偷地用車送到維爾吉尼亞的一幢大房子裡去，那是一八一四年，英國人正向華盛頓進攻，為了避免災書才受此委曲，現在，這三次文獻——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和人權法案——在國家文物館館長格羅佛博士 (Dr. Wayne C. Grover) 的經營之下已受到最妥善的處理。它們

被封在一個青銅的玻璃盒裡，裡面充滿Helium，特製的濾光器將有害的光線濾去，而且能在一轉眼之間被送到國家文物館展覽廳地下二十呎處的一個防炸，防震，防火的保險箱裡去，格羅佛談到那五十六位勇敢地簽訂獨立宣言的人們時說：「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簽的是一次歷史文獻，還是死亡自願書。」獨立宣言的五十六位簽名者有兩位，傑佛生和約翰亞當斯後來都做了美國總統，美國憲法的三十九位簽名者也有兩位，華盛頓和麥迪森做了總統，只有六位是同時在兩個文獻上留下簽名的，最為衆人所周知的便是富蘭克林，格羅佛博士在美國大學得到公共關係與政治學的博士學位，生平最愛讀歷史傳記，尤其是那些簽名者的傳記，他每天都要來看看這三項文獻，每年也有將近五十萬參觀者來到展覽廳巡訪一番，最近一位較為有名的遊客是泰國的首相，他很快的便在美國憲法中找到華盛頓的簽名，「這些簽名是真的嗎？」這是最常問的問題。格羅佛博士最樂意告訴遊客這些簽名都是真的，他的崇拜和熱誠是如此的能感動觀衆，使他推銷了十萬本以上自己引為最得意的傑作：文獻的複印加上歷史的敘述，每本兩毛五分。他常說：「我們能保管的只是書面寫就的文獻而已，文獻的精神只有美國人民能予以保存，予以光大。」

完

——原載一九五五年九月號 Cosmopolitan——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包括郵費在內)

第一種：溫莎公爵回憶錄	新台幣	美金
第二種：劫後孤雛	五元	五角
第三種：征服星空	五元	五角
第四種：波城世家 (再版中)	十二元	一元二角
第五種：海上漁翁	三元	三角
第六種：曹綺表姐	十二元	一元二角
第七種：滄海珠淚	四元	四角
第八種：天才推銷家	八元	八角
第九種：自殺俱樂部	四元	四角
第十種：春閨夢裡人	六元	六角
第十一種：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二元	一元二角
第十二種：海狼	十五元	一元五角
第十三種：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五角
第十四種：交響樂的故事	十八元	一元八角



冰海餘生

一個捕鯨船長的勇敢故事

— 岳 —

很少有幾個人，能墮入大西洋內三四分鐘而不死。更不會有人被大風暴捲入海裡後竟能慶餘生的。

所以三十六歲的英國捕鯨船「獵犬六世」號船長龍漢生的獲救，乃是海洋史上曠古未有的奇蹟。

漢生船長非但遭到暴風掃下甲板，掉入中大西洋，而且是處於冰海之中，在漆黑的夜裡渡過了將近八個小時。船長的奇蹟要是編成故事，則可俾所有以航海為業的人，為之戰慄不已。

漢生船長的捕鯨船駛離丹卡以南有二天，正開赴凱伯城，在去南極圈的途中，晚上九時許，船長走上甲板，想行幾下深呼吸，這時船隻正與每小時十一海哩的暴風在搏鬥着，蹣跚前進。當他的腳還沒有在甲板上站穩幾秒鐘，一個大浪衝上甲板，攔住了他，將他在欄杆上撞得半昏然後捲入海裡。

沒有人看到，也沒有人聽到他行將溺斃時的呼救聲。除了值班人員之外，其他船員都在艙內過渡寒冷的漫漫長夜。

漢生船長劇烈地拍擊海水，但是他身上所穿的那雙沉重的長靴，帆布衣，厚實的羊毛衫和襯衫，把他往海底拖，於是立即又沉下。他即使知道必死，但還是不顧一切地用力踢水，使自己浮在那接近零度的冰凍水面之上。

他的手臂和腿股因抽搦而使身體痛苦萬狀，但漢生船長仍不稍懈地，儘量使身體漂浮，把頭部露出水面。他不計成敗地如此做著，直到他沉浮，沉浮，而將近溺斃。

他知道，除非把靴子，帆布衣和羊毛衫脫掉，他是必死無疑的了。當他再度升浮起來時，他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於是掙扎着脫去這雙灌滿海水的沉重長靴。這使他花費了半小時之久

，和海浪搏鬥，方把靴子除下，海浪一忽兒衝擊着他，一忽兒把他拍到浪頂，他精疲力盡却又勝利地，仰臥着休息幾秒鐘，試圖駕御着這白浪濤天的海洋。

於是他又着手進行解脫帆布衣，最後是羊毛衫和襯衫。他業已創造了奇蹟，竟能活得這樣久——約一個小時在這狂野的大海裡。

脫掉了這些浸透海水的衣著後，漢生船長竭盡所能地保持他的知覺。他在那寒冷的情況下已被冰凍成殭屍一般。他的眼睛，由於每次被海浪抬高，海水潑在臉上，而使眼睛內進入鹽水而感刺痛難受。

船上的廿八名水手還不知道船長已經失蹤。厨子照常在那晚上十時送咖啡來，但如果他叩門後不聽見回音，他就假定船長已經睡熟，而把咖啡拿走。漢生船長知道唯一的機會是可能收到了電報，這是必須拿到他的房輪裡來的，才可以發覺他的失蹤，但這是必須得很。

即使這機會碰上了，可是像這樣的一個漆黑夜裡，要獲救，要找到，談何容易。在這喧嘩奔騰的大海裡，離阿非利加州海岸三百哩之遙，這個指點實在是在微乎其微了。

漢生船長仍吝惜着生命，在冰海中他的求生意念使他勝利地沒有失去知覺。他不要死。他所受的抽搦的痛苦，則時時強力地引誘他早些下沉，早些死去；他的右腿已抽搦得彎起來扭曲着；他的左臂則已凍僵在一邊。

就在這時候，厨子拿了咖啡到船長艙房去，叩門後不聞回音，於是走開了。十一點鐘，一個水手拿了一通電報

給他，叩門後不聞回音，也走開了。他們都以為船長已經睡熟。

十一時半，大副拿了電報來找船長，叩門後沒有聲音，他開進室去，發現船長並不在內。立即搜索的工作就開始。船長竟不在船上！

不顧風浪的險惡，大副下令回航，在這咆哮的海面上進行尋找。那許多用來捕鯨的強力搜索燈一齊開亮，眩目的光線徘徊於波浪之上。

雷達設備也加以利用；並指派專人負責聽音警報器，留意海底下的任何目標。每一個水手都參加任務；海浪拍擊的甲板上，往來穿梭着全神貫注的水手，他們的目光搜索着海面，以求覓得船長。

「獵犬六世」號離開船長掉海之處的距離約模已有卅哩了，雖然大副對船長在何處掉海沒有一點概念。這條捕鯨船以每小時四海哩的速度，迂迴曲折地與風暴搏鬥着向北而駛。每當聽音警報器的人發現一個目標時，大家就興奮起來，但終不外乎是魚類。搜索繼續地進行着。

漢生船長仍浮出於海面。在括入海中六小時後，他已成了一個凍硬的屍屍，比一塊浮木稍為好一點；有時他被抬到了浪脊，有時又跌入萬丈深淵，墨黑靜寂的幽獄，連海面上的呼嘯風聲都聽不見。

清晨四點，捕鯨船的確已回到了漢生船長墮海處的北而十四哩處，由於風向是朝西邊吹，大副把航線向東方迂迴而前，他相信假使船長不死，那他一定是被吹往這個方

向的。船上每一個人都認爲搜索是徒然無益的。時間一分分地溜過，風暴也漸漸歇止，悄悄地逝去。四時三十分。大副知照電訊員。四時三十五分，若船長尚未死去，則漂浮海上已有七小時又三十五分；沒有人可能在這海面上就三十五分鐘而不死的，何況七小時又三十五分。但大副還是不肯停止搜索。

他知道漢生是一個堅毅、粗壯的挪威人，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在冰凍的南極圈裡表現出他的勇敢和毅力。「我們再搜尋幾分鐘後，就電告母船，」大副道，「我們要掉頭向凱伯城去。」

當這句話痛苦地說出口時，右舷處有人高聲叫起來。那強力的搜索燈光在跳躍的海面上，發現了一個白色的目標，在離捕鯨船半哩之處。

立即船隻向這方向前進，所有燈光都集中在這目標之上。

漢生船長閉着眼睛。駕御在海面之上。鹽水刺傷了他的眼睛，使他幾乎無法睜開。於是他覺得一片閃光在他臉上吻過；隔了片刻，又是一道眩目而閃耀的光線。他無法向上觀看，但是他却看到了捕鯨船的黑影。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虔敬地吐出口氣。「他們終於找到我了！」

五千萬分之一的機會，居然降臨於他！漢生船長忘掉了苦惱，忘掉了他的手臂和腿股的抽搐。以超人的精力游泳，他瘋狂地游着唯恐在得救時的最後

一刻損失性命。

當他接近捕鯨船的黑影時，一隻繫有繩索的救生圈飄在他的附近，但是他沒有注意到。他一直地游着，直到碰着船的邊緣。在這千鈞一髮時，幾個水手跳入水內，抓住了他們的船長，把他拖上甲板。

這時是清晨四點四十五分。漢生船長掉在大風暴的冰海裡已有七小時又四十二分。

他躺在床上三天，到了厭煩地要起來了，可是虛弱無力，使他祇得再躺下。到了凱伯城，船主來了電訊：「速返家渡假。」

漢生船長沒有再爭論。他的情況已無法再去南面的冰海上操作了。在這樣驚浪怒濤嚴峻迫人的大西洋裡，經過八小時而獲救，漢生船長替海洋史上寫了新的一頁；人類到底比海洋偉大。

——Nautical Magazine——

有人勸告一位老處女說，她實在應該有個丈夫。她嗤之以鼻地回答道：

「我有一隻會咆哮的狗，有一隻會罰誓吐我的鴉鴉，有一座會冒烟的壁爐，有一隻晚上不肯回家的貓。爲什麼我還要丈夫？」

放射線新產品

Ray Vicker 著
桐 聲 譯



在紐約州華脫福 (Watertown) 的奇異電氣公司的矽樹脂工廠中，研究人員正在用放射線硫化橡皮，用高速原子微粒的衝擊，來替代原來由加熱法化學品所擔任的工作。

加里佛尼亞的雷達場 (Redwood) 城中，Squonia Process 公司，正在把一東東塗有低融點塑膠的電線，以每小時三萬呎的速度，通過原子鎗。被處理過的塑膠線具有被電子衝擊以前所沒有的耐熱性。

上面所舉的兩個例子，說明了放射性化學——用原子微粒衝擊物質，以產生化學變化的技術——業已達到了商業化的境地。就大體說，原子化學尚停留在實驗室階段，但是許多煉油，化學，塑膠，橡膠公司的研究員，已成功地把放射線應用在

自原油提煉汽油，生產類似三夾板的夾層塑膠，和發動化學反應。

對於消費者說，這項新化學時代的發明，將使他們獲得許多現在市場上所沒有的貨物：壽命更長的改良輪胎，能使傢俱和汽車光亮奪目許多年的新型塗料，高級汽油，品質更爲優良的黏着帶，以及其他許多使生活更爲舒適的新產品。

此等新產品進入市場之惟一障礙，是成本問題，因爲放射線，在目前還是相當昂貴。放射線必須予以小心遮蔽。放射線的使用，令工廠中的健康問題，增加不少麻煩。當然，尚有許多操作，放射性化學之應用於其上，在現在還不合適。科學家尚未發明出一種能夠深深進入物質內部的電子鎗；甚至用穿透力很強的放射線源來照射物質，也需要很長久的時間，始能完成使命。

研究人員對於解決成本問題，正在分頭進行。大西洋煉油公司的科學家們，開始第一次用原子射線轟擊氫，使成聯氨 (Hydrazine)，一種飛彈燃料，其售價高達每磅一千美金，現在則減至每磅十元。

各方面對電子化學的興趣，正在與日俱增；許多公司正在興建放射性研究的設備，進行實驗。另外有幾十家公司正在利用各大學，原子能委員會和私人研究組織的研究設備。

迄今爲止，化學品之製造，主要均利用熱，壓力，及觸媒之合適組合。以此方式，一種原素的原子，與一個或更多的另一原素的原子結合而成新物質的分子。一般言之，化學家自煤；天然氣，石油，水及空氣等物質出發。他們將此等物質破裂成若干基本成分，然後用各種組合方法，予以製成尼龍，塑膠，汽油，及數以百計的各種產物。

在放射性化學中，化學家將自各種機器諸如原子爐或放射線源所發生的原子微粒之流，聚焦在需予以轉變的物質上。此種微粒，以近乎光速的速度進行，衝擊分子——或該物質之基本組成。放射性微粒將若干分子擊開，或僅予以重新排列，依所用之放射線劑量而定。不論在何種情形下，當放射線處理完畢後，結果是新產品的誕生，或者舊產品以嶄新的姿態出現。

放射線處理所產生的改變，至爲廣泛。糖類可能變更爲酸，製鞋的皮革可能變爲能抵抗水分。醇類可能因之而聚合。一層塗佈於玻璃或金屬面上的油脂，可能變爲能抵抗各種化學品的護膜。有機玻璃經過放射線處理後再加熱，體積膨脹八倍而成爲新型的泡沫橡皮。石蠟可轉化爲不溶於任何溶劑的類似橡膠的物質。有一種化學品，液態已烷，照射後可被轉變成十六種以上的不同產物；其中一種產品是甲酚，一種防腐液體。蓖麻油可以變成固體。普通無色的玻璃，可以轉變爲棕色。

以抵抗能將普通塑膠膠裂的肥皂，油脂，清洗劑，酸類及醇類。

據研究人員說，塑膠品質之改善，是由於經過放射線照射後分子間生了架橋 (Cross link) 結構，彼此緊緊接牢。據說若干黏着帶和黏着劑的黏着性能，可用放射線予以改善。

若干汽車製造公司對光敏感 (Photo-Sensitive) 油漆的發展可能性，發生了興趣。底特律福特汽車公司的常務董事哈特爾 (Del S. Harter) 說：「我們的研究人員，可以將批發至推銷商處的汽車，一律漆成白色。再依照顧客的意志，用可以控縱的電磁放射線，在白色底漆上，塗上一層所需要的彩色。如果此項想像一旦實現，則你可隨心所欲的將汽車顏色朝塗夕改，來配合你太太的新裝。」

若干石油公司試用放射線來擊破石油分子，予以重新組成汽油，滑油和化學品，已獲得了令人興奮的結果。

「放射線在不久的將來，將成爲一種煉油的新工具，」大西洋煉油公司的副董事長費爾德 (H.W. Field) 預言道，「利用熱量，我們可以裂解分子，再選出合適的碎片來組成飛機汽油，車用汽油和其他產品；有了原子能，我們希望能夠利用它把分子破成我們所需要的大小，而沒有廢料碎片的生成。」 譯自科學文摘 (一九五六年十月份)

密西根大學的研究人員利用放射線，將苯與氮結合，以製造強力殺蟲劑。

「在放射線照耀下的反應，極爲迅速，頗有商業上應用的價值，」一個密西根大學提出的報告如此說，「工業對放射線製造法，應予周詳考慮。」

紐約州 (Utton) 地方勃羅海文 (Broekhaven) 國立研究所的科學家，利用原子放射線來結合各種塑膠膜。利用此法，可以製造具備各種不同塑膠特有優點的夾層，供作包裝物料，雨衣，傢俱，汽車座墊等各項用途的原料。據一家塑膠公司的高級職員如此宣稱。

放射性亦可協助生產目前每日供應市場的塑膠。所有塑膠均爲聚合物，一種鏈形的分子組合。用於製造軟瓶的聚乙烯塑膠，係由數百萬個乙烯分子，藉熱及壓力之助，經過一種稱爲「聚合」的反應而製成。

海軍研究所和許多私人研究所的研究員，正在用放射線衝擊聚合物，不需要加熱及加壓，即可得到塑膠。新的塑膠硬度較高。應用到聚丙烯——一種常用以替代玻璃的塑膠——時，則成品具有極高的硬度，早期由於塑膠易於翻出痕跡而尚未打開的市場，可能被原子能新式塑膠所侵入。

普通的聚乙烯，在攝氏一百度融化，因此聚乙烯製的盤子在自動洗碗機內用熱水沖洗，邊緣即行捲起；但用放射線照射過的塑膠，在攝氏一百五度時，可以不受損害，甚至在三百度也可忍受一個短時間。並且，照射過的塑膠可

拾穗叢書第十五種

玫瑰紋身

業已出版 每冊八元
長期訂戶 七折優待

戰爭和武器的故事 (三)

Henry Smith William 著
微 之 譯

維金人 (Vikings) 和匈牙利人 (Magyars)

(註: Vikings 係指第八世紀至十一世紀侵略歐洲西海岸之海盜, 原為丹麥人。Magyars 係指匈牙利之一主要民族)

侵掠成性的維金人對促進西歐諸國的作戰方法頗有貢獻，那時西歐諸國爲了想抵禦這群悍不畏死寧願戰至最後一人的北來亡命之徒，不得不改變他們的武器甲冑以及作戰方式，同時在東歐方面也出現了一種同樣剽悍的戰士使條頓族武士大受威脅。這些匈牙利人是一種輕裝的騎兵，在有一段時期裡，他們也像徒步作戰的維金人一樣簡直勢不可禦。

爲了抵抗這兩類強敵，他們從各方面改良了作戰方法，條頓族終於將前者趕入海洋，將後者驅回多瑙河區域。

北方丹麥人的第一次入侵是公元七九九年。他們的武器是矛，刀，弓箭，和兩手執持的斧頭，斧頭是單刃的，有五呎長的柄，當兩手緊執，上陣作戰時，頗具可怖的威力。這些人的刀子是短的，形狀如葉，和亞力山大的希臘時代所用者不同。這些北方來的戰士特別擅於使用弓箭，十分以此自傲。

維金人是一種經過訓練的戰士，



善於在密集群中作戰，同等軍力的西歐人難於和他對抗。不過這種維金人南下時，只是爲了掠劫，並不想佔據地，非必要時他們也不輕易搏鬥。他們善於徒步作戰，馬匹只用於迅捷行軍。

他們的侵掠方法是選擇偏僻的地方泊舟登陸，以一部份兵力包圍駐有軍隊的營寨，一部份人便在附近的鄉村裡肆行掠奪擄殺。

他們受到攻擊時，如果可能的話，他們總是先挑選小山頂這一類的地形，下了馬，將盾牌排列起來，在他們的「盾牆」後作戰，以防禦投射武器的攻擊。

假如他們因寡寡懸殊戰敗了，他們便奔回船隻，再挑選其他防禦較鬆的地方作出其不意的攻擊和掠奪。要是把他逼在死角上無處可逃時，他們便會作困獸之鬥。即使他們的隊伍已被沖散得粉碎，他們仍會很快地集合起來繼續作戰，直到最後一人倒下爲止，維金人戰術精神之頑強，簡直是無可形容。

有時當他們的侵掠十分成功時，他們的膽子便增大了，不再以他們的船隻爲基地了，在內地另立永久性的堡壘或營寨。在這些堡壘的四周築了防禦工事。地點的選擇也多半是在當地鄉民不易接近的地方，例如島嶼等地，因爲他們知道鄉民們不會有較大的船隻。

顯然的，如果西歐人要跟這種敵人對抗，那麼必須改變他們的作戰方式。迅疾颯忽的騎兵本來就很難爲西歐步兵所追跡，即使追到了也根本難以與之匹敵，維金人的双

手持的大斧以及技術精明的弓箭遠非西歐戰士的敞開頭盔和短鐵甲所能抵禦，因此西歐人就銳意發展騎兵並改良他們的甲冑，後來他們就可以跟北方人作戰了。

不過北方的流浪盜賊在水上仍較西歐人爲優越，他們常常沿着海岸或是河流駕舟迅捷來往，乘機襲擊防備空虛的堡壘，飽掠一番，在援救騎兵趕到以前，張帆逸去。爲了防禦這一類的侵略，公元八百六十六年，禿頭查理 (Charles The Bald) 想出了一種對抗的辦法，那便是建造防禦堅固的橋樑，這種改革成爲以後戰事上很重要的一種設施，他第一次在萊茵河上化了好幾年功夫才建立了一座，當這座橋樑未建造完成以前，海盜仍毫不在意地穿陸而過，查理便迅速地用比較簡便的結構將橋完成，派兵防守，海盜們飽掠歸來再經過這座堡壘橋時，他們便碰了釘子，無法穿過，最後他們談了和，將全部劫掠品和俘虜放棄之後，才讓他們過去。

由於這一次勝利的鼓舞，查理在巴黎的塞茵河上也造了一座堡壘橋，上面有守望台和胸牆以保護守衛的兵士。橋的盡頭處用巨大的塔台支持，名曰「橋頭」。巴黎的這座橋在歷史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公元八八五年，曾被北方海盜圍攻達十一個月之久。

我們上面曾提到過盔甲的演變，西歐人終於有了更好的甲冑來保護自己的頭部和腿部。同時他們也及時地發展了騎兵。可見不久這種裝甲厚重的騎兵又在對匈牙利麥格雅斯人 (Magyars) 的戰鬥中顯出了缺點。

匈牙利人善於衝鋒陷陣，慣於在戰場上決生死，而不顧圍城攻擊。他們作戰時像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樣，繞着敵人兜圈子，並飛蝗般的投射弓箭，如果碰到堅強抵抗時，他們便騎着矮小強壯的馬匹撤退，一等敵人停止追擊時，他們又捲土重來。

匈牙利麥格雅斯人對敵人的奇襲戰術是遠非歐洲人所能比較的，並且對俘虜的手段非常毒辣。他們常常將整個區域分化為若干戰區，用極飄忽的行動出其不意地向敵人襲擊，簡直和美洲的印第安人行動相彷彿。

若干年來麥格雅斯人對肥沃的德國地區十分垂涎，他們不斷地向條頓民族以掠劫為要挾向他們索取貢品，直到公元九二四年他們又向捕鳥亨利(Henry The Fowler)索取大量貢品並脅迫簽訂極屈辱的和約時，亨利認清了敵人的優點與缺點，便打算跟他們的貧得無錢的鄰人一決勝負。

在以前跟匈牙利人戰鬥的過程中，歐洲裝甲厚重的騎兵無法與他們的快速部隊爭衡，所以亨利的第一步改良便是將騎兵的一部份裝備減輕，他同時又建立了連鎖防禦制，強迫住在邊疆上的人民合力建築有圍牆的營寨，每九個人為一組，合力建造圍牆，將他們所住的村舍圍在裡面，第九人被徵為戰士，必須終日負責守望，注意麥格雅斯騎兵的行跡。另外八個人的工作地點必須在圍牆的安全距離之內，如果發現了匈牙利人，他們便可及時退入牆內。

即使是一所寺院也必須在圍牆之內，以免為匈牙利人佔據作為他們的據點。這樣一來亨利便建立了一連串永久的

發現河岸竟是如此的峭拔難登，因此又淹死了不少。麥格雅斯的三位領袖都被擒問絞，西歐人得到了一次最大的勝利，免除了被異族征服的危險。

新戰術和改良甲冑

據說關於圍城的技巧，即使在中古時期的末年，與古代的方法比較仍少改進。攻城工具仍是靠着撞城鎚，弩礮，穿掘地道來破壞敵人的城垣，完全跟千年以前亞述人的方法一樣。並且中古時期的攻城工具如果與亞力山大和羅馬時代的比較反而更減弱了一點。

有一件武器被採用了，無論用於攻城也好，野戰也好，都十分重要，那便是弩(Crossbow)或稱(Arbalest)。這種武器與古代的弩礮相同，不過構造較為簡單，一人可以使用，不需要另有機械輔助。

這種武器在羅馬時代已經見於戰場，不過那時未見廣泛地採用，到後來幾乎已被人類遺忘。直到十世紀之末才重新被介紹到戰爭中來，有人曾對這種武器作如下的描寫：



「這並不是一種用左手執弓，右手使之彎曲然後發射的武器。它需要用兩足兩手一併用力才能使弦繃緊，在中間有半圓形的槽。投射物就放在槽內，只要將弦一鬆，它便能射出，力量甚大，極易穿透木板或金屬。」

這種武器屢經改革，廣被採用，一直到火藥應用於戰

堡壘，後來有些堡壘人口逐漸增加繁榮起來，成為新興的城市，公元九三三年，亨利的兵士第一次打敗了匈牙利人。匈牙利人雖然吃了敗仗，但並非已被征服，他們於公元九五四年集合大軍，圍攻奧格斯堡(Augsburg)準備一舉消滅日益強大的西歐武力。

捕鳥亨利的繼承人奧圖大帝(Otto the Great)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便徵集全部騎兵向敵人對抗。當奧格斯堡解圍以後，匈牙利人列陣於萊黑(Lech)河傍的大平原上——他們認為這是最適合於自己作戰方式的地形。不過奧圖大帝却沒有上這個圈套，他將自己的軍隊分作三翼，沿河建立營寨，這樣一來使匈牙利人毫無選擇餘地必須對堅強的營寨攻擊。

日耳曼軍隊中有一位康拉特公爵(Duke Conray)，他曾經一度背叛奧圖大帝，所以他在軍中是否真誠效忠頗有疑問的，為了試驗公爵的忠心，同時也為了給他一個機會以恢復過去的不良名譽，奧圖命令他去擊擊匈牙利軍隊的一翼。當康拉特公爵揮兵前進將麥格雅斯人的陣腳衝亂時，奧圖便率大軍作總攻擊。

麥格雅斯人的馬匹經過連日來的無效攻擊，這時也顯得疲累難支，但日耳曼軍隊却全都是士飽馬騰。現在匈牙利不穿盔甲的兵士必須面對地面和日耳曼戰士撕殺了，這一次證明他們並不是後者的對手。匈牙利人大敗了，開始撤退，條頓人迅速追擊，將敵人沖散得四分五落。成千成百的匈牙利人淹死在河中，一部份好容易爬上對岸的人，

爭以後，才逐漸消滅。英格蘭因為有更其威力的長箭，所以對這種武器不甚看重，但在歐洲大陸却流傳甚廣。

十字軍東征對科學的進步很少幫助，可是對戰爭技術却也毫無貢獻。第一次十字軍對敵人的戰術一無所知，他們除了有裝甲笨重的步兵騎兵外，並沒有帶投射或遠程攻擊的武器。當他們被回教徒的騎兵弓箭手攻擊時，他們只好用盔甲和盾牌來承受如雨下的箭矢，假如他們想上前攻擊，敵人便立刻往後撤退，但一等他們停下來，回教人又立刻回來襲擊，直到第二次十字軍才比較進步了一點，他們也知道如何利用弓箭手和弩手了。

建造城堡的方法不斷地有進步，可是攻城的武器却進步有限，這中間的距離，直到火藥應用於戰場上以後，才逐漸顛倒過來。

防身的盔甲愈來愈重了，但是對抗禦武器來說也確實有效。這一點可以舉一個例子來加以證明。一八七七年，西歐軍隊在巴勒斯坦的加黎和海附近因力竭投降，投降後，發現這些騎士有着極好的盔甲保護，雖在矢石如雨的戰場中受困多時，但身上極少傷痕。

盔甲的第一步改良是增加袖長，在「征服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 時代，甲冑袖長只及肘部，但到十一世紀時已經延長至腕了。

十二世紀初，鐵內襯衣開始流行。武士們穿這種襯衣也具有保護身體的作用。以前當武士受到刀擊或矢石命中時，雖然不洞穿甲冑，但也足以使內部受傷或使肋骨折斷

傷害。

幾乎有兩世紀之久，騎士們在自己的家裡時，有深溝高垣的城堡防護，足以抵禦敵人的圍攻。而在外時他的身上又有這樣堅固的甲冑，除長箭和大弩以外，可以不怕箭射槍刺，使他們有可靠的安全感。不過這時候原始的太炮已經開始吼叫了。它那緩慢而不斷的進展終於使騎士們的甲冑又變成無用。

在火器沒有應用以前，英國長弓和歐陸的大弩是一種對甲冑的考驗，任何厚重的甲冑，總須有接縫處，而中古時代技巧極高的射手便能從這兒找到致命點，不過這只能在野戰中有用，如果碰到圍攻城堡時，弓箭也同樣地失去了效用。中古時代雖然也發明了幾種攻城機器，但只不過是希臘羅馬時代的做造品。

那時有一種頗具威力的拋石機 (Trenchet)，有點像古代的射石機 (Mangon)，能發射重物，以大塊的鐵錘或岩石等猛擊城垣，不過那時的堡壘建築得非常堅固，幾乎可以擋得住任何巨石的轟擊。

放射燃燒物也是中古時期圍城戰中比較利害的武器。燃燒物的成份始終保守秘密，但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半流動的東西，也許是硫磺、煤焦、石油、硝石以及其他的混合物，澆水則燃燒得愈猛烈。據說這是敘利亞人卡林尼喀斯所發明的，時間約在七世紀左右。這種東西運輸很方便，使用時可用管子噴射，或盛在大瓦罐中拋擲，瓦罐破碎後，火球可以飛得很遠，在海戰中，這也是一種有效的武

。至於有些較弱的兵士，因為買不起盔甲，便只好單穿鐵內襯衣，不過對於抵禦矢石或刀擊也有些用處。

十二世紀末，鎧甲有了較大的改革。罩盔也在這時開始應用，這是一種金屬的頭盔，將頭面完全罩住，只留眼孔以及呼吸孔。

獅心理查王(一一五七年—一一九九年)曾戴過這種罩盔。因為它很重，所以有時擱在肩上，以減輕頸部的負擔。又因為這種頭盔不是依照頭部尺寸定製的，所以在作戰時常會轉動，以致遮住了視線，那時除非有同伴過來幫他扶正以外，簡直會使他一籌莫展，有時武士被擊落馬，常因戴着這種罩盔而致窒息。

爲了上述種種原因，有些武士便不願用它們，他們寧可採用較為舒適的頭巾。

由於盔甲的保護功效增強，兵士們的盾牌漸漸失却了作用，樣子也變小了。到十四世紀初就改成了適用於馬背上的盾形。

在這個時期裡，保護腿部的單片甲冑被鎖子甲所替代，包圍着自腰至足的部份。這樣一來，幾乎全身都已被鎧甲密密地保護起來了。戰士們有了這些護甲以後，被武器刺傷的機會是大大地減少了，即使在作戰時被敵人擊落馬下，也都不一定會受到傷害。戰士的全身甲冑簡直完全可以防止槍矛的刺入，英國女祭司各脫，描寫神箭手羅賓，霍特咀咒着騎士德·白萊賽的甲冑，因為他無法使他受到

器，它可以在敵艦四周海面上燃燒。甚至可以將船隻上的設備燒得精光。

一一九〇年十字軍圍攻阿克里 (Acre)，回教徒撒拉森人便拋擲這種燃燒物將所有圍城用的武器燒燬。

騎士們的甲冑是無法抗禦這種可怕武器的。只要有一調羹的燃燒液澆在他的盔甲上或戰馬上，這個騎士的命運便逃不出窒息或燒傷而致死亡。這種液體燃燒時一直可以透入金屬甲冑的接縫裡去，簡直沒法去及時挽救他的生命。

撒拉森人用投石器來放射巨大的箭，箭頭上便是藏着燃燒物的瓦罐，放射時，這支火箭噓叫着穿過空氣，然後射中目標。發濺起一片烈焰。有一位勇敢的騎士，歷經多次戰役，從未膽怯恐懼，但在這次東征裡，他自己承認當火箭呼嘯而過時，他仆倒在地，只能禱告上帝祈求保佑了。

英格蘭的長弓 (Long Bow)

英國步兵的主要發展是使用長弓，並且給英國帶來幾次偉大的勝利。

英國有幾位國王對弩的使用也頗爲愛好，獅心理查王便是其中的一個，所以有些人說英國兵不會使用這種武器，其實是錯誤的。不過英國的射手經過一番選擇之後却挑選了長弓，而長弓之於英格蘭，正和長槍之於馬其頓，短



克萊西之役，長弓克敵致勝

矛之於羅馬，斧鉞之於西歐，成爲他們克敵致勝的要素之一了。

長弓何時開始使用，迄今已無可考。至於普通弓箭的發明歷史却還在人類有文化之前。但自從長弓問世以後，普通的弓箭便完全黯然失色了。

長弓的構造和以前所用的普通弓箭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弓更長更結實而已。但是因爲它更長更結實，所以使用的方法便有顯著的差異。普通三呎或四呎的弓發射短而且重的箭，發射時弓弦拉滿及於胸口。而長弓的高度則和人的高度相做，箭長達二十七吋，發射時直須拉到耳邊。

英國自愛德華一世時起（九二一—九四六）採用這種武器，直到依利沙伯時代才逐漸淘汰。這種長箭的優點便是射程遠而準確，其射程可達二百五十碼。（美國南北戰爭時的來復槍射程也不過是五百碼。）

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戰爭時，富蘭克林因爲那時美國難以獲得毛瑟槍作爲軍器，曾經建議採用英格蘭長弓，當時傳爲笑談。但假如我們研究這兩種武器的實在紀錄，便會認清這種建議並不可笑。因爲在這建議後十五年，在坎布蘭會作長弓和毛瑟槍的比賽，目標爲一百碼，長弓發射二十次，射中目標十六次，但毛瑟槍却只命中十二次。

長弓比弩（Cross Bow）的優點是射程遠，穿透力大，發射迅速。普通長弓每分鐘能射十至十二次，而弩却只能射出三次。此外長弓發射時可始終觀着目標，但弩在

發射一次以後必須將他的武器放低下來，重行調整弓弦，這樣一來便會失去射擊的目標。

在克萊西（Crecy）爲法國北部一市鎮名（哈立墩（Halidon）和波亞德（Poitiers）諸戰役中，英格蘭的長弓是致勝的主要因素，尤以克萊西一役爲最。當時英法大軍對峙，戰爭初起時，即爲法軍用弩，英軍用長弓互相發射。法軍集合六千名輕裝甲的弓弩手列爲最前隊，以裝甲厚重的騎士緊隨弩手之後，準備當英軍被弩矢擾亂陣脚時，即任前鋒鋒追擊。不料英國長弓的射程比弩矢超過五十碼。當成千成百的法軍弩手被二十七吋長的利箭射倒時，弩矢却只紛紛地在英軍的前面墮落，對英軍毫無損害。最後連法軍第二線上的騎士也在長弓的威脅下不支而潰敗。這一戰，使西歐兵士們慣用的弩走上末路。

最好的長弓是用紫杉製造的，其次便是白楊。箭尾綴有鴉或孔雀的羽毛。當時英國有一條法律，政府可以在每一頭鴉上徵收六根羽毛的稅。長弓手除掉隨身帶着長弓和一壺箭以外，他還備有兩根尖木棒，一柄鉛錘，和一把匕首。上陣時爲防備敵人攻擊，他可以將木棒埋入他身前的地下，用以阻止敵方的步兵和騎兵。鉛錘除用以打槍外，也可以用作短兵相接時的武器。

槍彈發明之後，長弓漸漸走上了淘汰的路程。但其間還歷經數世紀之久，在亨利第八時代，長弓依然十分普遍，亨利第八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射手。自他去世後，長弓便逐漸衰落。及至他的女兒依利沙伯即位以後，長弓就成爲寥落難見的一種武器了。

（下期續完）



漫畫：

『我想一定是我丈夫等在門口了……蘇太太，你不要攔上電話，讓我先去給他開一下門吧。』



聖 誕 黎 明

Pearl S. Buck

彭 茵 譯

他猛然清醒過來，那時才四點，正是父親催他起床幫忙去擠牛奶的時刻，多奇怪，那童年的習慣竟會到現在仍然未改！五十年前的事了，他父親也逝世了三十年，可是他仍然是在每天清晨四點鐘醒過來，他習於翻個身繼續睡下去，但這個早晨，因為這是聖誕節，他不願再睡。

可是，現在的聖誕節又有什麼意思？他的童年和青春都已逝去，他自己的孩子也都長大成人走了，有的僅在幾哩之外，但他們都有了自己的家，雖然傍晚時候他們照例會來看他，而且他們也會非常孝順地解釋道，白天要和孩子們在「他們」的——不是他的——家中留下一些聖誕節的回憶，他和他的太太是被孤單單地留下。

昨天她說，「沒意思也許——」

於是他說，「哦，菲麗斯，那怕就是我們兩人，也不妨渡一個他們自己的聖誕節吧！」

隨後她說，「等明天再把樹剪好，羅勃——孩子們來的時候準備好了就行了，他被倦了。」

他同意了，於是那棵樹還留在後門口。

他躺在他房中的大床上，通往她房中的門關上了，因為她睡覺怕驚動，而有時他在晚上是不大寧靜的，幾年之前，他們決定分房，他們說那沒什麼，只是因為彼處都能睡得好一些，他們結婚已經那麼久了，事實上沒有什麼能將他們分開。

為什麼今夜他會如此清醒，這仍然是夜間，清明的繁星之夜，沒有月亮，當然的，但星星分外燦爛，他想着聖誕黎明之前的星星好像總是那些明亮些。真的，有一顆星星確是比別的更大更亮，他甚至感到它在轉動，正如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晚上他感到它似乎在轉動一樣。他輕易地溜回到逝去的時光中去，那時他才十五歲，仍然住在父親的農莊，他愛他的父母親



小 說 特 輯

新 年 特 大 號

可是他一直不知道，直到聖誕節前的幾天他偶而聽到父親對母親說的幾句話。

「瑪麗，我真不願那麼一大早將羅勃叫醒，他長得那麼快，他需要睡，當我去催他起床時，他睡得多甜，我真希望我一人去做。」

「可是，你不能，應當，」母親說，「而且，他也不再是小孩子，該挑起他的一份擔子，」

「是的，」父親慢慢地說，「可是我確實不願將他叫醒。」

聽完了這些話，有一個意識在他心中甦醒過來，父親愛他！以前他從不曾想到過，父親和母親從沒有談過愛他們的孩子們——他們沒時間顧這些，田莊上永遠有做不完的事。

現在他知道父親那麼疼他，他不再賴在床上，不再要父親一再來催，叫一聲他便從夢中爬起來，穿上衣服，眼睛仍然閉着，但他起床了。

聖誕前夜，當他十五歲那年，他躺在床上想着次日的佳節，他們貧窮，這節日最令人興奮的是一隻自家做的火雞和母親做的一些肉包，還有姊妹們縫製的幾件禮品，父親和母親買給他的一些日用品，不僅是一件皮夾克，也許還有一本書，而他也積下了一點錢送給他們一些小禮品。

在他十五歲那年聖誕節，他多希望有一件較好的禮品送給父親！像過去一樣他只在角錢的店裡買了一條領帶，他曾認為那是一件很好的禮品，可是，聖誕前夜，當他

摸了一把乾草喂它們，然後他將牛奶盆及奶桶提來。

他從不曾一人擠過牛奶，但看來似乎非常容易，他一直在想着父親的驚喜，父親到他房裡叫他，然後要他穿好衣服，他自己先去準備，然後他打開倉房的門去提那兩隻大空桶，可是那空桶已經不在那兒等他，它們已經盛得滿滿的放在奶房裡了。

「什麼——」他會聽到父親的叫聲。

他微笑着，平靜地擠着奶，兩道粗大的奶液衝到盆子裡湧起白色的泡沫和芳香，牛兒們仍然非常驚異且十分馴從，第一次這麼聽話，好像它們也知道這是聖誕節。

這工作從不曾如此容易。第一次擠奶不是勞役，好像是一些別的，一件禮品，送給疼愛他的父親。擠完了，兩只桶都盛得滿滿的，他將桶蓋好，將奶房的門關上，小心地扣住，然後將桶子放回門旁，再將奶盆掛起來，於是走出倉房將門門好。

回到房裡他只剩下一刻時間來脫衣鑽進被子裡去，因為父親已經起床了，他將被子蒙着頭掩住急促的呼吸。門開了。

「羅勃，」父親說，「我們該起床了，孩子，即使這是聖誕節。」

「好的，」他滿帶睡意地說。

「我先去了，」父親說：「我先去準備。」

門關了，他仍然躺在床上獨自笑着，只要幾分鐘父親便會知道了，他的心差不多跳了出來。

躺在床上想着的時候，他多希望能夠早一些日子聽到父親和母親的那一段對話，那樣他會多積下一點錢買點較好的給父親。

他側臥着，頭枕在手腕下，望着閣樓的窗外，滿天星斗分外明亮，比以前他所見的更明亮，而其中有一顆明亮得使他懷疑那便是伯利恆之星。

「爸爸，」當他是個小孩的時候他曾一度問過，「什麼是馬槽？」

「就是倉房，」父親說，「像我們的一樣。」

那耶穌是出生在倉房裡囉！而且牧羊人和先知們都到倉房裡來送聖誕的禮物囉！

這念頭像一柄銀劍似的刺了他一下，為什麼他不能也在倉房裡送給父親一件特別的禮物？他可以早點起來，比四點鐘還早，他可以溜進倉房去將牛奶擠好，收拾乾淨，他可以一人做，然後等父親去擠牛奶時發現一切都做好了，當然他會知道是誰做的。

他不禁望着星星笑了起來，這是他該做的，他一定不要睡得太熟。

他不止醒過來廿次，劃根火柴看看時間——午夜，二點半，兩點……

三點差一刻他起床穿好衣服，然後悄悄地打那吱吱啾啾的樓梯上溜下來走了出去，那顆大星星低懸在倉房頂上，母牛帶着願意和驚喜望着他，對它們也太早了。

「噠，噠，」他輕聲地說，牛兒們溫馴地任他擺佈；他

那一刻好像是遙遙無期的——十分，十五分，他不知道到底多久——於是他又聽到父親的脚步聲，門開了，他仍然靜靜地躺着。

「羅勃！」

「唔，爸爸，」

「你這孩子——」父親在笑，一種奇特的啞啞的笑，「你作弄了我，是嗎？」父親站在他牀前，摸索着掀起他的被蓋。

「這是聖誕禮品，爸爸！」

他看到父親趨近他，伸出手臂擁抱着他，天色昏黑，他們看不見彼此的臉。

「孩子，謝謝你，從沒人做過更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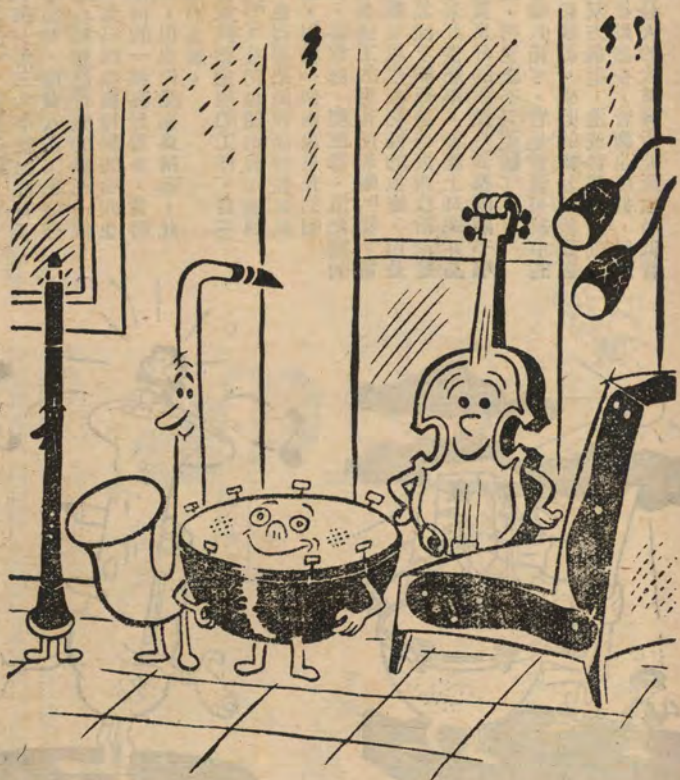
「呵，爸爸，我想讓你知道——我真願意做個好孩子！」從他內心道出了他們共同的願望，他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他心中燃着熾烈的愛。

「好，算來我還可以去睡一會兒，」停了一下，父親又說，「不，聽聽——小家伙們都醒來了，孩子，我從沒有看到你們第一眼見到聖誕樹的情景，我總是在倉房裡，快走。」

於是他起床來，再將衣服穿上，他們下樓去看聖誕樹，一線曙光從剛才那顆星星照耀之處透射出來了，呵，多麼可愛的聖誕節，他是多麼的羞澀和驕傲當父親向弟妹們誇讚他——羅勃——自己起床工作的時候，他的心又差不多要燒起來了。

惱的人 Hi-Fi

H. F. 譯



(圖一) 好的 Hi-Fi 應當樣樣樂器都正常

「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聖誕禮物，孩子，我會永遠回憶它，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個聖誕黎明。」

是的，他們兩人都永遠記得，現在父親已經逝世多年，只有他一人回憶那個幸福的聖誕黎明，那時他在倉房裡伴着牛兒，製出第一件真實的愛的禮品。

此刻，窗外的那顆巨大的星星慢慢地沉下去了，他起床來穿上拖鞋和浴衣，輕輕地走上閣樓找出一個裝飾聖誕樹的盒子帶到樓下的客廳去！然後將樹拿進來，這是一顆小的——自從孩子們走了之後，他們不再用大樹了——他將樹枝插在架子上放在窗前的長桌上，於是開始細心地修剪裝飾起來。

很快就完成了，時間過得特別快，就像那個遙遠的早晨他在倉房裡一樣。他到圖書室拿出一個小盒子，裡面裝着一件送給他太太的特殊禮物，一顆鑽石，並不大，但設計非常精緻，昨天他已經寫好一張卡片，他將禮品繫在樹上，退後欣賞着，做得很好，非常好，一定會使她驚喜。

但是他還不满意，他要告訴她，告訴她——他是多麼愛她，很久他不曾對她說過這話了，雖然他愛她，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他愛她比他們年青時更甚。

他很幸運，因為她也愛他——能够被她愛是多麼幸運！呵，具有愛的能力才有生命真正的樂趣！他相信有許多人是从不會愛任何人的，但愛却活在他心中，至今猶在。他雖然領悟到那是因為很久很久以前當他知道父親愛

他時，愛便在他心中扎下了根，那是說：愛能喚起愛。

因而，他能一次一次地送出他的禮品，這早晨，這幸福的聖誕黎明，他又將送給他所愛的妻子的，他要將它寫下，給她讀，給她永遠保存，他走到桌前，開始他的情書：「最親愛的情人……」

寫好後，他對好掛在樹上，一個適當位置使她進來時第一眼便能看到，她將會讀它，將會感動，將會體會到他是多麼愛她。

他熄了燈，點着脚尖走上樓去，那星星已經不見，而第一線曙光却照耀在天空，一個多麼幸福愉快的聖誕節！

一位德克羅斯的牧童以善煮咖啡聞名，多少人都不要千里地特地來請教他的秘方。他的秘方是這樣的：用兩磅咖啡加一加侖水，沸騰二小時後，即丟一塊馬蹄鐵到咖啡壺裡去，如果下沉的，即表示火功還不够。

× × ×
一位德克羅斯的太太決心把她的一幢房子賣掉，因此她便釘了一牌「廉讓」的牌子在郵箱上。誰知竟接連有七個人願意來收購她的郵箱。

高忠實度 (High-Fidelity) 音響系統，並不像一般人想像那麼新奇，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經有了週率調幅式的全域音週廣播節目，也有人在試驗室裡把這些廣播節目錄下，費盡心機想把音樂的最高一個八度刻錄在唱盤上，而在一九三四年所特製的唱頭也要比目前在市場上出售的任何一種都好得多，當時所用的擴大器雖然非常笨重，但也仍然極為精確，此外永久磁石動圈喇叭也算不上新。

但是這些早期的東西都是試驗室裡的工作，當它一開始普遍以後，同時唱片公司也開始製作廣域的唱片——誰想要置備一套，也得要把屋裡搞得像個試驗室，在這一角上放着轉盤，附帶一個兩尺來長的唱頭，那個角上放一堆真空管，蓄電器，變壓器，亂糟糟的鏢在一起，二者之間是沒有加過工的低音反射喇叭箱。電線在地上穿來穿去。有時亂雜可以代表男性的氣概，但是這些東西只不過是亂而已。怎樣才能把這些東西收拾清楚而不致影響到音質呢？看起來好像簡單，實際上却並非易事，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音質良好的設備外表都醜陋不堪，因為設計者早已心力交瘁，再也顧不到美觀了。

週是三十二週波，低得簡直都可以感覺出它來。在理論上，交響曲所包括的音週約為四〇一—三〇〇〇週波。高音波較短，多少具有筆直前進的趨勢，但低音波，波峯能長到四十呎，它們是迂迴前進的。如果在屋子中央用繩索懸空掛起一只喇叭，一部份低音就會由喇叭背後轉到前方來把喇叭前面的音波抵消掉，除非設法把這些背後的音波隔絕開，低音將無法產生。

幾年前，工程師們認為隔離喇叭最好的方法是把它裝在牆裡面，壁櫥門上，或者一個幾立方呎體積，四周全部用吸音材料襯墊完好的箱子裡，但這種隔離方法把喇叭後面的音波全部吸收了，結果仍然難以令人滿意。雖然在 Hi-Fi 的理論上，喇叭箱應當全部密閉，但實際由經驗所得這種方法不能產生優美的音調，只能造成一種悶哄哄的聲音，除非你屋子裡能容得下一個近似三公尺高三公



(圖三) 你的唱機低音可曾干擾高音？還是產生了一個聞所未聞的新樂器？應該稱它為「笛鼓琴」？

尺寬的箱子。喇叭所產生的聲音大小是由於傳播到空氣裡的能量多少而定，當喇叭在中間一段音波振動時，無需前後移動太遠，但要產生同樣音量的低週波聲音時，喇叭紙箱必需移動較大的距離，要設計一只產生這樣大弧度的喇叭



(圖二) 你的唱機有沒有那個樂器不知去向了？有沒有那個樂器走了樣？

叭是不可能的。但一個密閉的空氣柱，如果給它加以振動，它自己會發出相當大的聲音來。所以喇叭所產生的低音，也可以在後面設置一個空氣柱，與低音「共振」。最好的喇叭箱應做成一個又細又長的管子，像大風琴一樣。如果你的家裡能裝得下這樣一個十幾公尺的細長箱子，喇叭也就可以十全十美了。不過為了實用，最簡單的就是低音反射箱——一只箱子有一個圓孔裝喇叭，一個方孔使箱子裡面的聲音傳出來。反射箱內六個面中，三面襯以厚的吸音材料，把喇叭後面所產生的中高週音波吸收掉，低音由是得以反射出來以加強喇叭前方的聲波。箱內的空氣共振，由調節方孔的大小而選定喇叭發聲最弱的一點而予以固定。

同時，一只喇叭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高低音全部傳送出來，因而 Hi-Fi 必需需要有一只高音喇叭 (Tweeter)，專門為了產生尖銳的高音，但這樣一來，低音又不足了，另外還得再裝一個低音喇叭 (Woofer)，可是喇叭究竟是分開的好呢？還是採用同軸式 (Coaxial) 高低音喇叭重疊裝置於一起？三重式 (Triaxial)？

要低音良好，喇叭工作適宜，低音反射箱必需相當大——十二吋喇叭至少要有二立方公尺，十五吋喇叭至少要有二點四立方公尺。在理論上，

來。它所妙的是把屋子的牆角當作了喇叭箱的最後一段，否則的話就將需要一個巨大的開口了。但這些優良的號角式喇叭箱。一定要放置在屋角，而且體積都相當大。大多數的屋子，屋角喇叭箱都有利於音響，因為所有的聲波都由牆角反射到屋中，而且牆角把屋子本身正面的空氣共振都利用到了。可是，如果你的屋子是正方形或是長寬相差正好一倍的長方形，這種屋角喇叭可能產生沉悶不愉的音調。因而這種巨大的箱子，實際僅有極少數的房屋才實用而且美觀。

裝置在屋角，最常見的錯誤，就是使用抽屜式唱機箱。因為所有的推拉抽屜都多少會有點跳動，膠唱片及鑽石唱針都會因些微的跳動而受損傷。抽屜關上以後並不是絕對牢固的，極可能感受聲音的振動。由喇叭出來的聲波引起唱機震動稱之為「音響回輸」，可能使整個唱機系統失真。這種現象最易發生在唱機和喇叭裝在一起的箱子上，除非箱子構造堅固，唱機隔音良好。同時抽屜式唱機箱和喇叭在室內相對放置時也會發生失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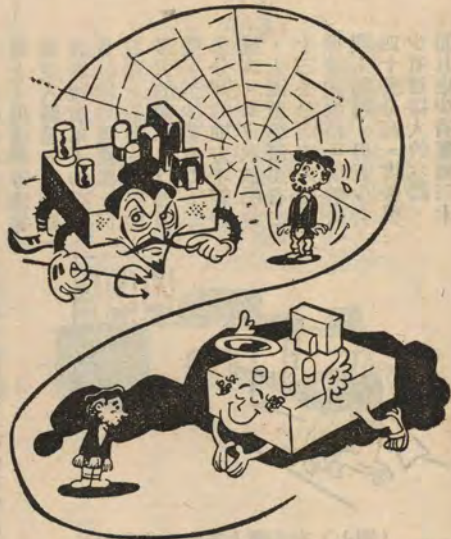
至於擴大器，控制必需簡便。有些擴大器，裝有十幾個旋鈕開關，極易發生錯誤，有時調整了半天，也不過產生三、五千週波，而自以為已經有了一萬三。中間一段聲音強出了一二十倍，以至遮掩了高音，或者過度強調了高音，又把低音喪失了。此外擴大器還需通風良好，一般擴大器效率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一只輸出十瓦的擴大機，就要有六十瓦的電變成了熱，常用的擴大機多在二十瓦左

低音反射法並不十分理想，因為它只能產生共振的「尖峯」而不是全部圓滑。有一種節省地位而又應用普遍的箱子，稱為「J」式。它採用低音反射箱同樣的音響原理，但把簡單的箱子改成為繁複的 Helmholtz 共振器，使一個十五吋的喇叭，只要一立公尺的空間就夠了，而效果比低音反射箱還要好。

另外還有一種號角式喇叭箱，把喇叭當作吹奏低音銅號人的嘴唇，使低音週音波通過一個曲折的號筒而增強。這種喇叭箱中最妙的是 Paul Klipsch 所發明的「Klipschorn」，它把低音喇叭前面擋了起來，使前面的低音，轉向後方加強後面的低音，而把聲音聚引至箱子的兩側傳出



(圖四) 你的唱機，是否有些樂器毫無生氣？聽不見？



(圖五) 擴大器也有惡如魔鬼，安如天使的！

右，它所產的熱量足可抵上兩只六十瓦燈泡，要是你不小心碰到了真空管，或是變壓器，準會燙起泡，內部零件也容易因高熱而損壞。通常箱背後都是暢開的，以便通風，最好與牆壁能有三四寸間隔。

同時擴大器也需要和震動隔絕。理論上，你可以把擴大器當球似的拋來擲去，而不會影響它的效果，但在這兒理論都是無法成立的了！

五公分能把它放下去。唱機喇叭裝在一起的落地式木箱，固然好看，但價錢也不廉，因為裡面每一個部份都得要牢固且隔音良好，以免喇叭的聲音回輸到擴大器去。

有些 Hi-Fi，系統發音可自二十週波，一直高到兩萬週波。低到你似乎得要用一架鼓風機才能產生那樣巨大的音響能力。至於高，一般在四十歲以後，大概只能聽到一萬至一萬二千週波，如果你有這樣一套 Hi-Fi，那就只好麻煩小狗，麻雀或是小虫來替你把那最後的八千八週波拔出來了！

★
★
★

爲了方便在擴大器和唱頭之間，有時還會多一個前級擴大器 (Pre-amplifier)。這樣你的喇叭可以遠離擴大器到十幾公尺左右仍然效力良好。如果你的機件精良，擴大器也可以遠離前級擴大器十幾公尺，這樣你盡可把擴大器交給家的小狗，讓牠把它隨便埋在院子裡，你只要把電線接過來就行了。有些人真是把擴大器放在壁櫥裡。實際上這樣並不及想像中的方便，由於所有的控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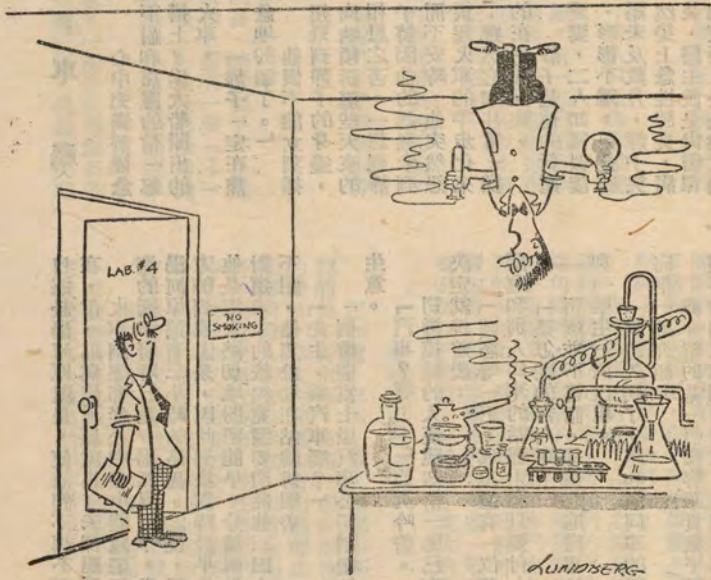
(圖六) 有些擴大器專會和聲音搗蛋!

全部在前級擴大器上，所以它必需放在屋裡，而且除非你有一只附有變壓器的唱頭 (Fairchild Lead及 Elefro-Sonic 等廠出品) 不然唱機與前級擴大器必需盡量靠近。雖然多數前級擴大器都有美觀的鐵箱，但你究竟能把它放在什麼地方呢？並且至少要有三組電線由前級擴大器接出去；電源線，到擴大器去的低週輸出，訊號來源——唱機，收音機，錄音機，電視機，多一件就得多一條。

有時你在照相上看到唱機和前級擴大器併靠著放在書架上，但這種方法實難使人滿意。只有底盤而沒有罩子的唱機是最糟的集塵器，何況塵土是唱片，唱機最大的敵人。自動唱機，至少要有二十三公分高的地方才能放進去。爲了取放唱片，上面至少還要有二十三公分空才方便，掀蓋式木箱可以解決塵土問題，但至少要有四十公分高，書架很少有這樣大的空間。而且也少有寬到三十



(圖七) 有些擴大器善於破壞和音



老白，快把門關上，我想我已經有了新發明啦！

眞珠夫人

原作 寬池
譯 蔭節
餘蔭



車禍

心中充滿着燥急
不耐和焦慮的信一郎
搭上了從大船開出的
火車。

「靜子一定在焦
急地盼望了。」

他恨不能立刻插
翅飛到靜子的身邊，
向她傾訴這些天來的
相思之苦。一想到靜
子將因他的遲遲未到
而不安時，他突然恐
恨起火車的牛步化來
；雖然它和往常一樣
的在絕塵疾駛。

靜子是他的新婚
愛妻，二人如膠似漆
，形影不離。但是結
婚未及數月，靜子突
然染上急性肺炎，病
後，醫生說是尚需環
地療養，於是她就獨

自遠赴湯河原溫泉，使他們不得不兩地相思夢魂互牽。現
在，信一郎僕僕風塵就爲了去探視愛妻。

火車到達那從松樹叢中能窺望煙波浩渺湧湧澎湃的碧
海的國津府時已是夕陽無限好了。從那裡換乘輕便鐵道到
湯河原還有三小時的路程。之後，還要乘近半小時的馬車
方能到達溫泉，因此到旅館時最早也得在晚上十時左右。
他是這末熱切地盼望能早一分鐘與愛妻握手言歡，致使他
對這未來的旅程竟還要消耗他三四小時一事感到說不出的
不耐，他焦急地在站前徘徊着。

「先生，乘汽車嗎？」
一個帶着富士屋汽車公司制帽的大漢走近前來招徠着
生意。

「汽車？噢……」他沉吟着。
司機模樣的大漢窺知信一郎已有允意，不等他作最後
決定就接着說：

「請您等一下，那邊還有一位要到熱海去的。如果您
願意和別人同車的話那末您只要付七元車資就夠了。」

「是怎樣的客人呢？」
司機並不答話，却急急地向車站候車室奔去。一會兒
和一學生一同出現。

「果您久候了。將和您同車的就是這位先生。」司機
向信一郎介紹。

被介紹的是一個雍容華貴氣宇軒昂的青年人。從他的
整齊的制服和制帽看來，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大學生，而他
了，沒有一件事或一個地方能使我平靜下來。」青年傾吐
着鬱悶。大概是青年所常有的對人生的懷疑，再不就是爲
了戀愛而苦悶吧，信一郎猜想着。使他對這風度翩翩的青
年除了好感之外更表示同情。

但是怎麼說好呢？命運之神竟伸出殘酷的手使他們遭
逢到無法預防的不幸。當他們的汽車將到達那羊腸小道的
轉角處時，緊跟着的輕便電車竟撞了上來。立刻，他們的
車子傾覆了。臨出事時開了車門向外跳的學生不幸撞在岩
石的尖角上，仰跌在地，口吐鮮血，一會兒即氣絕身死。
彌留時口中斷斷續續的呼叫着「瑠璃子」，這使奇蹟似地
竟安然無恙的信一郎感到了莫大的孤疑。

美麗的送喪者

正如信一郎所想像，車禍中不幸殞命的學生是青木勇
爵的長子青木淳。當信一郎伴着恢復健康的孀妻回到東京
的翌日，盛大的葬儀在青山埋葬場舉行。信一郎無意以同
患難或證人的身份參加，但當他回憶到這個有無限前途的
青年向自己囑託後事，並在自己的懷抱中嚙下最後一口氣
時的情形時又不禁悽然淚下，希望能對這不幸的青年人致
一次最後的敬意。同時促使他混跡在名士貴冑中參加葬儀
更主要的原因是他還有某一種必需參加的隱衷。

喪葬場四周是一片靜穆，在那陰沉憂鬱的氣氛中，每
一個送喪者都爲這才情卓越却不幸夭折的青年人惋惜，他
們誠懇地爲他靈魂的平安而祈禱。

的行動舉動也證明出他有一個溫馨高尚的家庭。信一郎爲
他那溫文爾雅的儀表所吸引，立刻決定他不是一個討厭的
同車者。

「我希望不會打擾您。」
信一郎愉快地向學生問候，但是年青人只是微微地點
點頭不作聲。

直到小田原二人相傍默坐不交一語。信一郎對這青年
由衷的表示好感，衝動着希望能和他談談，藉以解除這在
他看來是漫無盡頭的寂寞的旅程。然而年青的學生似正被
什麼重憂所困擾，情緒低沉，並無說話的興趣。

「請問您是這一班火車來的嗎？」
好不容易信一郎找到了話題企圖打破這難堪的沉默。
「不，是前一班上行車來的。」

青年開口了，這回答使他感到一些意外，仔細地端詳
那沉默寡言的青年。

「那末您不是從東京來的囉？」
「是的，我是從三保的松原來的。」

年青人以清晰而又短促的語氣回答，談話似乎不易進
行下去。突然信一郎發現學生的制服領上綴有一個「L」
字母，這不是自己母校文科生的縮寫嗎？於是他把話鋒轉
向母校，這使學生對他發生了一些好感，也使他從頹廢中
振作起來。

「自五月十日起我就離開了東京，一個月來毫無目的
地到處遊蕩。我希望旅行能使我心胸舒暢，但是我失望

侶們準備開始誦經了。就在這時候一輛華麗的意大利出品的轎車毫無顧忌地衝破了靜寂肅穆的空氣駛進喪場。在衆人環視下從車中跳下一個冰肌玉骨體態輕盈的少婦，帶着既不是嬌羞也不能說是笑容的奇異的謎樣的臉色靜靜地站立着，如閉屏的孔雀，美麗炫目，使人不敢仰視。終於儀式完畢了。送喪者紛紛踏上歸途。信一郎突然悄悄地走近了她。

這個不知名的美艷少婦一出喪葬場立刻爲一群大學生所包圍。她輕啓櫻唇軟語片刻後嫣然一笑返身跨入汽車。目送伊人遠逝的學生群掉過頭來向青山大街走去，途中七嘴八舌口講指劃的談論着。

「從表面看來青木的死固然由於車禍，但我總懷疑會不會是自殺。」

「是呀，我也這樣想。我還在設青木這傢伙有種呢！」

信一郎無意中聽到了學生們的閒談，不覺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不加思索的走近前來，期期艾艾的詢問：

「或許我太冒失了。剛才和你們談話的那一位是……？」

「她嗎？她就是有名的莊田夫人，也就是曾擔任過司法大臣的唐澤子爵的千金。」

「是不是就是那個叫什麼……？」

「琉璃子。我們都叫她爲粉粧玉琢的琉璃子。」
一個胖胖的學生笑着回答。

她拿起桌上的團扇輕搖慢拂。

「您或許已知道青木君出事時我正和他同在一車內。因此他臨終時我曾聽見了某些話，同時他還會將某些後事囑託我。」

「喔，那到真是一種奇異的遭遇。」

敏感的夫人或許已意識到信一郎將說些什麼，美麗的臉龐上隱隱地罩上了一陣陰影，但她力持鎮靜毫不動容的說，甚至還嘗試着露出一個微笑。

「大概是在出事前的五分鐘吧，青木君曾給我看看他的手錶，並且一再的要求我把它物歸原主。」

「他有沒有說明要您把它送還給誰呢？」

夫人急不可待地詢問。

「沒有，他並沒有指明物主是誰。但是在彌留時他喃喃地呼喊着琉璃子，琉璃子，您的名字。」

「唔，淳先生也真太無聊了，在那種時候竟會想起我來。我和淳先生只是在某一個宴會中有過一面之緣而已。而且在我的記憶裡並無手錶或什麼的。如果您帶來了的話，能不能讓我看看呢？」

「這就是，上面還留有青木君的血跡。」信一郎立刻出示用手帕妥慎包紮的手錶。那是一只白金的女用手錶，雕刻精巧美觀大方。

接過手來，夫人默默地凝視着它，心中思潮起伏，突然她好似想起什麼事來，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唔，想起來了，我會經看見過它的。這是某一位子

突然信一郎若有所思。琉璃子，琉璃子。青年臨死時痛苦地呼叫着的不就是琉璃子嗎？

信一郎從學生那裡獲得了那美艷少婦的住處，半小時後他已坐在魏街五號街那美輪美奐的莊田家的支關前了。

蜘蛛女王

「果您久候了，但是從參加喪禮回來還沒有時間換衣服呢。」

華麗寬敞的會客室的邊門毫無聲息的被打開，踏着細碎蓮步她儀態萬千地向信一郎致歉。

「那裡，那裡。我此來登府造訪實在太冒昧了。」

信一郎站起身來喃喃地回答，舌頭似被什麼東西所束縛得僵硬笨拙，他志忑不安地窺視了夫人一眼。

深藍色的綢和服，墨綠色印有飛燕的腰帶，包裹着夫人那苗條而又飽滿的玉體，給人一種溫柔蜜靜的感覺。

「喪儀可說是够盛大的了，但是像淳先生這樣的青年竟慘遭不幸，不能不使人惋惜。」

夫人毫不理會他的話只顧滔滔不絕的說下去。面對着這風姿綽約口若懸河的夫人，信一郎感到自己已被一只美麗的蜘蛛吐出來的絲所束縛，動彈不得。

「今天很冒昧的來打擾您是爲了一件有關死者的事。」

「回復到自我的信一郎開始道說來意，再一次正視夫人。」

「喔，我雖不知您將說些什麼，但我將樂意的洗耳恭聽。」

爵千金的東西。但是我做夢也想不到他們之間的關係竟會密切到互贈飾物的程度。好吧，把它交給我吧，我會歸還原主的。」

「那天不能把物主的姓名見告呢？因爲……」

「嘻嘻，像您這樣高貴的先生總不至會喜歡探查他人的秘密的吧。那末或許是怕我吞沒吧！」

夫人打斷了他的要求，但是臉上却堆滿着微笑。

「那裡，那裡。我只是由於一時的好奇心而已，那末讓我爲了麻煩您而致謝吧！」

夫人尖銳的言詞使信一郎無法抵禦，只能順水推舟的台下。

侍役送上了紅茶，信一郎似急欲脫身抽身而起。

「請等一等。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成爲您的朋友。這代表我們友情的開始，請您接受這份友誼吧。」

夫人邊說邊拿出了她所參加的某貴婦團體所舉辦的慈善音樂會の入場券和節目表。信一郎無法謝却她的盛意，只能默默的接受下來。當他告辭出來乘上電車時，他仍沉醉在幻想中。直到他突然猜疑手錶的持有者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時，對夫人的迷戀才開始從心中消失。

回家後信一郎悄悄拿出記事簿來檢視。這是青木失事時遺留在地上爲他無意中所檢得的。在那裡記載着：

「今年二月她送給我一只手錶作爲愛情的象徵。那時候我是何等地興奮愉快呀！我會用我所有的心血爲了我們的未來編織一個美夢，我也曾爲我們的愛情而祝福。在這世

界上我已別無所求，除了她的愛情。但是現在這一切已幻滅了，那時候的歡悅只換來現在的痛苦。昨天和村上上海軍上尉同赴她家時，我發現上尉的手腕上也帶有和她送給我的相同式樣的手錶。上尉還向我誇耀這是她的禮品。她是一只蜘蛛，一只美麗的但卻有毒的蜘蛛。……我的美夢破滅了，是誰使我從幸福的頂端墜入絕望的深淵的呢？……我應該怎麼辦呢？……是的，我要毀滅我自己。我要使她知道玩弄一個純潔的男人的感情其後果是什麼！

年青人的記事簿上並未寫明這謎樣的女人的姓名。

暴發戶

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福，在短短的三年間從貧無立錫之地一躍而爲百萬富翁的莊田勝平，那一年春天邀請了達官顯爵巨賈富商和陸軍巨頭們在他那座落在麴町的宏偉的府第中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遊園會。

剛從貴族學院畢業的唐澤子爵的令媛瑠璃子，約了她的愛侶杉野子爵的獨子直也，避開了混雜的人群，悄悄地躲在假山背後的木椅上促膝談心。

「實在太紊亂了。」

「這種趣味真太粗俗低級了，和諷刺劇中的暴發戶又有什麼二樣？」

杉野耐和着心上人的意見，露出不屑的神色。

這一句話不打緊却種下了禍根。喝得醉醺醺的莊田勝平爲了要清醒一下頭腦正獨自靜坐在假山上。「暴發戶」

三個字正刺着他的心病，不禁惱羞成怒，而當他目睹這一對情侶卿卿我我情意綿綿的親暱情形時，除了憤怒之外更毫無緣由地增加了幾分嫉妬。

「好吧，你們可以任意地發洩你們的情感，我會使你們深切地了解到你們所卑視的金錢到底有多大力量的，你們等着瞧吧。哼！」

他在心中憤憤地咕噥着，惺忪的醉眼中射出了一絲陰險的光芒。

是第二天的事，會受貴族院嚴格教育的唐澤子爵自去年失去老伴後性情突然變得憂鬱而又暴躁。那一天爲了長子光一不願克紹箕裘的踏上政治舞台却偏要去做什么藝術家使子爵大發雷霆，父子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執。最後憤怒的火焰掩沒了子爵的理智，他脫口而出：

「像你這樣目無尊長的混帳東西不配做我的兒子，替我滾出去。」

「走就走。」

決心爲藝術而犧牲一切的光一隨手收拾了畫具憤然離家。

緊跟着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和唐澤子爵在政治上常站在相對立場，和子爵有狼狗之稱的政敵，也就是瑠璃子的愛人直也的父親杉野子爵。在支關迎接來客的瑠璃子帶着滿腹狐疑向父親通報。

「嗯，杉野？他來幹嗎？」

父親帶着厭惡的心情步向會客室去會晤這不被歡迎的

客人。

不到十分鐘會客室中傳出了子爵的咆哮聲，杉野狼狽地打開門抱頭鼠竄而去。

「什麼事呀？爸。」

「真是一個渾蛋，貴族的顏面都給他丟盡了。你猜怎麼着，瑠璃子，這傢伙黑眼珠只看見白銀子，竟來替你說媒來了。」

子爵餘怒未息。

瑠璃子立刻臉泛桃花心中小鹿亂撞。她敏感地聯想到一定是代直也求婚來的，她無法克制自己的喜悅和興奮。

「呀！是怎麼會事呢？」

她嬌羞滿面的詢問。

「哈哈哈，如果是別人我當然十分高興和感謝，但是對方却是那滿身銅臭的莊田勝平，真是不自量力，還說什麼敬致聘金三十萬。」

「太欺侮人了，這樣的男人竟也……」

當她獲悉求婚的不是自己的意中人而却是那個年齡可以叫她父親的暴發戶莊田時，她不但失望更感到被侮辱般的傷心，禁不住潸然淚下。

「別把這事放在心上吧，你的父親不會漠視你的幸福的。」

從激動憤怒中平靜下來的子爵撫慰着愛女。但是這件事並未就此解決，瑠璃子的心中因此而留下了一種難以形容的不安和懊惱。

名 畫

「存款久欠不還殊屬遺憾，茲限於三日內即行籌還，屆期如仍未能履行債務則當依法起訴莫謂言之不預也。」

寄自勝平的掛號快信中這樣寫着，久經風浪的子爵看完後也不禁憂形於色。

那是父女二人正被債務逼得焦頭爛額時發生的事。一個名叫木下的男人突然造訪。他是子爵出任司法大臣時的秘書，平日本是座上常客，但最近却突告絕跡。那一天的來臨據說是爲了獲得了某一名需要請子爵鑑別其真偽。

「你太天真了，真正的夏桂山水怎會落到你們手裡？哈哈。」

數日後木下又帶來一包書畫請代保管。晚上子爵閒中無事拿出來看時大吃一驚，在維新志士雲井龍雄所著論文的封面上有夏桂山水的真蹟。

「好畫，好畫。這真是他的精心傑作，木下真有他的，居然被他搜到了佳品。但是他竟毫不在乎的寄存在這裡未免有些奇怪。」

子爵欣賞之餘突然疑竇叢生。

終於可咒咀的六月三十日到了。一個自稱爲莊田代表的市僧爲了債務和子爵舉行了一次最後的談判。一個星期後子爵應警察總監之邀往訪晤談，直到傍晚才垂頭喪氣面如死灰的回家。

「啊，爸，您怎麼了？」

「瑠璃子，讓我獨自清靜一會兒，不要來打擾我。」
子爵撇下了驚惶失措的愛女把自己鎖在書房裡。

「爸，請開開門呀，爸。」
室內毫無反應，門仍緊鎖着。瑠璃子繼續懇求着，叫着，良久，一只無力的手打開了門，當她跨入書房時不覺「呀！」的驚叫起來。那是為了豪放堅毅的父親竟在掩面低泣的緣故。

瑠璃子不忍再仔細回憶當時的一切。總之，債主逼債急如星火，而父親羅掘俱盡實無法應付，不得已把木下寄存的書畫寶典三萬元清理了債務。而不幸的是這些書畫的所有者並不是木下，正是那暴發戶莊田勝平。於是子爵被控為侵佔他人財物。

「這事如被宣揚出去將玷辱您的一世令名，這將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現在對方已允撤銷告訴，如果您能向之致歉的話，為您的令譽計，還是委屈您一些，私下和解了吧。」

警察總監殷殷地勸說。

「瑠璃子，請寬恕你的父親吧。我對不起你，更對不起你那死去的母親。」

縱橫政海三十年來嘗遭受挫折的唐澤子爵，第一次以追悔莫及的心情低首下心向自己的女兒謝罪。

瑠璃子芳心欲碎，淚如泉湧。而滿臉憔悴的臉龐經淚水沖洗後如帶雨桃花更增艷麗。她想起了母親，也想到了哥哥。如果他們還在的話，就可以設法來應付了，至少也

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像一把銳利的匕首刺痛着直也的心。當他發覺自己的父親竟是這悲劇的揭幕人時不禁咆哮如雷，如凶神附體似地衝向父親的書室，但是偏巧父親不在家。

對強暴只有以強暴來對付，直也單身奔向莊田家。被憤怒和嫉妬刺激得要發狂的直也手中緊握着防身用手鎗，在門前破口大罵。

「立刻起誓放棄這不正當的婚約，否則……」

「否則怎麼樣？哈哈。」

陰險得意的笑聲刺激着直也緊張欲裂的神經，他忘其所以的拔鎗射擊。

鎗彈從勝平身旁擦身而過，擊中了鄰室勝平的獨生女美奈子的柔指。勝平走向電話機要向警局報警。

「爸，算了罷。傳出去會被人笑話的。」

受傷的美奈子懇求着。

復 讐

莊田勝平和唐澤子爵千金瑠璃子的結婚在當時真可說是空前盛事，轟動一時，為了顯耀他的財富，莊田竭其所能地大事鋪張，瓊樓玉宇，庖鳳烹龍，而禮堂更是佈置得富麗堂皇，最使人側目的是地上竟鋪滿了黃金。

盛宴終了後，莊田新夫婦攜手返回洞房。

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但是現在是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剩下老父弱女為人迫脅。沒有同情只有侮辱，沒有安慰只有卑視。當她幻想到白髮老父被如狼如虎的衙役推入牢獄，在鐵窗裡偷渡殘生的情形時，她恨不能立刻死去。然而死并不能解決事情，正像淚水不能抵償債務一樣。現在除了她這弱女子之外已沒有能挽回這即將到來的災禍了。為了拯救父親的名譽，為了安慰亡母在天之靈，更為了維護

「唐澤」這光榮的姓氏，溫婉柔順的她終於下了一個可怕的決定，她決定犧牲自己的青春，她要用自己的美麗做工具來懲罰那些毫無人性險險狡詐的魔鬼。

「爸，請把我嫁給莊田吧！」
瑠璃子強忍悲憤向父親請求。

「嗯？」

「我請求您，爸，答應我的要求吧！」

「胡說。」

是晚，她躲開了憤怒苦悶的父親寫了二封信，一封信是給莊田勝平的允婚信。除了為遊園會以後久疏問候而致歉外并明確的宣稱將委身以事。另一封給自己的愛人杉野直也，詳細地敘述將和莊田結婚的前因後果，最後她寫道：

現在我已沒有憤憤，更沒有悲哀，有的只是復讐的決心，我確信勝利將屬於我。呀，魔鬼呀！殺死我吧！把我最後的一點愛和羞恥都奪走吧！給我勇氣，給我殘忍，我要復讐，我要復讐！」

「以前的事請付之流水吧！」

瑠璃子對緊偎身旁的莊田嫣然細語。

「當然，當然。」

勝平佳麗當前神魂顛倒，連連地點着頭。

秀麗的女侍帶來了醇酒豐肴，是合套的時候了，在這危機四伏中，瑠璃子出於本能地警惕着。

「唉，我真不放心父親的病體現在怎樣了？您不會反對我打一個電話去問候的吧！」

她靈機一動嬌聲嗲氣的向勝平訴說後立刻掛通了電話。

「什麼？很嚴重？今天晚上……呀，怎麼辦呢？」她踉蹌地跌入椅中粉頸低垂，慘然欲泣。

「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嗎？」

勝平被這突發事件嚇得手足無措面無人色。

被誘入籠的美麗孔雀，在進入陷阱的刹那，却開始勇敢地反擊了。——已經被她的美麗和柔媚所攝伏的勝平，對她的秘密復計劃竟茫然無知。

那一夜在勝平首肯後，瑠璃子似脫籠之鳥重行飛返香巢。

早在允婚的時候，瑠璃子已決定和莊田僅維持名義上的夫婦關係，但當她一旦面對現實時她方發覺實行起來並不如想像設的容易。

婚後短時期內以父親垂危乏人照料為理由，她仍住在父親家。每天，莊田慫恿她去她家探視。

「爸，我的可愛的爸。」她以處女的嬌羞和娼婦設的淫蕩的態度，若接若離戲弄着勝平。

十天過去了，二十天過去了，隨着時日的飛逝，勝平面對這嬌媚的杏臉豐滿的肉體，使他怒火如焚無法克制。但是瑠璃子雖色艷桃李却冷若冰霜，而他因愛極而懼反不敢輕舉妄動。

一天，時候年青的嬌妻觀劇回家時，猛烈的情慾燃燒在莊田的心頭，使他無法再忍耐，他需要發洩。

「唉，您也太性急了，既已結成夫妻天長地久也不忙在一時。我只是希望再過一個時期的閨女生活而已，誰叫我們沒有甜蜜的訂婚期呢？」

瑠璃子躲在勝平的懷裡甜言蜜語地撒嬌，又脫出了魔掌。

但是這只是如火上加油使勝平的慾火更爲旺盛而已。無法可想之下，勝平勸誘瑠璃子往遊葉山別墅，他希望

在幽雅清靜的別墅裡擺脫任何人的影響，使嬌妻回心轉意花開並蒂。瑠璃子明知其中另有陰謀，但仍有恃無恐的表示贊同，毫不顯露一些不安或疑慮。

「是嗎？這太好了，我正希望能過一些安靜的日子呢！」

到別墅後第三天晚上，暴風雨來臨了。勝平遠赴東京辦事處所未歸，別墅裡除一看門老僕外別無他人，瑠璃子置身其間傾聽着狂風怒號急雨如珠，燈搖窗動，天崩地排，不覺膽戰心驚，回憶前塵更起了紅顏薄命之感，無法排

當看守別墅的老僕聞警前來時勝平已僵躺地上，似被什麼重物所擊，氣喘如牛。——因過激的行動引起了心臟麻痺。

「您怎樣了？」瑠璃子俯伏在這名義丈夫的身上，屋角發出了一陣哈哈的笑聲。

那是勝平的長男勝彥。這個白痴青年很久以來即如親姊般地愛戀着瑠璃子，他覺得他有義務保護這純潔的她不受任何人的侮辱，即使是自己的父親也不例外。自她遷來別墅以來，每晚他都守護在室外，那晚當他冒著暴風雨趕來別墅時剛好解了瑠璃子的圍。

醫師被請來，但已回天乏術了。

「瑠璃子，瑠璃子。」

勝平漸漸繼續地呼叫着妻子的名字慢慢地闔上了眼睛。

戰爭結束了，她毫不費力地成功了。但是她真的已達到復讐的目的了嗎？不，他丟下了二個包袱——白痴的兒子柔弱的女兒——給她，自己到極樂世界去了。在這場戰爭中勝利的是誰呢？失敗的又是誰呢？她從名義上的妻子一變而爲貨真價實的未亡人了，在她還未能充份地報復之前她已失却了報復的對象了。她感到了極度的失望，她想不出還有什麼理由再活下去。但是就此死去而被人誤會她是爲了這名義上的丈夫事實上的敵人而殉節，是她所無法容忍的。這個男人毀滅了一個女人的幸福，竟一些也不受到懲罰，老天又何太不公平呢？男人能胡作非爲，女人却

遭愁懷。

傾盆大雨中莊田趕回別墅，瑠璃子精神恍惚溫柔地靠近了丈夫的身邊。深夜裡，勝平在嬌妻前屈膝哀求。

「瑠璃子，到現在你還不能了解我的心嗎？」酒精在腦中作祟，瑠璃子傾聽着勝平的哀告，她發現了他善良的一面，也發覺自己逐漸地變得軟弱起來。

「瑠璃子，我懇求你，你難道不能把全部身心都寄託給你的丈夫嗎？」

她沉默着。

「瑠璃子，你不是我的妻子嗎？我不是你的丈夫嗎？你說話呀！」

過度的沉默使勝平由哀告而變爲倔強發橫。

「您要怎麼樣呀？」

「要怎麼樣？那不是我有足夠的權力嗎？現在我要行使丈夫的權力了。」

勝平步步進逼，眼中射出色情的火焰，像老鷹捉小鶻般地把他的手緊緊拉着嬌小柔弱的瑠璃子。

「您怎麼了？」

瑠璃子因猙獰做殊死的抗拒，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電燈突然熄滅，一個黑影竄窗而入。

「誰？」

沒有回答，黑影撲向勝平，於是內室而庭園，勝平和那黑影激烈地搏鬥。一會兒勝平發出痛苦的呻吟聲，搏鬥停止了。

註定要含辱偷生的嗎？男人，男人，哈哈。弱者，你的名字真是女人嗎？

莊田死後，瑠璃子的內心有了一個大轉變。

初

戀

接受了瑠璃子夫人的優待券，信一郎參加了慈善音樂會，在那裡他看見許多著名的青年文學家和大學生們衆星拱月般包圍在夫人四周，尤其使他注意的是人群中一位身穿海軍制服佩戴上尉階級的軍官。這就是青木記事灘上記載着的上尉吧，信一郎在心中默想。

音樂會終了後，夫人撇下了追隨在左右的男人們，走向信一郎的身邊，慇懃地要伴他回家，在許多羨慕而又嫉妒的目光下他們乘上了夫人的小轎車。但當車到帝國劇場時她又改變初衷，不由分說強邀信一郎同入包廂。

在那裡早就有八九個男人在恭候着，這是一場殘忍但却逼真的戀愛遊戲。在那燈光微弱的包廂中她以無限溫柔的語調在信一郎耳邊細語。

「信一郎先生，只有和您在了一起才能使人感到寧靜和愉快。」

無庸諱言的，信一郎已被夫人的美艷所迷惑。但是他的未泯良知告訴他這是一場戰爭，眼前這個絕世佳麗正是自己的敵人，爲了死去的青木，自己必需打贏這一仗。他努力地振作起精神克制着蠢蠢欲動的情慾。

翌日，他突然接到莊田夫人寄來的紫色情書。內中寫

着「信一郎，我的愛人。」

妖婦！美麗迷人的蜘蛛！尤其使信一郎激憤不平的是，瑠璃子竟把爲她而死的青木淳的介弟也作爲她戲弄的對象之一。有一天信一郎對她的殘忍地戲弄愛情，實感忍無可忍，義正詞嚴地加以斥責，但她竟無動於衷。

「我很抱歉打斷了您的話，我希望您的忠告能就此打住，當然這並不代表我對您的忠告不表敬意。」

夫人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但語氣仍是溫文有禮。

「夫人，我只是想忠告您，在您的遊戲中——我覺得很難相信這遊戲絲毫不含惡意——請把青木的弟弟除外。」

拂袖而起的信一郎用近乎警告的聲調要求着，但是她仍若無其事地秋波微轉嫣然一笑。

「我並不想戲弄任何人，更無意捉弄青木先生。我只不過研究一下稔先生的理智能支持到那一天而已。」

瑠璃子的回答中充滿着諷刺的意味。

雖然莊田夫人以蕩婦姿態迴旋於男子群中，但對勝平遺留下來的女兒美奈子却盡了一個好母親的責任。勝平死時年僅十七的美奈子現在已是十九歲了。圓潤的潔白細膩的臉龐上顯露出處女的純潔和天真。美奈子衷心地愛慕着

她那年青不幸的母親。現在除了一個白痴青年外只有她們二個弱女了。她們把慘痛的過去深深地埋葬在心底，二人緊緊攜手來面對這充滿險殺陷阱的現實。

美奈子常常獨自前往青山墳場謁墓，因此也偶然與去

日大使的千金之邀前往訪晤，直到深夜尚未回來。

「媽怎麼還不回來？」

「一小時前即來等候的青木稔在室中不耐地踱着，不時看一手錶。靜坐一隅的美奈子被他中間斷的脚步聲弄得心亂如麻，如坐針氈。

「怎麼樣？到外邊去散散步吧！」

青木邀請着。

美奈子受寵若驚芳心無主，最後終於含羞起身。從底倉出發，經過宮下，一直走到了那寂靜的山峽下。

「再散步一會您不會反對吧？」青木詢問道。

「是，……」美奈子謹慎地回答，心中默默地說：「任是海角天涯我願跟隨着您。」

自木賀到宮城，他們繼續徜徉着。閒談中他們提到了關於結婚的事。當青木探詢「令慈究將守節到何年何月？」時，美奈子恍然大悟，她對青木的情有所鍾已不再有任何懷疑。

剛才他慫恿我早日結婚原來只是想等我離家後他可以與母親結合不再有所顧忌而已。當她會悟到青木談論結婚的眞正目的時與這個風流倜儻的青年散步變成了一種痛苦美麗夢幻滅了！

但是美奈子以她少女特有的自尊心，把一切痛苦埋葬在心裡，她後悔自己會答應出來散步。

某夜，美奈子帶着悽涼孤獨的心情，獨自在花園中徘徊。

掃墓的青木的弟弟相會，漸漸地她對這不知名的青年竟發生了情懷。有一天當美奈子在衣關前接待來訪瑠璃子的友人時，她發覺來客竟是自己私心企慕的掃墓青年時，不禁爽然若有所失。她無法他強自己對這事置之泰然，她對那年青的母親的純潔愛慕之心因而發生動搖。尤其是當她目睹母親與青年肆意歡笑時，真是既羨又妬，她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才好。

三 角 戀 愛

那年夏天瑠璃子母女二人住箱根避暑。

火車到國津府時似與母親有所默約，青木稔正等在那裡，其旁停着一輛汽車。這不會是一個壞預兆吧。

「或許我不應該這樣說，先兄也是在這裡搭汽車而出去事的，所以我建議讓我們改乘電車可能比較安全些。」

青年低低的說，窺視着莊田夫人的神色。

「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已決定搭乘汽車了，難道您不敢或不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女王樣的威嚴，媚婦般的媚惑，瑠璃子帶着命令式的語氣詢問，但是並不忘却露出一個令人陶醉的甜笑。青年默然而息，立刻柔順地跟隨二人之後跨入汽車。

「喔，對了，美奈子小姐在以前就認識青木先生了吧！」

他們到達了華麗的富士屋旅館，在會客廳休息時，母親爲她介紹了青木。四五天後的一晚，莊田夫人應法國駐

「呀！」

她差一點叫出聲來，在庭園陰暗的一角，母親正和青木稔並肩依切細語。她的心在緊縮，她的血似在倒流。她不敢再正視一眼他們親暱的背影，她想逃回房去，但是脚却似已在地上生根。她不願聽那些包涵了無限的柔情蜜意的情話，但是聽覺偏偏比平日更來得靈敏。

「稔先生，您到底有什麼事呀？請快些說吧！」

催促再三，青木始硬着頭皮吞吞吐吐地說：

「唐澤小姐，您要我等那一天呀？」

慢慢地青木忘却了羞耻和畏怯，口若懸河地傾吐着熱情的言詞。做母親的因無法措詞而沉默着。

「您不承認我對您的愛情嗎？我不配承受您的心嗎？」

還是您只是在戲弄我呢！」

青木被他自己熱情的言詞所激動，他陶醉在粉紅色的夢中，狂亂的懇求着。

「請再等一兩天。」

被迫問着的母親終於開口了。這句話聽在美奈子的耳裡，無異晴天霹靂，頓覺萬念俱灰，淚珠像斷了線的珍珠不停地從慘淡的臉龐上滾下。

決 裂

似乎是天意，四五天前信一郎偕同愛妻靜子也來到了富士屋旅館，當然他知道了青木稔和瑠璃子中間緊急的事態。他不願再眼見這年青人步他不幸的哥哥的後塵，他憎

悄悄地他出來散步。

「你哥哥的死雖說是爲了車禍，但是事實證明出他是自殺的。」

他出示淳的記事簿。

「請您丟掉它吧！這一切都毫無關係的！」

第一次聽到亡兄的死因的稔，情緒激動類似瘋狂，頭腦中似被暴風雨所襲擊般地在狂亂。他所說的「毫無關係」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玩弄了哥哥還不够，現在竟又找到我身上來了。」這實在欺人太甚了，青木稔熱血沸騰他決定這種戲弄應該立刻停止。

那一晚，瑠璃子邀美奈子去強羅溫泉，當她們浸沉在那溫暖如春的泉水中時，二顆逐漸離異的寂寞的心，又復溶合在一起，回旅館時時鐘剛打過九下，青木房內的電燈已熄滅。

「怎麼，稔先生這末早就睡了？」

母女二人回房各據一榻，美奈子因日來感情受損，思潮起伏無法入睡。直到三時過後才朦朧進入夢鄉。

突然睡夢中依稀聽見母親痛苦的呻吟聲，美奈子睜開了眼。

「媽，媽。」

沒有回答，呻吟聲仍繼續着。美奈子起身走近母親床邊伸手摸索時，微溫黏膩的液體沾滿了她的柔指，同時一種腥臭味衝向她的鼻端，這是鮮血，白色的床單和棉被已染

「媽，直也先生來看您了。」

美奈子在瑠璃子的身邊輕語，神志已入昏迷狀態的夫人突然從死神的魔掌中掙扎出來，鐵青的臉上泛上了一陣紅雲。

「直也先生，……我……沒有什麼可以和您說的……只有……懇求您一件事……您能答應嗎？」

瑠璃子喘着氣，淚珠延頰而下。

「我答應您，只要我辦得到，什麼事都答應您。」

「那個，那個美奈子，我想懇求您好好地照拂她。她現在變成一個孤兒了……一個孤兒……」

長時間的談話消耗盡了她的體力，太陽似被烏雲所吞沒，她的眼前是漆黑一片，黑暗中她好像看見母親正含笑站在她面前，伸出慈愛的手撫慰這可憐的受盡磨折的女兒，她安靜地倒向慈母的懷抱去享受那溫暖平安的生活。

美奈子從母親的内衣袋裡發現一張照片時，母親的一切秘密都揭露了。那不是母親在臨終時亟盼一晤的杉野直也嗎？爲了金錢而犧牲自己的青春，於是爲了報復用蕩婦般的手段來戲弄男性。美奈子對這年青的母親由衷的表示同情，她淌下了新的感激之淚，叫來鄰室的直也，默默地把照片和內衣交給了他。

在瑠璃子被殺後那年秋天所舉行的第二次畫展中，一幅題名爲「真珠夫人」的肖像畫，被公認爲近代傑作。這

成紅色。

「媽，您怎麼了？媽。」

「美奈子，不要驚慌，現在我覺悟了，我覺得對不起你。」

母親嬌艷如花的臉痛苦地抽搐着。

「請你幫助我，美奈子。把這電報拍到神戶去……杉野先生一定還在神戶的南洋貿易公司，我希望在離開這世界之前再見他一面。」

說到這裡，瑠璃子力竭氣衰頹然倒下。

醫生駛至，創口在右腹部，凶器是一把銳利的小刀，傷勢嚴重似已無法挽救，像燈油將罄的火焰，瑠璃子徘徊在死亡的邊緣。第三天下午，瑠璃子突然想起來似地喃喃地問：

「青木先生呢？」

美奈子蛾眉緊鎖無詞以對。

「自首了？」美奈子搖搖頭。

「那末自殺了？」

美奈子的舌頭似被鐵釘釘住動彈不得，她不忍心由她自己的口來證實這不幸的噩耗。

「是嗎？我也這樣想。但是這一次我却一無惡意的盼

。一輛汽車疾馳而來在旅館前戛然而止，那是趕來探視以前的愛人的杉野直也。美如冠玉的他，因久居南洋皮膚已變成赭紅色，加上堅毅沉着臉更富有男性美。

是爲了獻身藝術放棄溫暖的家庭的唐澤光一，含着熱淚爲了追悼妹妹那悲慘的一生而完成的血淚精品。這是他對這可愛而又不幸的妹妹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完)

經理：「你有領導爵士樂隊的資格嗎？」

應徵者：「絕對沒有問題。二次大戰時，我在法國曾兩次因受炮彈轟震，患神經崩潰。而現在呢，我所住的公寓，頂上那一家有十二個淘氣的孩子。」

母親對着新來不久的保姆說：

「孩子，過來跟阿姨親個嘴。」

小喬治：「不，我不敢，我怕。」

母親：「爲什麼呢？」

小喬治：「昨天我看見爸爸跟她親個嘴，她打了他一下很重的耳刮子。」



一個鎮靜的人

一明

三月的一個傍晚，魏禮先生來至亞頓外科醫院門前，舉手敲我門鈴。

「晚安，吉妮，醫生在家嗎？」魏禮靜靜地問；吉妮是亞頓醫生的管家婦。

「亞頓醫生不在家，」吉妮答：「但是他的助手克姆龍醫生在，要看他嗎？」

「無所謂，隨便那位醫生對我都有益，」魏禮平靜地回答。

吉妮帶着嘉許的神氣望着他，她最欽佩鎮靜的人，她將他引入餐廳——這是一種特殊的優遇，魏禮在椅子上坐下，他將兩手插入衣袋，微感興趣地望着懸在壁爐架上的四絃琴。

他是個瘦小的人，年紀約為三十七歲，面色略顯蒼白，鬚髮剃得乾淨，身上穿着一套整潔的灰色衣服，結着一條黑領帶，魏禮是本村裡的麵包師，在大馬路開設一爿店舖，他做的羊肉餅遠近聞名，他的為人，却以冷靜著稱，而他在這一方面的聲名，更超出他那精良的焙烤技術之上。

村裡的人提到他的名字時，總是欽佩地說：「哎，哎，魏禮真是一個冷靜的漢子。」

他贏得這項聲名，完全由於平時行為的表現；例如他上次在滾球決賽中，曾以最後一擲，而登上冠軍寶座，觀眾對他的歡呼，並非因為他獲得勝利，而是讚美他那不動聲色的氣度；他的對手哥登，早已激奮得如醉如狂了。

球賽完畢後，哥登在俱樂部談起魏禮時說，「他根本不是人，他沒有感覺，他好似一條冰凍的魚，啊，魏禮這個人根本沒有思想！」

於是「魏禮沒有思想」這句話，就在這小村裡不脛而走，現在，魏禮坐在醫生的餐廳裡，默然等待。

「魏禮先生，請隨我來，」管家婦吉妮向他招呼，將他由沉默中喚醒，他起身隨她進入外科診療室。

「請坐，」克姆龍醫生向他說：「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我的舌頭，醫生，上有一塊地方不大舒服，」魏禮答。

「你是說舌頭痛，是嗎？」

「是的，有一點痛。」

醫生看了一眼魏禮的舌頭，隨後又仔細地看了好一會，於是醫生換了一種聲調問：「這有多久了？」

「據我記憶所及，大概有六個星期了，是慢慢開始的，愈來愈變得厲害。」

「你抽煙嗎？」

「是的我的煙癮很大。」

「抽煙斗？」

「是的。」

隨後是一陣短暫的靜默，於是醫生起身去儀器室取出一柄強力的放大鏡，他對魏禮先生的舌頭再作一番仔細的觀察；舌上有一粒猩紅色的硬塊，隱伏着一種不祥的預兆，醫生默然回至椅旁坐下，心中暗自思量。

對於這種情形，祇有兩個辦法：一是表面安慰，一是告以實情，醫生久聞魏禮先生具有超人的鎮靜，因此醫生略事考慮後，決定把實情告訴他。

「魏禮先生，」醫生說：「你舌頭上的這粒小東西，可能十分嚴重，也可能毫無妨害。」

「這就是我來看你的原因，醫生，」魏禮依然無動於衷地說：「我要你告訴我這究竟是什麼毛病。」

「這正是我要解決的問題，」醫生答：「我要在你舌上患處切下一片薄片，送去病理化驗室檢驗，切片並不疼痛，兩三天後，就可以知道結果，同時可以證明這究竟是我所擔心的那個病症。」

「你擔心的是什麼病症？」魏禮問。

醫生遲疑了一會，他覺得不應當把自己心中的疑慮告訴病人，但他認着魏禮那雙冷靜的灰色眼睛，於是他決定把實情告訴他。

「我擔心這可能是舌癌，」醫生低聲說。

室內又一陣令人難耐的靜默，於是魏禮問：「如果是舌癌怎麼治？」

「開刀，」醫生做了一個手式說。

「你是說得把整個舌頭割掉？」

「這很難說，要看病情決定，」醫生答。

魏禮默然望着自己的鞋尖，好一會，他抬起頭來說：「你是的對，醫生，那麼現在就動手吧。」

醫生站起身來，取過消毒器械，在魏禮舌頭噴了一陣氯乙烷，然後用小刀割下一條紅色的薄片。

「好快，」魏禮說；他用消毒藥水漱過口，拿起帽子準備離去。

「讓我來看，」醫生說：「今天是星期一，星期四你在同一個時間來，我會把檢驗結果告訴你。」

「我希望聽到好消息，」魏禮平靜地說。

「我也是這樣希望，」醫生答。

「晚安，醫生，」

「晚安，」

醫生目送魏禮先生走出診療室，他輕輕拉上身后的門

「啊！他真是無比的冷靜，」醫生默然自語。
魏禮，這個冷靜的漢子，這個沒有感覺的人，在街上蹣跚而行，他頭頸挺直，嘴唇緊閉，外表看來，他是一派鎮靜，但他腦海內，好似有千百個鐵錘在猛烈敲擊，他的耳朵裡，一個可怕的字，雷鳴似的重複着在響：「痛！痛！痛！他感到全身顫抖，心臟好似要跳出胸膛，當他轉向教堂街時，一陣虛弱的感覺，使他幾乎昏倒地上。
「你好嗎？魏禮，晚上很涼快，正是玩球的好天氣，」他的一個朋友巴利微笑向他招呼。
他舉目望去，面前好似有一排人向他揮手歡呼：「痛！痛！痛！」

「是的，晚上很涼快，巴利。」魏禮答。

「星期六去玩滾球嗎？」

「我一定去，無論怎樣，我決不錯過這機會。」

他奇怪自己怎會仍有這份心情和巴利約會玩球的事？魏禮繼續前行，他感到身上流出冷汗，頸部肌肉陣陣抽痛，他整個身體，好似化成一灘水，他那長久培養的自制力，也完全崩毀無遺。

半生以來，魏禮像個魔鬼似的與他自己的神經交戰，他那可憎的神經，時常給他背叛性的威脅，例如：在上次滾球決賽中，他表面上雖然是力持鎮靜，但內心的激動，使他在最後一擲時，幾乎不能舉起手臂，現在，他面對着這件可怕的事，他怎能再保持鎮靜？雷鳴似的聲音，又在他耳旁響起：「痛！痛！痛！」

種拾

禮無聲的仰面靜臥，握緊双拳，努力控制自己，室內的黑暗使他感到壓迫，他亟欲放聲大叫，以舒緩他那痛苦的神經，他要向貝絲痛哭，以求得到她的同情和安慰，他向她傾訴：我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的人，我並不堅強，我怕，我什麼都怕，我現在恐怖極了——好似一個絕望的孩子，我一向敏感，一向緊張，這就是我一向矯飾的原因，但我現在再也不能矯飾，你聽到我的話嗎？你了解嗎，他們說我……：「說我患了癌症！」

這個可怕的字，又使他感到極端的驚恐，那嘲弄的聲音，又重複的在他耳旁響起：「痛！痛！痛！」

他用手蒙住嘴吧，低聲飲泣，他傾聽自己絕望的聲音，黑暗籠罩着他，時間緩緩滑過，他整夜不能成眠——連一秒鐘都睡不着。

清晨四時，他披衣起床，去至麵包房工作，他希望用工作來舒緩自己的神經，但却沒有效用，時間的度過，更加深他的絕望，外表上他仍是一派鎮靜；和平時一樣的在店舖裡跑出跑進，和回答別人的問詢，但他心裡却是無限的激動，他無法忘記這個可怕的思想：他是患了絕望的癌症！

一有空暇，他就奔上樓梯，面對着鏡子，伸出舌頭，審視那粒不祥的紅點。

是可悲還是可笑？一個成年的人，竟然對着鏡子吐舌頭，這滑稽的景象不能使他發笑，他一本正經地凝視自己的舌尖。

他默然回至家中，他的住室就在麵包店的樓上，他在椅中坐下，換上拖鞋。

「你今天玩球回來得很早，」他的妻子貝絲說：她正坐在椅中看報，望見他進屋時說。

「我今天沒有玩球祇是散了一會步，」魏禮答，努力控制自己，不要讓貝絲窺出心事。

「哦，貝絲說：「傑勒商店有一批漂亮的帽子大拍賣，是鑲羽毛的，價錢不貴，我很想去買一頂。」

魏禮的眼睛凝視着爐火，他強作鎮靜地回答：「你真應該替自己買點東西了。」

貝絲拋給他一個溫柔的微笑，她說：「也許我要買一頂新帽子，也許我不買，因為我要省下錢來派正經用途，我們下能一生同居在這個閣樓上，我們要在諾克斯山邊造一座小房子；你說還要等多時候我們才能有這力量？再等兩年就行了嗎？」

再等兩年！魏禮心中暗想：兩年以後，自己已不知道葬身何處，他閉緊眼睛，努力制止淚水流出。

他提早上床，他平時睡得也很早，大約均在十點鐘以前，因為他每天清晨四點鐘就要在麵包房開始工作，然而他今晚睡得特別早，九點鐘就上床安寢，但他不能閉眼，在貝絲上床時，他仍然沒有睡着，但他不願講話，他閉緊眼睛，假裝熟睡，他痛苦地聆聽貝絲那熟悉的動作聲：打呵欠，卸髮夾，旋緊鬧鐘的發條，然後輕輕爬上床舖。一刻鐘後，貝絲輕勻的呼吸聲，顯示她已熟睡，魏

舌上的紅點，是不是變得更厲害起來？還是保持原狀？他感到患處好似昨日更痛一些，這可能是因為醫生在患處割去了一片皮肉，也可能是自己的幻覺。

這粒猩紅色的斑點，居然代表著死亡，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它的確代表死亡，這猩紅色的斑點就是癌——他潛伏在你的身體內部，緩緩吞噬你，癌！癌！他耳旁又響起這可怕的聲音，他向鏡中又偷瞟了一眼，然後躡足走下樓梯，早餐時，貝絲向他說：

「這兩天你吃得很少。」

「沒有的事，」他表示抗議，一面強做鎮靜的吞食面前的食物，食物雖被他嚥下腹內，但他絲毫不感到食物的滋味。

除了對於癌症的恐懼外，他的一切感覺，均告麻木，他可能已陷入半瘋狂狀態，他相信自己的病症已經確定，那該怎麼辦？開刀！正如醫生所云，他閉住眼睛，默念未來。他看見自己躺在醫院狹窄的病床上，焦急的等待，於是他又看見自己被抬上輪床，送入手術室，他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怖，哥羅芳的氣味使他陷入昏迷，銳利的探針刺入他的口腔，醫生用刀在割他的舌頭——連根割去，一陣發泣，使他感到窒息，他舉起手臂，蒙住自己閉緊的眼睛，好似要遮斷這一幕恐怖的景象。

他又看見自己躺在狹窄的病床上，痛苦的醒來，他已經變成一個沒有舌頭的人，他從此不能說話，祇能囉囉的蠕動嘴唇。

啊！這真是太可怕了，可怕得令人不能忍受，他墜入痛苦

的深淵，時間緩緩滑動，星期三夜晚度過，星期四白日到臨，這決定他命運的日子終於來到，一切幻想即將成爲事實，午餐後，他離開麵包房，去至河邊，河中正在長水，洶湧的波浪，距他足邊不及數呎，他木然望着河水，僅邁一步，那麼一切痛苦和恐懼即可結束，他俯身前傾，足下的河水奔騰，好似在向他的召喚。

突然，他身後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

「魏禮，你在呼吸新鮮空氣嗎？」

他轉首回望，微笑向他招呼的是彼德爾寧。

迷惘之中，魏禮聽見自己的聲音回答：「麵包房下午熱極了。」

他們默然站了一會，於是彼德爾寧說：「如果你要回去，我們可以同走一段路。」

他們沿着河岸緩緩而行，閒談着村裡發生的一些新聞瑣事，魏禮無法抽身告退，祇好陪他同行。

魏禮回至家中，飲下一杯茶後，就上樓更換衣服，他現在已經打定主意：寧可死去，決不開刀，他相信開刀對他不會有益，因爲癌症是無法根治，開刀剷除後仍會復發，一定仍會復發。

傍晚六時許，他告訴貝絲：他要出去散步一會，他怕貝絲要陪他一同出去，但她並未如此，因爲她已決定要去傑勒商店購買一頂新帽子。

傍晚的夕氣很涼爽，魏禮走至街上，不時和熟識的朋友頷首招呼，他感到自己是在走向墳墓……。



羅吉太太

——山隱——

羅吉太太住在村邊大橡樹下的一座小屋裡；和她同住的是她的老伴——羅吉先生，因爲他們的孩子都已長大，各自出外謀生，兩個兒子在約翰堡做礦工，最小的兒子也離開他們到麥赫爾牧羊去了。

距她家不遠處有一木匠兼鐵匠店，羅老頭就在這片店裡工作，製造桌櫃和棺材，他有時還兼管挖掘墳墓的工作，望着親手製做的棺材埋入土內，他對於自己的工作感到一種無言的驕傲，他做的棺材貨真價實，總是選用上好的木材和美麗的銅柄。

羅吉太太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女人，除了掌管全部家務外，還精於女紅，每天戴上她的鋼邊老花眼鏡，坐在窗前，替人家縫製衣裙和長袍。

羅吉太太心中埋藏着一個秘密的願望；她要做一件上

「吉妮，醫生在家嗎？」
魏禮聽到自己又在問出這句愚蠢而無意義的話；是的！他現在又坐在醫生的餐廳裡，凝視着壁爐架上懸掛的四絃琴。

他隨着吉妮又走進醫生的診療室，他望着坐在桌子對面的醫生，心中感到自己好似是站在決定命運的審判官的座前。

醫生嚴肅的望了他好一會，於是站起身來向他伸出手。

「我要恭賀你，」醫生說：「我已察看過病理檢驗報告，你舌頭上的紅瘡，沒有一絲兒癌症的徵象，祇是普通的發炎，治療一，二個星期就可以好了。」

魏禮感到一陣昏暈，狂喜的熱浪，在他胸內沖激，但他蒼白的臉上，不露絲毫神色，他靜靜的回應：

「多謝你，醫生，這個消息使我很高興。」

「我希望在過去兩天裡，你沒有因此感到憂煩，」醫生說：「當然，在事情未證實以前，我不應當把我心中的疑慮告訴你，但因爲你是一個從不憂煩的人，所以我才……。」

「沒有關係，醫生，」魏禮低聲回答；眼睛注視地板，「但是我也許並不如大家想像得那樣鎮靜。」他面上露出一個安靜的笑容，接着又說：「他們以爲我沒有感覺，沒有思想……。」

於是，他用那永遠鎮靜的聲音，向醫生道出以上所述的一段經過。

——完——

等細麻布鑲白花邊的結婚禮服，雖然現時的結婚禮服多用緞子或軟緞製做，但當羅吉太太還是少女的那個時代裡，細麻布禮服就算是最上乘的了。

羅吉太太當年結婚時穿的是一件黑羽紗長袍；一個貧苦的女孩子嫁給一個貧苦的男人，還能穿什麼更好的衣服？這件黑紗長袍，如今仔細收藏在屋後一具黃木棺材裡，這具棺材是羅老頭爲她親手製做的，她知道自已還要再穿一次這件黑色的長袍，那就是當她靜默的躺入棺材內的時侯。

羅吉太太家裡還養了一隻貓——事實上是這頭貓選上羅吉太太做牠的主人，牠是一頭不親愛人的畜牲，牠不歡喜羅吉先生，祇允許羅吉太太撫摸牠，有一次牧師來羅家拜訪兩位老人時，曾試欲撫摸牠，但被牠抓傷得非常嚴重

羅老兩口住在大橡樹下的小屋裡，生活過得也還安適，但歲月的奔馳，在他們彼此的面容上，留下了不自覺的痕跡。

一暴風雨的清晨，羅吉太太平靜的醒來，傾聽着遠處的海濤聲和籬外的犬吠。

她意識到羅老頭也已醒來，多年來的習慣，使她伸出手去摸索他的手臂，當她穿衣起床時，羅老頭低聲告訴她：「說他今天不想出外工作，這使她微感驚訝，因為以前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

「好的，你就多睡一會兒吧，」她說，她想他也許是發了風濕痛，在墊得厚暖的床上多躺一會就會好的。

羅吉太太靜靜的去到廚房，為她丈夫煮了一杯濃咖啡，於是她取過聖經，戴上老花眼鏡，開始誦讀早課，她那低啞的聲音，好似狂風吹捲的落葉。

她闔上聖經，羅老頭又沉沉睡去，他嘴角開啓，微弱的氣息吹拂着唇前的銀鬚，他睡了一上午，睡得如此酣沉，以致羅吉太太也不知道他是何時永別了人間。

羅吉太太披上斗篷，緩步去到牧師家，當她回來時，將雨水打濕的黑簷掛在火爐前，她去至屋後，打開她的黃木棺材，取出黑羽紗長袍，因為她後天又得再穿一次，長袍上有一枚扣子已經鬆垂，她需要將它縫好——但是她現在不想動手，因為她的眼睛潤濕而迷濛，看不清穿針引線了。

一天傍晚，羅吉太太的貓蜷伏在火爐前，默視牠的主人辛勤的縫紉衣服，初冬的濛雨夾着風聲，在小屋外淅淅可聞，羅吉太太手指運着針線，口中快樂地哼着小曲，因為她夢中的希望即將實現。

羅吉太太確是老了，她開始感到精力不繼，她擔心針線總得沒有在時細密，人們經過她窗台前時，祇見她頭頸俯得更低，手中不停的縫紉着，他們奇怪已經拒絕爲了縫製衣服的她，每天裡還在忙些什麼？

寒冬籠罩着這座小村莊，狂風急雨，陰雲密布，刺骨的寒冷侵入室內，但羅吉太太對此毫未注意，她全副心神的聚中在縫製衣服上，祇有在貓兒饑叫時，才丟開針線，起身爲貓準備食物，她自己吃得比貓還少，因為她不肯浪費一刻時間。

一個寒風驟烈的晚上，羅吉太太僵木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來，她的工作終於完成了，她取下老花眼鏡，偶一不慎，眼鏡滑落在火爐邊，跌成碎片。

她用手指撫摸這件美麗的衣服，好似尋回了失去的迷夢，羅吉太太欣然微笑，她將衣服搬至臥室，仔細閉上房門，她瞥了一眼梳妝台上的時鐘——這是多年以前，羅老頭爲她親手製造的——夜色已深，她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這天夜裡的風暴異常兇猛，吹倒了羅吉太太小屋的烟囪，玻璃被擊成碎塊，大橡樹也被連根拔起，小屋被壓坍，陷落的屋頂，像只蛋殼似的斜擱在斷垣上。

次日黎明，村中人紛紛出外探視，牧師匆忙來至羅吉

自從這次變故後，羅吉太太的目力減退，縫製衣裙的速度大不如前；她依然坐在窗前的靠背椅裡，手裡拿着針線，不時凝神側耳，好似傾聽着什麼聲息，在她的腳邊，蟻伏着她那唯一的伴侶。

一位年青的木匠，接替了羅老頭的工作，村裡的人，對於羅老頭的記憶很快淡去，羅吉太太也習慣於這孤寂的生活了。

草木盛開，蚊蚋飛舞，炎熱的夏季來到，大橡樹墨綠色的枝葉，遮蔭着這座小屋，羅吉太太，和她的貓。

整個夏季裡，羅吉太太坐在窗前，不停地縫製衣裙，她對於顧客依然是那樣謙和有禮，做好的衣服，脫摺得整齊平正，等待客人來取，從沒有誤過一次期限。

一天傍晚，郵差來至羅吉太太門前，送給她一只巨大的包裹，郵差感到非常奇怪，因為從來沒有人寄包裹給羅吉太太，這包裹是從遙遠的海角城寄來的，包裹上的字跡十分生疏。

羅吉太太開啓房門，從郵差手上取過包裹，她表情顯得激動，但她未發一語，郵差好奇地站立不走，藉口向羅吉太太討杯水喝，希望能探出包裹內的秘密，但羅吉太太依然默不做聲，郵差祇得失望的離去。

自此以後，羅吉太太開始拒絕爲人縫製衣服，她告訴她的顧客說：「我老了，眼光不行了。」

炎熱的夏季緩緩消逝，樹葉轉黃，仲秋隨後來到，大橡樹的綠葉也日漸凋落，露出了槎枿的枝幹指向天空。

太太門前，但見樹倒屋塌，滿地斷枝殘葉。

「羅吉太太，羅吉太太，」牧師高聲叫喊；他推開房門，看見羅吉太太的貓怒目向他凝視，然後一溜煙的逃開。

牧師緊張的走進羅吉太太的臥室，臥室已被傾倒的橡樹壓得不成模樣，他恐懼地向床上望了一眼，於是鬆了一口長氣，因為羅吉太太不在床上，但是她到那裡去了？老邁的她，難道會在暴風雨中去至鄰舍人家躲避？

牧師感到背脊上一陣寒冷，他轉至屋後，終於發現了羅吉太太；她全身裹在一件美麗的白色結婚禮服中，瘦乾的臉上掛着微笑，恬靜的躺在黃木棺材裡——這棺材是羅老頭親手爲她製造的。

完
譯自 Chambers's Nov. 1965

徵求拾穗月刊

茲需拾穗月刊第一、三、四、五、八、九、十一、十三、三十三期各數本，願以最新出版之拾穗月刊交換，如有應徵者請逕寄左營郵政信箱四十六號，註明「交換」字樣。



入幕之賓

一天岳——

喬治帶給我一個傷感的消息。『我要結婚了，』喬治道：『我要請你做債相。』

『不要放棄希望，』我道：『也許你還可以躲避掉。』

『婚禮將在市府禮堂舉行，』喬治道：『安妮和我的意見不大一致，但我已立定主意。我告訴她我們得照我的辦法做，不然就算了。我認識她只有三個星期，這是旋風般的求婚，她真是可愛。』

『喬治，』我道：『當你購買一輛新車，你也不可能在三星期內下決定呀。你還得熟讀廣告，考驗最新的型式。你會打開車頭蓋子看看，駕着車子試一遍，或是踢踢輪。』

當然，喬治是隻被裝填得滿滿的肥鴨子。我們曾在大學時代同室而居。每一季裡他總可以收到一個信封，裡面裝着一張巨額支票，足可供喬治維持他的跑車，金髮女郎，和其他喬治認為重於生育的項目。當我們畢業後，喬治請我跟他一塊兒搬進他先祖的大廈去。我和他爭辯着我堅持要付房租，於是我方搬進去。每天早晨我七時起身，駕車趕往威爾區機場，在那邊我當着一個航空工程師，有一份誠實得來的薪水。喬治起身要遲得多了，他在他的經紀字號中就上一回。注視着電報受信機，直到那位他感戀時候的小姐光臨。

『好吧，明天晚上我要遲點回來。』我道：『我要在下班後去找房子。』『這裡有的是房間，』喬治道。『喬治，』我道：『結婚的第一個原則是妻子要設法使她的丈夫離棄他以前所有的朋友。她替他再另行安排一批。有什麼事要男債相做的沒有？』

『處理婚禮的各項細節，還要為蜜月預先安排一切——我們要到沙漠去，在沙漠上我從未發過一次痔瘡。我不願在我的蜜月期間因痔瘡而受苦。你是善於處理細節的，我一切依賴你了，彼得。』

他告訴我他的女友的姓名和地址。第二天午飯後，我到旅行社去，預約好一家單獨的沙漠旅館，那天下午我提早卅分鐘下班，我先在機場附近找房子，但沒有找到我所理想的。我忽然想到喬治的女友寓所離此祇有廿分鐘的路。

胎。你會再三衡量考慮。你對你的婚姻究竟有過衡量考慮沒有？』

『你不能用這種方式來對付高貴的婦女們呀。』喬治抗辯着：『尤其是安妮。』

『一輛汽車祇花你三三千元，』我告訴他：『假使你買得不好，它祇少還有相當的商業代價——你最多損失一二千元。可是喬治，你娶一個女孩，豈止要花三三千元。而且將來的維持費用高得驚人，再則，假使她不行，她非但是毫無擔保品，而且你要摔掉她的話，得花上一筆可觀的財產哩。』

『彼得，』喬治道：『你對人生的看法太陰沈了。』我祇是嘆不公道，』我道。

程，於是我駕車到她的住處。正似我想像的，她是住在公寓裡。

這是一幢現代化的建築。我在樓下用電鈴通知她，告訴了我的身份，於是搭電梯上三樓，叩着三號C的門。

我曾希冀着安妮屈萊克小姐一定是很投時好的女子。喬治總是愛好新奇。安妮小姐長得瘦長，髮黑而身材苗條。一個美女，而是一個靜靜的美女。經我仔細地觀察後，我注意到她具有一種掌握的力量，她有鐵一般的志願，這些性格都是喬治所缺乏的，也毫無疑問地證明了他的錯誤。

『進來吧，』她道：『喬治不久也要來這裡。』

『謝謝，』我道：『恭喜你，屈萊克小姐。』

她對我迷惑地望了一眼，『你不是在說反話嗎？這類情形只有向男人道賀的，我相信。』

『成年人是很少說實話的，』我道：『今晚我來是有二個理由，第一喬治要我做男債相。第二，我來看房子的，由於你即將遷居。我想你也許願意轉租。所以我先來看是否合乎我的要求。』

『喬治告訴我，你是行政人員的一類，』屈萊克小姐道：『我恨那些行政人員一類的男性。』

『幸運我祇是你們的男債相，』我道，於是對這間公寓作着很快的巡視，起居室的尺寸大小很合適，牆上有書架，接連着的還有廚房，臥室，和浴室。

『拿掉這些裙襖和皺邊之後，它倒也或許可以合用了。』

「我道。我從口袋中掏出筆記本，將它翻開：『我已替你們蜜月旅行在聖且克預約好旅舍——』」

「這是在沙漠呀，」她尖銳地道。「我不要去沙漠。」

「喬治有痔瘡，他不要在渡蜜月時爲了痔瘡而受苦。」

「我道：『旅舍已經訂好——』」

「那末取消它，」她道：『我是一個老派女子，我把婚禮儀式放在心裡。不是在儀式中要宣誓，無論疾病痛苦，甘苦與共嗎？很好，那末。我將在蜜月月中爲他侍奉湯藥。從未聽說過在儀式中規定要我去沙漠的吧，我要去約森密。』

我有一種預感，假使喬治要去約森密的話，她一定會要去沙漠的。

「假使我有一件事足以使我憎恨的，」我道：『這就是行政人員一類的女性了。』

「幸運你只是男債相。」她道：『我們彼此憎恨。我們可以打從那兒開始。我想在婚禮結束後，我們會進入同一個圈子的。』

我開始走向門口，她道：『等一下。如果由你來處理這許多瑣事，那末你坐下來，我要告訴你一點事。我們要在第一教堂舉行婚禮。』

「市府禮堂，」我道。

她笑道：『喬治真是聰明。他在夜總會裡碰着桌子告訴我，我們要在市府禮堂舉行婚禮。我就讓他去發露語，

「彼得，關於在沙漠訂旅館的事，取消算了。」喬治道：『我們要約約森密去。替我們預約一下。』

「她領下法律了，是嗎？而你也接受——」

「你在講什麼？」喬治道：『安妮不是這種人，她是關心我的健康。她說氣候對於我的痔瘡並無影響。她說這和吃的東西有關。她對我如此關心不是太好了嗎，我從未遇到過對我的健康有如此關心的女孩呢。』

這是婦人之道，我想，女人的欺瞞，卑鄙，可憐的手段。

喬治把門關上又打開。「還有一件事，彼得，」他道：『取消市府禮堂的租約，告訴他們星期六照常休息好了。我們到第一教堂去舉行婚禮了。』

「你接受到命令了？」

「什麼意思叫命令？」喬治道：『這是我自己的意思。好像第一教堂還有一個狹隘的小禮拜堂，只有二三十個座位。她經常到那個教堂去的，假使我們不在那邊舉行婚禮，她的牧師會感到大大地失望，你想想看，一個女孩子一天到晚爲了怕刺傷她的牧師的感情，而心靈上覺得難受。而且她還有一位明尼伐姑母在格蘭丹爾，假使她看到她不在教堂裡結婚，一定會大動肝火的，所以我們還是在小禮拜堂裡結婚，請八個十個觀禮者。舉行一個十分安靜嚴肅的小儀式，你看她考慮得多麼週到呀！』

他把門關上，我坐在床前聳着肩膀。

我相信讓男人發露語——可使他們以爲他們在控制着事情呢。我自從秘書學校畢業後，就一直在保險公司任職。從我就業以來，我結識了許多朋友——那邊所有的小姐，和所有那些她們已離職和結婚的同事。你不想一想，難道我不請她們來參加婚禮嗎？還有在教堂裡約有二百五十個人，我也要邀請八十個人來參加。」

「這要破費不少錢。」我道：『你有把握新郎肯承認這筆帳嗎？』

「我就業後就開始儲蓄，」她道：『一個女孩還有什麼比結婚更值得去花掉她的儲蓄呢？而且婚後我又不需要錢了。』

她替我開門，於是我道：『這可難說，他的油井中的一個剛好封閉。』

「這是喬治的一個沒用的油井。」她泰然地道，於是把門敲在我的臉上。

爲了朋友而流血。我乘電梯下樓出門。喬治正好從他的跑車內出來。他捧着一匣花朵，長得幾乎像列車一般。

「都弄好了嗎，彼得？」他歡迎着我：『沙漠的旅舍訂妥沒有？你有沒有去市府禮堂，問確實他們星期六下午一定開放嗎？』

我沒有心思回答他。我走過他的身邊，坐入我底車內，在城裡吃了晚飯，於是驅車返家。幾小時後，我正躺在床上閱讀偵探小說，我聽到喬治回來的聲音。他把頭探進我的房間。

快餐，以便趕到旅行社去。我把在沙漠訂的房間取消，另外預約了約森密的旅館。

事情完了，我到屈萊克小姐的公寓去走了一趟，她看來比上晚更爲漂亮，不久我發現我在妒忌起喬治來了。我強自按捺着自己，不去注意她的外表體態，而去發掘她高聳的胸部的裡面，那付墨黑的心腸。

「我在約森密已經訂好旅館。」我道：『我希望能對你的寓所作一番仔細的視察。反正你不久要搬進喬治的屋子——』

「不搬那幢古老的屋子，」她道：『我不是勸在古堡裡的那類女性。我要住摩登新式的屋子。我們要購一所新屋。』

「喬治知道這個計劃嗎？」

「還不知，」她道：『我還沒有對他提起過。我得到過經驗，對付男人不能一下子給他太多的意思。他會搞昏頭的，這好比訓練狗兒。你只能一次教它一種花樣。你不能在同一時期教它二種。』

她說的時候連臉都不紅一下。我走進室內，參觀廚房。它緊湊而乾淨得發光。我回轉來穿過起居室，走入臥房及浴室。

當我返回起居室，屈立克小姐遞我一杯鷄尾酒。

「試試看，」她道：『沒有放毒藥。』

我小心地啜飲着。這是一杯醇美的馬丁尼酒。於是她又走進廚房，取出一盤切成手指長的牛肉片，裡面還夾着

乾乳酪。用它來佐馬丁尼酒，真是妙不可言。

「屈萊克小姐，」我道：「我們彼此都互不喜歡，可是我們彼此却很了解。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先不談，」她道：「你再來一杯馬丁尼後，我再和你談談我的傢具的交易。」

「屈萊克小姐，」我道：「喬治認為你將在第一教堂的小禮拜堂內舉行婚禮。他認為在招待時要有三明治傳遍廳廡。這點你看如何辦好？」

「毫無問題，」她道：「他會忽然地發現原來小禮拜堂裡房子不修用。事實上，如果我控制得法，我會毫不驚奇地聽到喬治他自己建議到大教堂去結婚，他也許甚至認為這是他自己的意見呢。」

「毫無疑問，我相信你會安排得很好，」我道。在這種令人嫌惡的方式下，我甚至讚佩她。

「現在來談談傢具吧。」她說，又把我的酒杯注滿。「今天舊貨店裡的人來看過我的傢具，他對每一件都滿意。那隻長沙發椅的彈簧有一根是斷了，不瞞你說，雙人床的墊子很粗糙。其他的東西則都和斷的一般，我在紙上寫着清單，上面註有公道價格。」

她倒真是兇狠。「我願意接受這個價格。」我道，却又暗暗埋怨自己太軟弱。

「這算交易成了，」她道。「不要再舉杯了，我不會再倒給你的。喬治馬上要來了。他見了也許會生誤會。」這倒提醒了我在喬密勒笑話集中的一件事。因此當我

這片刻被屈萊克小姐的美麗弄暈了。」

「我也如此，」喬治道：「可憐的彼得，我懂得你的感觸了。快去找你自己的女友吧。這一位是已被預約的，以後不要在這裡胡來。」

我走向門口，他倆手牽手地站着，這對快活的人兒。「還有呀，」屈萊克小姐道：「我不願自私，喬治。你不是要上沙漠去嗎？」

「沙漠？」喬治道。在女人面前，男人的脊骨變成了線麵。

「我要你快樂，喬治，」她道：「我們到沙漠去渡蜜月，彼得會跟我們去更改預約的。」

我回轉家裡陷入沉思。次日中午，我在旅行社門口徘徊不前達廿分鐘之久，方硬着頭皮進去。

旅行社的人仰首對我道：「我已替你在約森密訂妥了房間。」他告訴我。

我勉強地嚥了一口唾沫。「謝謝，」我道：「可是計劃又變更了。我要改訂沙漠的。」

他拿起一支鉛筆用力地抵壓在桌面上。他是一個能夠控制情緒的人。他把鉛筆折成了二段而歸入紙簞。

「當你訂妥後，打電話通知我。」我說完，就急急地離開。

那天晚上，喬治又探頭進我的臥室。這頗使我感到討厭。我們已是好幾年的朋友了，突然我懂得為什麼了，並

站起時，我抑止着的笑聲竟隨着爆發，「好像他未必，」我道。

「你這樣笑法算什麼意思？」她站得離我很近，氣得

「慢着，」我道：「我知道你對這可憐的傢伙的那套做法，你自己也知道。每個人都知道，除了這可憐的老喬治。」

「可憐的老喬治，自然。」她道：「我要讓你知道，我要做他的好妻子，一個忠實，服從的妻子——不要站在那邊裝着優越感的佯笑。我恨你。」

「你是因為我看穿了妳而憤怒的，」我道。她再也沒有比這片刻更可變了。眼裡露着怒意，面頰漲得緋紅，呼吸急促。

「你是個聰明人，」我道，我俯首拍着她的肩膀。而且又美麗。」我又拍着她的肩膀——突然這好像是一件很合適的動作。這也許是馬丁尼在作怪，但也是她的錯誤，站得和我如此之近。我用雙手將她擠近了最後的六吋距離。於是重重地吻了她一下。她伸出巨靈之掌，在我臉上

括了一下，正好這時候喬治又捧了一盒花朵進來。「你這酒徒，我當你是我的朋友哩，」喬治挑釁地道

：「我要把你拋出窗外去。」

當他正要向我走來時，屈萊克小姐說話了：「冷靜下來，喬治，彼得就是這片刻的酒後失態。」

「再也不會重演了，喬治，」我呆木地道：「我就在

不單是因為他的攻擊性的個性，而實在是因為在他的臉頰上印着一個唇膏痕。

「女人，」喬治道：「安妮今年真正掉眼淚了。好像她在保險公司結識了不少熟同事，他們都要來參加婚禮。

安扭着叉手告訴我，她不知如何是好啦。因為小禮拜堂的地方不夠。所以我——」

「讓我來猜，」我道：「你就靈機一動主張改在大教堂裡舉行儀式。」

「當然是呀，」他道：「我立即就想出這個辦法，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喬治，」我道：「你真是天才。你是一個聰明透頂的人。你是一個可憐虫。」

「你腦子裡鑽進了什麼東西啦？」喬治道：「我想你是需要一個女朋友，我知道是那類類的。你還記得麗地亞嗎？你猜我今天和誰一塊兒上城的？」

「麗地亞，」我道。

「還是和過去一般地，金髮美人兒，」喬治說着並且還用手勢做了一個比喻。「同樣的身段。記得在大學時代，你約她，我也約她，我們打起架來，我把你打得一佛出世——」

「我把你打得二佛涅槃。」我更正着：「麗地亞真是不錯。」

「我有她的地址，」喬治道：「我正要去邀她參加我的婚禮。後來我想想還是不邀為佳——你知道麗地亞；她有

一張包不住的嘴吧。我想她也許會有點懷恨呢。像麗地亞這樣的女孩，足可把男人的婚姻。在開始進行之前，破壞殆盡。你爲何不去找麗地亞呢？」

「我要去找的，」我道：「晚安，喬治。」

「彼得，」他在門口躊躇道：「還有一件事。不是那甜蜜的安妮堅持我們要去沙漠嗎？而我和我明知她是愛去約森密的。你能否再勞駕一次，我要她繼續以爲我們是去沙漠渡蜜月的，但我要請你訂好約森密的旅館。那末當我們在路途中的時，她還是以爲我們正在去沙漠哩。這會使我實在在地愉快。替我們辦一下，彼得。」

翌日，我直等到一點鐘以後才敢進旅行社，因爲我想這位辦事先生一定會出去吃午飯了。他總該有時間吃飯的。

他仍在那裡。他看我進來，他注視着我進門站定，當我穿過門闕，他對他的秘書道：「把剛訂妥的沙漠旅館取消，替這個先生預約約森密的，對嗎？」他對我猜道。

「對的，」我說畢，狼狽而遁。

回到辦公室，我接通了幾個電話。我對喬治還是餘怒未消，但這不是喬治，他就要一瀉而跌入婚姻的無底深淵了，並非是我。我總算一度是他最好的朋友，祇少我可能做到的，是給他最後一晚的單身宴會，使他在往後的那些可怖的日子裡有所懷念。

我總共約齊了十二個他的朋友。我打電話給安妮屈萊克：「我猜你今晚和喬治已經約好，」我道：「你能不能

她的住址是一家十分時髦漂亮的公寓，一似麗地亞其人。一輛白色跑車停在公寓門前。『這類跑車這裡多得很，』我對自己道，我找到了麗地亞在第一層的門牌。於是

我走入客廳。

一扇門打開着，我聽到談話聲和一陣快樂的嘻笑，我從門口望入，看到麗地亞和喬治在沙發上正扭在一起。

我把門一脚踢開，像狂風似的闖入。而喬治則愚蠢地對我露齒而笑。麗地亞從他的懷裡脫出，尖銳地叫道：「老彼得！你們二個又要爲我而打起來了嗎？」

「走開一邊，麗地亞，」我道：「當喬治從大沙發上站起時，我在他的臉頰上抓了一道。他的頭在俯俯間擊破了一隻混酒器，於是敲碎了一些玻璃器具。喬治道：『我可以解釋。我要解釋，之後我再把你的頭敲碎——』」

「訂了婚馬上就要結婚的人，你還要來這裡胡調，」我道：「你這動虫，你這獵犬。」

我回入汽車，直開安妮屈萊克的寓所。我跨出車外，奔上樓，敲着她的門。於是我想，我來幹嗎？來指責喬治嗎？關我屁事。我轉身像脫兔似的往電梯口奔去，可是房門打開了，安妮對我正注視着。

「你幹嗎，敲了門又溜走？」她道：「你認爲這是萬聖節的前夕嗎？」

我站停了看她。我愛她。她已抓住了喬治，又抓住了我，但一妻多夫法律是禁止的。

「我來這裡想告訴你一件事，」我道：「我這男偵相

裝稱頭痛？我正在計劃給他一個驚訝的單身宴會。」

「最後的一次獨身漢式狂歡嗎，」安妮道：「當然，我可以照辦，雖然我認爲這是一件可笑的古老統傳。」

「婚姻亦復如此呀，但女人都愛結婚。」我道

當我回到家裡，喬治正因沒有約會而發愁。我帶他到城裡去進食，當我們進入餐館的後室，我約好的那幫人早已等着。

這使喬治大大地驚喜。狂歡一直繼續到深夜，最後，在清晨四時許，我扶助着喬治跨上他的古老大廈的石階。

他不勝其感傷，「這一大幫人多好，」他道：「這使我恢復到過去的時代，我記得還有許多其他老友，我也記得許多女朋友，包括麗地亞在內。我記得從聖地牙哥來的那個紅髮女郎——」

他嘖嘖叨叨地說着，我討厭起來：「好了，不用多說，喬治，不用多說了。」於是把他扶上樓梯。

我只睡了二個小時，眼淚發紅，我駕車到機場，拚命想把眼皮睜開，準備工作。我一點也做不下去，挨到下午三點，上司看了可憐。

「你可能染得疾病了，」他道：「這裡正流行着，我全家都在生病，下午去休息吧。」

我謝過他後，走進我的車內，可是我的情緒不宜返家再去聽喬治的嚙嘛。我的情緒是苦澀而深棕色，某些事必定得做。我想起了麗地亞，於是找得她的地址。也許麗地亞就是我所需要的。

不幹了。我不會來參加婚禮。我也不再管你們蜜月旅行預約的事，我也不再想租賃這個寓所了。」

安妮對我奇異地看着：「我猜你還不會聽到這個消息，」她道：「我和喬治在今日午餐時，我們已取消婚約了。」

「爲什麼？」我道，對她瞪着眼。

「喬治十分興奮，」她道：「他有趣得很，我從未遇到過像他這樣的人。我們在一個宴會上遇見，就像旋風一般，他每天送來了鮮花，每晚上館子和夜總會，到那些我從未去過的地方。接應不暇。」

「他對待女孩十分優渥，」我道：「這是喬治的標準進攻步驟。」

「我有時也知道這樣子是不對的，」她道：「但是我不願退縮。今天午餐時當他告訴我關於單身漢宴會的事，和他過去那些有趣的一切——好吧，這看來好像是我該開口的时候了。我不以爲喬治會感到太難堪的。」

「我欠了喬治的一聲道歉，」我道：「我欠喬治臉頰上的一把指甲痕。」我走過去用臂把她緊緊抱住，俯視着她：「你什麼時候發現你不愛喬治的？」

她臉上泛起紅暈，「當一個女孩遇到一個男人後，她不考慮她的結婚地點，也不考慮上那兒渡蜜月，也不關心她住在何處，那末我想她是真正地在戀愛了。」

我把她推進房內。『我不像喬治似的腰纏萬貫。我是一個靠工作過活的人。我到目前還無力購買房子——』



南 度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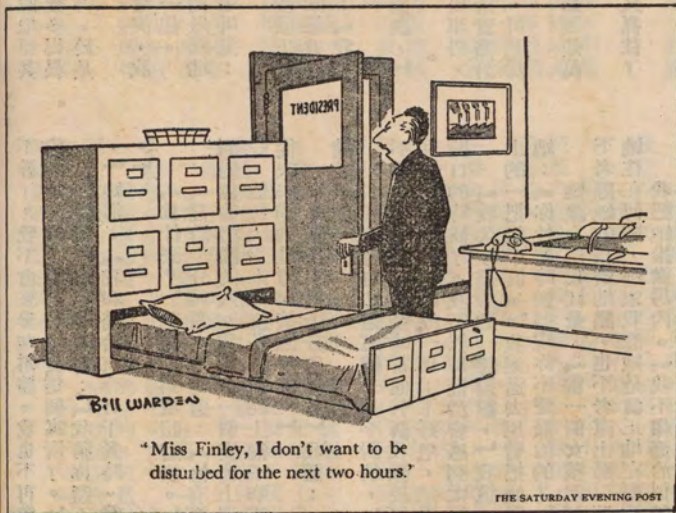
「我想我們可以住在這裡，」安妮道：「我們可以重新佈置祇要你真興。」

「我們要把它漆成綠色。」我肯定地道：「婚禮將在市府禮堂舉行一個簡單的儀式，我們將去舊金山渡我們的蜜月。」

「一切照你所說的，」安妮甜蜜地道。她吻我，這使我感到房間該是漆藍色，婚禮要規模大點，我們要去尼亞加拉瀑布渡蜜月。但是我照我自己最需要的去做。

我得到了安妮。

——完——



“Miss Finley, I don't want to be disturbed for the next two hours.”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漫畫：

“方小姐，下兩個鐘頭裏請你不要來打擾我。”

彼得逝世以前，已把一切事務都安排就緒。所以他的遺囑執行人發現他們的工作很簡單。唯一令他們感到驚訝的，他們在彼得的那只整齊的書桌裡發現了一個密封的文件。封套上有彼得的親筆：

「我從未將此文件出示過任何人。我在世一日也不願任何存心忠厚的好奇者擅自拆閱。但在我死後，我歡迎任何人閱讀這件我親身經歷的記載。」

手稿上寫着的日期是在他逝世前三年，下面就是這文件的内容：

我早就想把我年輕時遭遇的一樁奇事記載下來。我無意為它試作任何解釋，也不願表示我個人的意見。我祇是將事實忠實地記載下來——至少我個人認為這是一件事實。

這事發生在我初任律師以後的一個多天晚上，當時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記得當時我的心情很憂鬱，祇願袋裡的錢夠買一張戲票。忽然我的注意力被一扇燈火通明的櫥窗所吸引了。我對於骨董和古玩雖不甚內行，却有業餘性的收藏之癖。同時我又記起一位朋友的婚期，我必須送一件禮物。因此我就伸手揭住了那家骨董店的門扭，推門進去。

掛在門上的一枚小鈴發出一陣清脆悅耳的聲音，將我引進一間寬敞的房間，裡面堆滿了骨董店裡習見的凌亂雜物，甲冑的各種裝飾，白鐵壺、色采灰暗形狀別緻的古鏡

我離開那月店舖，重新跨上夜霧濛濛的街道時，心裡感到有點惆悵和留戀。

「晚安，先生，我們歡迎您隨時再光臨。」耳畔還縹縹着那位小姐清脆悅耳的聲音，我覺得好像是一位親切的朋友在向我道別。

大概在一個星期以後，也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躡躡在返家的途中。雪花飄拂着我的臉頰，銳利如刃的寒風在街上橫掃而過，在這淒愴寂寞的一刻，我又記起了街角骨董店裡殷懇親切的招待，和溫暖舒適的氣氛，就決心再去拜訪一次。但是我却發現那月店舖已經打烊，門扭上掛着一塊牌子：「營業時間已過」，我感到非常失望。

一陣淒厲的冷風颳過街角，潮濕的褲管拍擊着疼痛欲裂的脚蹠。我渴望着享受能館的爐火的溫暖和光亮，因此心裡更感到沮喪。雖然我明知店門嚴閉，却仍然癡癡地握住了門扭輕輕搖動。它竟然在我的手掌裡慢慢地轉動起來。顯然這並不是因為我在搖動它的緣故，門後有人把門拉開了，我發現面前站着一位龍鍾僵硬的老人，他的枯槁憔悴的臉上反映着一片微弱的光芒。

「請進來，先生，」聲音柔和而顫抖，脚步聲輕輕地消失在黑黝黝的房裡。

真想不到這間房子竟會受得這樣陰暗澹澹。我想房裡的保險絲大概斷了，所以這間寬大的房間裡祇有兩支光線微弱的燭火搖曳在陰森森的黑暗中，在微弱地跳躍着的燭光下，龐大的傢俱雜物森然矗立在陰影憧憧的屋角裡，在

紗土穿的祭袍、畫着花卉的圖畫、青銅的鍋子、以及椅子、櫃子、大掛燈——琳琅滿目，一切應有盡有。房裡的佈置雖然如此幽雅凌亂，却沒有一般骨董店裡常見的那種陰氣沉沉和蛛絲盤繞的淒慘景象。房間裡燈光眩目，壁爐裡爐火熊熊，氣氛極為愉快舒適。我從外面察冷陰濕的夜霧裡走進這間春意盎然的房間，的確感到非常愜意。

我一走進去，就有兩位女郎從椅子裡站起來歡迎我。她們的面貌彼此酷肖，顯然是一對姊妹花。她們的姿態苗條伶俐，舉止活潑敏捷，衣著又鮮艷華貴。實在不像骨董店的老闆娘，開一具鮮花舖對她們更合適得多。我向她們道晚安的時候，心裡不禁想：「難為她們把店舖收拾得點塵不染。」

她們的臉上含着安詳恬適的微笑，令人見了就會感到愉快親切。雖然較年長的姊姊殷勤地為我從櫃子裡取出各種珍奇的古玩，並且不厭其詳地對我娓娓細述它們的來歷和品質，然而我却發現她並不關心我是否打算購買。她的談吐和措辭若說像一個殷勤的店女，倒不如說像一個博學的收藏家。

我發現了一只價廉物美、雪爾爾德產的瓷盤，把它當作結婚禮物送給朋友倒很合適。那位年輕的妹妹立刻就伶巧地把它包紮起來。我對她的姊姊說，我身邊帶的現款不夠，問她是否願意收一張支票。

「當然願意，」她回答，一轉身替我拿來一支鋼筆。「請您把支票開給『街角骨董店』好嗎？」

四周發出光怪陸離的影子，使這間顯得得更神祕和詭譎。爐火已熄，祇剩下星星餘燼，使人猜測這屋子裡曾有過歡樂溫暖的爐火，此外就沒有任何生氣的跡象可尋，我從未見過這般慘淡寂寞的景象。「令人毛髮悚然」也不足以形容它的陰森。和這兒相比之下，寒風凜冽大雪紛飛的街道，似乎要令人厭意得多。雖然街上嚴寒凜冽，祇少還有一片蓬勃的生氣。今夜這間房裡的悽慘和寂寞，正好和一星期前那晚上的親切和溫暖成爲一個強烈的對照，我感到心裡有一個衝動，想立刻離開這墓穴似的房間，但是房裡的陰暗漸漸消溶，老人正在忙碌地爲我點燃着一支支燭火。

「請問先生想要買什麼？」他擎着一支燭台向我走來。我這時可以比較清楚地辨認他的臉容。他的外貌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林在爾的畫面閃過我的心裡。除了他以外還有誰能想像到在濟世衰老的臉上竟會有如此憔悴和悲哀的陰影呢？我們通常稱它爲「疲乏的憔悴」，我目擊了那老人的精疲力竭的表情以後，我才了解這句話的真正意義。他臉上展露着莫可名狀的隱忍和虛弱，眼睛暗澹無神，好像熄滅了的爐火，祇剩下一星垂斃的希望之光在眸子裡掙扎。還有他枯槁羸弱的軀體……

那兩位活潑動人和靈可親的小姐，怎麼會僱用這樣衰老頹弱的老人呢？「大概是爲了憐憫他的緣故，所以她們不忍將它遣走。」我祇能如此想。

「先生，您要買些什麼？」老人又問。他的聲音輕柔微弱，像一面隨風飄蕩的蛛網，可是音調裡却含蘊着一種

令人不忍拒絕的哀懇的力量。他的眼睛暗澹地，然而眈眈地注視着我，我很想離開，站在那個可憐的老人身邊，使我感到說不出的抑鬱沮喪。但是我却不由自主地說：「謝謝你，讓我自己來找。」我就跟着他蹣跚的腳步向前摸索，一面精神恍惚地隨意瀏覽着偶然被他手裡的燭光照亮的物件。

濃密的沉寂像一張漁網般籠罩着整幢屋子。祇有他的拖鞋在地板上叩擊着，發出索索的聲音。這單調的聲音在房間各處的陰影裡發生一種神秘的回聲，使我聽了不禁悚然而慄。

「今晚冷極了，」我喃喃地說，想和老人攀談幾句，藉以壯膽量。

「冷嗎？唔，可不是，冷極了。」他含糊地回答。灰色的音調像冰塊一樣的冷。

「你在這兒服務很久了？」我問，茫然地注視着旁邊的一張四柱高聳的大床。

「很久，很久了，」回答的聲音輕柔得像一聲歎息。它使我意味到時間不僅是年月日的累積，而且是延展於無窮的永恒。老人的憂鬱和疲憊的神氣令我感到沮喪，精神上被感染到無比的抑鬱的重負。

「很久了？有多久啊？」我儘量用輕鬆的口氣問他，又開玩笑地添了一句：「養老金快到手了吧？」他沒有回答。

我們默默地走到房間的另一端。

夜中漸漸消失的顧客。

當天晚上，那老人的影子牢牢地盤據在我的心頭，使我轉側良久，仍然無法入寐。他的幽靈般的影子不斷地在我眼前飄蕩。憔悴的臉容，像殞星般的眼向我凝視着。在這款拗的凝視中，似乎蘊藏着不可思議的謎。我被他困擾得心神不寧。即使在我終於睡着了以後，那老人神秘的影子仍然不斷地出沒在我的夢裡。

可能因為我會深深地感覺到精疲力竭的倦意，所以我在夢裡極力想強迫他休息，讓他躺下來安眠。但是每次我纔把他羸弱的軀體放在我在店裡見到的那張四柱床上，（在我的夢境裡，它不像一張床，倒像一座深處的墓窟，錦緞的被單也變成了鬆軟的泥土。）他就立刻從我的懷抱裡掙扎出來，重新蹣跚着回到那月骨董店裡去蹣跚。我在他後面極力追趕，在矗立着無數光怪陸離的傢俱和雜物的長廊裡奔馳，可是我始終趕不上他，那月幽黯的骨董店也似乎深遠無底的，一直向前延伸到無窮的盡頭，隱沒在不見天日的窒息的空間，終於我自己因精疲力竭而倒臥在那座四柱高聳的墳窟裡。

次日早晨，我接到一個緊急的通知，要我立刻去探望患病的母親。此後一個令人焦慮的星期內，我把這件事情全部忘懷了。在醫生宣佈病人已脫離險境以後，我就回到簡陋的棲身之所。我把日用的開支疊算起來，一邊在盤算着到何處去籌一筆錢，應付下一季的房租。這時候有一個老同學來看我，事實上他是我當時唯一的朋友。他在一家

我的嚮導走到一隻架子上旁邊，從架子上無數的小物件中檢出一個奇形怪狀的蟻蝮。它好像是翡翠一類的碧玉彫成的。我看到它的形狀別緻，就把它從老人的手裡接過來。握在手裡祇覺得冰涼。

「這個玩意兒很有趣，要多少錢？」

「五先令，先生，」老人低聲說，一面眨眼向我窺視着，他的聲音雖然輕微得像空中飄蕩的塵埃，但是他雙眼炯炯，燃燒着熱烈的期望。

「這麼便宜？那麼我就買了。不必費心去包裝，我可以把它放在衣袋裡。你就要五先令？錢在這兒。」

給他錢的時候，我無意之間觸到他的手掌，我不禁猝然一驚。那枚玉蟻蝮儘管觸手冰涼，可是比起他的那隻乾癟的手來，它就可以說是溫熱可親的了。我無法形容在我和他兩手相觸的一刹那所感到冷熱。「可憐的老人，」我心里想，「他實在不宜就在這種寒冷陰暗的地方。那兩位慈和的小姐，怎麼會允許這樣年老血衰的老人，繼續替她們工作？」

「晚安，」我向他道別。

「晚安，先生；謝謝您，先生。」輕微的聲音啞啞地說。他在我後面關上了門。

我開始迎着強風回家，偶然我轉頭向那月店舖的櫥窗望了一眼，看見他幽靈般的身體，在燭光下映出跳盪不定的輪廓。他的臉緊按在大玻璃窗的後面。我猜想他的一雙疲乏和隱忍的眼睛一定在窗後窺探我，窺視着在茫茫的黑

有名的古玩商行裡作事。

他和我談了片刻以後，就站起來找火柴，我的背向着他，所以祇能聽到他劃火柴，隨着是吸煙斗的噹噹聲，忽然他低呼了一聲。

「天啊！你從那裡得到這件東西的？」我一轉身，只見他的右手緊握着我那天晚上買來的那個玉蟻蝮。我早已忘了我曾把它隨手放在壁爐架上的。

他把它拿到煤氣燈下，用一個放大鏡仔細審視它，他的手因為激動而微微發抖。「你從那裡得來的？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我就對他說明，因為不好意思進了店舖不買東西，所以就花了五先令買了這件玩意。

「五先令？」他應聲問，「我的老兄，你交運了。除非我完全弄錯了，不然我相信這是一塊名貴的夏朝玉器。」

我對這方面不內行，所以問他：「你說這東西很值錢？」

「值錢？唉！」他嘆道：「你願意把這件東西交給我，去拍賣嗎？」

我絕對可以信任他，就同意了。他把它小心地包在一塊毛巾裡以後，就告辭而去。

星期五早晨，我接到了生平最使我驚喜的消息。我拆開了那個信封以後的數分鐘內，祇覺得整個屋子在我四周旋轉。信封裡有一張「斯本克拍賣行」寄來的售貨清單：

「茲代 台端售出夏玉一方，計值二千鎊，扣除百分之十佣金，淨價一千八百鎊，附上支票一紙，請查收。」

裡面果然附着一張開着我的戶頭的一千八百鎊支票。我茫然對它望了半響。我的朋友說的話，雖然曾使我暗自希望得到一筆款項，應付一下房租，却絕對沒有想到竟會是這樣大的一筆鉅款。莫非他在和我開玩笑？怎麼會有這樣好的運氣？

我打電話給我朋友的時候，還覺得非常激動。他向我道賀，他的聲音很鎮定，這使我不得不相信我真的已經發了一筆橫財。這並非戲謔，也不是夢境。我當時正陷於窮境，在銀行裡的存款已經透支了二十鎊，除了值一百五十鎊的股票外，我身無長物。現在竟然因為一時機倖，得到了一千八百鎊的現款！我癡然坐下，打算靜靜地想一下我到底該怎麼處理這筆錢才好。在我腦海裡此起彼落的無數計劃和雄心壯志中，祇有一件事我確信不疑。顯然我不應該欺騙那位小姐，讓她因她自己的失察，或那個年老可憐的傭員的無知，而遭受損失，我不能讓白地從命運之神的手裡接納一注可觀的財富。

我必犯把其中的一半退還給我的恩人，不然我就會感覺我和一個竊盜無異。我又記起她們愉悅的眼睛，容光輝發的臉頰。讓這個好消息使她們驚喜一下！

我恨不能立刻就去看她們，但是我必須先到法院裡去出庭。我就把那張支票放在信封裡寄給銀行。同時我在自以祇能稱它爲「笑容」。在被逝去的歲月刻劃得縐紋密佈的臉上，忽然映躍着神奇的美，溫柔 and 寧靜的表情，將他憔悴的容貌美化了。像濃雲在煦和的陽光下消溶，歲月留在他的臉上的烙印也消失於微笑的榮光裡。深切的哀愁的重負一朝獲得解脫以後，才會展露出如此可親的臉容。我當時才真正的意味到「極樂」的境界。我不能描述我心裡的寧靜愉悅的感覺，祇感到這瞬息的一刻在汎濫，淹沒了我，和世上一切事物。時間停頓了，這一刻變成沒世的永恒，使我意識到無窮盡無邊際的永生。

突然有一座古老的時鐘在我的背後發出重濁的滴落聲，它就像鳴響時刻。我轉身向它凝視。這是一口古色古香的大座鐘。在色彩莊麗的鐘面下有一個凹內的小籠。裡面有幾個小巧玲瓏的木偶，其中之一正在用一把木槌敲鐘，別的木偶在四周跳着優雅的細步舞，我被它們可愛的景象迷住了，全神貫注地望著這座美麗精巧的鐘。一直到最後一聲鐘響的餘音縈繞在沉寂的空間，漸漸地層顫抖的尾聲消失時，我才轉回身去。

我發現房間裡失去了那老人的踪影。

除了我自己以外，燭影幢幢的房間裡闕無一人。我愕然半響，感到很困惑，他爲什麼把我留在這兒，被古代的遺物包圍着，他却悄悄地離開了。我就在各處摸索着找尋。令人不解的是，剛才我以為已經熄滅了的爐火，如今却突然地復燃生光，片片火舌向上竄起來，發出愉悅的紅色光采，但是火光和燭影裡都不見老人的踪影。

己的支票簿上開了一張九百鎊的支票給「街角骨董店」。我把它放在衣袋裡，打算從法院回家的時候到店裡去一次。

我辦完案件離開法院的時候已經很遲。到了骨董店，却發現它又已經打烊。我雖然感到很失望，但並不覺得太意外。即使我猜想那個老頭兒還在裡面，我也不願去見他，因爲這件事祇和她的女東家有關。因此我決心在第二天再來。我剛想離開的時候，門却突然開了。好像他早就在門後面等待我似的，老人站在門口從黑暗的陰影裡向我窺視。

「您要買什麼東西嗎？先生。」

他的聲音比前一次更微弱。我知道當時我很不願意見他，但是有一種神祕的力量驅驅我跟隨他進去。房間裡的氛圍和上一次同樣的陰暗淒澹。我覺得我的四肢直發抖。幾支蠟燭才點亮不久，搖擺着微弱的光，照亮了老人的灰青色的臉，他向我投射出疑問的眼光。多麼奇詭的一張臉，難怪我前次見了他以後，回家就做惡夢。我真願意他剛才沒有開門。

「先生，今晚您要買些什麼？」

「不，謝謝您；我是爲了前次你賣給我的那件東西來的。我發現它很值錢。請你明天對貴東家說，我要付給她相當的價錢。」

我正在說話的時候，他的臉上忽然泛現出無限溫柔親切的笑容。我找不到適當的字眼來形容他當時的表情，所

「喂！喂！……」我徒自頻頻呼喚。

沒有人回答。除了清脆的鐘擺像簫雨般有規則地滴落作響以外，一切都歸靜寂。我在房間裡轉了一轉，甚且在我會夢見過的那張四柱床上望了一會。終於我發現旁邊有一間小廚房。我擎着一支蠟燭，決心到廚房裡去搜查一下。穿過廚房，就發現一座小梯，顯然它是通到閣樓上去的。那個老人一定躲到樓上去了。我就摸索着走上梯，一步步地跨上階級。木板在我的脚下格格支地呻吟，好像隨時會碎裂或折斷。燭火突然熄滅，蛛網纏在我的四肢和臉上，我猝然打個冷噤，祇有放棄了搜尋的念頭。

讓他躲起來好了，反正我已經對他說明了我的來意，並且請他轉告他的東家。「還是趕緊回家吧。」我心裡想。這時候前廳裡的氣氛却顯得格外親切，不復是剛才陰沉黯澹的景象，我跨上街道時，未覺覺得留戀，我真願再瞻視一下他的容光輝發的微笑。親切而古怪的老人！我以前怎麼會怕他的？

第二天早晨我正好有空，就到骨董店去拜訪那兩位小姐。在路上，我滿懷希望，她們聽到了這個消息，一定會熱烈地歡迎我。我走進店門時，她們正在忙碌地拂拭店裡陳設着的珍玩。一聽到門鈴叮鈴地響，她們的臉同時回過來望，都認出了我。但我很驚訝，也有點失望。她們祇對我愉快地鞠躬，像對一個普通的熟人一般地有禮而隨便。

當時我就猜想，她們一定還沒有得到那個令人驚喜的

但是我也決不會認錯人。但是這件事又將作何解釋呢？原來我以前見到的是她的父親？他為什麼瞞着她的女兒到店裡來？又為什麼把他親手出售玉蟾蜍的事瞞起來？當他聽說這玉蟾蜍是件寶物的時候，他又為何任她去猜疑老靈？

是否因為他看漏了眼，覺得慚愧，所以不願認錯？或者那兩位外表天真純潔的女郎把這件事瞞着她們的父親，想獨吞這筆巨款？我究竟被牽涉到何種家庭陰謀了？假如她的父親不願把他晚間的行藏洩露出來，那麼我最好也別聲張。她的妹妹說他就要到店裡來了，他會不會認出我？

「他的相貌真神氣，」我說。
「可不是嗎？——她得意地說：「他的臉不是很英俊聰敏嗎？是的，我記得這張相片是在他患宗教狂以前不久攝的。」他提及「宗教」的時候，似乎把它視為一件不祥的禍事。

「他突然對宗教非常虔誠嗎？」
「不錯，」她吞吞吐吐地回答：「可憐的爸，他自從認識了一位教士以後，就和以前完全判若兩人。」
她的語調很悲哀，我因此推想她的父親一定有點神志不清。是否這就是那個神秘的玉蟾蜍的答案？

「他歸依宗教以後，便他感到精神上很痛苦嗎？」我冒昧地問。我很希望在重逢那位老人以前，先對他的生平了解得更清楚些。
「是的，他感到痛苦極了，」她的眼眶裡滿溢着淚，

「你知道……這因為……」她猶疑了片刻，對我望了一眼，然後才說：「我可以把這件事全部告訴你，因為我已把你當作一位忠誠的朋友。爸認為他會作了一件虧心事，所以感到良心不安。你記得，我以前曾對你說過，他對於珍奇的古物有驚人的鑑別力。他的事業的興旺，就靠他做了三筆賺錢的生意。他和你一樣，也遇到過這種運氣——爲了這個緣故，我纔把他的遭遇告訴你。這真是巧合。」說到這裡，她哽咽着停住了。

「請你繼續說下去，」我催促她。
「他在三筆生意裡，花了幾個先令，買進幾件珍貴的古器。但是他的情形和你不同，他是內行。他知道它們很值錢，所以賣到了大價錢也並不感到意外的驚喜。他和你的想法也不同，他當時認為他不必額外的贏利還給原來的物主——大多數骨董商在這種情形下都不會還的，你說對嗎？」她幾乎以憤怒的口吻問我。

「爸於是愈來愈有錢了。幾年以後，他認識了那個教士，從此他就什麼病都犯了。他認為我們賺來的錢都是不義之財，簡直和賊贓無異。他責備自己欺騙了那三個無知的售主，吞沒了他們的財產，更不幸的，他發現了他的三個「犧牲者」——他這樣稱呼他們——的悲慘結局，他們都因貧病交迫先後去世。這使爸更感到痛苦。其中兩人死後並無遺嗣，也無法探尋他們的親戚。」
「他就追蹤那三個人的子嗣，一直尋到美國，但是發現他已死了，也沒有遺下子女。因此爸無法補償他的罪行

他朝夕期待的第三個人，我因此真感到高興。」
她抬頭向我凝視。
「我也很愉快，我立刻又要遇見他了。」我說。因為我聽見門外的脚步声已在漸漸迫近了。
「又遇見他？」她驚訝地問，這時候脚步聲更近了。
「是的，假如你不反對的話，我願意在這兒等他。你的妹妹剛才不是說，他老人家現在就要到店裡來嗎？」
「噢！我明白了！」她嚷道，「來的是他的爸，我和她祇是異父姊妹。我的爸已經去世七年了。」

譯自：A Century of Creepy Stories
原名：The Corner Shop
作者：Lady Cynthia Asquith

●●●●● 你能鑑別企鵝的性別嗎？我想沒有人能，甚至連企鵝自己都分辨不出來。最近華盛頓的動物園裡新運到了二只企鵝，其中一隻向另一隻求愛，但未及交配，那隻母的便死掉了。一星期以後她的追求者也因傷心過度而斃命。等解剖時才發現原來兩隻都是母的。

×
●●●●● 廿四歲的狄克因駕駛失慎，犯過失殺人罪而遭拘禁，但居然被他越獄逃走，可是不到二小時便又被捉將回去，事後他向警察解釋所以越獄的原因，是因為突然害了「閉所恐怖症。」

，已經太遲了。從此爸一直心情不寧，神志恍惚，終於變得心理失常。他對宗教愈來愈虔誠，就想出一個古怪的贖罪的方法。他說：「祇有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來減免我的罪孽。我要給別人一個同樣的機會，做我沒有做到的善事。讓別人知道，當我們犯罪時，基督又因我們的罪過而被釘上十字架。我要給別人三個同樣的機會，作三件善事，來補償我的三樁罪過。除此以外，我不能向基督懺悔我的罪。」我們就勸他，別人在他當時的情況下，也會像他那樣隱瞞寶物的真正價值的。但是勸他也是徒然的，「別人的事我不管，我祇知道我自己犯罪了。」他終於固執地實行了他的計劃。

「他就把那些外表並不值錢的寶物搜集起來，以幾先令的低價賣給主顧。可憐的爸！有一天，一個人跑來對他說，他發現祇花了五先令買去的一件瓷器竟值五百鎊，而且還對爸說：「我想你一定弄錯了。」這時候爸爸多麼高興啊！現在你也像那個人一樣地忠厚誠實，願上帝保佑你！」

「五年以後，又發生了一件相似的事，爸因此欣喜若狂。『我的兩件罪行已獲赦免了！』他當時對我們說。但是以後的幾年一直使他失望。『沒有發現那三位善人以前，我不能安心休息的。』她說到這兒，不禁低聲啜泣起來。過了一會，她雙手掩着臉，喃喃地說：「太遲了，太遲了！」

這時我聽見門鈴在響了。
「我想他一定感到非常痛苦，」我說，「我幸而成爲

影 黑

喬治·依烈治著
賴家麒譯



(一)

沙爾彼得和他的太太剛剛在午夜十二點以前離開瓊斯的家，而必須走過兩個十字路口方能達到最近的巴士站，在瓊斯住的郊區，兩個十字路口間的距離，至少要比彼得他們所住的城市裡的要大十倍，通常瓊斯總是用他的汽車送彼得夫婦回家，但今天晚上車子拋錨了。

巴士站已靠近城市邊界，這裡究竟算是城市還是算郊外已經不大分得出來。瓊斯的家已經遠得看不見。在巴士站對過有一幢房子。對照時間

，大概只有最後一班巴士了，假如彼得夫婦趕不上這一班的話，就得回到瓊斯家去睡硬地板或沙發椅。

他們還有十多分鐘的富裕時間，靜靜的都沒有講話，玩了足足三個鐘頭的橋牌，多吃了幾個三明治，兩個人都覺得疲倦而想睡，但當他們走到巴士站的時候，由於對面房子一個窗戶透出來的一盞燈光，使他們驚醒了一下。不錯，在這樣晚的時間一片漆黑的當中，還有這麼一個窗戶有燈光，確實令人覺得刺眼。

情形倒有點像電影院中的銀幕，不過是橘黃色而不是銀白色。窗戶的尺寸相當大，長是寬的兩倍，正面對着巴士站，窗簾已經放下。當彼得夫婦到達巴士站的時候，曾經向它飄了一眼，除了燈光外，其他沒看見什麼。

彼得太太開始打呵欠，彼得低頭看看手錶，計算一下大概還要等多久。一兩分鐘過去了，昆蟲的叫聲好像就是他們的時鐘。

彼得似乎受了他太太的影響，也開始打着呵欠，把身體的重心從左脚移到右脚，再把右手撐在圓形的巴士站牌上。

他太太突然說道，「喂，你看那個有趣吧！」這是她離開瓊斯家以後第一次開口講話，同時面向對屋有燈光的窗戶。

彼得也向窗戶看了看，沒有講什麼。

「正和我們剛才玩的遊戲一樣，」她又接着說。剛才在緊張的橋牌結束後，他們曾經以手指撮成種種不同的

輪廓顫動的情形來看，他正在彎腰用力。

然後他突然移向旁邊，提起一腿，用膝蓋使勁向下扣緊，女人的頭髮像海草一樣的飄動了一下，就沉下去不見了。

彼得夫婦呆望着這種情形，「沙爾，」她呼吸急促的說，「他勸她死她！你還看不出來嗎？他一定正把她壓在沙發或桌子上想殺害她！別站在這裡不動，過去看看！」

彼得雖然也注意着，但還是不大相信的說道，「這類事情絕不會發生在明亮的窗戶口，我以為他們一定在做別的事，妳曉得影子所顯示的情形常會失真的……」

「不會發生！」她打斷他的話說，「那麼我們現在親眼看到的是什麼？人在發瘋的時候，根本就不會注意到旁邊還有個窗戶，也根本沒料到在這個時候，還會有有人在這兒。」

她丈夫仍然猶豫不決的，「我們構隔了一條街，但並沒有聽到什麼呼呼的聲音，所以我還是以為他們不過是在玩什麼遊戲而已，剛才我們自己不是也在玩着嗎？這可以證明一切了吧！」

「假如他扣緊了她的頸項，她怎麼能呼吸？」彼得太太對她丈夫漠不關心的態度，幾乎要急得跳起來了，「你是否需要人家給你下請帖才可以去救人一命？」

正在這個時候，像是要打破彼得的理論似的，他們聽到一聲很微弱的叫聲，聽上去不太像女人的呼叫，但聲音可以確定是從對面那屋子裡發出來的。

姿勢，利用燈光皮射野獸頭的影子到牆上來作為遊戲。

彼得夫婦所看到的，是此時在對屋窗戶底下，露出一個人頭黑影，由那平滑下垂的頭髮來判斷，顯然這是個女人的頭。

「她的頭髮是一種下垂披肩過時的式樣，」彼得太太批評着說。當然，她自己的是最新的式樣。

「喂！」她丈夫懶洋洋的聲音。一個男人的黑影突然出現了，和那女人的頭混雜在一起。但有一件事很清楚，男人的頭和肩膀在上面，女人的頭在下面。

「為什麼他的頭會在上面，而她的在下面？」彼得太太問道。

彼得不耐煩的嘆口氣，好像一般男人老早就發現他所娶的太太並不是太聰明的女人似的，「他站着，而她是坐着或斜靠在窗戶底下的椅子上，任何人一看就明白了。」

低頭看着錶，他奇怪為什麼巴士沒有按時到站。這時他太太又拉拉他的衣服，使他注意窗戶，「你看！」她急促的說道，「他在幹麼？」

男人的頭更低下了，幾乎要和女人的頭重疊，毫無疑問的，他正做着一種猛烈的動作，他身體也縮小了一點，像是爬在女人的身上，兩肘彎曲而劇烈的震動，似乎要將他身體內每一盎司的力量都加到手上。

雖然被他的影子擋住了，但仍可以看出來，他雙手所接觸的地方，正是那個女人頭下面的頸子部份。從黑影

男人的黑影此時站着不動，只用手指來回抓着头髮，像是因為失落了什麼東西在着急，然後又沉下去一段較長的時間。

「你看，」彼得太太說，「他已經懊悔了，正在想救活她。」

不過不管發生的是什麼事情，現在算是結束了。因為男人的影子又站起來，略為低頭動也不動的注視着他前面地上的東西，然後，並沒有轉身，整個黑影漸漸由深變淡，變成淺灰色而不見了，也就是說，那個男人一步一步往後退而離開了。

彼得夫婦看得幾乎忘了呼吸，窗戶口不再看到披髮的女人頭，彼得太太緊抓着丈夫的胳膊，她現在已處於失神的狀態中，「太遲了，」她帶着哭聲說，「完了，她已經完了！嗚！附近為什麼看不到警察？沙爾，你是害怕還是什麼，為何這樣冷血的站着不動？」

「等一等，」她丈夫輕輕的說道，「讓我們看看他不是想逃出來，假如他急急忙忙的往外跑，就表示他一定做了不該做的事。」

但是他並沒有出來，相反的，在旁邊另外一個配有毛玻璃的小窗戶突然亮了，「洗澡間，」彼得太太發抖的聲音，「他在洗手，一定是手被她抓破了現在在止血……」

「也許他們不過是打開了一番而已，妳也不是不曉得，年輕夫妻是常常喜歡摔毆打開的。」

這次似乎是彼得太太有一番理論了，「那麼現在她在

在開車當中，沒有必要，我是不可以多停的，否則我就會被開除，公司的規則究竟是規則。」

「什麼？這算是什麼話？」

「你們惟一應該要做的事，就是把一切向警察報告。

現在，我已經等了九分鐘，你們是上車還是不上車？」

彼得走進車身，車門即在他身後自動的關閉。

「畢竟我們也還不能確定到底是不是兇殺案，」車子開動後，彼得一面扶他太太入座，一面安慰她。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

「勞雷路和賽勒屈斯道的轉角，」司機漠不關心的指着投錢入口說，「請踏下車費。」

在回家的途中，兩人不斷的在辯論，彼得太太是站在絕對肯定的一邊，「你想還會是什麼別的事情嗎？只要你能講出理由，我就隨它去不管，但是我們是奉公守法的公民，有應該向警察報告的義務，就是有錯誤，也比不開口讓那可憐的靈魂冤沉海底的好。」

進入市區不久，司機將車子速度慢下來說道，「假如你們還想下車去報告的話，前面不遠就有個派出所。」

但這是最後一班的巴士，雖然已進入市區，離家還遠，因此彼得一面抓牢他太太使她在座位上不能動，一面對司機說，「我們不下車，回家後在家裡打電話也是一樣。」

「我想他們一開始詢問調查，恐怕至少要好幾個鐘頭

那裡？我們現在看不到她了，是不是？我告訴你，她現在已經變成死屍，而你還很安靜的站在對街連手指頭都不動一下——」

彼得這次總算動了一下，「好吧，讓我過去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從他的臉色就可以看得出來——」

「小心點，他可能有槍枝或其他兇器，」她警告她丈夫，同時推他前去。

「我覺得我是個傻子，假如——」

正在此時，巴士的燈光已由遠而近對向他們，彼得又很快的退回來，「等巴士停了再說，我得先向司機說明一下，」他說道，「這是最末一班的巴士，錯過了真是不得了。」

當巴士停下來打開車門以後，彼得太太來不及的就先跳上去，很興奮的對司機說，「我們剛才看見有人在那邊被謀殺了，看見嗎？就在那邊。」

那個男人顯然已離開洗澡間，只有原先的大窗戶還亮着。

司機看樣子是疲倦得連眼睛都有點張不開了，雖然也向那邊看看，但並沒有離開座位的意思，相反的他竭力想關上車門，但因為彼得站在門口的關係，所以關不起來。

「你不能等一兩分鐘，過去查看查看嗎？我丈夫可以和你一起去——」

「太太，我已經比規定的時間表晚了八分鐘，」司機抗議着說，「那個房子就是着了火我也不能管，按理講我

，才會讓我們離開……」彼得太太也同意這一點。

司機對他前面的小鏡子笑一笑，好像老早就預料到了這樣的結果。當他們在目的地下車的時候，彼得太太又說道，「彼得，抄下司機的號碼，我要告他。」

「算了，」她丈夫勸解道，「現在找個職業也不容易，他不過是服從公司的規則而已。」

進入房間打開電燈後，彼得開始脫衣解領帶。

「我說，你不先打個電話報告嗎？」彼得太太問道。「我覺得我們是一對傻瓜，到現在才報告，又不能確定究竟是不是兇案，人家要以為我們有神經病才怪。」

「好吧，如果你不打，我來打。」

彼得趕緊一把拉住她，「太太，我明天還要上班工作，沒時間再和警察囉嗦一夜，假如實在有事，現在報告也於事無補，否則更是多此一舉，妳別以為我們是偵探小說裡的人物，沒有我們的報告他們也會很快的發覺，不一定需要我們，總而言之，不關我們什麼事。」

「好吧，我們等着看好了。從現在起我要每天注意看報，我猜想我們已給了兇手充份的時間去毀屍滅跡。」

「啊！上床睡覺吧！」彼得說。

彼得太太並沒有等得太久，在第二天下午版的報紙第十二頁新聞欄內有一段消息：

婦人失蹤

路易士德林太太，賽勒屈斯道二十五號宅中的年輕主婦，在昨晚離宅去看電影後未曾返家，今晨

由其丈夫向警方報告可能失蹤。詢問迪林太太素來熟悉之影院收票員，據稱迪林太太昨晚並未至該院觀影。又據迪林先生向警局報告稱，由於兩月前他太太在宅中不謹慎之跌跌，致腦部受傷，可能已患有健忘症，日來常有奇怪之舉動。最後一次見到她時所穿之衣服為……

當彼得也把這一段新聞看完了以後，他太太說道，「好了，你知道我知道，這滿不是這麼回事。」她帶上帽子，並拿起手袋和錢袋。

「慢着，」彼得警告她說，「先考慮一下再說。假如這個叫迪林的傢伙是清白無辜的話，我們去報告會替他更多增加了麻煩，報上所說的可能完全真實。妳曉得誣告人家是……」

(二)

假如眼光可以殺人的話，則彼得此時也許要死了，「你是和我一起，還是我一個人去？」她平靜的問道。彼得無言的拿起他的帽子……

那天晚上，路易士迪林正在起坐間裡來回走動。臉也不刮，看上去像是整夜沒睡，穿着拖鞋，襯衫領子敞開，像是白天也沒有去工作。在他右手背及食指上都貼着膏藥。

房內桌上擺着的一個照相框內，是個非常美麗的女人樣肯定？我告訴你，她現在可能還在什麼地方彷徨徘徊着……

「她不在什麼地方彷徨徘徊着，」便衣偵探說，「那是我們已經確定的一件事。有個公路警察上午在離此不遠平常很少人走的小路上，發現一個女人躺在路旁，死了，頸子被車輪碾過，已經破裂，根據你的描寫，我們很快的就認出死者是你的太太。」

(三)

「我今天應該穿什麼？」彼得太太問道。她丈夫給她一個不贊成的眼色，「人家在受有關係生死的審判，而你還擔憂在證人席上應該穿什麼！」

「不管是什麼場合，選擇一下應該穿什麼總沒有什麼關係。還有，你昨天在證人席上不斷的用手指擦鼻子，看上去不大好，人家一定以為你連塊手帕都沒有。」

「我奇怪，」在他們進入法庭的當中，彼得太太說，「不曉得被告辯護律師說論廷是什麼意思！他昨天也沒有詳細的問你，只讓你自已講下去，假如他不找出我們的錯誤，怎麼能替被告辯護？」

「也許他今天要詳細問妳，」彼得說。

「但昨天我在證人席上講話的時候，他也沒有反駁，甚至我通講了幾次「迪林」而沒有講「一個男人的黑影」

，每次他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喉嚨裡就發出一種嗚咽聲，好像一看照片，就痛苦非凡。

當門鈴響的時候，他來不及的跑向門口。站在門口的門開後拉開上衣給他看證章。

「是警局派來的？」迪林急促的問道。

「刑警隊。」

「刑警隊」這三個字好像對路易士迪林並不發生影響，「有什麼消息嗎？」在走進起坐間的時候，他問道。

「壞消息。」

迪林站定了，臉色一變，「她不是……你們已發覺她……」

「死」這個字是他想用的，但好像他怕用這個字。

「這個消息對你講是壞的，有兩個人報告說昨天晚上十二點左右在對街看見這裡有個女人被勒死了。」

迪林帶着奇怪的臉色說道，「那個時候我正在家中啊！」

「這就是現在為什麼我到這裡來的緣故了。」

「你的意思是說我……」迪林不相信的搖着頭。

「反正你不是無辜就是有罪，別裝孫子似的演戲浪費時間，我也是剛聽到報告。」

迪林轉過頭來看看桌上的照片，似乎要叫她出來證明他的無辜，然後他又問道，「你們是否已把我列為嫌疑犯？」

「穿起你的上衣，」是便衣偵探簡單明瞭的回答。

，他都不反對，倒是法官更正我。喂！看！……」走進法庭以後，彼得太太喊道。

在法庭中面對陪審席和證人席的一邊，掛了一張相當大的布幔，下面垂到地，上面則幾乎要碰到天花板，並利用滑車裝置吊掛着，所以整個布幔可以隨意拉開。兩邊和牆壁之間的空隙也用同樣的布幔擋着，每個人都議論紛紛，不知布幔裡面賣的是什麼藥。

法官在入座的時候，也和別人一樣，對這個安排感到迷惑和興趣。宣佈開庭了，秩序靜下來以後，鮑倫廷首先站起來說道，「在昨天的審訊結束時，本人曾獲得庭上的允許，對照迪林先生家中有燈光窗戶的實際情形，做了這種安排。在大布幔後面，豎立着一張大厚板紙，根據窗戶的大小剪了個缺口。我要請求法庭中的每一位都注視彼得先生和他太太那天晚上等候巴士時在對街所見的一切。但首先必須要鄭重聲明的是，我並非不信任彼得先生和他太太的申述，相反的，我認為他們二位乃是絕對可靠的證人，也相信他們所見的完全確實。現在我想請求彼得太太進入證人席，來觀察一切動作的進行，因為我想使每一細節，都確實與彼得夫婦那晚所見的一致。換句話說，本人亦要證明，那晚彼得夫婦所見窗戶中的黑影，的確是我的當事人，路易士迪林。現在，我請求庭上允許我進行表演。」

「你可以進行，」法官簡短的说。

「那末，沙爾彼得太太，可否請妳進入證人席？」

當她進入證人席坐定後，鮑倫廷又說道：「我所以選擇彼得太太而非彼得先生的緣故，料想各位也知道，就是一般講來，婦女對於細節的觀察及記憶力，均較男人為佳。現在請將所有的窗簾放下來。」立刻法庭中一片漆黑，如同電影院，「請打開布幔內的電燈。」

布幔中央立即顯出一個長方形亮口，其他部份，因為被厚板紙擋住了，所以仍然是黑暗的，上面雖略有燈光透射到天花板上，但並無多大關係。

「現在請被告走到布幔裡擔任他的角色，同時我請求庭上允許他單獨進去，因為在布幔後靠牆的那邊並無窗戶，各門口亦有守衛，所以被告是不可能逃脫的。」

經過庭上的允許，鮑林掀開布幔的一邊進去了。長方形亮口中仍是一片空白，料想他一定站在厚板紙背後，所以看不到。

鮑倫廷又對彼得太太說，「為求確實起見，假如有任何不對的地方，請立即大聲改正。」

「可以，」已經用大聲回答了。

「各位，現在我將使彼得夫婦那晚所見的情形，重新在我們面前表演出來。我現在開始讀出法庭書記官的記錄謄本，「我們看見從對屋窗戶底下，露出一個女人頭的黑影，具有平滑下垂的頭髮。」」

他向站在布幔旁邊的電氣工人關照了一聲，布幔內的電燈立即熄滅，又差不多立即開亮，此時在長方形亮口下方，露出一個和人頭差不多大小的黑影，還可以看到一束

下垂的頭髮。

「正確嗎，彼得太太？」

「正確。」

「一個男人的黑影突然出現，」——鮑林，做你那晚所做的事情——好，接下去是「他彎下去，像是爬在女人的身上，兩肘彎曲而劇烈的震動，雙手向下壓。」——彼得太太？」

「完全正確，完全正確。」

「他提起一眼，用膝蓋使勁向下扣緊，」——鮑林的影子在全法庭鴉雀無聲的當中，照所念的動作了。

「然後女人的頭影下沉到窗戶底下，不再出現。」

「長方形亮口的女人頭影也下沉不見。」

「他此時站着不動，只用手指來回抓著頭髮，然後又沉下去一段較長的時間。然後又站起來一步一步往後退而離開了。」雖然布幔後面的空隙不太大，但鮑林的黑影動作起來還是很逼真。

長方形亮口又恢復了空白，鮑倫廷說，「彼得太太，在我命令將法庭恢復原狀以前，請問對於剛才的表演有無意見？」

「只有一點，我們曾聽到房中發出一聲很弱的嗚聲。」

「不錯，但這一點請讓我等一下再解釋，除此外，請問剛才黑影的一切動作，是否與賢夫婦那晚所見的一致？」

「也許正當彼得夫婦在和他們的主人道晚安的時候，被告已走到廚房中開亮了燈，他先在桌子邊上切了幾片麪包，輕微的震動使插在肥皂架中的毛帶偏斜了一點，但在窗外仍然不能看到。」

「然後他又走向冰箱，拿出幾片已切好而放在大盤子裡的乳酪，再走回來放在桌子上，放盤子以及走路所引起的小震動又使毛帶比前更偏斜了一點。」

「想不到這是個有關生死的毛帶！」

「毛帶經過數次的偏動，不知不覺就靠到窗戶邊上來了一——此時彼得夫婦早已到達對街的巴士站——毛帶經過燈光投射後，使他們在外邊所看到的，是個女子的頭影而非毛帶，但他們首先並未看到男子——也就是被告——的黑影。」

法庭中靜得連掉根針都可以聽得見，顯然都被鮑倫廷的故事所吸引，鮑倫廷也繼續不斷的往下講道，「原來被告在放下乳酪後又回到冰箱那裡，拿出一瓶啤酒，這是冰箱中僅有的一瓶，也許放在冰箱裡已經很久了，也許是冰箱裡太冷的緣故，使得瓶蓋已凍結起來，也許瓶口已經生了鐵銹，或者是開瓶器已經損壞，或者這些理由都不是，而確是鮑林先生那天晚上開瓶蓋的技術不佳，使瓶蓋變成畸形而更易打開。」

「這種情形現在幾乎要危害到一個人的生命！」

「由於瓶蓋的不易打開，因此他把啤酒瓶平放在桌子上，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彎下身軀，一隻手緊握瓶蓋，

「完全一致。」

「拉開各窗簾，布幔，並將厚板紙取去。」

當每個人見到布幔內的情形時，連法官及彼得夫婦也在內，都紛紛發出驚訝之聲。在原來假設為窗戶的長方形亮口背後，放着一張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一把具有軟毯毛的長柄毛帚，鮑林站在桌子後邊，一手拿着一瓶啤酒，另一手拿著開瓶器。

「現在已將布幔及厚板紙拉開了，我將讓被告在各位眼前把一切動作從頭再表演一次，必要時，我可隨時加以額外的解釋。」鮑倫廷指着那張桌子說，「這個表示一張小桌子和排水盆，是裝在窗戶底下緊靠著牆壁，在排水盆上有個水龍頭，水龍頭旁邊還裝着一個用金屬絲編成的肥皂架，上述各物諸位在警方所照的相片上都可以看得，但在窗戶外邊是看不到的，同時也很難找找不到水龍頭和肥皂架的代替物，只好請各位自己去想像了。這個窗戶臨街的房間乃是鮑林家中的廚房。那天晚上在上述的肥皂架中，斜插了一把長柄毛帚，因為還沒有用過幾次，所以看上去還是個新的。鮑林太太說是去看電影，離開家的時候大概是九點鐘，在十二點缺一刻的時候，鮑林先生——這時尚未感到奇怪何以他太太還沒有回來——覺得肚子有點餓，而決定到廚房中去弄點吃的，因此在此起坐間裡先把收音機的音量減至最小，但並未關掉，因為他以為頂多一兩分鐘就可以回來了，不過他會順手關掉了起坐間裡的電燈

「一隻手攔住瓶頸，双肘彎曲，拚命的幾乎要把瓶子扭裂了，我們再從他這種震動的情形來看，一望而知他幾乎用了最大的力量。」

「他急得幾乎要發瘋了，又提起一條腿，用膝蓋壓住瓶子，以便易於用力，但還是一點用處沒有，最後只好把它放在地上，跪下來再試。此時毛帶由於像地震似的震動，早已掉下來平躺在桌子上。」

「他愈試愈不行。諸位想都明白，指甲縫裡的肉是非常脆弱的，用力過度易於紅腫發炎，所以他站起來休息一下，低頭看着躺在地下的啤酒瓶，莫可奈何的來回抓頭髮，然後他彎腰跪下來再試，而預料的結果產生了——瓶子破裂，酒洒了一地，不但如此，手背及手指頭也被割傷了。」

「他又站起來，看着散在地下的玻璃瓶和啤酒，慢慢的往後退，一時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然後注意到手背手指被割傷的地方正在流血，心想應該先把血止住，因此轉身往洗澡間走去。」

「此時彼得夫婦所等候的巴士正好到達，他們上車離開了，他們認為已看到了一幕冷血的犯罪，庭上，實際上他們所看到的和諸位現在所看到的一樣，不過是一個男人，當妻子不在家時，在廚房中弄得一團糟而已。」

「手上的傷口迪林用橡皮膏包起來，同時由於弄得一團糟的緣故，所以還沒有想到他太太為什麼還沒有回來的，事，匆匆忙忙收拾那些碎玻璃瓶和洒了一地的啤酒，然後

乾吃三明治，又然後才想到時間已經太晚了，開始顧慮到他的太太。」

「他站在窗口不斷向外張望，差不多一小時過去了，他決定不再等她，駕了車子出去尋找，先到電影院，但電影院老早就已關門，根本找不到人問話，他又回到家裡來看，又跑出去向另外的方向去找，直到天快亮的時候，他認為已無希望，才向警局報告可能失蹤——」

「鮑命廷停了一下，看看手中所拿的那些紙張文件，又接着說，「這大概就是全部的情節了，啊！還有一點！關於彼得夫婦所聽到的一聲聲微弱的嗚聲，我想諸位可以查到那天晚上十一點半至午夜十二點，KFO 電台是一個消防安全的宣傳節目，雖然迪林先生已將其收音機的音量控制調至最小，但救火車尖銳的嗚聲還是透露了出來。」

「囉！還有，警方在驗屍所替死者迪林太太所照的照片，我建議庭上應該加以詳細的觀察，因為雖然經過了這個可悲的意外，我們仍可以看得出來，死者迪林太太的頭髮，是往頂上梳的道士式，而非像毛帶似的下垂的式樣。」

「根據以上所述，本人茲請求庭上將本案駁回——」此時旁聽席上突然爆發出一陣同情的呼聲，也就在呼聲中法官宣佈了他的裁定：「本案駁回！」

鮑命廷約略整理了一切，即走到迪林的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說，「走吧！我的車子在外邊，讓我來帶你回家。」當他們穿過還未散盡的旁聽群眾的時候，遇到彼得仍

像傻瓜似的坐在他位子上，鮑命廷對他說道，「希望我們以後有再見的機會。」然後與迪林揚長而去。

彼得默默無言的，轉身看見他太太也是像木頭似的坐在證人席上，很仔細的在看迪林太太的照片，彼得喊道，「親愛的，我們可以回家啦！」但她似乎專心在看照片，沒理會她丈夫的喊叫。

(四)

在法院外面的一輛汽車上，鮑命廷一面啓動車子，一面對迪林說道，「我早告訴你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事的，你看對不對？不過那晚事情一發生，就裏了屍首立刻到我家裡來倒是很聰明的舉動。」

迪林笑着說，「伙計，當我聽到他們在對街和巴士司機爭論的時候，你說我怕不怕！我知道他們已看到一切，除了帶着屍首找你以外，我簡直就想不出別的法子，這確實是件急需要律師的案子。」

「而這個律師也急需要錢用，哈哈！」鮑命廷接着說，「不過話又說回來，我一聽你說她始終沒有站起來，全身也沒有在窗口顯露，我知道事情就好辦多了。其實只有像彼得夫婦那樣的傻瓜才會拿「影子」來當作證據。稍為困難的就是那一聲呼聲，我找遍了那晚所有廣播電台的節目單，就是找不到呼聲，但也很幸運的找到了有救火車警笛聲的節目，只好拿它來代替了，假如連這個都沒有，

我還可以說是收音機產生的干擾。

「不過，真正的妙處還是在於……」

(五)

同時，法庭中的人群已將漸漸散盡，彼得又呼叫他太太道，「可以走啦！我的太太，回家後我還要和你好好的談一下。」

彼得太太仍然坐在證人席上，手中還是拿着死者的照片，「慢着！」她突然說道，「我要先和別人好好的談一下。」又對一個法警說道，「請你把逮捕迪林的那個刑警隊便衣偵探找回來好嗎？我想他的名字叫安特生，告訴他我想和他談談。」

過了一下，安特生走來了，她問道，「法庭還可以重新審問這件案子嗎？」

安特生非常不高興的說道，「沒看見剛才的情形？」

「你先說可以不可以。」

「當然可以，法令並未限制說不可以，不過需要有新的證據，我不曉得怎樣才可以……」

「我可以，看這個光照死者頭部的照片，能不能發現什麼？」

「就像剛才所說的，是往上梳的道士式。」

「哈哈！我說你真好來做像我一樣玩玩橋牌的主婦，讓我來當偵探。告訴你，死者迪林太太是染過頭髮的，這

個用一隻眼睛都可以看得出來。你再仔細看看，她的頭髮是金黃色，但根部却像黑漆一樣的黑。」

「這又能證明什麼？」

「嘿！證明的事情可多了！第一，這表示照片上的頭髮式樣，決不是死者生前平時自己所梳的式樣。我可以告訴你，女人染髮也是一種極機密的事情，絕不會讓人家曉得，死者平時梳的是普通下垂的式樣，所以不須擔憂髮根會讓人看到，你想她會自己梳成像照片上的這種樣子嗎？不但她自己不會，就是她的美容師也不會替她梳成這種式樣，不然顧客都要跑掉了！還有，死者的頸子被汽車輪子輾過以後，頭髮式樣居然還會保留得這麼完整，也是件極奇怪的事，我可以斷定迪林太太一定是事先被人用大毛巾之類的東西裹住頭部，等汽車輾過以後再解開的，這個司機未免太聰明了吧！」

安特生從彼得太太的臉上看到照片，又從照片看到她臉上，開始點頭考慮了。

「年青人，如果你想單獨立功的話，」彼得太太接着說，「我這裡再送你一點額外的小賬，你趕緊去嚴厲的調查詢問每一個職業美容師——尤其是最近生意不大好的，你一定可以找出一個會承認他在案子發生的午夜或清晨，曾經替一個已死的女人做過頭髮，也許這個女人被帶去的時候，臉是被擋着的，所以他也許不知道這個女人是誰，但他一定可以指出帶她去的就是剛才在法庭中唱雙簧的兩位紳士，如此這兩位紳士就可以帶你走上升級之路了，



風 暴

著 譯
海 明 威 時
張 時 譯

尼克從大路穿過果園時，雨停了。秋風吹過那收過果子的禿樹。路邊枯草上有隻雪亮的蘋果閃光，尼克停住把它撿起，放在厚暖的上衣口袋裡。

穿過果園，走上山崗。小屋的門戶斑駁，烟囱上升起黑烟，車間背後的鷄鴨和次等木料像是屋後樹林的界限。他看着大樹在風中搖擺。正是秋天的第一陣風暴。

尼克走過果園前的曠場時，小屋的門打開，比爾走出來，站在門口望着他。

「好呀，威米治，」他說。

「愛，比爾。」尼克說着走上台階。

年青人，我喜歡看見你成功，你還等什麼？還不快去！」

「他媽的，我又開始相信女人的話了！」安特生一面笑着說道，一面轉身用差不多一分鐘一哩的速度衝出法庭。

「親愛的，」彼得太太笑迷迷的走下證人席對她丈夫說道，「你剛才說要和我好好的談一下什麼？」

瑪麗正在猶豫着怎樣來結束一次乏味的約會，正好她的一隻狗走了進來。「牠懂得玩什麼把戲嗎？」呆頭呆腦的瑪麗男友問。

「自然，」瑪麗調皮的說，「不信，你只要吹一下口哨，牠就會替你將帽子含來。」

我們用肉眼所能看見的星星約有五千顆；如果用四吋的透鏡幫助，就可看到二百萬顆，如果透鏡的直徑擴大至二百吋，便能看到十億以上的星體。

地球上平均每每一方哩的表面約可吸收四百六十九萬馬力的太陽能，數億年以來一直如此，然而由我們地球所截取到的太陽放射能總共還不到太陽全部能量的廿億分之一。

他們並肩望着田野，果園，遠方的大路，以及低地處的湖邊樹林。風直向湖那邊吹。他們看不見湖上的浪花。

「括風了，」尼克說。

「三天了，」比爾說。

「你爸在嗎？」尼克問。

「不，帶鎗出去了，進來吧。」

尼克走進屋。火爐裡的熊熊大火，被風括得呼呼叫。

比爾把門關好。

「喝杯嗎？」他問。

他到廚房拿來兩個杯子一把水壺。尼克在火爐頂上的櫃子裡取出威士忌。

「好嗎？」他說。

「好，」比爾說。

他們坐在火前面喝着滲水的愛爾蘭威士忌。

「酒不壞，有烟味。」尼克說，衝着火爐詳杯裡的酒。

「泥炭。」比爾說。

「酒裡那會有泥炭？」尼克說。

「反正有烟味。」比爾說。

「你見過泥炭？」尼克問。

「沒有。」比爾說。

「我也沒有。」尼克說。

他把腳架在爐邊，烘烤濕鞋子。

「還是把鞋子脫掉。」比爾說。

「沒穿襪子。」
「脫下來烤，我去拿雙來。」比爾說，他爬上樓，尼克聽到他走動的聲音，樓上很寬敞，比爾和他父親睡在上面，有時尼克也住在樓上。後面有間更衣室。

比爾下樓，拿了雙厚毛襪。
「這種天氣那能不穿襪子。」他說。
「我穿不慣襪子。」尼克說。他把襪子穿上，仰靠著椅子，把腳擱在火爐前的屏風上。

「會把屏風壓垮。」比爾說，尼克把腳移回火爐邊。
「有什麼好顧的？」他問。
「只有報紙。」
「卡得怎麼樣？」
「一天連輪巨人隊兩場。」
「一定的。」

「當然，」比爾說，「要是馬格魯諾得到好球員，在聯賽裡就沒問題。」

「他請不到那麼多。」尼克說。
「他要的，都請得到，」比爾說，「不然，他把他們弄垮，等他們去求他。」

「金海尼就是那樣。」尼克同意地說。
「那傢伙不壞啊。」
比爾站起來。
「他怕打，」尼克說。腿上的熱烘烘地。
「是個好外野，」比爾說，「可是他失敗了。」

比爾在窗下桌上的一本書拿過來，這本書是他開門時擱下的。他一手拿杯，一手拿書，靠在尼克的椅背上。

「你在念什麼？」
「理查費弗。」

「不壞，這本書不壞，威米治。」

「你還有什麼我沒念過的書嗎？」尼克問。

「林中情侶看過嗎？」
「看過，那本書說，他們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中間放把劍。」

「好書，威米治。」
「是太好書。我不懂放把劍有什麼用。還要把刀口朝上。平着放，一滾就過去了。」

「那是個象徵。」比爾說。

「當然，」尼克說，「但是不實際。」

「讀過勇氣吧？」
「好，」尼克說，「真不錯。說他老子找他的事。你還有華爾波的書嗎？」

「黑森林，」比爾說，「寫俄國的。」

「他知道俄國嗎？」

「我不知道。這種人難說得很，也許他小時到過，裡面不少是想像出來的。」

「我想見他。」
「我想見齊斯東。」

「所以馬格魯才要他。」尼克推測。
「可能，」比爾贊成。
「事實不像我們知道的那麼簡單。」尼克說。
「當然，不過，我們難得這麼遠，能知道這些可就算不少了。」

「猜也猜得到的。」
「對，」
比爾取下酒瓶。他的大手正好把酒瓶握一轉。他把尼克手裡的杯子倒滿威士忌。

「要多水？」
「跟剛才一樣。」
他坐在尼克椅子旁的地板上。

「秋風來了就好了，對吧！」
「很好。」

「一年裡最好的時節。」尼克說。
「在城裡才糟呢！」比爾說。

「我想看大聯賽。」尼克說。
「最近不是在紐約就是在費城。」比爾說，「從不到我們這裡來。」

「不知道卡得能不能贏一場？」
「一輩子別想。」比爾說。

「他們會氣狂。」尼克說。
「你還記得，他們走的那天火車出軌的事嗎？」
「怎麼不記得！」尼克說。

「我希望他能在這裡，」尼克說，「明天，我們領他去釣魚。」

「不曉得他丟不去。」比爾說。

「當然去，」尼克說，「他是個好人，你記得『飛行公寓』嗎？」

「如果一個天堂的天使，
給你點兒什麼喝的，
謝謝他的好心善意，
把它倒進溝裡去。」

「對的，」尼克說，「我想，他一定比華爾波好。」
「噢！當然他是個好人，準沒錯。」比爾說。

「可是華爾波寫得比他好。」
「我不知道，」尼克說，「華爾波是古典派。」
「齊斯東也是的。」比爾堅持說。

「我希望他們倆都在這裡，」尼克說，「明天把他們一齊帶去釣魚。」

「喝醉吧！」比爾說。

「好。」尼克贊成。

「我老子不會管的。」比爾說。

「真的嗎？」尼克說。
「我知道。」比爾說。

「我有點醉了。」尼克說。
「你沒醉。」比爾說。
他站起來去取酒瓶，尼克把杯子伸出去，看着比爾倒

酒。」

比爾倒了半杯。

「自己滲水，」他說，「還有一點點了。」

「沒有了？」尼克說。

「還多得很，可是父只讓我喝打開過的。」

「是。」尼克說。

「他說，開瓶出醉鬼。」比爾解釋。

「對。」尼克說，他很受感動。他還沒有這種想法，

從前，以為是獨斟出醉鬼。

「你爸好嗎？」他尊敬地問。

「很好，」比爾說，「有時候不大講理。」

「他是個好人，」尼克說。他從水壺裡倒水在杯裡。

它慢慢和威士忌滲和起來。不過酒比水多。

「當然他是。」比爾說。

「我老子也很好。」尼克說。

「你說得完全對。」比爾說。

「他說，他一輩子不喝一滴酒。」尼克說，好像宣佈

一椿科學事實。

「噢，他是醫生，我老子是畫家，完全不同。」

「他差多了。」尼克悲傷地說。

「不能這麼說，」比爾說，「每件事都有它的報酬。」

「他自己說他太差勁了。」尼克憤憤地說。

「爸從前苦得很。」比爾說。

「現在好了。」尼克說。

他們坐着望火，心裡思想這深奧的真理。

「我到屋後去弄塊木頭，」尼克說，他看到火漸漸滅

了。而且，他想表示他沒喝醉，還能做事。他父親一輩子

酒酒不入，所以，他也不願顯示醉意。

「拿塊大樺木。」比爾說，他也很清醒。

尼克拿了木頭，從廚房進來，在廚房裡踢翻一隻鍋，

裡面裝着泡水的香乾。他小心地把香乾從地上檢起來放回

鍋裡，有些滾到灶里去。又從桌上的水桶裡舀了些水進去，

他覺得很驕傲。因為他很清醒。

他進來時，比爾站起來，幫他把木頭放進火爐。

「好木頭。」尼克說。

「留着過冬的，」比爾說，「這麼塊木頭可以燒一整

夜。」

「明早還有火炭好生火。」尼克說。

「對，」比爾同意。他們仍然控制着他們的談話。

「再喝一口。」尼克說。

「小櫃裡大概還有三瓶開過的。」比爾說。

他跪在屋角，打櫃中拿出個方酒瓶。

「蘇格蘭酒。」他說。

「我去打點水。」尼克說，他又走進廚房，在水桶裡

把水壺灌滿冰冷的泉水。回來時，打餐廳的鏡子面前過，

他的臉容很奇怪，他笑笑，影子也回他一笑，他做個鬼臉

後，離開它，那不是他的臉，不過，反正都一樣。

比爾已經倒好了酒。

「這是種很烈的酒。」尼克說。

「我們不在乎，威米治。」比爾說。

「爲什麼而乾杯？」尼克問，拿起杯子。

「釣魚。」比爾說。

「好！」尼克說，「紳士們！我請你們釣魚。」

「到處釣魚。」比爾說。

「釣魚！」尼克說「我們爲它乾杯。」

「簡直不能比，」比爾說，「幹嘛我們要談蠱球呢！」

「錯誤！」比爾說，「傻瓜才打蠱球！」

他們乾了杯。

「來，現在爲齊斯東乾杯。」

「還有華爾波。」尼克揮道。

尼克倒出酒，比爾倒進水。他們相對而視，覺得很痛

快。

「紳士們，」比爾說，「我爲諸君介紹齊斯東和華爾

波。

「正對，紳士們！」尼克說。

他們喝乾，比爾又斟上酒。他們在火爐前的大椅上坐

下。

「你很聰明，威米治。」比爾說。

「什麼意思？」尼克問。

「和瑪琪的事吹了。」比爾說。

「我想是的。」尼克說。

「只有那樣好。不然，你現在要回家拚命做工，賺錢好結婚。」

尼克不說話。

「結婚的人，絕對沒出息，」比爾繼續說，「他再得

不到什麼。一切都完了！你見過結婚的人吧！」

尼克依然不開口。

「看得出來，」比爾說「結婚的人都有副蠢相。自作

自受。」

「是。」尼克說。

「吹了，也許不是好事。」比爾說，「不過，你容易

着迷。那還不趕緊，可別讓她們把你毀了。」

「是。」尼克說。

「你要是和她結婚，就等於和她全家結婚。記得她媽

和娶她媽的人嗎？」

尼克點點頭。

「想想看，和他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瑪琪還得聽

她說東說西。」

尼克靜靜地坐着。

「你他媽的吹得真妙，」比爾說，「她現在可以和同

一類的人結婚，高高興興地渡日。油和水是混不攪的。你

不能和我比，要是我和愛匹結婚，史家東才窩心呢！她也

會高興的。」

尼克不說話，身上的酒力已消逝。似乎只剩下他一個

人。比爾也不在。他不是坐在火爐前面，或是明天要釣魚

，或且他父親以及其他的事。他沒有醉。一切都過去了。他只知道和瑪琪好過，又吹了。她離開他，因為他把她丟了。就是這麼回事，他不會再見到她。也許永遠見不到過去的事，算了。

「再喝一杯。」尼克說。

比爾倒上酒，尼克添一點水。

「你要是那樣下去，今天我們便不在這裡了。」比爾說。

是眞話。他本想回家找個工作。然後冬天住在瑪琪附近，現在，他不知道幹什麼好。

「不然明天不釣魚了，」比爾說，「你在想心事。」

「沒辦法。」尼克說。

「我知道，只好那麼解決。」比爾說。

「突然，事情就過去了，」尼克說，「我不知道爲什麼。自己也沒辦法，好像這次的風，三天一括，樹葉都給捲光了。」

「好吧，事情過去就算了。」比爾說。

「是我不好。」尼克說。

「誰的錯，還不都發癡。」比爾說。

「不，我想不一樣。」尼克說。

瑪琪走了，他再也見不到她，這是件大事。她答應過她，以後一起去意大利玩。住在一塊兒，現在完了。

「過去的事也沒用，」比爾說，「我告訴你，威米治，那個時候，我眞替你擔心。你幹得對。我曉得她媽氣

壞了，她告訴許多人說你們訂過婚。」

「我們沒訂婚。」尼克說。

「全世界都知道了。」

「有什麼辦法，」尼克說，「我們沒有。」

「你們不是想結婚嗎？」比爾問。

「是。可沒訂婚。」尼克說。

「還不是一樣？」比爾問。

「我不知道，總有點不一樣。」

「我看不出。」比爾說。

「好吧！」尼克說，「再喝一杯。」

「好！」比爾說「醉吧！」

「喝醉了游水。」尼克說。

他乾了杯。

「我爲她心裡眞難受，可是沒辦法，」他說，「你知道她母親的！」

「眞可怕！」比爾說。

「突然就那麼完了，」尼克說，「不要再提了。」

「別提了，」比爾說，「是我先說起的。好，不說這個。你也別想它，要不然你可以再回去。」

尼克倒沒想到這點。絕對不錯，那是個好辦法，他覺得舒服許多。

「對，」他說，「不過太危險。」

現在他高興了，世間沒有克服不了的事。星期六晚上他該進城去。今天星期四。

「總有機會。」他說。

「自己要小心。」比爾說。

「我會小心。」他說。

他很高興。事情沒沒完，也沒吹。星期六進城。他覺得很輕鬆。跟比爾沒提起這件事以前一樣。這是個好辦法。

「帶上鎗找你爸爸去。」尼克說。

「好。」

比爾從牆上取下兩把鳥鎗。打開一盒子彈。尼克穿上厚呢外衣和鞋子。他的鞋子已經烘得僵硬。他喝醉了，可是仍很清楚。

「你怎麼樣？」尼克問。

「精神好得很，」比爾正把繩毛衫扣上。

「喝醉了沒用。」

「是，我們該出門了。」

他們走出門，風急狂地刮着。

「這天氣，鳥也會給吹落。」

他們走下果園。

「早上我看到一隻山鷄。」比爾說。

「也許還看得到的。」尼克說。

「這大風，鎗射不準。」比爾說。

在戶外，瑪琪的事沒什麼奇怪的了！也不重要。風把什麼都給吹跑了。

「直朝湖上吹。」尼克說。

迎風聽到一鳥鎗響。

「是爸爸，」比爾說，「到酒地了。」

「抄近路走。」尼克說。

「抄草地那條路，看燈得到什麼東西不？」比爾說，「好。」尼克說。

現在一切不復重要，思想都已被風吹走。不過他每星期六晚上還可以進城。值得保留的，只有這麼一件好事。

譯自 *Fifty Great Short Stories*

妙評

黃光洲

「派西法拉是這麼一種歌劇：」音樂批評家大衛·蘭特夫寫道，「它在六時開演，經過約模三小時後你伸眼看錶却發覺才六時廿分呢。」

克力夫敦，法帝愛批評一本自傳，說：「盡我所見，此書僅有一個缺點，題材的選擇不良。」



英·柯林斯著
艾·丹譯

一清早就離開倫敦，所以我能在午前到達多遜先生的家裡，我們的會談，以我造訪的目的來說，沒有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多遜先生的出診簿上，確會記着到黑水園替荷康小姐診病的日期，但他却無法追溯羅娜的出走和他診病的日期到底隔了幾天。當美琪遜太太派那個園丁去請他替荷康小姐診病時，他自己也正鬧着病，所以那幾天中他的記事冊上沒有任何記載，也無法追溯到正確的日期。

多遜先生方面是無望了，我決定去查出波西伐爵士抵達勞勒斯堡的日期。似乎是命該如此，當我到達勞勒斯堡時，那家小客棧因營業不佳，已在兩月前關門大吉了。那家店主人也已離開了那裡，不知去向。

這時，距離回倫敦的最後一班車還有幾個鐘頭。於是我又從勞勒斯堡車站坐馬車折回黑水園，預備再去查問管理層房屋的那個園丁或其他人幾個問題，假使他們再不能有助，那麼，這一方面的工作總算是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在離開黑水園還有一哩的地方，我把那個馬車夫打發走了，照着他的指示走向黑水園。

當拐過一條巷時，我看見前面有一個人提着一隻袋子在走。他是一個矮小的人，穿着一身整腳的黑衣服，戴了一頂很大的帽子。我當他是律師書記之流人物，立即停住，拉長了我們間的距離。他沒有聽到我，一直向大屋子走了進去。

有兩個女人站在門房附近。一個是個老婦人，另一個根據瑪莉安的描述，一望而知是瑪格麗特。波却

我先問波西伐爵士在不在黑水園，答案是：不在。我又問他是什麼時候離開這裡的，她們兩人只能告訴我，他是去年夏天裡走開的。

離開了門房，我看見那個園丁在不遠處工作着。當我和他打招呼時，起先他很不信任地望着我，但當我說出美琪遜太太的名字，並對他很難虛地下問後，他就很痛快地和我談起了一切。結果哩，他也只能告訴我的主人是在七月下旬某一天的晚上離開了黑水園。

當我們在談話時，我看見那個穿黑衣服戴大帽子的人從屋裡走了出來，站在不遠處叮視着我們。突然，他似乎知道了我是什麼人，跑過來故意用最兇暴的話辱罵我為什麼任意闖進別人的園地，故意要和我挑釁。我只好忍氣吞聲地退了出來，不去和他計較，生



黑人跑出來故意要和我挑釁

怕闖下了禍，妨礙了我其他方面的進行。

從黑水園到車站的路上，我準備着像前一天在倫敦時一樣被人跟蹤。但這一次，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被人跟蹤了。車到倫敦，我就步行回家。快到家時，尤其特別小心繞着路走，每次回頭望後看，都沒有看到那黑衣人或任何人的影子。這種戰略，我曾在中美的荒野叢林中用過，避免着野獸和土人的襲擊，想不到現在處身在倫敦的文明中心居然也要使用同樣的戰略！

在我外出的期間中，瑪莉安並沒有遇到特別的事故。她急切地問着我到底有沒有沒有成功。我很冷淡而不在于地敘述着我的調查結果，他很驚訝着我那付無所謂的態度。

說老實話，這次調查的失敗，並不使我灰心。黑水園之行不過是盡個人事吧了，根本就不希望能得到什麼。我心中一直都在計劃着怎樣和波西伐爵士來一番惡鬥。

自黑水園歸來的第二天早晨，我引瑪莉安到我工作室來，告訴她我準備攻擊波西伐爵士的計劃。

要知道他的秘密，先得揭開白衣女郎的迷幕。要揭開白衣女郎的迷幕，就要得到安妮·凱薩烈母親的幫助。要知道凱薩烈太太的狀況，首先要找到克利門太太——那個安妮·凱薩烈的忠實朋友和保護人。

但是向何處去找她呢？還是瑪莉安想出了辦法。她寫了一封信給住在林幕勒支附近托德農場的托德太太，問她幾個月來有否得到克利門太太的任何消息。

在等候回信的期中，我請瑪莉安告訴我關於波西伐爵士的出身及家世。她說她也只是聽來的，大概還可靠。

波西伐爵士是個獨生子。他的父親菲力克斯·格萊第爵士，從降生以來，就遭受着一個不可醫治殘疾的痛苦，所以從早年起，就和外面的社會隔絕了。他唯一的安慰是欣賞音樂；後來娶了一位性情相同的太太，她是個頗有修養的音樂家。他年紀很輕時，就承繼了黑水園的遺產，他和他的妻子對他的近鄰是不理不睬，鄰居們也沒人去理他，除了那個教區裡的牧師。

那牧師是一個過份熱心的人，他曾聽說菲力克斯爵士自離開學校起就是一個宗教上的叛徒，他認為這是他的責任去勸化這座大屋的主人。菲力克斯爵士憤怒地責備他不該來干涉他的自由，並曾當衆侮辱過他。附近鄰居們都憤憤不平，聯名寫信向他提出抗議，甚至連黑水園的佃戶們也一致對他表示反抗。這位男爵對黑水園的環境，根本就不大滿意，所

以從那時起他自動地遷離了那個地方。

在倫敦住了一些時候，他和他的妻子，一道到歐洲大陸去，從此就再也沒有回到英國。一部份時間他們住在法國，一部份時間住在德國——爲了他身體上的缺陷，他一直過着隱士般的生活。他們的兒子，波西伐，是在國外出生的。他的發育是由私人教師培植起來的。他的母親先死，他的父親過幾年也死了，那大概是在一八二五年或一八二六年。波西伐爵士在年青時，也曾回到英國幾次，但他和已故范禮先生的相識，是在他父親去世之後。不久他們間就變得非常親密，雖然那時波西伐爵士從未到過林幕勒支。非德烈·范禮當年或許曾見過他一兩面，但也不清楚他的底細。在范禮家庭中，同波西伐爵士最熟的朋友，只是范禮的父親。

這是我從瑪莉安處所得知的詳情。以眼前的目的來說，這些情形對我沒有多大幫助，但我仍小心地把他的一切記了下來，將來也許會變成有用的。

過了幾天，托德太太的回信來了（地址是照着我們的意思由一個郵局留轉的），到目前爲止，每次的調查和詢問都是落空，只有這一次有了結果。托德太太告訴了我們克利門太太的消息。

克利門太太第一次寫信給托德太太，請原諒她和安妮的突然離開。之後又去了一封信，告訴她安妮失蹤的消息，並請她在林幕勒支附近代爲留意，也許她又會溜回那裡的。並寫下了她的住址，托德太太就把那地址轉告瑪莉安，那就在倫敦，離我們的住所只要半小時的步行。

以俗諺來說，我決不讓青草長在我的腳前。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克利門太太，這是我進行調查的第一步。

VI

托德太太的地址，把我引進了近格禮客店路的一條街上。

我敲了門，應門的就是克利門太太。她似乎不大記得我，問我有何事見教。我提起了林幕勒支教堂墓地裡的相會，並特別提到我就是幫助安妮逃過獵人院追趕的人。這麼一說，立即得到了他的信任。她記起了當時的情景，並請我到會客室去，以極其迫切的心情問我是否帶給她關於安妮的消息。

我不能把全部的事實告訴她，波西伐爵士和浮斯科伯爵的全套奸計，在陌生人的面前說出是有危險的。我只能這樣告訴她，我此行的目的，是爲了探訪迫使安妮失蹤的人的細底。爲了免得將來良心上的後悔，我甚至坦白地告訴她我認

爲安妮已無法追尋，相信我們再也看不到她了。我的目的是要喚醒安妮生離的兩個人，因爲他倆同時也使我和我的朋友受到了嚴重的迫害。

那可憐的女人很爲激動，她很願意告訴我一切她所知道的事情。我就請她從她們離開林森勒支後談起，一直到安妮失蹤時爲止。

她的敘述是這樣的——

離開托德農場那天，克利門太太和安妮就到達比去。在那裡住了一週後，才到倫敦來。在克利門太太家中住了一個多月，安妮總是怕被人發現，結果她們一道上林肯郡的格林斯比鎮居住，因爲她已死的丈夫會在那裡度過他早年的生活，而他的親戚又多是鎮上很有名望的人們，他們一向都對克利門太太很好。

在格林斯比，安妮的病症開始發作了，這個病是在報紙公開登載着格萊第夫人結婚消息不久後發作的。

那些請來診病的醫生，立即發現她是有着嚴重的心臟病。這次病了很久，之後又時常復發着，把她弄得虛弱不堪。也就是這個緣故，前半年她們都住在格林斯比。假使不是安妮突然決定了要去漢普郡和格萊第夫人私下相見的話，也許還會再住下去的。

克利門太太竭力反對這番冒險和無目標的企圖。安妮也沒有解釋她要去的動機，她只說她相信自己離開死期已不遠，她決定要秘密地向格萊第夫人訴說一件事，不論是冒着多大的危險。她說假使克利門太太不願同她一道去，她是要單獨去的。和醫生商量了一番，他認爲她如果太遠拗了她的意思，更可能會發生不測的。這種情形下，克利門太太只好順從了她的意思。

從倫敦到漢普郡的火車中，克利門太太遇到一個對黑水園附近情形非常熟悉的人，攀談之下，他供給了她們有關於當地環境的資料。從這段談話中，她們決定了住在一個叫做沙墩的小村裡。那裡離開黑水園有三四哩之遙，以後安妮每次到湖畔去都走那條路。

她們住在沙墩一家寡婦的小屋裡，她有一間寢室出租着。起先克利門太太勸她用通信的法子，但鑒於在林森勒支時那封匿名警告信的無效，安妮決定這次親自出馬。

雖則如此，每次安妮去湖畔時，克利門太太也都悄悄地跟隨着，但只是遠遠地跟着，在船屋裡所發生的事情她是不知道的。當安妮最後一次從那危險地帶走回來時，她的身體，吃不消長距離步行的疲乏，再加上她所受的激動，產生了克利門太太一向所害怕的結果，從前的心臟病和在格林斯比時的症候又重新發作了，於是安妮不得不靜臥於床上。

這次意外，克利門太太知道第一件事要先安下她的心。爲了這個緣故，這個好女人第二天親自跑到湖畔去，希望能遇見格萊第夫人（安妮會告訴她，格萊第夫人每天都會散步到碧屋來的，）預備慫恿她秘密地到沙墩來和安妮相會。當她抵達叢林的外緣，克利門太太遇到了（不是格萊第夫人）一個手中拿着書的高胖老人——換句話說，她遇到了浮斯科伯爵。

伯爵對她審視了一番，然後問她是不是希望在那裡會見什麼人，在她未行回答之前，他又加上了一句，說他是替格萊第夫人傳遞消息而守候在那裡的，不過他不能確定她是否就是他所想見的人。

這麼一說，克利門太太立即把她的來意告訴了伯爵，並說格萊第夫人處如果有什麼消息的話，可以由她轉告安妮，以減她的憂慮。伯爵立即照辦了，他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格萊第夫人請安妮和她的好朋友立即回倫敦去，因爲她認爲假使她們再在黑水園附近住下去的話，波西伐爵士將會發現她們的行蹤的。同時格萊第夫人不久也就要上倫敦去，請克利門太太和安妮先上倫敦並留個地址給她。在旬日之內，她們將會在倫敦會面的。伯爵又說，他本預備親往警告安妮的。但因爲他對她是一個生人，如果走近同她說話



她遇到了一個又高又胖的老人

也許會太使她受驚的。

克利門太太很驚懼地聽着，她說她已不得早些帶安妮回倫敦去。但目前恐怕有些困難，因為她現正臥病床上。伯爵就問是否請醫生替她診治，她說還沒有，因為怕村中人知道了她們的存在。接着伯爵又對克利門太太說，他本人就是一個醫生，如果她願意的話，他可以同她一道去看望安妮。克利門太太（她自然地相信了伯爵，因為她覺得替格萊萊第夫人秘密傳信的人絕對是可靠的）十分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自告奮勇，同他一道動身回沙墩去。

當他們到那裡時，安妮正熟睡着。伯爵乍見之下，嚇了一跳（顯然是因為她和格萊萊第夫人的相像），可憐的克利門太太還以為他是見了安妮病況的沉重而吃驚。他說可以不必弄醒她，問了一些關於她病症的情形，審視着她，輕輕地按着她的脈搏。沙墩雖不是一個大地方，但却有一家小藥局。伯爵到那裡開好方，配好藥，又親自帶回來，告訴克利門太太這是一服很強烈的興奮劑，可能使安妮起床並承受往倫敦旅程上數小時顯疲的能力，這服藥服用兩天就會好起來，第三天就可以旅行。他還安排好了在黑水園車站相會，並送她們搭上午午前往倫敦的班車。假使在車站沒有見到她們，那將認為安妮的病況更嚴重了，那時他將立即再來沙墩看她們。

結果哩，毫無意外發生。

那一服藥，對安妮確有特效的力量，同時克利門太太對她說不久就可以在倫敦重見格萊萊第夫人的竭力保證更增速了她的康復。在約定的日期和時間（她們在漢普郡一共還沒有住上一星期）她們抵達了車站。伯爵果在那裡等着，正同一個中年婦人在說話，她好像也是準備搭車上倫敦去的模樣。他很熱心地幫着她們，親把她們安頓在車廂裡，並請克利門太太千萬勿忘將地址寄給格萊萊第夫人。那個中年婦人並不坐在同一車廂裡，她們也沒有注意到她到倫敦後做了些什麼。克利門太太在僻靜的地方找到了一個住處，並寫信給格萊萊第夫人，告訴了她們的住址。

十餘天過去了，沒有任何消息。

又過了兩天，一個婦人（就是在車站所見的那個中年婦人），坐了馬車來找她們，說是格萊萊第夫人已經到了倫敦，住在一家旅館裡，想先同克利門太太商談與安妮晤見的事情。克利門太太立即就和她（顯然是浮斯科夫人）一道坐車走了。到了半途，那個中年婦人把車子停在一家店舖門口，說是要順便買些東西，請克利門太太在車中等她一會。結果她就從此不再露臉了。

再等些時，克利門太太有些焦急起來了，下車到店中去找，已沒有那個中年婦人的蹤影。立即叫馬車夫趕回住所去。在她離開僅僅半小時中，安妮已經走了。

唯一可以得到消息的人，只有那看門的女用人。她會替一個童子開門，他送一封信給「住在二層樓的年青女郎」（那就是安妮所住的地方）。那女用人替她轉遞了信，五分鐘後，她看見安妮戴着帽披好肩巾開門走了出去。她一定帶走了那封信，因為克利門太太始終找不到它，不知信上到底說了些什麼話，會引誘安妮立即走開。那一定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不然安妮絕不會獨自出去。克利門太太也就是因為知道安妮不會單身外出，所以才敢離開她半小時的。

當克利門太太恢復集中思想之際，她的第一個念頭是想跑到瘋人院去查詢，她想安妮也許會被帶回到那裡的。

第二天，她就到那裡去——那個地點安妮會對她說過的。她所得到的答案是，沒有那樣子的女郎被帶回來（她的查詢，可能是恰在假安妮被送進院的前一兩天）。然後她又寫信給威明翰的凱羅烈太太，查問她有沒有得到她女兒的消息，所得的答覆也是沒有。自那次後，她就斷絕了安妮消息的來源，也不知道其他可以查詢的地方，或是另有什麼辦法。從那時起到現在為止，她完全不知道安妮失蹤的原因和結果。

VI

這是我從克利門太太處所得到的初步詳情。

很明顯地，將安妮騙至倫敦又把她和克利門太太拆開這一串的奸計，完全是浮斯科伯爵夫婦的傑作。他倆的行為是否觸犯了法律，這且留待將來再說。這次我來訪問克利門太太的最大目的，是想探究波西伯爵士的秘密，而她竟一點沒有提到。於是我轉變了話題，來引起她對其他人物和事情的回憶。

「這樁不幸的事情，我真希望能夠出力幫些忙，」我說，「可是現在我懂許以悲痛的心情來同情着你的不幸。克利門太太，即使安妮是你的親生女兒，妳對她的愛護也不過如是了。」

「那沒有什麼，」她說，「那可憐的東西確是像我親生女兒一樣。她從小就由我照顧着，先生，一直將她撫養到大——把她撫大是一件艱鉅的工作，假使我不會親自為她剪裁童裝並教她走路的話，那她的失蹤也不至於使我這樣痛心了。先生，我心裡真想哭哩。」她有幾聲嘶嘶底里哭起來了。

我停了一會，讓克利門太太鎮定她自己。我所要尋找的線索，是否就在這位好女人對安妮童年回憶之中呢？

「在安妮未出生之前，妳是否早就認識凱羅烈太太呢？」我問。

「不很早，先生——約在安妮出生前四個月的前子。那時候我們很常見面，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什麼深交。」

她答語的聲調是比較堅定了，我看得出她談到往事時，似乎稍可減些悲哀的情緒。

「妳和凱薩烈太太是鄰居嗎？」我問道，儘量鼓勵她回憶起往事。

「是的，先生——在舊威明翰的鄰居。」

「舊威明翰？那是在漢普郡有兩個威明翰嗎？」

「是的，先生。在從前是那樣，那差不多是廿三年前的事了。他們在舊鎮兩哩外靠近河濱的地方，建了一座新鎮。時過境遷，舊鎮漸漸成爲廢墟。現在人們把新鎮稱爲威明翰，但老教區中的教堂現仍存在着，只是附近的房子都已沒有了。我曾看到這可悲的變遷，在我的時代，那是一塊很愉快美麗的地方哩。」

「妳在結婚以前就住在那裡嗎，克利門太太？」

「不，先生——我是羅佛克地方的人，我的丈夫也不是威明翰的人，我告訴過你是來自格林斯比，他的學藝生活也是在那裡過的。他有幾個朋友在南部，聽說南部的城市都在新與中，他就來到南安普斯敦開店工作。規模雖不大，但後來弄到有了一筆足夠過樸儉生活的退休儲蓄，便在舊威明翰住了下來，於是他娶了我。我倆都不很年青，不過却過得很幸福——比我們鄰居的凱薩烈夫婦幸福得多。她倆是在一兩年後才遷到舊威明翰來的。」

「妳的丈夫是不是以前就認識他們呢？」

「同凱薩烈先生認識，先生——但不認得他的妻子。凱薩烈先生經別人的介紹，在威明翰教堂中得到了一個執事的位置，這就是他遷居在我們近鄰的原因。他帶來了他的新婚太太。後來我們聽說她是南安普斯敦附近凡涅克大廈中一家貴族的侍女。凱薩烈先生很費一番功夫，才娶到了她——因爲她自視很高。他向她追求得越熱烈，她越是不睬，最後他準備下死心放棄了，說來奇怪，就在這時候，也不知什麼緣故，她突然改變了初衷，自動地投向了。我可憐的丈夫常說，這正是給她一頓教訓的機會。可是凱薩烈先生太喜歡她了，不曾那麼做。婚前婚後也都不去追究她這突變的細底根由。他是一個急性而耳軟的女人，就是娶一個比凱薩烈太太更好的女人，也會被他寵壞的。我不願說別人的壞話，先生，但她是一個沒有良心而拗辯的女人，愛好別人的讚美和愛穿漂亮的衣服。他待她是那樣好，而她對他卻漠不關心。當他們遷居在我們近鄰時，我丈夫就說這個女人遲早要出事情的。他的話後來果然被證實了，還不到四個月，他們家中就發生了一件可怕的醜事。他們兩人都有錯——以我看來他們兩人都犯着同樣的錯。」

「妳是指他們夫婦兩人嗎？」

「啊，不，先生！我並不是指凱薩烈先生——他只是個可憫的人。我的意思是指他的妻子和那個人——」

「那個鬧出醜事的人嗎？」

「是的，先生。一個身材高尚和受過好教養的紳士，他應該要豎立一個好榜樣才對。你認得他，先生——我可憐的安妮也認得他。」

「波西伐·格萊第爵士？」

「是的，波西伐·格萊第爵士。」

我的心跳得非常之快——我以為我的手已經按在這線索上。當時怎知道這仍是一座迷宮中的一條歧途？

「波西伐爵士那時也住在你們鄰近嗎？」

「不，先生，他在我們中是以陌生者的姿態出現。不久前，他父親在外國死了。我記得他那時還披着黑紗帶着孝。他住在河濱一家小旅舖裡（現在那家旅館已不存在了），那道河上常有許多紳士釣魚作樂。潮來的時候，沒有人注意到他——從英國各省來這裡釣魚的人多得很，這兒常有的一件小事。」

「他到威明翰是在安妮出生之前嗎？」

「是的，先生，安妮出生於一八二七年六月——我想他是四月底或五月初來的。」

「來的時候你們都不認得他嗎？是不是連凱薩烈太太都不認得他呢？」

「起初我是這麼想，先生。但當晚間一傳出之後，沒有人相信他們是陌路人。那件事我記得很清楚，好像昨天剛發生的。有一個晚上，凱薩烈先生跑進我們園裡來，從地上檢起一把砂礫投向我們的窗口，弄醒了我們。我聽見他請求我的丈夫立即下樓同他說話。他們在走廊上談了好一會。我丈夫回樓時，全身起了一陣顫慄。他坐在床沿對我說，「莉莎！我早就就妳說過她是一個壞女人，我常說她將有不好的結果——我恐怕這個壞結果現在已經來臨了。凱薩烈找到了一疊鍍花手帕，兩隻很好看的戒指，還有一隻嶄新的金錶以及金鍊，藏在他妻子的抽屜中——那些東西，只是一些貴婦人才配有的——而她的妻子却不肯說出那些東西的來歷。」他是不是認爲她是偷來的呢？」我說，「不，」他說，「偷來的已霉爛了，但這是比偷來的還壞。莉莎，那些東西都是贈品。」金錶中還刻着她的縮名——凱薩烈會看見她和波西伐·格萊第爵士秘密地談過話！妳千萬別傳播出去——今夜我已使凱薩烈冷靜下來了。我告訴他，嘴巴要保持着緘默，眼睛耳朵要張得遠大，等到他確實抓到把柄再說。」我相信用你們兩個都看錯了，」我說，「她怎麼會同波西伐·格萊第爵士那樣陌生人發生關係呢？」「啊，他們究竟是否陌路人又有誰知道呢？」我丈夫說，「妳忘記了凱薩烈的妻子是怎樣下嫁他的。對她求婚了好幾次，她都不睬，後來却是她自己投向他。莉莎，在她之前，曾經有過一種壞女人

利用愛她的老實人來掩飾她們的不端行為的——我怕這位凱薩烈太太就是這種人，我們等磨磨吧，我們不久就要看到的。」

克利門太太在她繼續往下述說之前，稍停了一會。在那段時間中，我開始有些懷疑，難道這就是我要走進這座迷宮的正途嗎？一個男子的險詐和一個女子的意志薄弱，這一段太平凡的故事難道就是打開波西伐·格萊第爵士終生所恐懼的秘密的鑰匙嗎？

「好了，先生，凱薩烈聽從了我丈夫的忠告，暫時忍耐了下來。」克利門太太繼續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他並沒有等多久。第二天，他發現他的妻子和波西伐爵士很熟識的樣子在教堂中聖器室下低低地密語着。我想他們以為聖器室附近是誰也不會發現他們的——可憐的凱薩烈（我會說過他是一個急性的人）簡直憤怒得發狂了，立即揮拳打他。波西伐爵士起先似乎很吃驚並迷惑地招架着，後來也索性大打起來。說來真令人扼腕，凱薩烈竟不過那個惡漢，當鄰居們聞聲趕來將他們排開時，凱薩烈已被打得滿臉青腫了。這件事發生在快近黃昏的時候，當天黑之前，我丈夫到他家中去看他時，他已經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什麼地方去，鎮上也沒有人再看到他。那時候他才明瞭了他妻子為什麼肯突然丟下他的位置而失去了他的朋友們，但凱薩烈是很有志氣和自尊心，不願和鄰居們重行相見，他竭力想抹去那受辱的記憶，毅然離開了英國。後來我丈夫還得到他一封來信，說是也已在美國安住了下來。據我所知，他現在仍在那裡，但我們鄰居中——尤其是他的壞妻子——恐怕永遠看不到他了。」

「波西伐爵士後來怎樣了？」我問，「他還住在附近嗎？」

「沒有，先生，那個地方上人言噴噴，他再也住不下去了。就在發生醜事的那天晚上，有人還聽見他同凱薩烈太太爭論了一陣——第二天早上，他就離開了威明翰。」

「凱薩烈太太呢？她還住在知道她的醜事人們中間嗎？」

「是的，先生，她很拗癩，不願着人們對她的輕蔑。她對每個人說（從牧師起直至以下），她是一個可怕誤會下的犧牲者，當地喜歡飛長流短的人們不能把她趕出去。後來我住在舊威明翰那段時間中，她也一直都住在那裡。當新鎮建設起來，多新鄰居都遷往新鎮，她也跟着遷去，好像是故意要生活在老鄰居們之中。現在她還住在那裏，也許一直住到死亡日子的到來。」

「但這幾年中她是怎麼過活呢？」我問，「她的丈夫有否幫她的忙呢？」

「她丈夫很願意幫她的忙，」克利門太太說，「在他給我丈夫的第二封信上，他說他仍沿用着她的姓，住在他原來的家裡，即使她曾經幹過壞事，但總不能讓她餓得像街頭上的乞丐，他可以供給她一筆津貼，她可以在倫敦一家銀行裡按季提取。」

「她有沒有接受他的津貼呢？」

「一個銅板也沒有，先生。她說她就是活到一百歲，也不會去接受凱薩烈一點點的恩惠。她果真始終守着她的諾言。」

當我可憐丈夫死時，遺下了一切東西，也遺下了凱薩烈給他的信——我就告訴她，假使她真的需要些什麼，請讓我知道，我可以轉告她的丈夫。她說，「假使我真的需要什麼，我將先讓全英國的人都知道，然後才輪到凱薩烈和他的朋友們。假使他們還有來信的話，你就把我這番話告訴他。」

「妳看她是不是自己有些錢呢？」

「就是有些不多，先生。大家都說（那是確實的），她的生活費用都是私下裡波西伐·格萊第爵士給她的。」

在這句答語之後，我停了一會，重新考慮我所聽到的一切。假如他的「秘密」，不過如此，那對我是沒有什麼用的。

對這段故事中的一切，我不像別人一樣立即認定了它表面上的真實性，我覺得其中一定還有其他蹊蹺。

我不能相信那個有罪的執事妻子，在那種丟臉環境下，還會自願地故意住在他們鄰居之中。至於她自稱那樣做是為了要辨洗她自己的無辜，這點我也不能同意。我心中猜想她很可能是被迫而那樣做的。那麼，誰又有強迫她住在威明翰的權力呢？不用說是那個供給她生活費用的人。她會拒絕她丈夫的資助，自己也沒有多少儲蓄，也沒有賺過什麼錢。又是一個無朋友而被鄙視的女人，那麼她的經濟來源，除了波西伐·格萊第爵士外，還會有誰呢？

在這些推測之下，我心中總記着一件事實。那就是凱薩烈絕對知道他的一個秘密。我想到波西伐爵士之所以要把她留在威明翰，是為了要隔絕她和其他人的關係，免得她有對知己朋友不懷洩露了那個秘密的機會。她在威明翰的醜名，是不會有人成為她的知己的。但那究竟是什麼秘密，需要如此瞞蔽呢？絕不是為了波西伐爵士和凱薩烈太太間的不名譽關係——因為這件事是鄰居們都知道的；也不是為了人家會懷疑他是安妮父親的緣故——因為這個懷疑在威明翰那個地方是不可避免的存在的。假使我也像她的鄰居們一樣，承認了這表面的結論，那麼波西伐爵士和凱薩烈太太間的秘密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段故事是否可能在表面上是這麼一回事，而實際上又是另一回事呢？凱薩烈太太替自己辯說她是一個可怕誤會下

的犧牲者，這是否可能是真的呢？也許波西伐爵士是無意中引起人家在這樁事上對他的錯誤懷疑，而恰恰避免掉人家對他在另一樁事上的真正懷疑，這是否也可能呢？

現在我的第二個問題是要確定凱薩烈是否認定他的妻子有不端行爲，克利門太太嘗稱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大家都知道這在她結婚之前，曾經和一個不知名的人有過關係，後來爲了名譽計，才嫁給凱薩烈。這可以從時間上推算出來那個與用她丈夫族姓的女兒，並不是她丈夫的孩子。

「我相信當波西伐爵士住在威明翰時，妳常見到他的，是嗎？」我說。

「是的，先生——常看見。」克利門太太答道。

「妳有沒有注意到安妮有些地方像他呢？」

「一點也不像，先生。」

「那麼，她像她的母親嗎？」

「也不像她的母親，先生。凱薩烈太太的皮膚稍黑些，臉孔是非常豐滿的。」

不像她母親，也不像她假定的父親。我知道如果用臉型的相似來判定血統的關係是不可靠的——但也不好完全撇開不談。他們間的關係，是否還可再找些事實證明呢？我又繼續發問了。

「當波西伐爵士初次來到你們附近時，」我說，「妳有否聽說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沒有，先生。有人說他來自黑水園，又有人說他來自蘇格蘭——但沒有人確實知道。」

「凱薩烈太太在婚前是否在凡涅克大廈服役呢？」

「是的，先生。」

「她在那裡服務多久了？」

「三四年的光景，先生。」

「妳有沒有聽到當年的凡涅克大廈是屬於什麼人呢？」

「是的，先生。他的名字是唐榮少校。」

「凱薩烈先生或是你們之間有否聽說過波西伐爵士是唐榮少校的朋友呢？或是有人曾在凡涅克大廈附近見到波西伐爵士呢？」

「凱薩烈沒有聽到過波西伐爵士是唐榮少校的朋友，我所認識的人也沒有一個人聽說過或見到過。」

我記下了唐榮少校的名字和地址。他可能還活著，也許將來可以給我一些幫助。同時，我現在心中有一個印象確認為波西伐爵士並不是安妮的父親。他和凱薩烈太太的秘密會談，與那件醜聞可說完全無關。繼續我鼓勵克利門太太多談些安妮童年的瑣事，希望能從中間得到些線索。

「妳還不會告訴我，這個一生下來就背著罪孽的可憐孩子，怎麼會由妳撫養呢？」我問。

「沒有人願意幫助那可憐的小東西，」克利門太太說，「那個惡毒的母親，似乎從她出生起就非常厭恨她——好像那可憐的孩子是有罪的。我的心上有些過意不去，自動建議把她當做我自己的孩子般撫養着。」

「自那時起安妮就一直由妳看顧嗎？」

「不，先生，凱薩烈太太有時又有她的怪念頭，不時就把她領了回去，好像有些懷恨而且妬忌着我。但她的一時衝動是不會久的，過了些時又把安妮送回給我了。那小東西也願意回到我的身邊——雖然她在我家中過着陰鬱的生活，也沒有其他的童伴使她開心。在我們最久的分別，就是她母親把她帶到林慕勒支去的那一次。恰在那時，我失去了我的丈夫。我也感到，在自己那種悲痛的情況裡，安妮還是不在我身邊的好。那時，她是在十歲和十一歲之間，功課很差，可憐的東西，也不像其他小孩那般快活——但却是一個很美麗的小女孩。我在家中等着她母親把她帶回來，並建議把她帶到倫敦來。因為我丈夫死後，實在沒有心情在舊威明翰再住下去了。那個地方變得太厲害了，使我起一種陰沉的感覺。」

「她的母親有否同意妳的建議呢？」

「沒有，先生。自從她北回之後，她的地位變得更加困難了。開頭人家說她這次北上是同波西伐爵士一道去度假，後來才知道她去林慕勒支是爲了照顧她瀕死的姐姐。因為她聽說她的姐姐很有一些儲蓄，但事實上連理葬費都有些勉強應湊。這些事情使凱薩烈太太的心情越來越乖戾了。她不肯讓我帶走她的女兒，她妬忌着我和安妮的感情，故意將我倆隔開。我只有私下裡告訴安妮我的去向，假使她遇到困難的話，可以來找我。事情過了好幾年，一直到她從瘋人院中逃出那一夜，我才又重新看到了她。」

「克利門太太，妳知道波西伐爵士爲什麼要把她關起來嗎？」

「我只知道安妮告訴我的，先生，那可憐東西曾對我雜亂無章地說到一點。她說波西伐爵士要她母親保守一件秘密，在我離開威明翰很久以後，有一次她母親無意中對她透露了出來——當波西伐爵士一發現她也知道了這件秘密，立即把她關了起來。但當我問她到底是什麼秘密時，她又說不出來。她只是告訴我，如果她母親高興的話，可以隨時置波西伐爵士於死地。也許凱薩烈太太對她也只說到這裡爲止，我不相信安妮知道其中的真正秘密，但她總幻想着她自己知道

，可憐的東西。」

這個念頭在我腦中已不止起過了一次，我已經告訴過瑪利亞，即使沒有浮斯科伯爵打斷了她們的談話，我還是不信安妮真的會對瑪麗說出什麼特別重要的秘密來。我知道安妮的心理有些變態，她自以為知道了那個秘密。至於波西伐爾士哩，由於畏罪的心理作祟，總以為安妮從她母親處知道了他的秘密，後來甚至懷疑他的妻子從安妮處也知道了他的秘密。

時間過得快，整個上午已將消逝了。即使我再多留一會，也不能從克利門太太的話中再得到什麼線索了，我已經發現了有關於凱薩烈太太的一切資料，所得的結論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這很有助於我將來行動的方向。於是她站起來向克利門太太告辭，謝謝她供給我這麼多的消息。

「我恐怕妳一定在想我這個人太多問了，」我說，「我把很多其他人不願作答的問題來麻煩妳。」

「那裡，先生，我真願意把所知道的一切事實都告訴妳。」克利門太太說。停了一會，她很渴切地望著我，「但我也希望，」她繼續說，「你能多告訴我一些安妮的事情，先生。當你一進來的時候，在你的臉上我就看出了你是能夠告訴我關於她的近況的。你不知道我是多麼難過，甚至不知她是活是死。假使讓我確實知道，那倒好受些。你說我們再也看不到她了，先生，你真的知道上帝已把她召去了嗎？」

假使我再不給她一個確實的答覆，那真是太忍心了。

「那是不會假的，」我低聲地答覆，「我確信她已擺脫了這塵世間的一切煩惱。」

「那可憐的老人降坐在椅中，掩住了臉，」她說，「你怎麼知道呢？誰告訴你的呢？」

「沒有人告訴我，克利門太太。但我有許多理由可以證實她。我知道她臨死之前，並不是沒有有人在旁邊。她所患的沉重心臟疾，是她致死的真正原因。不久妳可以知道她是葬在一個幽靜鄉村教堂中的墓地裡，那是一個非常美麗靜靜的所在，就是她自己替她選擇，也不會比它再好的。」

「死了——」克利門太太說，「那麼年青就死了——而我倒活著來聽這個消息！我為她縫製第一套短衣，我教她學走路。她第一聲會喊「媽媽」時，是對我說的——現在我活著，而安妮死了！先生，你剛才才是說她葬得很好嗎？她的喪事果真就像她是我親生女兒那樣理想嗎？」

我告訴她放心，我的話絕對是真的。她對我的答覆似乎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驕傲——在我的答覆中，似乎竟到了安妮。假使她沒有好好地埋葬，」她平靜地說，「那簡直要傷透了我的心——但妳怎麼知道呢？先生？誰告訴你的？」我

請她暫候些時，不久之後，我就會把全部經過告訴她的。「我一定還要再來看看妳的，」我說，「因為我還有一樁事情要請妳幫忙，等到妳心中比較鎮定時——或者就在兩天之內。」

「不要爲了我的緣故而等，」克利門太太說，「別管我的眼淚。假使我對你還有什麼用的話，假使你心中還有要說的話，先生——請你現在就說吧。」

「我只要問妳最後一句話，」我說，「我想知道凱薩烈太太在威明翰的住址。」

「天哪，先生！」她說，「你要找她幹什麼呢？」

「克利門太太，」我說，「我要知道她同波西伐·格萊第爵士私下密談的秘密。除了妳所說的一切，他們之間還有著另一秘密，我預備去找凱薩烈太太，決心要把它找出來。」

「再想一想，先生，」克利門太太站了起來，懇切地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臂上說，「她是一個古怪的女人——你對她沒有像我知道得那麼清楚，請你再想一想吧。」

「妳的警告確是非常善意的，克利門太太，但不管結果如何，我決定要去看看她。」

克利門太太的臉上帶着不安地望著我。

「我知道你已經下了決心，先生！」她說，「我就把她的住址告訴你吧。」

「我不久還要來的，」我說，「那時候我將詳細告訴妳一切。」

克利門太太歎了一聲，懷疑地搖搖頭。

「一個老婦人的忠告，有時候是值得聽從的，先生。」她說，「在你去威明翰之前，再仔細地考慮考慮吧。」

(未完待續)

西書評介



浮士德——這一時代的悲劇

原名：Faust die Tragodie Unserer Zeit

作者：O. J. Harmann

出版者：Die Kommenen 半月刊

出版日期：一九四五年八月至十二月連載八篇

第四篇：浮士德與「撒旦」式的梅菲思多

在歌德浮士德詩劇中之第一部，梅菲思多是以一個穿著紅衣服，掌握驚人精靈的精髓出現的。這是一種情欲的精靈也就是中文聖經新約中所譯的「魔鬼」，（希臘文稱之曰路次弗爾提河波羅 Lucifer Diabolische Wesenheit）。這一部「葛麗卿悲劇（即浮士德詩劇——譯者註）的結局，損失了四條人

命；葛麗卿之母，其兄，新生兒，以及葛麗卿自己。其造成悲劇的原因，實起始於浮士德博士之想從智識的領域逃至情欲的領域。

在浮士德詩劇中之第二部，梅菲思多則以一個「阿利曼」式的精靈 (Ahrimannische Wesenheit) 出現。這也就是中文聖經新約中所稱的「撒旦」。「阿利曼」或「撒旦」，乃是邪惡的另一面目，它之所以不同於「魔鬼」者，乃是由於「情欲」與「冷酷」的分別。「撒旦」是一種永遠否認一切，摧殘一切而冷酷兇殘，惟利是圖，惟權勢必爭的邪惡。它比「情欲」犯上了更深的罪惡。但「魔鬼與「撒旦」有著相互的關聯。「路次弗爾」會自動地招致「阿利曼」，這也就是說「魔鬼」會招致「撒旦」。

早在聖經舊約中，就已描寫出這二者之間的關係。當

讀者注意



小淘氣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我能看看你的座位底上去嗎？我有一件東西滾到地上了！」



「你看到過這種神經質的人嗎？」

匪當與夏娃被「蛇」所引誘而產生了情欲時，他們即已注定要離開「樂園」，下降到荆棘叢生的「塵世」中去。在這「仙」，「凡」交界的十字路口，「阿利曼」（即「撒旦」）就要企圖侵入，直至「各各他」的神力（確切地說，應為「主日」的復活力量）終至了「撒旦」的一切魔力。相當於「邪惡」的二重面目，「各各他」的神力，也有二重意義：即「預備日」（Karfreitag 即英文的 Good Friday——譯者註）以及「主日」（Ostersonntag）所分別給予我們的啓示。在「預備日」那天，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這表示原始人類所具有的那種無私的，能為「愛」而犧牲一切的精神，恰好與那種專圖一己情欲享受的「自私」，呈現出一種極強烈的對照。從我們「救主」的傷口裏所流出來的血，可以醫癒那種被情欲的火焰所毒害了的凡人的氣血。至於那個含有復活意義的「主日」，則正顯示出一種更高級的神的力量，這力量可以溶融一切「撒旦」式的冷酷兇殘與權勢利欲。

★我們必須拆穿「邪惡」的西洋鏡★

如前所述，（請參閱本文第三篇——譯者註），「邪惡」巧於躲藏，凡是有人沉溺於「邪惡」愈深，則愈不易發覺自己已被「邪惡」所控制。在歌德詩集的第一部裡，浮士德相信他的愛戀葛麗卿，完全出於自己的主動，而絲毫未受梅菲斯多的控制。殊不知就在第一部末尾，當浮士德與葛麗卿在獄中相會時，祇要梅菲斯多輕輕地喊一聲：

「到我這裡來！」，浮士德就會不由自主地拋棄了已被判處死刑的葛麗卿，而跟着梅菲斯多離開了監獄。

「撒旦」式的梅菲斯多，比較起來，躲藏得更為巧妙。這正好像是我們這一個被繁榮的經濟，奇異的技術，以及超人的智識所迷惑了的時代，它全不知道究竟是誰在控制着，操縱着。這種情景，在歌德所著的浮士德第二部中描寫得尤為透澈。「撒旦」式的梅菲斯多，在那裡掩飾得如此巧妙，以致讀者們根本就看不出他的形跡來，因為在這裡，梅菲斯多，不僅經常在變換他的外形，而且連名稱也變換不休。譬如說，在第三幕的「海倫娜傳奇」中他以「Phorkyas」的名字出現，在第五幕中，他以監督奴隸的「總管」出現，可是他所代表的主要的角色，乃是那控制「Lennuen」的「主人」。在這裡，他代表着「死神」（Herr des Todes），這是破壞人類及宇宙間一切的「死神」。

所以，我們如果要在舞台上很恰當地來演出歌德的浮士德詩劇，那末，那位扮演梅菲斯多的角色，於第一部中，必須穿着火紅的衣服（代表情慾），在第二部中，必須穿着晦澀的深黑色衣服，在一陣雲霧煙幕的掩護下出場，帶着各種面具，經常變換其形狀及大小。由於梅菲斯多的巧妙的躲藏和掩飾，我們人類的自我意識，便必須提高警覺，增強智識及精神方面的力量。正如情欲的「魔鬼」，必須以道德的力量來克復，因此，充滿殺氣及否認一切的「撒旦」，就必須以知識的力量來克復它。如果我們能先

在它的思想上（如唯物論，虛無主義，懷疑哲學，以及諷刺學說等），然後再在它所散佈的各組識中予以打擊，並以知識的力量來拆穿他的西洋鏡，則「撒旦」的魔力，便已可消滅一半。

前文我們已經說過，情欲的「魔鬼」，是專門在人類的氣血上下工夫的。同樣地，兇狠的「撒旦」，則是在人類的頭腦及神經中擺弄下工夫。青年時代，人類易受攻擊及易遭毒化的地方是在氣血方面。因此，浮士德在第一部中出現時，正當壯年，而且又由梅菲斯多施以魔力，將他變得更為年輕。在第二部中，浮士德已是一百歲的老人。血氣的衝動，及情欲的引誘，對他已毫無作用。但代之而生的，則是權力和金錢的欲望。在這一方面，歌德筆下所描寫的浮士德，亦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模範人物，而是代表着一個普通人類所易犯的權勢蠱惑的那種老年人。

歌德對於現代社會所有的一切「文明」病症，全都知識得清清楚楚。在第一部中，他描寫出私人的道德問題，在第二部中，他又描寫出一個巨大的治國經世的場面：在一個朝廷的會議中，我們看到了他們如何在決定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政策，以及他們如何解決土地及居住的問題，這些國家大事，以及賦稅及財政等問題，一一展開在吾人的眼前。在這裡，浮士德發明了鈔票及印鈔機器，再加上「三位有力人士」（Drei bewaltigen Gezellen）的協助，很順利地戰勝了反對朝廷的力量，而且又試想把精神世界上的人物，（如希臘神話中的 Paris 和 Helena）用魔

法把他們形象化起來，使他們在我們這個物質世界上，能用感官看得到。

這些神奇的成就和業績，也是由於「撒旦」式的梅菲斯多在旁激勵所促成，它雖屬於一種「邪惡」，但是，因為有了它，人類才能不斷地覺醒，求知，不斷地，想從現實世界中抽出身來，翱翔於那些廣大的幻想世界中。由於這些思維和理想，人類乃得有現代進步的科學和技術！這也是歌德所深信不疑的。抓住了這一點，「浮士德第二部」的內容，對於我們這一時代，實具有更深的意義，它也等於是一座發掘不盡的寶山。

★人類進步的陰暗面★

最強調，以及最幽鬱的場面，莫過於「浮士德」第二部的末尾，即其中的第五幕。在這裡，歌德表現出了他那最偉大以及最成熟的詩劇題材和技巧。然而，祇有那盲目而無視一切的讀者，才會承認：在這裡歌德將人生的最高理想，寄託在這一個年老的浮士德身上。事實上，這是完全相反的。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一位年老的浮士德，在第二部第五幕中，究竟做了些什麼？

當第五場的劇幕，在戲台上冉冉上昇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一個小土堆，古老的菩提樹蔭蔽着它。土堆上有一個小禮拜堂，旁邊還有一所簡陋的茅屋，這小屋是屬於一對年老的夫婦，費爾蒙以及賓西（Phiemon und Baucis）。現在，他們正在屋子裡招待一個疲倦的，天涯飄泊的遊

子。那一輪正向海面沉下去的落日，將樹影鏤成了一片金黃色。於是，費爾蒙擊節而歌，歌曰：

x x x x x x x x x x x

讓我們走向教堂，

看一看最後一眼的太陽，

讓我們鳴鐘，擊鼓；讓我們下跪，祈求，

讓我們信靠那久而彌新的上蒼！

x x x x x x x x x x x

在我們眼前，又一次地顯示出那自古已然對於「天父」的信賴，以及其聯帶着的古文明和古老的自然界：千年的老樹，古舊的小禮拜堂，以及具有堅強信心的淳樸的人民。這是古老的正統教歐洲的文明。

但是，由於智識份子的動搖，由於自然科學的偏激發展，以及工業革命的影響於社會，這樣的樸實的舊文明，已受到極嚴重的沒落的威脅。理性主義、唯物主義、達爾文主義、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那崛起於二十世紀的美國、德國以及俄國的物質文明和經濟社會文化，將這一個舊世界，掘好了墳墓。這舊世界的文明，是一種得自古希臘、埃及、巴比倫，以色列各先知，以及波斯沙拉吐斯特拉的遺產，現在將被磨成粉粹。

而這一位一百歲的老頭子浮士德，就在這一幕中，代表着這樣一種破壞的力量！他恨惡那教堂的鐘聲。對於他，古老的菩提樹以及淳樸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民，等於是眼中之釘。因為，祇有這餘下的一部份，尚未完全歸順於

他。他在下面一段的台詞中，表示出他那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為他已在梅非思多的控制之下，不能自主）：

我知道塵世的一切，

此外，超世的思想，都對我們無益，

祇有傻子，才會向地球的另一邊注目，

向着白雲以外的地方去賦詩：

他應該守住他的崗位，注視他的現實：

對於聰明的人，塵世永遠會賜給他機會和能力。

他用不着去顧慮到永久的將來，

他所應該抓住的，就是他已知的一切。

浮士德如此地漠視真理，因為他已被陰暗的，兇惡的，破壞一切，以及否認一切的「撒旦」式的邪惡所控制。雖然他已在死亡的邊緣，雖然他即將被天使們從梅非思多及死神「雷莫倫」(Remon) 魔掌中營救出來，接到更高的精神世界中去，但他却仍念念不忘於他替大眾所做的「工作」。

他要建造巨大的堤防，他要從海中爭取許多土地，使億萬人有耕種的機會。但是這一切，有如現代的極權主義一樣，祇是犧牲每個人民，以求達到他一己的願望。在無神論的驕傲態度之下，浮士德自認自己是世界的救主，新樂園的創造者。至於一般人民是否情願，以及他們是否真正幸福和滿足，那他就任所不計了。

對於浮士德的這種巨大的計劃，梅非思多祇是在一旁竊笑。他知道，人類所做的一切物質世界的工作，祇是替

梅非思多做奴隸。因為，如果人類沒有精神世界的支持，則一切的物質性的創造工作，都將是一種徒勞的犧牲。

★現代人類之悲哀★

上面所說的，就是現代人類的一種極大不幸，他們祇看見了現代文明的進步，而不願意去正視下列三種自掘墳墓的趨勢和途徑：①由於唯物論的——達爾文式的——馬克思式的科學，發育，醫藥，社會理論等所造成的趨勢。②由於日常生活的過度機械化和技術化。③由於上述二種結果所引起的戰爭工業，最後發展到原子能的釋放。

背離天道而轉向梅非思多的那種人類的智能，將以不可估量的聰明才智，與驚人的毅力去追求那種摧毀精神道德和靈魂肉體的魔物。這種所說的魔物，除去上述的三種途徑外，還包括了現代學校中不合理的教育和考試制度，一些不合理的現代藥物，以及有些政府中所採用的不合理的社會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措施。

這些惡果，在當初，並不是由那些主持人從「邪惡」的出發點出發而生成的，而都是藉口「激發善良的智慧和良心」而出發的。浮士德也是這樣。他雖然不是一個「無罪的天使」或是「模範的兒童」，但也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對於一本真正的悲劇來說，無論是極惡，或是極善的人，都不是一個作為適當的主人翁的材料。浮士德是一個真正的人類，就像是我們這一個時代中的凡人。因此，他必須在「浮士德」第一部中，犯上了情欲方面的罪惡

。如同我們仰視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而得救，同樣地，浮士德也可以仰視葛麗卿在第一部分中所顯示的那種無私的流血犧牲而得救。至於在第三部分中，浮士德將何以打破那思想錯誤的桎梏？這種錯誤的思想，正在使他的精神蒙受着黑暗，並導引着他做那些不人道的事情。浮士德在世時，並沒有能夠打破這種思想上的桎梏，因為在第二部中，他完全被「撒旦」式的梅非思多所控制，而全力從事於他的那種「偉大的事功」。一直到他死後，他才看到了一個精神世界的真相，這種精神世界，最初是蒙蔽在康德所謂的「認識界限」的後面，而由梅非思多竭力阻止浮士德去探索的。

如果我們要問：既然在塵世中，完全克復「撒旦」式的梅非思多是很困難的，那末，我們是否有可能部份地去抑制呢？關於這個問題，歌德曾一度深入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想把這種自然科學，用之於維持人性的發展而不至於用於於人性的毀滅。這也就是路道爾夫·斯坦納 (Rudolf Steiner) 的精神科學關鍵之所在。斯坦納氏所創的這一種學派，專門研究「人類精神與宇宙精神的合一」，使人類認識真正的「天家」，而不至於迷失在混亂的塵世裡（譯者按：斯氏所創的精神哲學學派，其主要之論點，頗與我國儒家所倡之「天人合一」論說相仿）。從這一個角度看來，斯氏對於現代之自然科學及技術文化，並無片面加以推翻之意，不過，同時要注意的，是我們這一個現代文

們所以會形成這種「病態」的原因，和所有這些病人的共同相同之點。

漸漸地年青的雲萊醫師終於發現所有這些病人的相同因素即為「壓力」。現在，三十一年以後的現在，經他半生專心致志地研究壓力，並使他趨於理論化的結果，雲萊終於理出一個得來非易的頭緒——上月份，他又把他洋洋數百萬言的專論，用淺近的筆調，去蕪存菁地改寫成一本「生活的壓力」，列舉種種事實和理論根據，使外行人也可一目了然。

按照雲萊的理論，人生隨時隨地都有壓力的存在。例如「戰士作戰時負傷，母親懷念前在前線的兒子，博者注視着跑馬結果……乞丐忍飢挨餓和饑饉者暴食縱慾……以及孩子自己受傷，特別是燙傷的那一部分皮膚細胞受到格外大的壓力。」他緊接着說：「知道壓力的機體原理，然後可以使醫師導向一條新的治療捷徑……同時使我們大家也會過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按照雲萊的理論，發生於人們的每一種影響力量都有迫使他適應環境之需要，無論是發於外表的作為或是形諸內在的情緒。由於過份的壓力（或是正常的壓力而因為適應的錯誤）所引起的種種失常，他通稱之為「（般適應症候羣）」，或簡稱為 G. A. S.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他認為人類或其他任何一種動物，對外來刺激的第一個反應便是戒備反應——以為奮鬥或逃避的準備。在呈這一反應時，可由體溫，血壓和血糖的降落而察

種方式的沉醉，比用其他方式的沉醉，更會引起對社會的損害……在我們日常生活內應該隨時警惕，不要把自己估視得太高，估視得太重要，我們應及時設法制止這種不正常的慾念。

「我們的目的，」雲萊說，「當然並不是為避免壓力的發生。壓力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們日常生活裡一種自然的副產物；我們不可能避免壓力，猶如不可能避免飲食，運動和戀愛一樣。不過……你應該找出你自己最合適的壓力極限，隨後利用你的適應能力，根據你自己身心合適的速率和方向以求逐步適應環境需要。」然而究竟應怎樣做呢？雲萊把他精鍊成下面這一張藥方：

永遠為最高而達得到的目標而奮鬥
但是決不作勞而無益的抵抗。

心臟補瀉

二年前在哈佛求學的醫科學生猶太福克曼，在著名的心臟外科專家勞勃脫格勞斯指導之下，使他獲得一種意念，那便是人類心房之間的小孔可能用塑膠（聚乙稀）補綴起來。像所有類似的意念一般，開始都是在狗身上作試驗的。上月份在波士頓的兒童中心診所內，有一隻叫作「飛機」的雜種狗，套着一條刻有標章的項圈，記明為「本年度的狗研究英雄」，重又接受心臟專家懷特醫師的一塊大賞牌，以答謝他協助證明這種心臟外科手術的可行。現在「飛機」在格勞斯醫師的實驗室內享清飽以膏粱的生活，一面仍作週期性的心臟檢查。

知之。這一反應所持的時間可由幾分鐘以至二十四小時不等；在牠過去以前，體內動員着抗震動的力量，由腦下垂體所分泌輸至副腎腺的 ACTH 量激增。在這一階段時，對外來壓力的抵抗力量有顯著的增加。但是這一階段不能無限地持久下去；因此最後一個階段——精疲力竭階段——便跟蹤而至，抵抗力極度下降；然而副腎腺依舊活躍非常，胃壁可能造成出血潰瘍。

根據雲萊的研究，特殊的「適應病」包括有風濕痺，痛風關節炎，好幾種腎臟失調，和某些型式的高血壓症。界限較模糊而可能更與壓力有關的是情緒反常。因為精神方面有病，常會引起身體方面官能的變化。雲萊博士特別強調着說，一個人要不是在情緒方面有所缺陷，在身體方面決不會害病的。

因此雲萊說，現代的醫葯科學，應努力從事於研究如何加強身體本身對外界壓力的抵抗力以澈底消滅疾病的發生。要做到此點，不僅僅只是要病人多事休息，或延長睡眠的時間，而且還要加上人為的冬眠，或服以使之恬靜的藥物和尚未發明的荷爾蒙等，務使雙管齊下，才能事半功倍。

每一個人應該如何才能成功地獲得一種新型而少受外界壓力影響的生活方式，雲萊說，必須自知——每一個人的遭遇不一樣，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其壓力來源的特殊原因，由工作的安全感，以至自以為失戀的種種恐懼。一個人很容易沉醉於他自己的荷爾蒙裡，雲萊補充着說：「這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煤油代銷商

雅 記 行

經理 黃 水 油

本行 屏東市上海路 2 號 TEL1257
分行 臺東鎮文化街 20 號 TEL 313

行址



詹美

(一) 樂，樂，樂無窮

原名：Rock Rock Rock

華納影片公司出版

爵士音樂片

『搖與滾』音樂 Rock and Roll 問世不久，即席捲美國，渡海西歐，又把英倫三島的青年男女瘋狂得翻天覆地。到了香港，又成一窩蜂的到處可聞『搖，搖，搖』。老一輩的人嘆氣，認為牛仔舞已經够醜的，『搖與滾』簡直把舞池當了球場，從樂隊到舞客，沒有一個不隨音樂而搖



圖一：愛倫弗利特及其搖與滾樂隊

滾。相信音樂把人類的神經刺激興奮，當以搖滾樂為顯峯了。在美國，這是賓尼歌德門以後的最大的一次音樂風暴了。

『樂，樂，樂無窮』以介紹『搖與滾』音樂為宗旨，劇情及陪襯，僅僅像一根絲線把一顆顆的珍珠串連起來而已，然而儘管是陪襯，故事不落俗，輕鬆有趣而且帶有一點諷刺。『搖與滾』音樂由愛倫弗利特領銜他的樂隊演出，共有新歌廿一支，分別在電視及舞池二處介紹演出，包括了許多著名的爵士樂隊和歌手，計有 Frankie Lynton And The Teenagers, The Three Chuckles, Lavern Baker, Chuck Berry, The Moonglows, The Flamings, Jimmy Cavallo And His House Rockers, Johnny Burnette Trio, Connie Francis, The Bowties 等。這些歌都是『搖與滾』的代表作，根據愛倫弗利特云，『搖與滾』乃是熔爵士，流行歌曲，牛仔舞，華爾滋，狐步於一爐，集其大成而得之，愛好爵士音樂及流行歌曲的觀眾，當可對本片滿足，其中黑人的和聲，特別值得介紹。女主角新星透絲黛威兒德，清秀可喜，演來不惡，歌聲則由幕後 Connie Francis 代庖。愛倫弗利特原係一位電機工程師，在一偶然機會中瀟灑於電台廣播，未幾即轉入電視，從事介紹搖與滾音樂，隨着『搖與滾』的風行一時，他乃自組樂隊，自行寫曲，成為當今的『搖與滾』大王，目前美國『弗利特迷』的俱樂部已有四千個之多，每週可獲一萬封函件，他所灌的幾張唱片像 Sincerely，銷數高達二百萬張。

(二) 金殿福星

原名：Court Jester

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

五彩古裝鬧劇片

本片是笑匠丹尼凱的力作，可使人先則大笑，繼而有回味的微笑。故事連禪史上均未記載，寫的是綠林豪俠保王復國的老故事，丹尼凱則是一個冒牌的弄臣，在朝廷中鬧盡笑話，結怨了大臣爵士，一場笑話百出的比武可使觀眾捧腹，雖然這些都是老花樣，但在緊張的劇情，精湛的演技前，仍能收預期的效果，所以好萊塢仍時常出品這類片子，也時常能賺錢。



圖二：丹尼凱在金殿福星中的武士裝

米高美公司出品

超視綜合體五彩音樂喜劇片

這是影后葛蘭絲凱萊最後的一張，也是最成功的一張影片，此後，她就變了摩納哥的王后，至少在最近的將來不會有新片出現。「上流社會」的故事十分簡單，描寫一位已經和凱萊分手很久的前夫，平克勞斯貝，如何在她再度結婚的前一天，用盡方法來挽回他們的過去婚姻，靠了一家雜誌社的記者法蘭克辛那屈的幫助，竟然在最後一分鐘出現了奇蹟，使證婚人面前站的新郎，換上了平克勞斯貝，於是在賓客的驚訝中，皆大歡喜地結束本片。

平克勞斯貝和法蘭克辛那屈二位低音歌喉在同一張片中出現，是影壇的破天荒，而且妙在劇本不落俗，並沒有把二人安排在情敵的地位，可是演來功力悉敵。凱萊在片中亦表現了她多才多藝的另一面，她展了歌喉，施了舞技。片中值得一提的是還有魯易士阿姆斯屈朗及其爵士樂隊，這是美國目前最紅的一個樂隊，此外還有已經作古的硬裡子魯易士考亨。

(三) 上流社會

原名：High Society



圖三：上流社會三人物

(四) 寶華尼車站

原名：Bowani Junction

米高美影片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五彩奇情片

故事業已刊於76—79拾穗月刊，題名為「波灣尼車站」。其中之維多利亞瓊斯小姐（即小說中的第一人稱）由愛娃迦德娜主演，薩凡奇上校為史都華格蘭傑，派楚克為比爾屈萊佛司。這劇本在此時此地上演，使人想起「大不列顛帝國」和印度小丑在目前政治舞台的情勢，則另有一種滋味在心頭。同時，對夾在英印二派間的英印混血兒所處的環境和心情，本片有很深刻的描寫。不少中國人，在香港政府任職的，往往自視為「高等華人」，或是「準英人」，那末他們的人品實在比英印混血更要下流幾等呢。



圖四：阿娃迦德娜與史都華格蘭傑

(五) 百戰敢死隊

原名·Bold & the Brave

雷電華影片公司出品

超藝綜合體五彩戰爭片

「百戰榮歸」替影片公司賺了一大筆錢，獲得極佳的票房紀錄，因此，就有了這部「百戰敢死隊」，雖然它並無真實的故事，亦非真人上銀幕，但是由於原作者把三個士兵的個性，刻劃得如此細膩透徹，這就不是一部平常的戰爭片可以做得到的。在戰場上，勝利往往會因愚勇而失去，也往往會因智怯而獲得，而這些品性的表演，則多半與其人平時的生活環境有關。溫台爾考萊（後窗中扮演偵探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唐泰勒是一個酗酒者的兒子，這二位在戰場上却有不同的觀點，前者

見敵，不忍開鎗，後者則格殺勿論，故事中交待唐泰勒的身世相當清楚，如何唐泰勒見了女人害羞答答，在戰場上却大開殺戒，原因係在心理上的不健全。他們二人正代表了二類人物，前者是英雄式的懦夫，後者則是懦弱的英雄。另一個士兵米蓋羅尼，則是現實主義者，一切以金錢為上，當他從賭博中贏得了三萬元後，竟因此而斷送了生命。女主角妮可兒茂蘭演一個意大利女子，她的一段和唐泰勒的羅曼史，使戰爭片中，抹上了一層淡淡的離愁。



圖五：妮可兒茂蘭

法辦閱訂待優終年

- ◎期限自十二月一日起到元月十五日止以郵截為憑。
- ◎價目：三個月 十二元
半年 廿二元
全年 四十二元
- ◎一年以上照全年之數增加
- ◎付款請填寫郵局儲蓄單號
- ◎撥儲金單連同訂費交給任何郵局可免匯費手續簡便
- ◎期數從任何一期開始均可
- ◎讀者中如果已於十一月份訂閱全年或半年則仍可按優待價格往下續訂但必須在優待期限以內。
- ◎送禮請在划撥儲金單上正確寫明受禮者之姓名地址及你自己的姓名地址我們把刊物連同本社贈品一併寄交令友。
- ◎本社贈品：巨型彩色精印月歷一份。



E P S

鏡頭的用途

多數愛好攝影的人都喜歡注意鏡頭的速度及清晰度，但卻很少考慮到鏡頭究竟用途如何，怎樣形成照片，焦距及攝影機之地位如何影響到所獲相片。

鏡頭的一個基本特性就是焦距，在技術上焦距應當為鏡頭置於無窮遠位置時，由鏡頭光學中心至影像清晰之平面間的距離。在實用上改以鏡頭至焦點間之距離替代之。

改變焦距的主要影響就是改變了影像的大小，圖一A 垂直點線代表鏡頭的光學中心，顯示出攝影機在同一位置以不同焦距鏡頭所攝出之照片。圖一B即最上一張以九十度焦距鏡頭用 4×5 底片所攝結果，視角約為六十度。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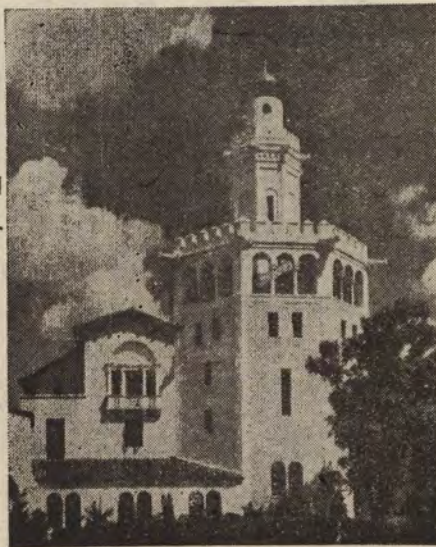


圖一B

C為第二張用150mm所攝，圖一D為2340mm鏡頭所攝這是真正的遠攝鏡頭，光學中心在攝影機前面，圖一E為80mm鏡頭所攝。由之可以比較出各種焦距鏡頭的不同。短焦距的鏡頭形成的影像小，設計為正常使用時，可用於小型攝影機，因為影像用一小塊軟片就可攝下來。焦距較長的鏡頭必需用於較大的攝影機上，以形成較大影像。如果一只135mm的鏡頭（4x5攝影機用的正常鏡頭）用於一只35mm攝影機上，它雖能形成較大的影像，但

圖一A

僅能有一部份攝在 $1 \times 3\frac{1}{2}$ 吋大的軟片上，結果就成了遠鏡頭講的效果。
 長焦距 (long-focus) 及遠攝 (Telephoto) 鏡頭，二名辭普通均指同一物品而言，但如果兩個這種鏡頭所得效果相同時，它們在光學上是互異的。長焦距鏡頭是一只普通鏡頭，以長於正常鏡頭的焦距，按裝於引伸筒上，而用於較原鏡頭標準為小之攝影機上例如 85 或 135mm 鏡頭用於 35mm 攝影機上。



圖一 C



圖一 D

遠攝鏡頭，它的光學中心落於攝影機前方，因而裝設此種鏡頭所用的引伸筒要比實際焦距為短。一只 200mm 焦距的長焦距鏡頭，距離軟片也有 300mm，但是一只 200mm 的遠攝鏡頭，距離軟片就有 150mm 左右，在這種情形下，二者所產生的影像大小是完全相同的，因為二者的有效焦距相同。

攝影機的位置對於相片也有極大的影響。改變攝影機與被攝物的距離，最明顯的影響就是相片中的主題與其他

拾 穗

陪襯物大小關係的變更，攝影機移近，這種效果即增強，後退則漸弱。圖二A中X，Y表示攝影機前後不同的兩個位置，圖二B是于X位置所攝，圖二C是Y位置所攝，各被攝物於圖片上的大小關係有顯著的變化。此種變化與更換鏡頭所得結果不同，圖二D是用36mm鏡頭於Y位置所攝，大小全部變動，但比例仍舊。

換用鏡頭時，整個相片都變動，所有被攝物的大小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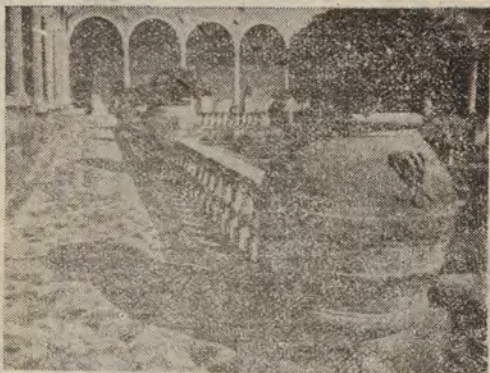
圖一 E



圖二 A

變化，但仍保持原有的相互關係，也就是如果兩個影像，一個二吋高，一個四吋高，鏡頭焦距加長一倍，這兩個影像就變成了一個四吋，一個八吋，仍然保持一與二的比例。圖三A表示攝影機位置與鏡頭焦距同時更動時，所生之

圖二 B



線表示90mm焦距鏡頭所攝結果，如圖三B，予人一種廣潤深遠的感覺。實線為300mm鏡頭所攝，結果如圖三C深度感大為減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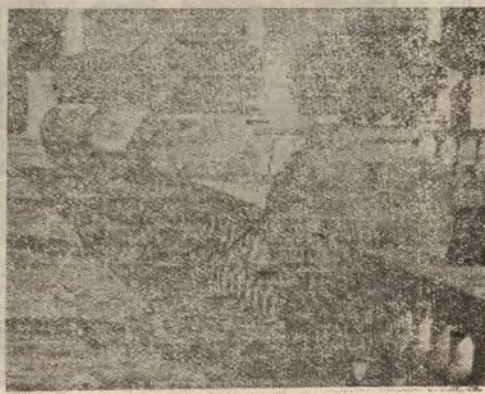
在實地使用時，更換鏡頭與改變

差異，攝影機位置變動後，鏡頭也更換，使前面的小影像大小保持不變，如左上角長箭頭所示，後方噴水池及建築物則隨攝影機的距離而變動，點

圖二 C



圖二 D



攝影機地位，多半都是同時進行的，以便獲得最優的效果。圖四A是用50mm焦距鏡頭所攝，攝影機位置靠近第一支柱子，結果顯示走廊極為深遠。圖四B換用360mm鏡頭，攝影機

位置同時向後移遠，結果如圖三C深度減弱，走廊顯示淺短。

短焦距鏡頭，可以攝取較廣的範圍，因為它所產生的影像較小，因而具有廣角的效果，長焦距鏡頭，具有遠攝的效果，可以自遠距離攝取某一小部份的細節。

圖三 B



改變鏡頭焦距及攝機位置，最有用的一點就是它的透視效果，一種立體的感覺。這種感覺可由變更攝影機的位置與選用適當焦距的鏡頭而變化。

使用短焦距鏡頭，並使攝影機靠近被攝物，被攝物的大小比例相差將增大，使正常的比例關係變形，如圖五保用50mm度角鏡頭，靠近被攝物所攝，球棟顯得極大，但它

圖四 A





圖 五

慶雲牌臘燭 • 慶雲牌禮燭

慶 雲 洋 燭 廠

台南市民權路 32 號

却非真正的變形，因為只要鏡頭與軟片面成平行，它所造成的影像，正是和人眼同在一位置所見相同。
 長焦距鏡頭有減弱這種比例相差的傾向，使透視效果「平板」，這種現象在遠距離的遠攝相片中至為顯著。
 這裡只不過效果介紹一些鏡頭的效用，牢記這幾項基



圖 三 C



圖 四 B

本原則，你可隨心所欲的控制並獲得你所希望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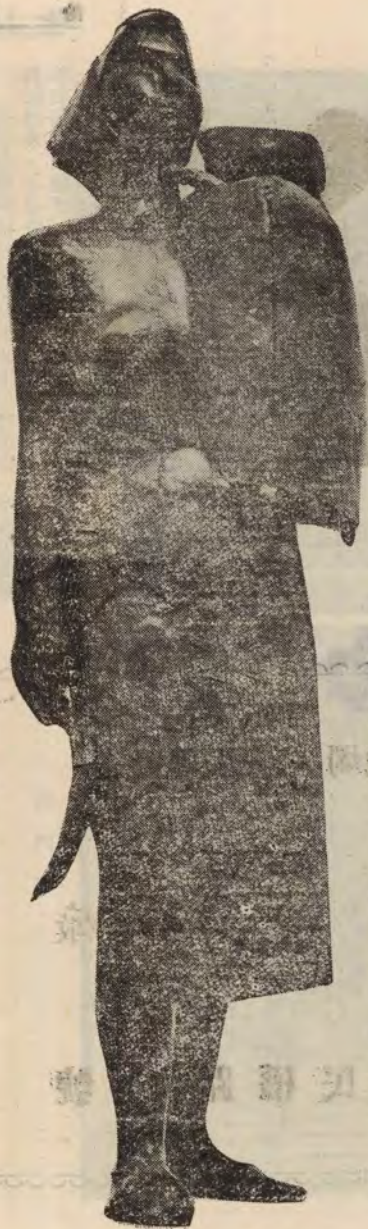
金屬雕刻——

機械時代的藝術

邱慧璋譯

「米開蘭基羅抱恨幹我們這一行的嘈鬧和大理石粉屑，但是我一天工作完畢後就像一隻油垢的猴子。」雕刻家大衛·史密斯 (David Smith) 說。雕刻家史密斯的怨辭反映出藝術界興起的一種新現象：一股金屬絲與金屬形體的洪流正把許多雕刻家的工作室轉變為類似於鐵匠的舖子，以乙快爐代替鐵錘和鑿子，面罩代替工作外衣。

這個結果是一種使人困惑的新形式的混合物——由鍛鍊，銲接，混凝，分裂及精工製成的作品——看起來可以像鐵滓一般的粗糙，明日的雷視網那種飄渺，或者像最近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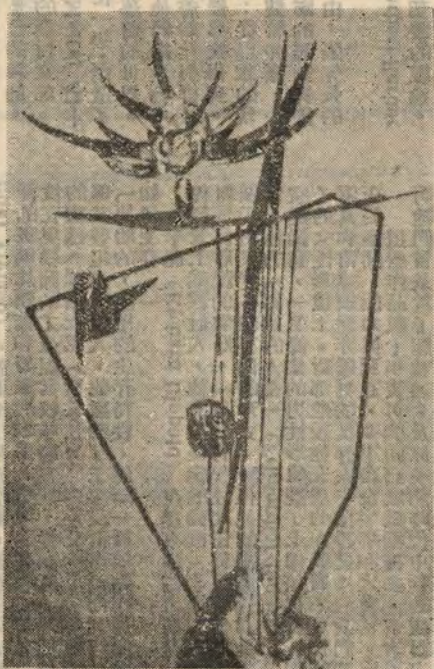


「農村女郎」是西班牙雕刻家觀查萊茲用薄金屬片做成的空壳人像。

射的火箭那麼聲勢赫赫。但是這整個金屬雕刻派的商標（經過它的執業者同意）却是「坦明」。金屬雕刻不同於模型雕刻所建造成的硬塊作品或由木石鑿成的立體，它應用的材料給與最大的力量以最高的空間意味。

這些雕刻銲接家無可避免的必須閃避批評者扔來的砲片。當不列顛的白特勒 (Reg Butler) 的「無名氏政治犯」贏得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元獎金時，（那是一個銲接成的籠形結構，看來像一個絞台與守監者的瞭望塔中間的十字架）一個怒冲冲的難民藝術家提到了第一個機會把它捧得粉粹。在洛杉磯雕刻銲接家伯納·羅森泰 (Bernard Rosenhal) 的十四尺高的一「美國家庭」（現作為裝飾新建的警局輔導大廈用）帶來了一位市議員憤怒的譴罵（一件無恥的，沒有靈魂的，沒有臉的，沒種的怪物）以及六位付稅者要求移去該項裝飾的控訴。

然而銲接雕刻同時在找到牠的新主顧，它此鑄造品價廉，而且由於牠的本質，每件製品都是獨一無二的。收集者現在買來裝飾得薩斯好萊塢的庭院和曼哈頓的屋頂。享盛名的現代建築師格羅皮斯 (Walter Gropius) 布魯諾 (Marcel Breuer) 撒里陵 (Bero Sarinien) 等人正利用牠來裝飾新圖書館的正門



「日出」大衛·黑爾作以銲接棒及切削金屬做成。

教堂以及新造的大學建築物。

金屬雕刻派的根源可追溯到浮爾康 (Vulcan) (希臘神話中司五金手藝的神祇——譯註)。牠直接的前導者是由兩個俄籍兄弟宣稱的構造派 (Constructivism)。拿

暗·嘉賓 (Naum Gabo) (現在在美國) 和安東尼·皮夫斯納 (Antoine Pevsner) (現在巴黎) 在一九二〇年反抗立體派稱：「惟有深度能表現空間，我們反對實地當為雕刻的一種因素……」他們以工程師的手法着手解決這個

問題，所製出來的金屬作品具有數學均勻的平滑光澤——並冷靜——之美。

已逝的西班牙籍朱利奧·查萊茲 (Julio Gonzalez) 具有更激烈的精神。他是一個巴西薩拿 (Barcelona) 金匠的兒子，他的同鄉皮加索 (Pablo Picasso) 的教師。與查萊茲用薄鐵片鋸出人像來以頌揚他故鄉的農村女郎。

美國雕刻家中最初的一人是卡爾達 (Mobile Master Alexander Calder)，他把刻成的金屬形體繫在一起，創造了一個抽象的形體緩慢地在空間移動的一個動盪着的世界。

多數的美國金屬雕刻家現在認為形式是他們繼承物中明顯的一部份。美國各地的中學課程都教授着鑄化與銲接的技能。那些材料鐵和鋼隨便在什麼廢鐵堆裡都找得到。許多的新空間觀念的靈感也同樣的易於尋找：從混雜的現代都市骨幹和牠那成林的電網，橋樑，空襲警報臺，金屬層和摩天樓的桁樑都可獲取靈感。在美國的雕刻銲接家中，這種新的處理空間的方式的成績是由一張冗長的木國天才名單中產生的千萬種的風格。

由牙醫轉業雕刻的四十九歲的佛伯 (Herbert Ferber) 鏢成的形式有如仙人掌的多刺，又像水底葉叢的飄逸。五十一歲的李普頓 (Seymour Lipson) 也應用彎曲的開展的植物形式得到了一種開放的空間意味。對雕刻家李普頓說來，它喻示着「感覺與意義，內與外，過去與未來」的聚合「埃及籍的拉蘇 (Ibram Lassaw) 四十二歲，是雕刻銲接家中的神秘者，他那鏢成的金屬棒彷彿是輕飄

飄的摩天樓桁梁在空中懸盪。黑爾 (David Hare) 從前是彩色攝影師的超現實主義者，他能將幾個鋸齒形的金屬塊和懸盪着的感通結後鍍金以喻示日出。

與上對照的是一位支加哥出生的維伊安諾 (Emmanuel Viviano)，着重稅目甚於攪亂，他應用染成鮮艷色澤的玻璃瓶類雕和野雉的羽毛。哈地 (Tom Hardy) 一度在奧勒岡的尤金經營牧羊場主人，從動物的形態獲得他的靈感。羅斯查克 (Theodore Rosezak) 是戰時於研究與武裝坦克設計人，他撇棄了工業設計事業而從事於研究「原始的，簡單的生存特性，例如一種植物在美國西南部如何生存。」

李浦 (Richard Lippold) 在從事雕刻之前是一個工程師兼工業設計人，他有更堅定的動機。李浦並不掩飾他對幾何形體的愛好。「脆弱的雪柱比任何「永恆的雕刻」顯現出來更多種不同的形式。」但他的出發點却是人的感情。他的「原始的人體」(Ermordial Figure) 是一種家庭圖騰，一個蜂腰的男性形體雙手上舉俯伏於一個穿裙子的女性形體上。對那些說他完成的作品看來更像飄渺的索具和雷達網而非雕刻的批評家李浦答道：「我們的信心在於空間，能力與交通，並不在金字塔和教堂。」

譯自 Time August 15, 1951

營業

輕柴油 重柴油 燃料油 煤油 各種機油 漁業用具

賜福號

茄萣鄉嘉福村482號

營業種類

各種伸鐵 螺釘類 建築鐵材 機械工作 機設計 製作包辦

臺灣製鐵工廠有限公司

董事長 翁金護

地址：台南市公園路193號

電話：410

柴油新車供應

勝豐汽車貨運行

TEL 3798
5159

經理 蔡裕勝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219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興順行

總行
地址：澎湖縣馬公鎮
臨海街
電報掛號：二六五一號

分行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
山一路一〇一號
電話：三四二三號
電報掛號：二六一五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副產品

瑞泰商行

高雄市鼓山區捷興里濱海一路十二號

電話三九六七

大江煤油行

TEL 4027

高雄市火車站前

單床花三 · 單床花三 · 單床花三

三花毛巾 · 三花毛巾 · 三花毛巾

單床



麗華

三花毛巾 · 三花毛巾 · 三花毛巾

牌花三

式新穎
美觀大方
顏色鮮艷
永不褪色
餽贈親友
人人歡迎

單床花三 · 單床花三 · 單床花三

洗衣聖品 · 主婦恩物
· 利台 ·

非肥皂

省時省力 節省金錢
愈洗愈白 不傷衣物

利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高雄地區總經銷

美達行

光復街 77 號 電話 5352 地

中國石油公司 煤油代銷商
副產品

煤油 · 機械油 · 牛油 · 石臘

張東隆行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十號

電話 3658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煤油代銷商

文華行

批發零售

煤油 · 輕柴油 · 重柴油
中石副產
各種機器油
柏油 · 機油 · 肥料
破布 · 電料

高雄市鼓山區長安街一號

電話：四五一七號

電報掛號：(油)三·一一一號

臺灣洋釘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電話

臺南縣善化鎮
光文路5號



善化8號乙·34號甲

鋼筋黑鐵絲

主要產品

鍍鋅鐵絲 銅絲

扁鐵洋釘

鋼絡電積銅

拾穗譯叢十六種

石油的故事

每冊售價新臺幣六元

業已出版

歡迎函購

營業種目

燃料類 · 專買賣空桶 · 燃料類

振益商行

經理 林江海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十二號

電話：四六六二號

高雄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
營業所

屏東市金泉里萬庫街六號

電話：一〇六八

所長：鍾正

譽信保確 速迅輸運

監察人	常務監察人	董事長	常務董事	經理	副經理
林錫瑞	陳坤錫	張潤生	邱錫治	鍾全福	林全福

總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64號
電話：四一五二·五〇八八

恭賀新禧

UNIQUE

唯一襯衫
紳士型



唯

附送 K 金袖鈕

中國唯一內衣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種類

漁船用具	機械油	燃料油	重柴油	輕柴油	煤油
------	-----	-----	-----	-----	----

宜海號

高雄縣茄萣鄉萬福村289號

燭禮大喜 • 牌帽僧 • 牌錢雙

裕成行

工廠製造燭臘

三之三號160忠義路台南市

號二八：信箱

最新型遊覽用大客車出租

臺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接洽電話：108

總站：臺南市中正路197號

◁迅速安全 • 服務誠懇▷

營業
項目

各種橡膠管、進水管、橡膠板、
工業用盤更、補胎膠、各種橡膠
原料、製造批發

大 豐 橡 膠 廠

嘉義市王田里七六號
嘉義郵政信箱 129 號
電話：3011號

合 成 營 造 廠

經理 洪 合

合成營造廠製瓦分廠

經理 洪 福 緣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田西巷十號

電話：四〇六九

竭

誠

中國石油公司副產品經銷商
工業原料礦油溶劑批發零售

宏 洋 行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57號

電話：4563號

服

務

禧 新 賀 恭

泰和汽車行

經理 賴 士 生

臺東鎮中山里大同路四一號

電話 十五號

恭

賀

龍王鋁器工廠

經理 王 從 政

台南市北區自強街191號

各種鋁釜、鋁盆、鋁粉、鋁條、鋁鑄
物零件製造批發及廢鋁採入。

利成銅板工廠

經理 陳 文 德

臺南市北區自強街187號

製造青銅板紫銅板

新

禧

興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南市成功路九二號

董事長 林全義

兼辦出租最新型大車導遊行旅
座位舒適，時間準確，服務週到

◇ 電 話 ◇

總公司 1033, 1394, 1395
總站 107
佳里站 36, 107
新化站 11
玉井站 5
善化站 30

營業種類

軋鋼類
圓鐵·鐵線·方鐵
扁鐵·魚尾板等
機器類
各式鐵道名道及
轉轍器
諸機械設計製造

光華機器廠

廠址：嘉義市博愛路 367 號
電話：3126 號
台南連絡處：台南安平路 21 號
電話：591 號

產 銷

塑膠皮 塑膠布
塑膠粒 塑膠板
塑膠棹巾 塑膠包袱巾

第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子祥

地址：台南市裕農路卅五之十號
電話：七四六、乙號
郵政信箱：台南市第一八六號
電報掛號：一一一一號

化工原料

香料染料

批發零售

惠昌行

台南市忠義路 48 號
電話：八三七號

賀

恭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臺南
張東隆行

※※※※※※※※※※※※※※※※

臺南市民權路一〇八號
電話二〇五號

榮元行

臺南市長樂街八七號
電話一一三〇號

家庭用煤油代送服務所
電話二〇五號

貨真價實 送油迅速

禧

新

賀

恭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國光牌煤油代銷商

礦油商 宜泰行

經理 楊國錦

臺南市西門路廿一號
電話：一一九七號轉

日本大津護漢株式會社臺南地區代銷商

輪胎商 誼興商行

理經 楊建興

日本特殊輪胎 現貨供應

400-8-4P 710-16-6P 700-16-12P
670-15-6P 700-15-6P 750-16-12P
700-16-6P 700-16-8P 900-16-8P

價廉耐用歡迎親臨選購
臺南市西門路卅六號
電話一一九七號

禧

新

屏東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適舒全安 · 備設
觀美穎新 · 樣式

租出
大客車

話 電

1. 1 7 6

1. 1 0 8

願惠迎歡 行旅體團
客送婚結

號六〇一路復光市東屏



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本公司：鳳山鎮中山路138號

TEL.: 138

遊覽部辦事處

地址：高雄市大公路2號

TEL.: 3542

連絡處：旗山 73

崗山 53

遊覽全省名勝新式
大 中 型 遊 覽 車 出 租

價 服
格 務
低 週
廉 到

協成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遊覽客運 嶄新客車 坐位舒適

至關子嶺—溫泉沐浴，坐位舒適
至日月潭—龍湖泛舟，蕃社觀舞
至鷺巒鼻—燈臺碧海，風光綺麗
至臺東—知本溫泉，四重溪溫泉

大客車 出租迅速安全

長途客運
麻豆—隆田 麻豆—將軍
麻豆—善化 麻豆—新營
麻豆—佳里 麻豆—烏實

地址：麻豆興中路電話三十四號
分設：新營中山路電話三十五號
站：均水三福路電話十六號
董事長：方澤雲
常務董事：方澤雲
經理：方澤雲

營業種類

船舶用具	機油	燃料油	輕柴油	煤油
------	----	-----	-----	----

(號) (泰) (進)

號314村樂嘉鄉荳茄縣雄高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各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台北市福州街十巷一號 電話 25957

賀

恭

各番銅板·尺寸齊全
品質優良·歡迎訂購

嘉義銅板製造廠

廠址：嘉義市博愛路144號
電話：嘉義2589號
信箱：嘉義郵局九一號
電報掛號：1125號

臺北門市部：

址地：臺北市南京西路240號
電話：42265號

源興油廠

廠址：嘉義市博愛路152號

電話：二九四四號

臺北辦事處：

臺北市南京西路240號

電話：四二二六五號

禧

新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委託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總經銷該公司出品之航空、船舶、化工
、紡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
油脂。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
司之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
色商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採用或委託代
購。

接洽處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營業處及各地供應機構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